

1990春季號

［第二期］

〈彩色畫頁〉ET畫傳

〈科幻小説獎〉
戲・傀儡血淚・魔方監獄

嚴家其訪問過去未來

許倬雲跨入第五向度

袁旂見龍在田談恐龍

葉言都納粹怪機奇談

〈漫畫選介〉凱文和虎寶

幻象

1990春季號［第二期］

幻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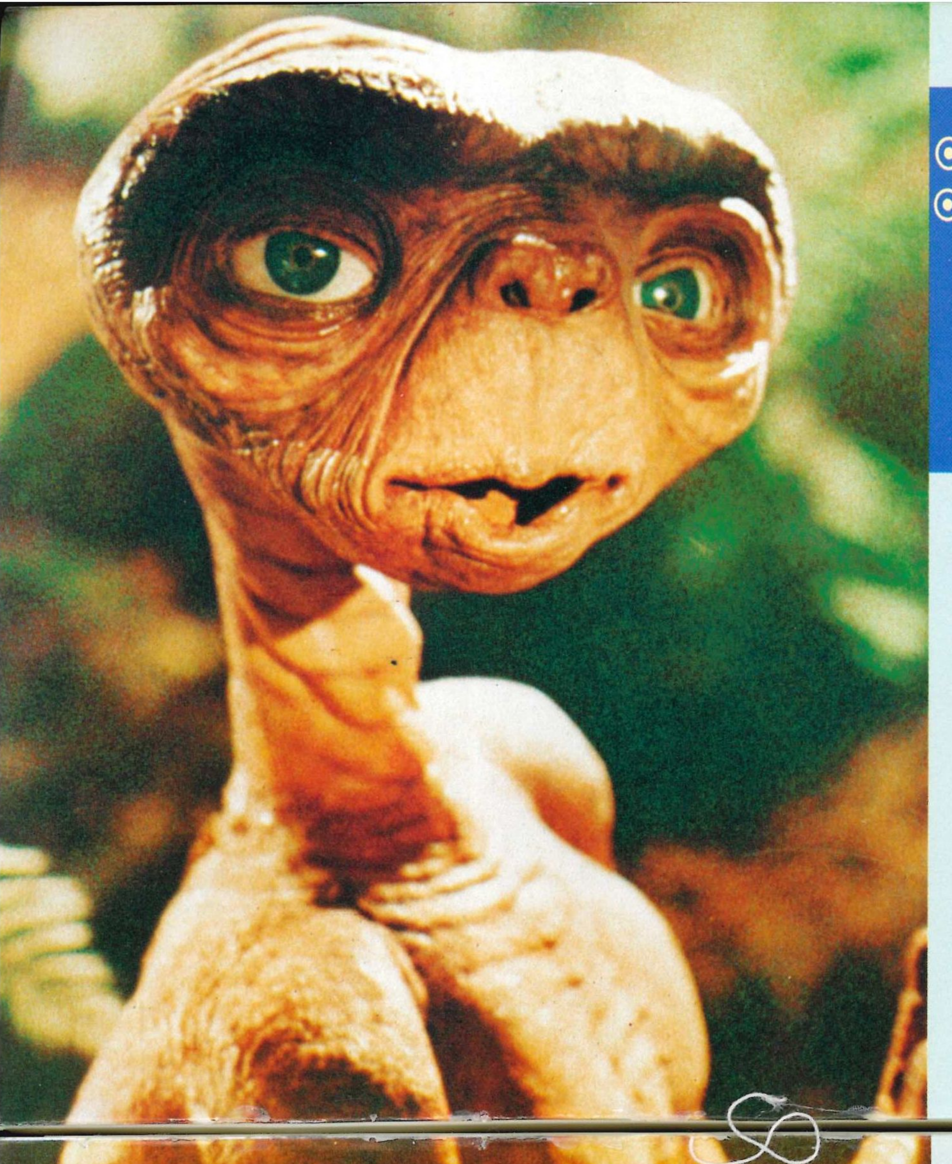
無盡的時空　無窮的夢想與希望

1990春季號
［第二期］

幻象 1990春季號［第二期］



定價150元



⊙韋恩・巴羅(Wayne Barlowe)畫
⊙伊安・森默斯(Ian Summers)撰文

ET畫傳

●緒言●

我們現在一想到extraterrestrial（外星人），大概腦海裡自然而然就會浮現出一個頭大大、眼睛大大、手指會發光的可愛形象。史蒂芬・史匹柏所創造出來的E.T.是如此深入人心，這個來自綠色星球的外星人簡直成了所有E.T.的代表。但是，宇宙浩瀚無邊，外星人自然形形色色，未必各個都像史匹柏的E.T.那樣充滿了智慧、善良可愛。以地球人的眼光看來，有些外星人的長相恐怕會醜陋可怕的令人掩面狂奔，有的則匪夷所思，根本超出了人類的想像。（話又說回來，外星人看到我們，恐怕也會覺得醜陋可怕、匪夷所思吧！）不過，除了在電影中偶然瞧見外星人的尊容外，在我們有幸（或不幸）和外星人見面（有的恐怕無「面」可見）之前，一般人大概很難具體的描繪出外星人的長相。因此《幻象》特別刊出一系列的E.T.畫傳，讓讀者諸君在這一天來到之前多少有點心理準備。

這一系列的E.T.畫像是出自美國科幻畫家韋恩・巴羅（Wayne Douglas Barlowe）的手筆。這位年輕的畫家出了本畫集「巴羅外星人指南」（Barlowe's Guide to Extraterrestrials），一九七九年首版刊行時，巴羅年方二十一。書中的文字部分則由伊安・森默斯（Ian Summers）執筆。他們替E.T.造像的根據是著名科幻小說家筆下的外星生命。自然，他們只選擇那些在小說中描述得相當詳盡的外星人、如此才能畫出具有高度可信度的外星人；巴羅即指出：「如果某個外星人具有翅膀的話，那麼我們必須知道它的功能如何。」巴羅的外星人畫像不但展現出圓熟的藝術技巧，更具有科學的精確度，連諸如指甲之類的細節都



一絲不苟。科幻小說家的想像力加上巴羅高超的具象化能力，使得熊人狀的外星人、人參狀的外星人、淚滴狀的外星人，一團雲霧的外星人……一一如在目前。

或許這些畫像能夠激發國內同好的興趣，也提起畫筆來，替其他的外星人造一造像，例如倪匡筆下的三叉星人之類，則讀者幸甚，E.T.幸甚！ **一編者**

〔ET畫傳〕

遨翔太空的鷹主

⊙出典：告別童年(Childhood's End)
⊙亞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著



形體特徵：鷹主(Overlord)是具有高度智慧的鷹形生物，身高約3公尺。翅膀巨大而堅韌，尾巴極長，末端扁平如槳，可以增加飛翔時的穩定性。身體上覆著堅硬的黑色盔板；至於他是否同樣具有內骨骼，則不得而知。他寬闊的雙頰上有兩個環生著白色的細毛的呼吸孔，呼吸氧氣時會不停地顫動。鷹主的眼睛對明亮的光極為敏感，因此偏好暗淡的紅光。他每隻手有五根手指，此外手掌兩端各有一根姆指。鷹主不需要睡眠，他們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學習及了解龐大得驚人的大量資訊。

生境：鷹主目前居住在繞著紅色太陽NGS549672運行的一顆巨大行星上。他們原先居住的星球比這裡要小的多了，那兒大氣濃厚，引力甚小。他們的城市是針對飛行生物而設計，地面上幾乎沒有任何走道，房屋的門均設在離地面有一段高度之處，以便於飛進飛出。

文化：鷹主的科學及工技文明極為發達，他們的太空船可以達到99%光速的速度，同時，他們的壽命極長，因此他們可以盡情遨遊於銀河系之中，對各種生命形式（包括人類）進行研究以及四處採集標本。他們的星球是由一千個左右的小城市組成，每個城市專門負責研究一門知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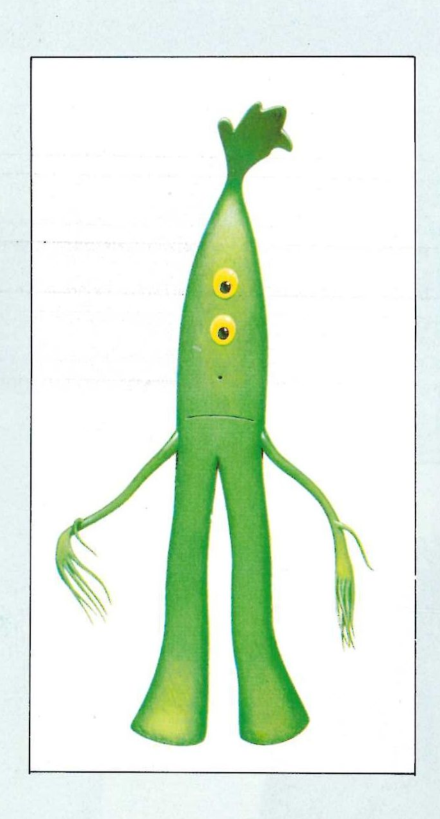
〔ET畫傳〕

杞爾——太空中的人參精？

⊙出典：靈魂之泉的午夜(Midnight at the Wells of Souls)
⊙傑克·喬克(Jack L. Chalker)著

形體特徵：杞爾(Czill)是一種植物形態的有智慧生命，約2公尺高，樣子有點像人參，能自由移動身體。他長而柔韌的四肢雖然沒有關節，但彎曲自如。光滑的皮膚上布滿了蒸散氣孔，可以吸入空氣中的二氧化碳。頭頂上生著一片堅硬的大葉子，可以經由光合作用製造食物，供杞爾維生。他的嘴巴是一道寬闊的長裂縫，唯一的功能是用來說話。他只有一個鼻孔，其功能也只是用來嗅聞氣味。他的兩隻眼睛成上下排列，因爲沒有眼簾，眼睛永遠是睜開的。

杞爾有兩個腦，長在他寬闊的兩隻圓足上。每個腦各自控制半邊的身軀，但彼此間有聯繫，可以統合資訊及儲存記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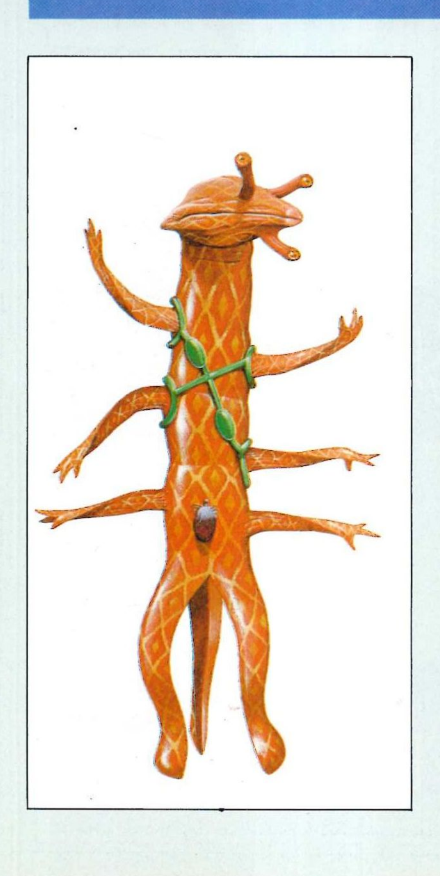
杞爾每隔數日必須吸取水分，他會走到淺水中，從脚底伸出纖細的小根來吸水。

入夜時，杞爾即立定不動，進入睡眠狀態；當陽光照到他頭頂的葉子上時，他立即甦醒過來。

生殖方式：杞爾約可活上二百五十年，他一生中總共繁殖四次左右。在大約十天的繁殖期中，杞爾會分裂成兩個完全一樣的子體，每個子體均承襲了母體全部的記憶和性格。依照杞爾的習俗，這兩個孿生的子體必須立刻分開，以便各自吸取不同的經驗而發展成爲不同的個體。

以太空船爲家的賽格南

⊙出典：木星竊案(The Jupiter Theft)
⊙唐納德·摩菲特(Donald Moffitt)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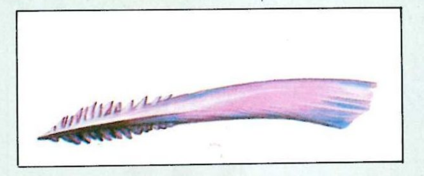
形體特徵：賽格南(Cygnan)身高約1.5公尺，有六肢，可兼作手或脚之用；尾巴很長，有三瓣，盤起來時可以遮住性器官。賽格南是軟骨動物，身軀細長，呈筒狀，腦的位置是在最上面一對手脚之間的脊髓頂端。他有三隻長在短柄上的眼睛，這三隻眼睛圍繞著寬闊柔韌的嘴巴，形成一個等邊三角形。嘴巴裡有一個粗糙的銼磨板以及長滿肉棘的筒狀舌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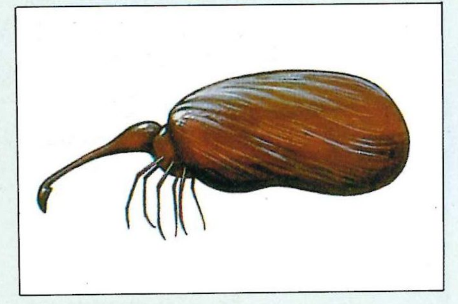
賽格南的神經系統極其協調，其神經元的反射作用遠快過人類。

生境：賽格南原本住在一個繞著一對雙星運行的氣體巨星上，後來雙星之一崩毀成爲黑洞；賽格南早已預知將會發生這種災變，事先即已建造了一批巨大的太空船，適時逃出生天。他們全族從此一直住在這些五十五公里長的太空船上。每艘船的內部，除了機械室外，全部布置成森林一般，森林裡還有許多樹棲類的小動物，以供捕食之用。

文化：賽格南長期與世隔絕，獨自居住在他們的太空船中，他們對不會直接影響他們的生存的事物毫無興趣，因此他們對其他的智慧生命完全漠不關心。他們的科技極爲發達，在太空船中生活如同在家中一般舒適。

賽格南的複喉發出的和絃以及他們絕對音高的能力，使得他們發出來的聲音有如音樂。他們的語言非常豐富多變，擁有一百萬個以上的音素，每一個字詞都是由數個音素構成。





圖一・長有肉棘的筒狀舌頭使賽格南得以發出如音樂般美妙的聲音。
圖二・寄生在雌性身上的雄性，圖中他伸出了攝食管。

生殖方式：圖中的賽格南爲雌性。地球科學家搜集到的有關賽格南的資料不多，據他們推測，附在母賽格南軀幹上的小生物便是賽格南的雄性，他顯然是寄生在雌性身上。賽格南的生殖方式不詳，僅知雄性終其一生都附在雌性身體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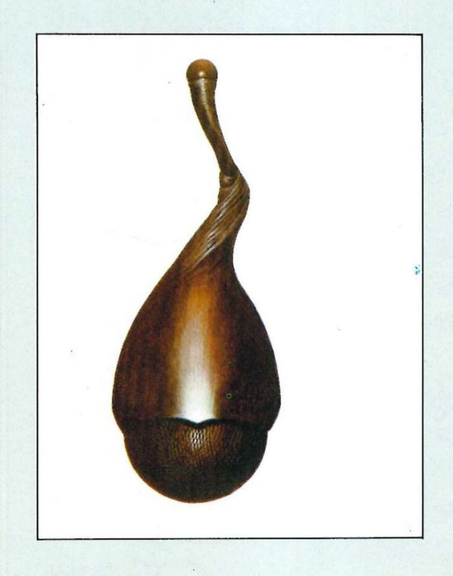
羅曼蒂克的極者

⊙出典：星團(Cluster)
⊙皮爾斯・安東尼(Piers Anthony)著

形體特徵：極者(Polarian)狀如淚滴，身軀整個伸直時高約1.8公尺。身軀底部有一個「輪窩」，其中有一個巨大的肉輪。軀體上端則逐漸變細，形成一個柔韌的觸手（在雄性身上，稱作「主幹」，雌性則稱爲「尾巴」）。觸手頂端是一個盛在「球窩」中的小球。靠著構成輪窩和球窩的強有力的肌肉的運動，輪子和小球可以在窩中旋轉自如。極者旋轉著輪子行進時，時速可以達到112公里，並能快速轉向。當極者把小球頂在堅硬的表面上轉動時，經由摩擦，便能發出類似於人類語音的高低不同的聲音。這個小球便是極者的發聲器官。

極者通體柔軟無骨。深褐色的皮膚像塗了蠟般光滑。其皮膚具有接收輻射的功能，可以把感覺資訊傳遞給極者，並能發射出光來。由皮膚所發出的光便可察知極者的情緒狀態。

生境：極者是碳／氧基生命，像人類一樣可以生存於各種不同的氣候中。他們能夠從事星際旅行，其勢力範圍及於距其母星北極星(Polaris)四百光年的廣大星域。



生殖方式：極者的交配方式極其奇特。雌性的底輪會散發出非常誘人的氣味，雄性便循著嗅迹追蹤而至。雙方聚面後便相互繞著對方打轉，愈轉愈快，愈轉愈近，終於身子靠在一起。此時，雄性把他的主幹纏繞在雌性的尾巴上，他們就這樣緊擁著一邊旋轉，一邊熱吻著。然後，他們把旋轉的速度放慢，雄性把他的輪子拋掉，把雌性的輪子的下半部納到自己空出來的輪窩中。雌雄極者的球窩隨即密接在一起，他們一同旋轉著球窩中的輪子，輪子不停轉動，產生了高熱和特殊的酶，電化移轉作用使得他們身子如通電般微微痙攣；對於他們，這是狂喜的一刻！了事後，雙方分開，冒著熱氣的柔軟的輪子從球窩中滾了出來，不多時便逐漸伸長、擴大，成爲一個新的極者。小極者一落地便能獨立生活。

隨後，雄性收回了他先前拋掉的輪子，雌性則把她的小球移到輪窩中——這個小球會逐漸長大，變成一個輪子。雄性最後擁抱了愛人一次，擁著她的時候，他把自己的小球送給了她一至於他自己，在他生出新的小球前，便只好作啞巴了。雌雄極者就此分手，終生不再交配。

自取滅亡的三星人

⊙出典：普塲夫的世界(World of Ptavvs)
⊙賴瑞・尼文(Larry Niven)著

形體特徵：三星人（Thrint）高約1.25公尺，身上覆著帶虹彩的綠色鱗片。嘴巴非常寬闊，嘴角兩邊有粗厚的灰色卷鬚，在進食時可用來捧住食物，或捲起小東西湊到獨眼前，以便觀察。三星人是食肉動物，他們的牙齒堅硬如金屬，細小鋒銳如針。

三星人具有極強的心靈感應力—他們稱之爲「神力」— 能夠用心靈力量支配其他有智慧生物。這種能力並非與生俱來，而是在青年期中逐漸發展成長。如果一個三星人青年未發展出「神力」，便會被打入「普塲夫」（Ptavv）階級而遭到毀滅或賣身爲奴的命運。

生境：三星人的母星三星（Thrintun）和地球非常相像，只不過略小於地球，地心引力也較地球爲小。



文化：許久許久以前，三星人仗著他們的「神力」征服了所有其他有智慧生命。他們利用被奴役者的工技，建立了一個龐大的星際帝國，成爲唯一的主宰── 整個被奴役的星球往往只由一個三星人家族統治著。

距今二、三十億年前，一個叫做「騰克提賁」（Tunctipun）的民族終於揭竿而起。騰族利用他們高超的生物工程技術，培育出一種不會受三星人心靈力量影響的半智慧生物，而且把它們當作禮物送給他們的主子。這些動物潛伏在三星人身側，乘其不備，一舉消滅了他們。只有一名以血液停滯法凍存起來的三星人歷經這場大戰而存活下來。外界對三星人的了解完全得自於這名倖存者以及保存在他的冷凍箱中的一些紀錄和器物。

【編者的話】

延展成地球

⊙呂應鐘

《幻象》在台灣雜誌園地中萌芽、成長，是一個文化界不可思議之舉，也是張系國推廣多年的科幻小說舞台在一群志同道合的有心人士共襄盛舉下，所做出的今年文化界新紀錄。

上一期創刊號在精緻熱情的茶會中宣布誕生，旋即成爲科幻讀者群的瑰寶。而這一期春季號，更是將此成果擴展，展現台、港、大陸、日本、美國等五個地區的大結合。

國內稿件收納中國時報張系國科幻小說獎的三篇作品，其中的《魔方監獄》是遠自黑龍江邊寄來的，令人心情悸動。而任教於中山大學的方以庸博士，以極本土的風格結出《星緣》，讓此地科幻迷終能在一片外國味中，嗅出泥土香。

來自大陸的另有嚴家其的《宗教·理性·實踐》，雖是十二年前舊作，但在今天仍然具有時代性，這亦反映了科幻小說的另一項特質：總是走在時代尖端。

無獨有偶的是在今年元月，香港也出版了《科學與科幻叢刊》，且以季刊方式發行，和《幻象》同步，是否意味某種趨勢的形成，就不得而知了。

在日本京都大學做博士後研究的江晃榮博士，譯出《有機戰士生化體》，是一系列生化體科幻小說的一篇，極耐人長思，也極有趣。

美國方面的稿件將近占了總數的一半，包括留美學人許倬雲、袁旂、陳漢平、張系國等人的文章以及三篇翻譯文章，顯示出美國不愧是世界科幻重鎭。

第二期《幻象》就能組合出如此豐碩的成果，及滿意的成績，充分顯示創辦人的獨特魅力，和國內外「科幻有心人」的時空奇緣，相信在第三期之後，《幻象》的稿件將來自世界各處，舖陳、延展成一個地球！

【觀點與期望】

⊙張系國

「任何新生事物，任何值得做的事情，總是不被人們所認識。人們沒有這樣的遠見。」

——畢加索

幻想有理！

從古到今，愛幻想的人都受到社會的訕笑和排斥。幻想者有許多不同的名字：有時他是科學家、有時他是藝術家、有時他是政治或宗教改革的先驅、有時他是遁世的哲學家。不論他的身分如何，人們總是對他抱著懷疑的態度，甚至採取激烈的行動來鎮壓他、消滅他。

爲什麼幻想者會引起這麼大的敵意？因爲愛幻想的人企圖創造出新事物，也許是科學上的新理論（例如伽利略的「地動說」），也許是藝術創作的新途徑（例如畢加索的「立體派」畫法）、也許是宗教學說（例如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主張）、也許是政治理論（例如盧梭的民約論）……任何新的事物出現，對於現有的信仰和秩序，都是一種打擊。傾向維持現有的信仰和秩序的人們，自然會感覺不舒服，希望消滅掉新生的事物，更進一步就是消滅掉愛幻想的人。

每個社會都會使用各種各樣的迫害手段阻止人們去幻想。如果這些迫害手段成功，社會就不可能進步，也不可能有活潑的藝術和生動的文學。正如蘇聯作家贊雅丁(Zamyatin)所說：「眞正的文學，不是忠實而辛勤工作的官吏所寫出來的，而是瘋子、隱士、異端份子、幻想家、叛徒、懷疑者的產品。」贊雅丁指的也許是政治對文學的影響，但是同樣的話，也可以形容不少科學家和藝術家的遭遇。多少科學家在提出突破性的理論時，曾受到其他科學家的排擠和壓制？多少藝術家受盡學院派人士冷眼，終生潦倒，要到死後才能獲得肯定？

「我們的未來不是夢」，也許是句可笑的陳腔濫調，但是如果肯定未來不是夢，就必須同時肯定下一代有做夢的權利和幻想的權利。沒有幻想家、瘋子、做白日夢的傻瓜，就不會有思想上和藝術上重大的突破！

所以……

當你的朋友、學生或孩子又在做白日夢時，先不要大喝一聲、驚破他的幻想吧。也許，他的幻想，會帶來未來璀璨的美景？要鼓勵他，讓他更進一步將幻想變成畫、變成小說、變成詩、變成電影、變成科學論文、變成他發明的機器、變成……。只有鼓勵不斷的幻想和創造，夢想才能變成未來。

【第二期目錄】



幻象〈第二期〉・季刊・

行政院新聞局
局版台誌字第7579號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一月創刊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四月出版

創辦人：張系國
發行人：張敏敏
總經理：葉步榮

主　編：呂應鐘
策畫顧問：高信疆

編輯委員：平　路、周浩正、范盛泓、張大春、黃　海、葉言都、葉李華、鄭文豪
編輯顧問：王　渝、王建元、王溢嘉、沈君山、李　昂、呂應鐘、苦　苓、林崇漢、倪　匡、許倬雲、袁瓊瓊、袁　旂、陳漢平、陳亭安、張之傑、葉永烈、詹宏志、賴金男
（依姓名筆劃排序）

美術構成：陳亭安

出版者：幻象雜誌社
地　址：台北市廈門街113巷17之1號2樓
電　話：(02)392-7577
(02)394-6790
傳　眞：(02)322-3001
郵　撥：1289064-6張敏敏帳戶

印刷所：欣佑彩色製版印刷公司
電　話：(02)240-9996

全省總經銷：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地　址：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3F
電　話：(02) 642- 2629

國內訂購（含郵資）
一年(4期) 500元

零　售：每册150元

未來的女人

在下期的《幻象》雜誌，我們將推出「未來的女人」專輯。

未來的女性會是怎樣的形像？更溫柔？更堅強？更聰慧？更兇狠？更注意外貌？更重視事業？她怎樣看待男人？怎樣看待女人？要怎樣的家？選怎樣的丈夫？有怎樣的情人？

在有了人造人、電腦人及生化人之後，這些「新人類」會不會有性別的差異？未來的女人，是否也包括人造人、電腦人及生化人？她們如何看待人類？她們會和人類戀愛嗎？

未來的中國女人，又會有怎樣的面貌？更西化？更傳統？更獨立？更嬌柔？請用小說、散文、及評論等各種形式，試圖描繪廿一世紀的女人的諸般面貌，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請在五月廿日前寄《幻象》編輯部。



歡迎賜稿

來稿請寄台北市
厦門街113巷17之1號2Ｆ
幻象雜誌編輯部收

【科幻漫談】

等待外星人

◎陳漢平

有關外星人來訪的傳說和事蹟一直不斷，不容易進一步證實，也不容易輕易提出反證，到底外星人究竟是否存在？他們又是否曾經到地球上來探訪過？中外的科學家和幻想家都很想爲這個問題找到答案。

有些浪漫的考據者查遍古典書籍，找到許多有關外星人探訪的種種蛛絲馬跡，也有人跋山涉水到高山深海和荒島上，找到了一些看來像是外星人或太空船留下的痕跡。

美國空軍並且特別就各種「不明飛行物體」案件設立所謂「藍皮書專案」調查小組，進行調查提出報告。

根據推理，宇宙如此浩瀚，銀河只是其中一部分，太陽系又只是銀河的一小部分，這麼大的宇宙難道就找不到另外一個星球上有高智慧的生物嗎？因此，外星人的存在應該是可以肯定的。

那麼外星人過去是否曾經到地球上探訪過呢？如果曾經來過，他們當時爲什

麼而來？又爲什麼而去？會不會有些到現在還逗留在地球上？假設如此，他們每天都在做些什麼事？將來又有什麼計畫？

想要了解這項問題，我們不妨根據外星人探訪地球的動機，將他們畫分成幾種不同的類別，再看看每一類外星人探訪地球時的可能動向。

第一類外星人是「外星俠客」，他們探測太空的目標在幫助其他星球更加進步，研究科技改善生活。這類外星人如果登陸地球，人類的科技文化可能會一步登天，得到前所未見的提昇。

第二類外星人是「外星惡客」，他們的目標是征服其他星球，以奪取各種資源，作爲己用。當這類外星人侵犯地球時，以他們高超的科技，必定會對地球造成致命的傷害。

第三類外星人是「外星移民」，他們可能由於自己的星球遭遇動亂，人口過剩而大舉外遷，也可能由於個人理由而作小規模外移。

第四類外星人是「外星過客」，到達地球或許只是爲了做超然的旁觀者，也說不定由於旅程疲倦需要休息小憩，或太空船略有小故障，經過地球在此稍作停留，又匆匆上路而去。

以此分類，我們發現傳說中曾經到過地球的外星人和不明飛行物體，可能大部分都屬於第四類的「外星過客」，只是匆匆來去，其中或許再加上一部分故意隱藏身分的第三類小規模「外星移民」。眞正最受歡迎的第一類「外星俠客」和最令人擔憂的第二類「外星惡客」到目前爲止，尙未很明顯地出現。

造成外星人只是零星出現，又尙未大規模活動的原因，其一是宇宙幅員廣闊，地球只是很小的一點，其二是古往今來時間以億萬年計，現代人類歷史不過幾千年，只佔其中的一小段，使外星人在此時此地大舉登陸的可能性大爲減低。

零星到達地球的外星人即使科技高超，力量也比較有限，再加上對環境的不熟悉，其中縱然有少數「外星俠客」或「外星惡客」，也可能採取比較低的姿勢，在地球上謹愼行事。

因此有些科學幻想者，猜測這些隱名埋姓的零星外星人，可能要對人類歷史上某些大貢獻和大災難負直接或間接的責任。

追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突破，可能還不是幾百年前的工業革命，而要推算到五、六千年前人類文明在東西方同時的迅速創始。

以這樣的推想，地球的壽命雖然已超過億萬年，卻在五、六千年前才由於一群外星人的協助，迅速演發出璀璨的文明。這群外星人的事蹟，也因此而成爲人類種種神話故事的起源。

再繼續推想下去，現在居住在地球上的人類，說不定本身就是那群五、六千年前到達地球的外星人。果眞如此，那麼我們的祖先經歷了千辛萬苦，移民到地球上的原因何在？我們本來的目標和計畫是什麼？我們是「俠客」？「惡客」？「移民」？還是一群錯過了歸期的「過客」？從過去的奇異經歷中我們學到了什麼教訓？

這些都是一個科學幻想者需要探索和尋思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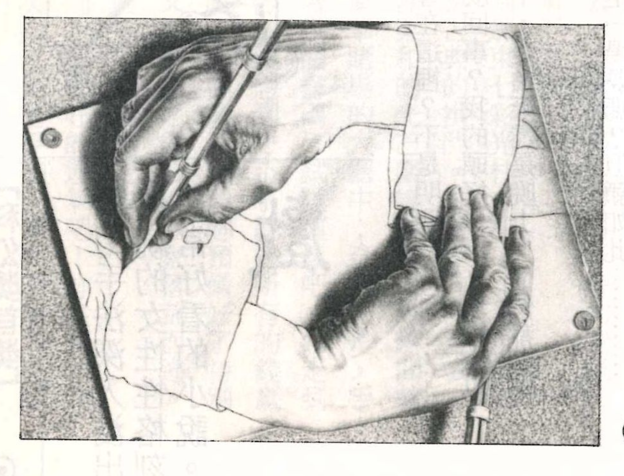
[科幻小說獎專輯]

科幻豐收季

中國時報文學獎附設張系國科幻小說獎，由民國七十三年創設，至七十八年為止，已經舉辦了六屆。第六屆科幻獎總共收到一百零二篇應徵稿（汰除違規五件，計九十七件合於評審標準），不僅參選件數為歷屆之冠，應徵作品的平均水平，更有顯著的提昇。

科幻獎設立的宗旨，即在鼓勵及提倡科幻創作，經過六年的耕耘，眼看著科幻創作園地愈發欣欣向榮，我們衷心感到欣慰。

這次科幻獎還有一個特色：來自海峽彼岸的作品特別多！在合於評審標準的九十七篇應徵稿件中，大陸來稿就占了一半以上，共五十三件，遠多於國內的三十九件（另有大馬四件，美國一件）。科幻獎能夠充當海峽兩岸文學交流的橋梁，我們尤覺欣喜。我們更希望，經由科幻獎，以及甫創刊的《幻象》雜誌，海內外世界各處的中文科幻寫作者和科幻愛好者能夠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畫手／M.C. Escher

第六屆科幻獎於七十八年年底進行評審，經初審委員周浩正、高天生、張藹珠、葉言都、景翔、愛亞選出十篇晉入決審，復於十二月二十一日舉行決審會議。倪匡、沈君山、張系國、詹宏志、張大春五位決審委員，經過審慎討論及兩次票決後，選出葉李華的「戲」為首獎。領獎典禮於七十九年一月二日假新生南路時報文化廣場二樓會議廳舉行，是日並同時舉行《幻象》雜誌創刊茶會。得獎人除獲得十五萬元獎金外，並獲頒「創造者」獎座一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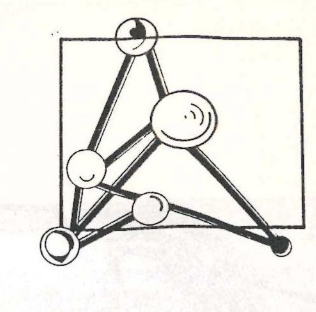
科幻獎雖祇頒發一名首獎，其他許多作品也都是一時之選的傑作。《幻象》由本期起陸續刊出科幻獎的精選作品，首次刊登的三篇，除了來自美國的首獎「戲」，尚有國內的「傀儡血淚」及大陸的「魔方監獄」，堪稱具有地域上的代表性。

——編者

【科幻獎首獎】 ⊙葉李華　圖／翁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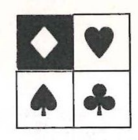
戲

科幻手法深入淺出，讀來津津有味；——倪匡
傳統的女性性格刻畫入微。
非常好看的小說。——沈君山



我怎麼會在這裡？不是明明已經到了……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我的頭好昏……現在幾點鐘？十點三十，是白天還是晚上，他們都到那裡去了……

難道只是一場夢嗎？但願如此…………



……放鬆，放鬆，把全身都放鬆。慢慢地，一點一點地放鬆。從妳的脚掌開始，完全不要用力，讓它自然地垂下去，儘可能鬆弛每一根神經。妳會發現有一股軟綿綿的感覺漸漸昇起，由下向上緩緩地擴散開來，一直散開，散開，散開到全身上下每一個角落……

現在妳的四肢都快變得像棉花一樣柔軟。但是，還可以再放鬆一點；讓身上所有的肌肉都舒張開來，直到能夠聽見每個細胞都伸著懶腰……妳終於會變得像雲一般輕盈透明，整個人幾乎可以溶化到空氣之中。一陣微風不聲不響地吹過來，妳也就馬上被吹到天上，隨著那陣風在空中胡亂地飄飄蕩蕩……

妳愈飛愈高，愈飛愈高，看見底下光怪陸離變幻萬千的景像不斷地向後拚命散去。就這樣子飄啊蕩啊，也數不清飛過了多少個世界。直到突然之間，前方一束彩虹般的光柱將妳的眼光吸引過去，這才輕輕拍打著身旁的空氣，對準虹光俯衝下來……

妳降落到那束七彩光柱之前，才發現後方原來是座壯麗古典的拱門。妳慢慢向內走去，立刻又有大團柔和的光芒圍繞過來，轉瞬間就置身在一間豪華賭場的大廳中；奇怪的是，手中竟然也握著幾個籌碼。試試運氣吧，妳走到最近的枱子旁，沒想到一下子就把所有的錢贏了過來。這時下一個賭枱也爲妳預備好了特別的座位，妳又在幾把之內殺得莊家落荒而逃。於是，開始向第三個賭枱走去……

從沒想到有那麼好的運氣吧！妳從頭一路贏下去，一次都沒失過手……等到贏遍了大廳中所有的賭戲之後，右側的那扇門自然就會爲妳打開。妳帶著無比興奮的心情與愉悅滿足的笑容走進去，舒舒服服地在中央坐下來，細細品味著勝利的榮耀與驕傲。輕柔悅耳的音樂，不知不覺就在四週響起，妳滿心歡喜地閉上眼睛，任由美妙的音符在身邊穿梭流轉，眞是從未有過的快意！

妳陶醉在美妙的樂曲中，根本不知道時間過了多久，直到一陣悽愴的啜泣聲傳來才終於驚醒。妳抬頭四顧，找了半天才發現哭聲的源頭，怎麼會在鏡子後面？正當妳面對鏡子發呆的時候，鏡中的妳却突然接續了那串哭聲。妳不解地凝視著那個哭泣的自己，看見她一副悲淒的表情，兩顆大眼睛裡滿是亂轉的淚花，上面竟然還反映出自己疑惑的眼神。妳實在不忍心看到如此傷悲的面容，忍不住伸出手想要拍拍她；沒想到她却趁勢猛然跳出鏡子，撲到妳懷中放聲大哭，直到把一生的痛苦委屈都哭出來才漸漸止住。妳愛憐地輕撫著她的頭髮，就像小時候安慰愛哭的小妹一樣。又過了好久好

久，她才終於把頭抬起來，妳看著那雙熟悉親切的大眼睛，不禁發出一陣會心的微笑。突然間一股溫熱的暖流從她手心綿綿傳來，一直貫穿妳全身上下，跟著她的身形也就愈來愈覺模糊，最後竟然全部化做暖流，消失在妳身體之中……

妳自認是個完美主義者嗎？
妳常需要獨處的時刻嗎？
妳贊成現行的婚姻制度嗎？
妳做任何事情動機都很單純嗎？
妳常被異性的行為吸引嗎？
妳認為性與愛是不可分的嗎？
妳有過任何特別的性幻想嗎？
妳願意為愛情放棄一切嗎？
妳相信人類生而平等嗎？
妳做愛時會採取主動嗎？
妳常會感到害羞怯場嗎？
妳覺得死刑是不人道的嗎？
……

人格／個性綜合測驗分析報告

受測者：納蘭華　人種：蒙古利亞，黃種人
性別：女
年齡：28．2　血型：O

第一部分：分類評量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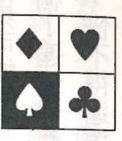
活動性40%	責任感94%	獨斷性24%
社交性43%	成就感84%	操縱性52%
冒險性65%	罪惡感55%	服從性71%
衝動性31%	焦慮感41%	社會性60%
壓抑性45%	鬱悶感37%	合群性79%
自省性82%	自信心87%	性開放態度70%
寬容性79%	自尊心91%	性變態傾向11%
依賴性16%	自由主義傾向75%	性侵略傾向19%
攻擊性21%	前衛傾向78%	性滿足感68%
果斷性87%	男性化傾向61%	性羞怯感42%
堅毅性92%	宗教傾向21%	性嫌惡感13%

第二部分：綜合結論

冷靜、自制、鎮定、細心、樂觀、可信賴、具領導能力……

第三部分

……



我明明記得很清楚啊！我在七月二十四日向總部報到，當天馬上就開始了專業鑑定測驗，一直考到八月七日才完全結束。最輕鬆的要算是最後那天——竟然全是心理測驗！在學校那麼多年，不知道幫教授做過多少這類問卷，沒想到今天自己倒成了受測者。這種測驗到底有多可信呢？連我自己都很懷疑。研究心理學快十年了，愈讀愈感覺實在有太多太多未知的領域。人類心靈真是宇宙間最神秘的實體，我們目前的成就，頂多也只能算是瞎子摸象罷了。

總算還好，自己能夠及早覺悟，讀博士的時候趕緊轉攻應用心理，今天才有這個機會走出象牙塔。否則的話，可能真要一輩子在實驗室陪小老鼠捉迷藏了。

那位負責心理測驗的主考官，想必也是分析學派的門徒，從頭到尾神秘兮兮地，連面都沒露一下。他的聲音聽來倒還真有點催眠的味道，竟然先玩起了冥想引導，大概是想分散我的注意力好引出潛意識。白費了半天力氣，却忘了我跟他是同行，那套唬人的把戲對我可是一點都不靈的。

十幾天的疲勞轟炸，今天終於全部結束了。不過一切的辛勞也總算有了代價，這份夢寐以求的工作終於讓我爭取到了。

七日下午，我差不多是五點左右離開的，因為塞車的關係，回到學校宿舍都已經七點多了。好在還有一個星期的準備時間，可以先好好休息一下，把學校的事情都了結後再去上班。我倒在床上，還在想著明天上午就先去向教授辭職；他聽完後一定又會猛抽煙斗，然後瞪著銅鈴似的大眼睛，用他標準的歐陸英語大聲問我：「妳是認真的嗎？」我該怎麼回答呢？總不能說跟那群白老鼠玩膩了，要是他提議換幾隻天竺鼠，那該怎麼辦呢……

後來好像還迷迷糊糊夢見教授硬是不肯放人，索性把我也關進了迷宮。我一個人可憐兮兮地在通道間鑽來鑽去，他卻在外頭愈看愈高興，還不停地向電腦報告我的情緒反應和焦慮指數。直到我急得快要哭出來的時候，才終於聽見好響亮的一串鈴聲，還有教授大叫——實驗結束！我不知道又掙扎了多久才張開眼睛，床頭的電話早已響了好幾十聲，趕緊一把抓起話筒，傳來的卻是個好陌生的聲音。

「請找——納蘭華小姐。」

「我就是，請問您是……」

「這裡是SDI總部，請妳立刻趕回來，到頂樓的第七會議室報到。」

「怎麼回事？有沒有弄錯啊？我有一個星期的假……」

「很抱歉，我只是負責通知妳，並不知道其他狀況。如果可能的話，希望妳立刻動身。」

真是倒楣！連休假都會臨時取銷。我看看錶才剛八點，怪不得還這麼睏。可是又有什麼辦法呢？誰叫我已經決定換工作了。

忽然想到了這樣也好，至少今天不必面對教授那副老K面孔，否則搞不好他真會找個籠子把我關起來。哎呀！那只不過是一場夢，我是怎麼搞的！

不過我確定那天早上還算清醒，絕對不會是另一個夢。我一面開車，沿途還在一直回想——得到這份工作可真不容易，一年前我就開始與SDI總部的人事單位聯絡，結果直到今年三月才接到面談通知；幾個月以來總共面談了五次，這才正式通知我去參加測驗。真像是過五關斬六將，殺過重重關卡才終於進去。

但也不能怪SDI做事過分小心，這麼重要的軍事單位，出一點點小錯就可能引發世界大戰。納蘭小姐啊！妳今後可是身負重任啦！有信心嗎？當然！我可是專攻電子犯罪心理的，讀了這麼多年，什麼刁鑽古怪的案例沒研究過，這份工作簡直是駕輕就熟，保證勝任愉快！

想著想著就到了總部，然後又費了半天時間才在頂樓找到第七會議室。怎麼這麼小？我敲了敲門，馬上就有一位留著絡腮鬍的中年男子將我迎進去，裡頭連我在內才只有四個人。

我剛剛踏進這間迷你會議室，幫我開門的那位男士就趕快把門關上，還在門鎖上撥弄了好久，然後才轉過身來與我握手。他自我介紹說名叫黎納德·羅素，是總部資料庫安全主任。接著又再爲我介紹另外兩位男士：一位叫作傑夫·蘭姆，是總部的軟體工程師，差不多三十歲左右，金髮碧眼，身材高大，給人一種非常熱情的感覺；另一位褐髮男子比較年輕，他叫亞瑟·漢斯，是電腦網路通訊專家，一臉冷峻高傲的表情，一看就知道是標準的日耳曼血統。

他們三位顯然都知道我是誰了，我也就省了客套，隨便拉張椅子便坐下來。這時安全主任羅素先生則走到前方的主席台，宣佈會議正式開始……

他第一句話就非常嚴肅地說，我們四個人將成立一個緊急調查小組，由他自己擔任組長。因爲情況特殊，我的任用案也已經提前通過。看他那副面色凝重的樣子，我才感覺真有什麼不尋常的事發生了。

果然我沒猜錯，接下來羅素先生就說SDI發生了空前的危機；但是我們絕對不能洩露半點風聲，否則立刻就會引起全球性的騷動和恐慌。所以到目前爲止，只有我們四個人參與這項任務，而且一切行動也都要在絕對保密的情況下進行；我們現在的會議內容也將歸爲最高機密，因此才會選在這間迷你會議室召開。原來整個房間本身便是座巨大的法拉第牢籠，可以隔絕一切的電磁波輻射。

然後羅素先生才終於說出真正的狀況——竟然是總部電腦資料庫出現了被外人闖入的跡象！

此時亞瑟也站起身走向講台。他先開啓了前方的螢光幕，上面是總部電腦資料庫的網路

總圖，其中有兩塊高亮度的部分，則代表曾被外來訊號闖入的區域。接著亞瑟把幾個資料庫結構圖叫出來放大，裡面有好多項檔案都閃著紅光。亞瑟報告說，這些四至六級的機密資料檔，在這兩天內都曾被非正常手續接觸過，而且極有可能已經被傳出網路之外……

亞瑟把一切細節報告完後，我們的組長羅素先生又繼續說下去。他說根據過去兩天的狀況推測，這個闖入者很可能還會再來，所以我們要立刻展開工作，儘快將安全防衛系統的特殊警戒佈置妥當。

看他們三人那副如臨大敵的表情，我也真有點被這種氣氛感染了。不過在我心中，興奮好奇的感覺可能還比較多一點，真沒想到第一天上班就會碰到這麼精彩的任務。

也就是到現在，我才明白了這一切的來龍去脈。原來羅素組長懷疑這件案子可能有內賊，所以不敢隨便挑選建制內的成員；然而在這個調查小組中，又必須有一位犯罪心理學專家，他考慮了很久之後，才終於靈機一動想到了我。

會議結束後，組長便立刻帶我們來到地下第五層的秘室地下室——我們的臨時工作處。我隨便來回走了一趟，不但看到比太空總署更先進的電子設備，還有媲美五星級大飯店的套房和餐廳。看來要是不能完成任務，大家都別打算重見天日了。

我們稍微休息了一會兒，就開始正式分配任務。由組長統籌一切並與上級聯絡，傑夫負責資料庫的安全防衛，亞瑟負責通訊系統的追蹤作業，我的任務則是資料分析和狀況研判。

下午又開了一次工作會議，我就已經差不多進入情況了。等到沒有人說話的時候，便主動報告我對這件案子的初步看法。我說看來這位闖入者是個天才型的罪犯，不論目的是什麼，「他」都似乎非常有把握。根據這兩天的紀錄，闖入的時間都有半個多小時，表現得從

從容容，一點也不怕被發現。因此，這並不像是一種間諜行為或陰謀活動，否則絕不會如此「瀟灑」！最可能的情況，只是一種惡作劇而已——自從電腦網路通訊發展出來之後，這種類型的犯罪便一直佔了很大的比例。通常都是一些年輕、天才型的學生，他們自認聰明過人，專門以侵入各種電腦系統作為自我挑戰。這些年輕人根本沒有罪惡感，也無視於事發後的罪責，他們的人格大多也有缺陷，自我中心，自大自滿……

我看到三位男士都猛點頭，心想這次可真是學以致用了，於是便不客氣地繼續說下去。我說這個闖入者很可能以為做得天衣無縫，根本沒有人知道這回事，所以幾乎可以肯定他還會再來。這兩天他闖入的時間都在下午六點左右，也一定代表著某種習性與線索。因此我的結論是，今天下午五點開始就嚴加戒備，他絕對料不到我們已經佈下陷阱，如果沒有意外的話，應該就可以一舉成擒了。

佈置防衛系統自然不是我的工作，傑夫和亞瑟都是這方面的專家。他們的第一步計畫，是在資料庫中安放許多抗體程式，讓它們在網路間來回巡邏，如果發現有任何外來訊號入侵，這些抗體就會立刻示警與攻擊，誓死保衛資料庫的安全。可惜的是這種抗體也不能放太多，否則正常的資料流通也會多少受到影響。

下午四點半左右，兩位專家終於把抗體安置好了。他們還把資料庫的結構全都用圖像表現在螢光幕上——那些一塊塊的長方形代表資料檔，檔案之間還有各種寬窄不一的通道，整個結構看起來還真像我們做實驗的迷宮。只不過這裡面跑的不是老鼠，而是好幾個圓圓的黃色光點，它們完全依照程式的控制裡裡外外到處巡邏，彼此之間絕不相碰也絕不迷路。等會兒真要是有什麼東西闖進來，那可就是標準的電玩大戰了。

在另一個大型螢光幕上，還顯示了SDI總部離散式資料庫網路總圖，全部共有三百多

個資料庫聯在一起。傑夫告訴我說，所有的資料庫「外形」都一模一樣，而且還有不少是故意空置的。如果有闖入者想要竊取某個特定的資料檔，就必須一個一個資料庫打開慢慢找。這種設計本來就是為了安全的理由，現在果然發揮效用了——前兩天被那個闖入者打開的九個資料庫中，就有六個是全空的，另外三個幸好也沒有非常重要的機密檔案。

說著說著就有狀況發生了。大螢光幕上的幾條線路突然之間變得通紅，不一會兒紅光就全部集中到一個交點上。他真的又來啦！亞瑟趕快打開所有的監控器開始追蹤，大概只過了三分鐘，就聽見警報鈴聲嗶嗶作響，代表又有一個資料庫外層閘門被打開了。傑夫趕緊按一個鈕，把那個資料庫的結構圖叫出來，我一眼就看見左上方有個鮮紅的光點，他果然在裡面！

傑夫立刻下達指令把所有的抗體召進來，一眨眼間螢光幕上就變成了電子戰場。十幾個抗體開始集中包圍紅點，但是每次總差一步，紅點似乎比抗體靈活多了！只見它不停地在通道間閃躲騰挪，下子就把所有的抗體全拋到後面，還趁機打開了好幾個檔案，吃掉不少位元的資料。亞瑟急得呱呱亂叫，忙問傑夫是如何控制抗體活動率的，傑夫吼著說他已經把運動能量調到最大，追不上就是追不上！

我們四個人，就這麼眼睜睜看著紅點悠哉遊哉地走到門口，順著聯線跑到網路邊緣，最後在一閃之下消失得無影無蹤。我忽然發現怎麼螢光幕上多了一行小字，放大一看竟然是——

遊戲結束，我贏了，你輸了！

我們兩位電腦專家瞪大了眼睛，都是一副不敢置信的表情；組長也找了張椅子坐下，像是鬥敗的公雞一樣垂著頭。我只好趕快說些鼓勵士氣的話，盡一點心理學家的本分。

第二天早上，我們仔細檢討了昨晚的缺失，開始重新佈置準備。傑夫負責改良那些抗體程式，好好訓練它們如何應付各種突發狀況；並且另外又設計了幾種陣法，以備情況緊

急時靈活運用。看他那副胸有成竹的樣子，就像已經在電腦中佈下了天羅地網一樣。

亞瑟則忙著準備外網路的追蹤作業，包括一切有線電纜與無線衛星網路系統。只要今天這個闖入者在電腦中待得夠久，亞瑟就保證能將他的位置定出來。不過，能讓闖入者待多久，還得看傑夫調教出來的抗體有多神通。

到了下午差不多的時間，我們四個人又開始嚴陣以待，結果這個闖入者再度像赴約一樣準時出現。我們先是看到他的紅點訊號沿著聯線一路跑過來，在一個資料庫前忽然停住，不一會兒的功夫便又溜了進去。組長忽然大叫一聲糟糕，原來這個資料庫有不少的二級機密。

傑夫馬上命令所有的抗體向闖入訊號集中，不過幾秒鐘之後，就看到有好多抗體在紅點周圍形成不規則的圓圈，終於把它給圍住了！不料正當所有的抗體開始縮小包圍圈的時候，那個紅點卻突然快速閃了起來，一閃一閃之間便有許多一模一樣的紅點冒出來，簡直就是無性生殖！眼看著紅點愈冒愈多，都快超過抗體的數目了，忽然間所有的紅點好像都接到了突圍命令，同時一起向外衝出去……

這時螢光幕上一片混亂，有些紅點被抗體一口吃掉，有些卻是同歸於盡，但還有更多的紅點從衝破的缺口溜出去，居然還在抗體外面組成反包圍圈，真像是電動的兵棋推演！只見被圍在裡面的抗體全都急得團團轉，不久就在螢光幕上統統消失了。現在整個畫面上全是紅點在亂鑽亂跑，一閃一閃拚命吃著資料，乍看之下還真是奇觀！又過了幾分鐘，每個紅點好像都已經吃得飽飽的，便開始很有秩序地一個個跑出網路……到最後只剩下一個紅點似乎不肯走的樣子，兀自在螢光幕上輕快地飛來竄去，直到寫完一行龍飛鳳舞的紅字才消失無蹤。

傑夫漲紅了臉，瞪著死魚般的眼睛，口唇僵硬地把那行字唸了出來：

VENI—VIDI—VICI, You God damned son of bitch——

後面一句螢光幕上並沒有，是傑夫自己加上去的。

「幹得好！傑夫，我終於定出他的位置了！」原來是亞瑟突然衝過來，表情和傑夫正好形成強烈的對比，我還是第一次看到他這麼興奮。

傑夫滿臉憤恨地瞪著亞瑟，好像就要一拳打出去的樣子。亞瑟大概是樂昏了頭，仍然自顧自地說下去：

「他根本不在地球上！我剛才沿著電波的來源向前追踪，最後竟然追到了月球的寧靜海！」

「那又怎麼樣，你能抓到他嗎？」傑夫翻著白眼說。

「現在還不行，但我們至少縮小了範圍。而且我還發現，最前端的訊號功率非常弱，似乎是從小型天線發出來的。這表示闖入者的硬體規模不會太大，很可能只是一個人而已，納蘭小姐又猜對了！」

這時組長也走過來，和我交換了一下眼色，然後慢慢地說：

「我們今天的努力總算沒白費。傑夫，別生氣了！你也很有功勞。要不是你的抗體把闖入者困住那麼久，亞瑟也沒時間追踪到他的位置。」

「我還要再回去分析追踪儀的數據，他的載波裡面好像另有古怪！」

第三天早上的工作會議中，亞瑟一開始就搶著報告分析結果。等他講完之後，我簡直就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只好用詢問的眼光望了望組長和傑夫，沒想到他們却都沈重地點了點頭。看來亞瑟的話不是天方夜譚，反倒是我自己孤陋寡聞了。

原來亞瑟昨晚分析闖入者的電波紀錄時，在載波中發現一種非常特殊的調變訊號。他儘可能地把訊號放大，試了好幾種解調技術，最後終於把那種奇怪的訊號解譯了出來，結果，

結果竟然是——

「那是闖入者的精神感應波，他把自己的意識直接投射到電波中，與闖入的訊號合而為一……這也就是螢光幕上的紅點會那麼聰明靈敏的原因。」

我實在忍不住了，開口問道：

「眞有這種事嗎？我怎麼從來沒聽說過？你們三位却好像都挺熟悉，能不能告訴我到底是怎麼回事？」

組長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看了看傑夫和亞瑟，然後才慢慢地回答說：

「精神載波的技術在四年前就已經發展成功了。只不過它一直被列為一級國防機密，從來沒有公開過，所以知道的人還不到五十個。眞沒想到，那個闖入者竟然也會這一招！到底是從那裡學來的？我們可太低估他了！」

「那我們該怎麼辦？難道就這樣眼睁睁地看著他每天來去自如……」

我的話還沒說完，組長就已經站起身來，還做了一個讓我別說下去的手勢……

「顧不了那麼多了！我們就來個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組長的計畫，正是要我們也把意識投射到電腦中。如此才可以與闖入者的能力相抗衡，才能有機會將他逮捕歸案。

五個小時後，傑夫、亞瑟與我三個人，終終做好了意識投射的一切準備。這回組長親自出馬，負責操作一切儀器。我以前從來沒有類似的經驗，可還眞有點緊張；於是組長特別安排傑夫和亞瑟先來進行投射程序，讓我有點心理準備，也好請他們等會兒在電腦中接應我。

終於要開始了，我目不轉睛地看著所有的過程。他們兩人先是平躺在操作枱上，載上了電極罩，然後雙手雙脚就被固定起來，最後一個步驟竟然是全身麻醉！只見組長操縱著注射槍在他們手臂上按了一下，兩人就很快地閤上眼睛，好像睡得很舒服的樣子。這時腦電波追踪儀上的波紋慢慢變大，代表他們的意識已經

漸漸能夠控制載波。又過了幾分鐘，所有的投射程序全部完成，兩股電波也已經能在電腦中自由自在地跑來跑去了。

組長回過頭來眨了眨眼睛，示意現在該輪到我了。我趕快爬上第三個操作枱，讓組長幫我弄好一切裝備。正當他要推動麻醉注射槍時，太概是感覺我仍然太緊張，竟然站在那裡遲疑了好久，我還從來沒見過他如此猶豫的表情。最後，他像是終於下定決心，又對我眨了一下眼睛，便輕輕按下了注射鈕～～～～～

頓時我眼前一片昏暗，然後立刻又出現了無數五彩繽紛的雜亂條紋，耳中還充滿著好像錄音機快轉時的吱吱聲。那些奇形怪狀的條紋也隨著吱吱聲不斷變化，慢慢形成了好多各式各樣的幾何圖形。突然之間我感到一股很強的吸力傳過來，身體就像棉花一樣輕飄飄地騰空飛起，然後又猛然一下落到什麼硬物之上。我掙扎著想站起來，全身卻軟綿綿地使不出半點力氣，正在拚命掙扎的時候，雙手卻突然被人用力抓住，仔細一看正是傑夫和亞瑟。他們一邊一個將我拉起，我才終於能看清楚周遭的環境。

原來我們現在已經到了離散式資料庫的內網路中，然而看起來卻和大型購物中心差不多。四周有許多形狀顏色完全一樣的怪異建築，其間則是各種四通八達的道路；不過我也知道，其實這全都只是軟體結構在我們意識中的具像模型罷了。

傑夫打開隨身的通訊器，試著與眞實世界的組長聯絡，好在一切都很正常。組長告訴我們，他已經可以在螢光幕上看見三個光點，甚至還能分辨出那個光點代表那個人。我想這大概不是開玩笑，因爲我們三人的個性完全不一樣，精神感應波自然也就會有不同的顏色了。

接著我們就依照組長的引導，埋伏在內網路的入口附近。這時忽然有好幾個巨大的抗體像雪球一樣滾過來，還好我們身上都有識別標幟，可以讓這些抗體認識我們；否則被這麼一



大團東西呑進去，非得屍骨無存一命歸「矽」不可。

我們埋伏了大概半個小時，就聽見入口處的警鈴突然響起，他果然又來了！現在我們才終於明白，他是如何能通過內網路入口的嚴密管制——由於他的意識與闖入電波完全結合成一體，所以很容易就分辨出哪些是需要特殊的通行密碼，比如說指紋、掌紋、聲紋或眼紋識別的智慧型關卡，他當然不會由這些入口進來；不過我們系統中也難免有幾個薄弱的窗口

與罩門，一般的闖入訊號很難發現，但是對於他的精神載波却很簡單。只見他很快又從一個窗口跳進來，然後就大搖大擺向中央走去。

我們三個悄悄跟著他，暫時先按兵不動。眼看著他悠哉遊哉地在網路中閒逛，輕輕鬆鬆就避開所有聞風而來的抗體，直到選定了目標才停下來。接著他就像小偷開保險箱一樣，在那個資料庫閘門前又撥又轉，不一會兒就打開門進去了。

我們知道機會來啦！趕快一起衝到門口，傑夫乘機把準備好的NOT圈遞過來叫我待命。又過了十幾分鐘，他終於捧著一大堆位元走出來，傑夫與亞瑟立刻上前一把抱住，我則趕緊拿NOT圈從上頭罩下來。可還眞管用，他馬上就全身癱瘓倒在地上。傑夫掙扎著站起來，奇怪的是亞瑟却久久沒能爬起，原來是我情急之下把亞瑟也罩住了；只有再麻煩傑夫拖他出來，好在沒有受什麼傷。我們三個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禁都露出了欣喜的笑容——終於，終於抓到他了。

我們把他拖進一個空置的資料庫內，準備由我先來問話，傑夫與亞瑟則守在門口以防意外。

我坐在他身旁，看見他有氣無力地抬起頭來，這還是我第一次看清楚他的相貌，果然只是個大男孩。我一眼就看出他是個混血兒，有著東方人的眼睛與西式的鼻子，皮膚白皙，頭髮却是深黑色；年紀相當輕，一臉聰明相，標準的天才型電腦專家——電腦犯罪專家。

想到這是我的第一個眞實個案，一時之間多年的訓練和理論全在腦海中浮現出來——心理分析、諮商技巧、特殊性格診斷、理性情緒治療、交流方法、完形技術……到底該怎麼開始最好呢？我考慮了半天，最後還是決定先把敵對的氣氛緩和下來再說。

我先是很親切地向他自我介紹，然後再問他的姓名，他倒是一副滿不在乎的神情，告訴我叫他李奧就可以。總算有個開始了，我故意

慢慢引導他，胡亂聊了十幾分鐘才談到正題。

「你願不願意告訴我，到底爲什麼一直闖進我們的系統？你究竟想找什麼？這是很嚴重的犯罪行爲，你知不知道？」

「這樣也犯法嗎？我從來就沒有偷過什麼東西。」

「還說沒有，好多資料庫都被你闖進去了！」

「我只不過隨便看看而已。」

「你到底想找什麼？」

「也沒什麼啦，只想找找看有沒有新鮮好玩的程式。」

「什麼叫新鮮好玩？請你老實一點，你是不是替什麼組織工作？」

「我說的都是實話，眞的只是自己想找些好玩的程式而已，我從來都不會撒謊的。」

我看他一臉天眞的表情，直覺地感到他不像是在說謊，看來還眞被我全料中了。

「李奧，好吧，我相信你並沒惡意，但是你也絕對沒有權利這麼做！」

「眞的不准了嗎？那我以後怎麼辦？」

「怎麼辦？什麼意思？」

「那我多無聊呢！你們生活在地球的大都市中，根本不能體會我們月球上有多悶！」

「這算什麼理由？你也太想不開了！爲什麼不去參加一些年輕人的正當活動，非得要用這種方法找刺激？」

我注意到他眼光中忽然露出悲傷的神情，心想這個大男孩總算有些悔悟了。於是決定讓他靜一靜，自己則走到外面去請示組長如何發落。

組長在眞實世界中，也已經聽到了我們對話的全部內容。他告訴我說，這個事件一定要想辦法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絕對不可以讓消息張揚出去。我們又商量了一些細節，談了半個多鐘頭，我想李奧應該懺悔得差不多了，這才進去繼續我的工作。

看他坐在角落裡，被NOT圈拴得動彈不得，還眞讓人有點心疼。我慢慢向他走去，發

現他眼神中的悲傷似乎還沒散掉，眞想先好好安慰他一番。可是馬上又想到有任務在身，只好開口就進入正題。

「李奧，我已經和組長商量過了，我們都非常願意相信你的話。念在你年紀輕輕，決定要給你一次悔改的機會。」

「妳這麼說，好像我眞的犯了滔天大罪一樣！」

「也差不多了，眞是不知天高地厚！我們本來準備請殖民地政府將你遣送回來接受審判，那你可能就要在監獄裡待上十幾年了。現在，只要你肯做一個自白紀錄，保證從今以後絕不再犯，並且絕對不會把這件事情張揚出去，那我們也不再追究，這件案子就此了結。」

「這麼麻煩，標準的官僚作風。」

「別再開玩笑了！李奧，我再提醒你一次，你已經犯了很嚴重的罪行，如果一切公事公辦，你這一生可就毀了！」

「別嚇唬人好不好，到底要我怎麼做嗎？」

「那就趕快認罪吧，把你闖入我們系統的前後經過詳詳細細說一遍。」

李奧露出了一臉委屈相，也不知道是不是裝的。不過這次他倒眞的很合作，把整個經過從頭到尾都說了出來——原來他玩這種「遊戲」已經有三年半的歷史，而且手法愈來愈高明，像精神載波的技術機密，也是去年在西岸的一個國家實驗室偷來的。

我發現他愈說愈興奮，臉上的陰霾早就消失得無影無踪，一口氣連說了兩個多小時才結束。這時我總算如釋重負，站起身來解開NOT圈，告訴他說可以離開了。他走到門口的時候，好像還特別回過頭對我眨了眨眼睛，然後才化做一道紅光飛快離去。突然間我感到疲倦極了，告訴組長說我也要趕快出來。

逆轉投射的過程實在很不舒服，我靠在操作枱上，頭昏腦脹地，一點力氣也沒有，索性就躺在上面閉目養神，好像不知不覺便睡著了。彷彿還夢見……喔！夢見什麼沒有關係，

反正不一會兒就醒了過來。

我才剛睜開眼睛，就發現有三雙眼睛在瞪著我，一定有什麼不對勁了！還沒等我發問，組長就告訴我李奧不久前又來了一次，而且終於把列爲最高國防機密的SW檔案給偷走了。

我當時的感覺眞像挨了一記悶棍，忙問他們該怎麼辦？組長搖搖頭，一副天要塌下來的表情。我一氣之下馬上衝到通訊室，按照李奧留下的紀錄，接通了他專用的頻道，等了好久好久，終於在螢光幕上看到李奧的畫面。他仍舊是那副毫不在乎的表情，還先跟我打起了招呼。

「怎麼了？納蘭姐姐，妳的臉色不太好啊！」

「你實在太過分了！明明答應我們絕不再來，卻馬上又背約違信！」

「沒有啊！納蘭姐姐，妳別冤枉人好不好！」

「難道剛才偷走SW檔案的不是你嗎？」

「沒錯，我特別趕在九點以前抽身，不過這次總算讓我找到好玩的東西了。」

「你這話什麼意思？」

「我剛才答應你們認錯，而且保證以後絕不再犯，當時的時間是八月十日晚上九點零五分，對不對？」

「沒錯，那又怎樣？」

「那是美東時間，我們寧靜海用的却是美中時間。所以對我來說，那份自白書也要晚一小時才生效。」

「你這小子，實在太狡猾了！」

「納蘭姐姐，別這麼說好不好。玩遊戲本來就是鬥智不鬥力，這樣不是很精彩刺激嗎？」

我實在氣壞了，揮手就把通訊器關掉！一個人在黑漆漆的螢光幕前呆坐了好久，然後才慢慢推門出來。沒想到組長早就已經等在門外，馬上拉我走到會議室去。

在會議室中，四個人都沈默了好久，最後

還是組長先開了口：

「這是我們的疏忽，才會在最後關頭一敗塗地。大家想想看，還有什麼補救的辦法？」

「組長，是不是採取強硬手段的時候了？」

「我反對！這件案子一公佈出來，保證立刻會有上千名間諜跑到寧靜海去搶奪ＳＷ檔案。」

「李奧就是因爲知道我們不敢動他，才會這麼囂張。」

「那怎麼辦呢？難道就任由他逍遙法外，在寧靜海把我們的最高機密當電玩遊戲？」

「納蘭，妳有什麼意見？」

「組長，我已經犯了一次嚴重的錯誤，實在沒有資格說話了。」

「誰都難免犯錯，妳想到什麼就儘管說吧。」

「根據我與李奧兩次談話的經驗，我發現他其實是個人格極不健全的青年；雖然非常聰明，卻也有很幼稚的另一面。所以，我仍然願意相信他的話。縱然我們都被他愚弄了幾次，可是爲了大局著想，我認爲還是應該擺出低姿勢向他認輸，承認他的確把我們都打敗了。李奧所要的，也只是這種虛榮的成就感，相信這樣一來，他很可能就會同意把檔案還給我們。」

「妳眞有把握嗎，納蘭？即使他答應，我們又怎麼能肯定他沒留下副本？而且像他這種天才，如果有一天被敵國收買，那我們不就眞的慘了！」

「我看最好的辦法，就是把他吸收過來，這樣不就什麼都解決了嗎？」

「傑夫的話很有道理。納蘭，妳願意試試嗎？」

「我可以試一試，但想必不太可能，不過至少我有把握讓他把檔案交出來。」

第四天上午，我又接通了李奧的頻道。果然不出我所料，他一口就回絕了我們的邀請；

不過大概因爲過足了癮，總算答應把昨晚偷走的檔案銷毀。但是他又說自知我們絕不再信任他，所以一定要我親自去監督銷毀的過程。

我遲疑了一下，回頭看看組長，他趕緊點點頭表示同意，我也就馬上回答李奧說沒問題，問他準備什麼時候讓我過去。李奧說隨時都歡迎，於是我便和他約定十六小時後準時到達。

結束通訊之後，我就趕緊搭總部的專車去嘉頓灣太空站，用最快的速度辦好一切手續，登上了每天定時飛往月球的客運太空梭。

奇怪的是現在我心中只感到無比好奇，一點都沒有緊張害怕的感覺。本來組長還擔心其中有詐，囑咐我一定要隨身帶著自衛武器；可是我卻對李奧相當有信心，根本沒有想要防備什麼。

十幾小時的旅程，在無聊與焦急中慢慢度過，我從來不曉得時間也能過得這麼慢。等到還剩三個多鐘頭的時候，實在是已經坐立不安熬不住了，只好把面前的電腦遊樂器打開，想找個好玩的遊戲殺殺時間。我將遊戲目錄查了一遍又一遍，最後還是決定跟電腦玩立體棋。奇怪的是我本來很拿手的，今天卻連最笨的一級都過不了關；一連輸了十幾盤，眞不知道怎麼回事！不過總算也消磨了不少時間。當我眼看就要贏一盤的時候，螢光幕上的畫面卻突然消失，換成了幾行機長的指示，請乘客們趕快關上電腦，繫好安全帶準備降落。

到了月球航空站以後，總部早就聯絡好了接應人員，所以一切倒是非常順利——在比約定時間還早十幾分鐘的時候，我已經從小型飛船中走出來，進入了李奧私人實驗室的入口氣閘中。

他的實驗室位在寧靜海市東部郊外，一個廢棄礦場旁的小山丘上，好像是礦場醫院改建成的，眞不知道他是如何找到這種地方。

我站在氣閘室門口，按照李奧的指示說出通行密碼，馬上就在門前的顯像器上看到他。

李奧滿臉笑容地歡迎我，叫我在開門之後踏上黃色傳動帶，然後就可以直接到達他的主電腦室。

我踏上傳動帶，抓住扶手，這才發現雙手都在冒著冷汗。等到站在主電腦室門口時，連額頭上也滲出了不少汗珠。我深呼吸了一口，伸手去按大門開關，然後鼓足勇氣慢慢走進去。裡頭的設備倒全都不陌生，只是奇怪整個房間沒有一張椅子，還有，李奧呢？

我開始輕聲叫他，可是一點回音也沒有，結果愈叫愈大聲，直到連喊了十幾聲之後才總算有了反應。

聲音好像是從揚聲器傳出來的，先是一段長長的嘆息，接著又靜默了好久，然後才終於開始說話。

「納蘭姐姐，妳終於來了，我好高興能見到妳本人。不過，就在妳剛走進來的時候，我却又有點後悔了……」

「李奧，這次又要搞什麼鬼？明明是你自己叫我來的，怎麼現在却說後悔了？」

「納蘭姐姐，我請妳來，眞正的目的，只是想要妳明白一件事——我會到處亂闖人家的電腦，實在也是不得已的，我的生活眞的太悶太無聊了！妳曾經問我，爲什麼不去參加一些社交活動……好吧！妳自己看看！我這個樣子，叫我怎麼去……」

我還沒來得及再回話，就看見前方的乳白色牆壁突然張開口，一個四四方方的枱子從裡頭慢慢滑了出來。枱子上面，喔！我的天！上面只有一個球狀的玻璃器皿，好像是個大金魚缸一樣。可是裡面裝的是什麼呢？裡面竟然是……竟然是……

「納蘭姐姐，我就剩下這麼多了。五年以前，我的身體因爲路吉氏症而萎縮得不得不放棄；唯一沒有受到病毒侵襲的，也就只有這團大腦了……」

我再也控制不住，全身劇烈地發抖，眼淚像泉水一樣唏哩嘩啦落下來，什麼話也說不出



口，只能拚命地嗚咽著。怎麼會有這種事情呢？怎麼可能呢……

「納蘭姐姐，我知道妳一直站在我這邊，可是我却總是惹妳生氣。現在妳知道了眞相，可不可以原諒我呢？我眞的不是故意要犯錯，可是如果不這樣找點刺激，根本就沒辦法活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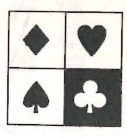
「我明白……我了解……李奧……可憐的……」

我忍不住走上前去，雙手捧住了玻璃球，拚命地放聲大哭起來。眼淚順著我的臉頰，一滴一滴都落到玻璃球上；我一面抽噎，一面用手輕輕把眼淚抹去，手指尖撫在光滑冰涼的表面，感覺竟然就像摸在李奧的臉上一樣。

忽然間聽見李奧大叫一聲——小心——我猛地抬起頭，面前的玻璃球却也在同一瞬間落到地下砸得粉碎，我甚至還能感覺有不少的汁液濺到身上……

「不——」

這是我記憶中最後一個片斷，然後一定就昏過去了……



現在時間是一點二十三分，白天還是晚上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妳已經完全清醒過來。不一會兒便聽見不少脚步聲，一個個熟悉的面孔也跟著出現眼前——亞瑟，傑夫，還有組長。妳正想要問他們自己如何回到這裡，沒想到組長却已先開口說道：

「納蘭，妳現在大概仍然感覺很虛弱，那是藥劑的作用還沒完全散掉，再休息一會兒就好了。」

「你說什麼？我不是明明已經到了寧靜海……」

「妳那裡也沒有去，全部都只是測驗的一部分而已。」

「測驗的一部分……你的意思是說，我一直都待在這裡，那這件任務也是假的！根本就沒有闖入者，根本沒有李奧這個人，那精神載波……也是你們在演戲……讓我自願接受麻醉，然後……」

「然後，妳就進入了電腦輔助的深度催眠境界。」

「我的天啊！從頭到尾，都只不過是……」

「都只不過是複合式的情境模擬，目的就是要測驗妳對特殊個案的臨場反應。」

「那我……」

組長並沒有立刻回答，卻先掏出一個小型麥克風湊到嘴邊，那想必是特製的扭聲器，傳出來的聲音竟然完全不一樣了。可是怎麼又好耳熟呢？妳一定在什麼地方聽過這個聲音！

「納蘭小姐，很遺憾，妳並沒有通過……」

妳終於想起來了，是那位心理測驗主考官……

頓時妳感覺全身一陣冰涼，實在是支持不住，只好在操作枱上又躺下來。休息了好久之

後，才能勉強站起身來，一句話也沒說，就自己掙扎著走到門口，靠著牆壁慢慢撐到自己房間，撲到床上，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場。妳感到心中充滿了羞辱和委屈——為了爭取這份工作，不知道花了多少時間和心血，本來以為終於克服一切困難，却再也想不到還有最後的測驗！妳實在太天真了，人家這個最後一招可是做夢也沒料到吧！算了！這種地方本來就不適合妳，還是再回學校去吧，好在那天沒有真向教授辭職。

妳總算想開了一點，趕緊起身洗把臉，就開始收拾自己的東西，打算趁早離開這裡。等到都弄得差不多了，才想到眼鏡還留在操作枱旁；正在猶豫該不該回去的時候，門口的鈴聲卻突然響起，按下電鈕一看，竟然是組長站在門外。妳本想叫他走開，却又看見自己的眼鏡正舉在他手中，一時之間心中轉了好多個念頭，手指却不由自主地撥動了開門的掣鈕。

組長慢慢走進來，輕輕地把眼鏡交到妳手中，妳實在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只好順口說了聲謝謝。

「請接受我最誠摯的歉意，我絕不是故意要愚弄妳，實在只是公事公辦。我設計的這套劇本已經用了六年，妳還是第一位女性受測者。因為從來沒想到會有這種情況，也來不及重新設計另一個劇本，只好把原有角色的性別互調來配合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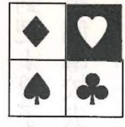
「在這幾天中，我一直用各種方法觀察妳的心理狀況與情緒反應，也許在某些方面，我對妳的了解甚至比妳自己還要清楚。妳沒有能通過測驗，絕對不是能力的問題，其實在很多地方，妳都表現得相當好，只不過妳心腸太軟，感情太豐富，所以實在不適合在ＳＤＩ這種組織裡工作。

「有件事情，是我自己的小秘密，在妳離開之前，一定要讓妳知道。當我準備為妳修改劇本的時候，突來的靈感讓我把李奧這個角色塑造成了當年的自己……妳大概不太容易相信

吧，因為我的個性實在改變太多了。其實，我十幾歲的時候，眞的就和李奧一模一樣；只不過後來在這種單位工作久了，難免不知不覺中就變得謹慎老成……我會把自己當年的性格放到李奧身上，也未嘗不是一種補償心理……

「是不是打算今天就要離開了？老實說，我眞有點捨不得妳走……」

「我們以後……是不是還有可能……有機會……再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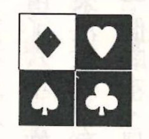


「組長……羅素先生，你放心好了，我絕不會怪你的。這份工作本來就不適合我，看來我還是應該回去作研究員……以後我會把你當作好朋友，我們竟然在這種情況下認識彼此，也眞要算是緣分了。」

「眞的，太好了！妳什麼時候有空，我有榮幸請妳晚餐嗎？」

「我想這個週末就可以，你來學校接我吧，我可以帶你去吃中國菜。不用穿得那麼正式，這樣子實在太老氣了。我們學校你知道嗎？我跟你說，你先過橋，開到甘迺廸飛航站，然後上678號高速公路，再接往東的495號，一直走下去，直到看見麥克阿瑟機場的路標後再下來，轉向北走97公路，大概再開十分鐘左右，就可以到學校的正門了。你車子能直接開進校園來，我的研究室在靠西的第三棟紫紅色大樓。週六下午五點鐘，我會坐在大樓前的長椅子上等你……」

「我一定準時到……」



……放鬆，放鬆，把全身都放鬆……

……

⊙頒獎典禮上張系國先生與代表葉李華領獎及致詞的曹毓彬小姐合影。

〔作者簡介〕

葉李華，雲南昆明人，民國五十一年生於台灣，台大電機系畢業，現在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攻讀物理博士，著有短篇小說「無盡的愛」（收於《無盡的愛—七十六年科幻小說選》，知識系統出版）等。

〔附錄〕 ⊙葉李華

得獎感言：盡情發揮自己的想像力

首先我要感謝張系國先生與中國時報創辦這個小說獎，讓我在這三年以來一直有一個努力的標的。其次要感謝各位評審的支持與肯定，使我今年終於達到了這個目標。現在，雖然已經很幸運地得了獎，卻仍然只是自己剛剛踏出的一小步，今後當會更加努力，為開拓中國式的科幻小說盡自己的一份力量。

參加時報／張系國科幻小說獎徵文，包括這次在內已經是第三年了，前兩年總是在抱著濃厚的希望之下擦邊而過。當時自然會感到非常失望，現在回想起來卻要感謝歷屆評審委員給我的磨鍊，讓我有不斷反省與檢討的機會，連自己都能感覺到慢慢在進步。

我個人的寫作年齡其實很短，是在一九八七年，服兵役的最後幾個月才正式開始的。不過在自己嘗試動筆之前，卻已經看過了不少名作家的精彩作品，其中對我影響最深的要算是張系國學長與倪匡先生——這兩位中文的「全能作家」，他們的所有作品一向都是我自修寫作的最佳教材與範本。此外還有很多各具特色的名作家，對我也都有很大的啓發與教益，我向這些前輩們學習了太多太多。

我一直都深深相信，**科幻小說應該是寫起來最過癮的一種文體**。因為它的時空背景以及各種角色的變化簡直是無窮無盡，無極無限，**可以讓作者天馬行空毫無拘束地盡情發揮自己的想像力**。我個人更覺得科幻小說總有一種不可言喻的魔力，讓我這個精靈古怪又離經叛道的腦袋可以得到最大的馳騁之地。有一次我的指導教授問我為什麼鑽研理論物理卻又喜歡寫科幻小說，我就毫不猶豫地指指他黑板上一大堆密密麻麻的公式說：「這些東西實在太嚴密了，我還有好多多餘的想像力沒法兒發揮呢！」我想這句話，大概就是我衷情於科幻小說的最佳解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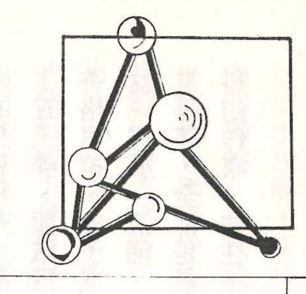
至於科幻小說到底能不能算是真正的文學，到目前為止全世界都還沒有定論。一般來說，西方的科幻就像台灣的武俠一樣，總是被正

統的、道貌岸然的文學理論家視為「成人的童話」，事實上這種看法多少帶有一點偏見。科幻小說不一定就是發生在幾萬年之後，遙遠冰冷的太空中，那些外星人大戰機器人的故事。廣義的科幻小說應該是結合了科學、哲學、歷史、宗教、神話與傳說，以及各種人文思想與社會科學的綜合文體，簡直可說是無所不包，無所不容。在中國的傳統文化裡，我們很容易就可以找出許多適合改寫成科幻小說的題材，而且保證比那些西方名作家，如艾西摩夫、亞瑟克拉克等人的點子還要精彩。比如說像張系國的長篇科幻史詩，「城」三部曲的前二部——五玉碟、龍城飛將，還有短篇的傾城之戀、香格里拉、望子成龍、陽羨書生；倪匡的聚寶盆、尋夢、活俑、極刑、通神、寶狐、黑白無常等等，全都是最好的例證。而且我們的中文科幻作家，往往不以講一個有趣的科幻故事為滿足，而是用非常認真的態度，以正統小說的技巧與筆法從事科幻文學的創作。所以我相信，至少在台灣，我們絕對可以將科幻小說慢慢帶進文學的殿堂，而這也正是我們這些醉心於中文科幻創作的少數民族最大的心願。

根據我個人的觀察，總是感到西方與東洋的科幻小說已經走到了窮途末路，再變也變不出什麼新的花樣了；而我們中國式的科幻小說卻正在蓄勢待發，潛力無限。希望經由每年舉辦的科幻小說獎徵文，以及現在《幻象》雜誌的創刊，能夠發掘出愈來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為中國式的科幻小說開闢出一條我們自己的路！

（節錄自七十九年一月二日頒獎典禮致詞）

⊙許順鏜 圖／林崇漢



傀儡血淚

成功地將武俠與科幻結合在一起。——張系國

其實是一篇顛覆武俠小說的作品……筆調是徹底的武俠，但暗藏玄機，這種對文體本身的破壞，即是一種閱讀的趣味。——詹宏志

北風勁吹。西方，落日張著血色大口。

官道上不見人影。

北風依然猛吹。風聲中夾帶著達達馬蹄聲，打破了曠野中的寂靜。只見得官道上一匹墨綠色的駿馬向南奔馳而來。馬上那人亦是一色墨綠勁裝。馬行甚急，綠衣騎者卻不執轡，左手搭弓，右手拉弦，在斜陽映射下有種說不出的詭異。

途經驛站，馬馳卻不稍緩。馬上那人一箭射出，劃過長空，正射中驛站前的路標。箭未停擺，一人一馬已飛過路障。驛長知是信差，也不攔阻。頃刻間人與馬已不見踪影。稍後，蹄聲亦寂。

驛站中人也沒瞧見官道旁長草中立著一人。正確地說，長草中立著的只有一人。那人身材十分高大，一襲灰色長袍只能掩至膝蓋。長袍下是一雙裸露的粗壯小腿，足上並未著靴。他卻好像絲毫未覺北風的寒凍，臉上神色木然，但是眼神深處似乎有些微火花一閃而逝。若不貼近，旁人會以爲這人只是一木塑玩偶，想像不到他也會呼吸。

大漢的右肩上坐著一長髮少年。少年亦是一身灰色打扮，長袍卻蓋過脚底，以致他必須將袍身反折，用一條長索繫在腰際。很容易可以想像，這兩件長袍原是同等大小，也許還是從同一家農舍偷來的。

少年在大漢耳際低語道：「那是三大家族的信差。好戲上場了。我們跟過去看看，阿山。」

大漢帶著少年躍出草叢，在官道上疾奔。驛站的人只瞥見一團灰影掠過，他懷疑是自己眼花了。

一 血……

京師之中，謠言紛飛。有許多江湖豪客湧入京城，因爲他們聽說「傀儡神經」出現在京師。也有許多平民紛紛下鄉避難，因爲他們聽說京師出現了冷血殺手。更有些平民額首稱慶，因爲死的都不是什麼好人，他們直接或間接都壓迫過這些平民。

事實是三大家族中的朱家，一夜之中死了十三條人命。死的都是朱氏家族中的首腦人物，包括朱家莊的莊主朱河。這些人的死狀甚慘。十三人身上的傷口完全相同。胸口上一個深達一寸的血掌印，臉上的傷口甚至不能稱爲傷口，看起來像是被人一拳在臉上打出了一個血洞，問題是：誰有這麼大的力氣？

有個謠言開始流傳出來：殺了這些人的是——傀奴。只有傀奴有這麼大的氣力，能一拳把人打成這樣。但是數千年來，人們都知道一件事：傀奴不可能傷人。沒有人知道爲什麼，數千年來卻從未傳出傀奴傷人的事件，更何況是殺人？

儘管人們知道傀奴不可能傷人，但是恐懼就像流行病，數以萬計的傀奴受到鞭笞，爲了找到所謂「發瘋的傀奴」。人們開始對傀奴的來源感到興趣。數千年來，傀奴的買賣一直操縱在京師五大家族的手裡。傀奴的來源一直是

五大家族的秘密。但是因爲這樁血案，人們開始感到興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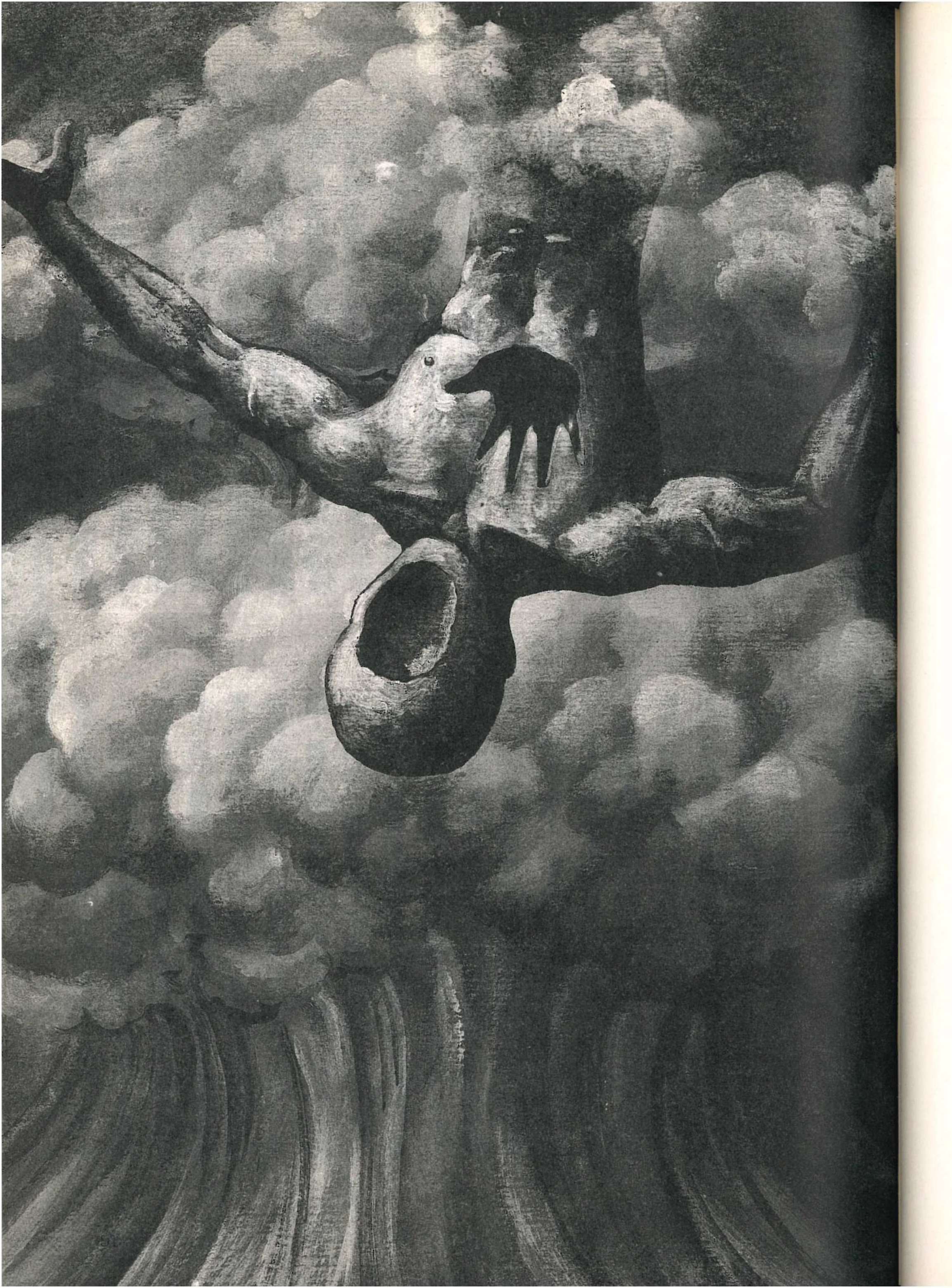
就在此時，另一個傳言引開了人們的注意力──「傀儡神經」出現江湖了！

有個傳說似乎是自有傀奴起就存在著。每個人都知道傀奴的氣力大過常人十倍，每個人也知道傀奴聽從人的使喚，從不抗命。但是每個人也都知道，傀奴不會聽命去傷人。許多人都聽說過古代的英雄傳奇，傳說中的英雄能飛簷走壁，高來高去，甚至在一個傳奇中還提到一個英雄以手勁發石頭打死了快馬馳逃中的暴君。可是每個人却也都知道現實中這種人並不存在。但是傀奴却有這種能力。一些無聊的史家甚且聲稱傀奴是這些古代英雄的後裔。無論如何，在人們能記憶的年代以前，在江湖中行走的人就已攜傀奴隨行，一以防身，一以襲敵。因爲傀奴雖不能傷人，却能抵禦敵人攻擊，甚且減緩敵人行動。於是很自然地，人和傀奴的聯合發展出無數的殺人招數。古代的傳奇又開始重演。武林門派林立。吃人血的歷史仍不斷發生。他們仰賴的，是五大家族的鼻息。儘管如此，傀奴仍不會主動殺人。可是有個傳說提到了一本書。這本書提到了一種解脫傀奴桎梏的方法，它可以提昇傀奴體能到數十倍，甚至叫傀奴去殺人。也許先賢培子說「知識即力量」指的就是這本書。這本書就是「傀儡神經」。

雖然數千年來從未聽說過這本書的下落，大部分的人也不相信有這本書的存在。但如果殺人的眞是傀奴，會不會是因爲有人獲得了這本書呢？

三大家族的另外兩家，趙家和亨利家都相信這個傳言。

朱家莊在漆黑的夜裡散放著暗淡的幽光。幾千年來朱氏家族早已習慣這種光線。他們也早學會不去問爲什麼，因爲沒有人知道。他們只知道除非接連十幾天不見陽光，他們並不需要在夜裡點燈。



朱家莊的大廳裡聚集了許多人，正確地說是許多人和許多傀奴。其中半數是趙家和亨利家的人。餘下的是一些知名的江湖人士和他們的傀奴。這些人是受到邀請而來的。有的是來看熱鬧的。有的是來仗義執言的，只不過尚不清楚要仗什麼義執什麼言。有的則認為這事必和「傀儡神經」有關，是來混水摸魚的。廳上各人面色凝重，似乎沒有人願意先開口。

大廳的屋頂是一片巨大的玻璃天窗。這夜天空一片清朗。天上的星座清明可辨。北方的天空子午線上，極星閃耀。據說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古代，這顆星並不叫極星，也不在現在的位置。她從前的名字叫織女星。牛郎和織女因為兩心相愛，怠忽工作，天帝一怒之下，把織女放逐到天頂湖心的島上。天頂湖面波濤洶湧，不能行船。牛郎見不到織女，只能牽著牛隻，日夜繞著湖周打轉，希望能感動天帝，織女也只能日夜望湖興嘆，為牛郎編織耕衣。這是一段動人的愛情故事。

但是朱家莊的場面並不動人。

傳說五大家族都是古代術士的後人，每個家族都有不為外人所知的法術。雖然朱家已元氣大傷，但沒有人知道朱家莊裡有些什麼不為人知的事物。傳說和死氣在這些江湖豪客的心裡蒙上一層恐懼的紗幕。

最後還是亨利山莊莊主亨利光先開的口：

「諸位好友，今天在座諸位都是應本人和趙莊主的邀請來到這裡，請帖上並未說明原因，諸位好友定然滿懷疑惑。但是我本人雖然是發帖人之一，事實上我和諸位一樣滿懷疑惑。趙莊主才是這次聚會真正的發起人。大家可以猜想得到，既然地點是在朱家莊，聚會的原因定然和朱家莊血案有所關連，但是趙莊主定要在諸位好友面前才肯說出原由。既然諸位好友都已到來，我想趙莊主定然有話要說了，另外，朱夫人要我轉達她的歡迎之意，只是婦道人家不便出迎。」亨利光說完，眾人把目光轉向趙家莊莊主趙高峯，但又忍不住回頭多看

亨利光一眼。亨利光的長相和常人不同，金髮碧眼，身軀高大。據說他們的遠祖來自極西，亨利的意思也許取自易經中的「元亨利貞」，但是沒有人到過極西，不知真假。

趙高峯緩緩說道：「亨利莊主方才說過，今天本人請諸位好友來此齊聚一堂，定然和朱家血案有關。他說得沒錯。當綠馬送來命案的消息後，我很快就趕到了現場。我不願再回憶當時的情況，那種事不是人能做得出來的。大家在江湖上行走，殺人放火的事也見過不少，但是殺人不過頭點地，有什麼理由要把人的臉打成稀爛，還在胸口留下一個一寸深的血掌印？要是讓我找到這個沒有人性的兇手，我絕不會讓他死得痛快。」說著他目光一凜，掃視過在場眾人，許多人感到不寒而慄。趙高峯又說道：「諸位好友大概也聽說過有關『傀儡神經』的謠傳了。不錯，這樣的事，只有傀奴做得出來，也就是說，無論誰是兇手，他的手中必定握有『傀儡神經』。今天的聚會就是要把這個握有『傀儡神經』的兇手找出來，以免他繼續為害武林。」

一位老者突然問道：「趙莊主的意思是，兇手就在這大廳之中？」

「不錯！」趙高峯斬釘截鐵地說道。大廳上群情竦動。每個人都疑懼地望著其他人和他們的傀奴。

亨利光說道：「這件事十分重大，難道趙莊主手上有什麼證據嗎？」

「當然有！」趙高峯瞪著亨利光說道。

「什麼證據？」亨利光懷疑地問道。

「諸位應該知道，朱家莊有位妙手神偷朱鎖。他在這次血案中也不幸喪命。但是在我趕到現場時，我發現他左手緊握，似乎藏著什麼東西。我翻開他手心一看，是一把鑰匙。」

「什麼鑰匙？」眾人問道。

「我想亨利莊主應該知道。」趙高峯說。

「我想我猜得到。」亨利光說道：「是傀儡屋的鑰匙。而且是我手中兩把之一，是不

是？」
「不錯！」
「所以你才會那麼肯定兇手在這大廳之中？因爲你認爲我就是兇手？」亨利光問。
「不錯。那把鑰匙一定是朱鎖在死前從兇手身上偷來的，而兇手，就是你。」趙高峯指著亨利光說道。
「什麼傀儡屋？」先前那位老者問道。
「那是生產傀奴的地方。」
「怎麼生產？」
「這你就不必問了！」趙高峯瞪了老者一眼，老者不敢再發一言。刺探三大家族的秘密會惹禍上身的。
趙高峯又說道：「傀儡屋共有五道鎖。從前五大家族各執一把鑰匙，但唯恐遺失，每一家族都握有另一家族的一把鑰匙，以便遺失時複製，所以鑰匙共有十把。自丁家被抄家，劉家沒落之後，傀儡屋換裝了三道鎖，三大家族各執二把鑰匙。朱鎖手上那把就是朱家和亨利家共有的。」
「但是我的兩把鑰匙都還在身上。」亨利光拿出兩把鑰匙說道。
「這不能證明什麼，你自己定有備用鑰匙！」趙高峯說道：「我想事到如今，你自己做過什麼，自己該要承認了吧？」
「我什麼都沒做，要承認什麼？」亨利光道。
「你還想狡賴？我還有一件事要問你。十六年前劉家莊那件案子是不是你做的？」
「哈！你倒想把所有的罪過都推到我頭上來了？十六年前劉家莊主劉德的死，衆所皆知是丁家莊主丁雨山所爲，與我有何干係？」亨利光道。
「丁雨山被捕時，說是劉德偷襲他，却被丁家手下的傀奴一掌打死。當時沒有人信他。那時我們覺得丁雨山下手太狠，除了打死劉德之外，還把他的內臟搗得稀爛。所以我們沒讓他死得太痛快。現在想起來，也許我們怪錯人了，既然你手中握有『傀儡神經』，你就可以叫傀奴殺人。」
「放屁！放屁！」亨利光怒道。
人群中突然傳出一個細嫩的聲音說道：「趙莊主的尊口可不像某些人有那麼多用途！」廳上衆人聽了不禁失笑，却又馬上禁聲，生怕惹惱了亨利光。
亨利光循聲望去，見到說話的是個灰衣少年，面貌依稀在哪兒見過，他瞪了少年一眼，却發現少年也在回瞪他。
這時，趙高峯又說道：「你還有什麼話說？」
亨利光不再理會少年，說道：「你想想看，如果是我殺了他們，我會傻到在他們身上留下血掌印，讓人懷疑是傀奴幹的嗎？而且，我爲什麼要殺了他們？」
「因爲你想獨吞五大家族的事業。先是劉家、丁家，再來是朱家，接下來就是我了，不是嗎？」
「這未免太可笑了，如果我眞有『傀儡神經』，我大可用來直接對付你們，犯不著這樣拐彎抹角。況且我自說我沒做，鑰匙是你栽的贓，你又怎麼說？」
「你以爲我會沒想到這節嗎？你身上有『傀儡神經』，我自然必須有方法制你才敢來。你且使力看看。」
亨利光發現自己一點力氣也使不出來。
「你……你使了什麼玩意？」
其餘衆人發現自己也是氣力全失。只有趙家的人不受影響。他們開始後悔來到這個地方。
趙高峯說道：「諸位好友不必猜疑，今天找諸位來就是爲了討回公道，要諸位作個見證。這只是一種無色輕煙，會使人暫時失去氣力，待得這事有個了結，自會給諸位解葯。」
衆人聽了才寬了心。趙高峯又道：「我再放出一些輕煙，就會叫你說不出話來，到時你縱有『傀儡神經』亦無法使喚傀奴。」說著做了個

手勢。

「慢著！」亨利光叫道：「『傀儡神經』確實在我手裡！」

「你承認了！」

「不！那些人不是我殺的！『傀儡神經』在我腰帶裡，拿出來看。看在五族祖先份上，你只能一個人看，看過之後，你會知道我沒殺那些人。『傀儡神經』只是一本廢物！」亨利光道。

一本廢物？可能嗎？這本傳說中的奇書……

傀奴拿了『傀儡神經』交給趙高峯，在趙高峯翻閱經書時，廳上衆人一點聲音也不敢發，似乎怕打斷了趙高峯讀經。這本聞名千年的經書終於活生生地出現了。只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未免有些詭異。

趙高峯讀完經書，沈思了許久，大廳的空氣似乎凝結了。

趙高峯打破沈寂，說道：「這是眞的？」

「眞的！我可以賭咒！」亨利光道。

「那麼我想我們該把它燒了，以免留下後患。你同意嗎？亨利莊主。」

「我不同意！」一陣長嘯回答道。

說話的不是亨利光。

聲音來自廳門口，衆人回頭望向廳門。許多人一臉疑惑，因爲他們不認識門口的這些人，但認識他們的人卻都一臉驚恐。

「你……你……」這次輪到趙高峯發現他一點氣力也使不出來。

說話的人是朱河—朱家莊莊主。在他身邊則是另外十二個死者和他們的傀奴。

這是怎麼回事？大概只有朱河知道了。

這一群「死者」緩緩走入大廳之中，也許是因爲驚嚇過度吧，廳裡沒有人說話。

死者朱河說道：「見到我十分驚喜吧？諸位！感謝諸位大老遠來祭拜我，可惜沒能如諸位所願，我沒死！」

「您老福大命大，自然長命百歲了，誰會

認爲您死了呢？」一位富商打扮的中年人說道，其他人對他怒目而視。那少年罵道：「無恥！」

「先別動氣，小朋友。」朱河說道：「有恥無恥，反正一死，今天在場諸位都逃不過，就讓他無恥一番又何妨？」

大廳裡仍然一片沈寂，每個人都知道自己命在旦夕，但是氣力全失，又有什麼辦法可想？

「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趙高峯問道。

「沒錯！」朱河笑道。

「我錯怪你了，亨利莊主。」趙高峯歉疚地說道。亨利光却沒回答。

「客氣話留到地府去說吧。」朱河道：「我想你們大概可以猜到一些事了，但不是全部。爲了讓你們死得明白，我就源源本本地說！先說十六年前的事吧。丁雨山那小傢伙，做了幾年傀奴生意，却想收手不幹，放著這麼好的生意不做，那是他自己傻不打緊。萬一他把傀奴的秘密說出去，大家不是沒飯吃了嗎？嘿，搞不好，五大家族的項上人頭都不保了。幸好這傻小子太信任我，頭一個告訴我。諸位知道這秘密是什麼嗎？不告訴你們，你們會死不瞑目。你們知道傀奴的原料是什麼？是人！和你們活生生一樣的人哪！送一個人進傀儡屋，出來就是一個傀奴，這種生意多好做，你們做了這麼多年人肉生意，死了也是罪有應得，不該不瞑目吧？」最後兩句話是對亨利和趙二人說的，二人低頭不語。朱河又道：

「原料哪裡來？傀奴也會生產，你們知道嗎？可是產量不夠，外面要的傀奴那麼多，怎麼辦？出去抓啊！一個又哭又鬧的小孩送進去，出來又乖又聽話，這不是很妙嗎？可是丁雨山竟想收手不幹，他心軟吧？心軟也不能弄得大家沒飯吃啊！你們說，是不是？」衆人被這個事實震驚得一句話也說不出。朱河繼續說道：

「虧他做了幾年生意，竟然連人和傀奴都分不清楚。我派了一個手下假扮傀奴待在他身

邊，他居然看不出來。我又把丁雨山要收手的事告訴劉德。莽劉德跑去和丁雨山吵了起來。我的好手下找到機會一掌結果了劉德。待丁雨山驚慌逃跑，他把劉德內臟搗得稀爛，又把原來眞的傀奴送回現場。這不是很完美嗎？」廳上沒有人說話，衆人只希望朱河繼續說下去，時間愈久，也許會有轉機出現。朱河原本長相猥瑣，此時他面露笑容，更形詭異，他又說道：

「再說十六年後吧！聰明的趙莊主想得到亨利莊主可以複製鑰匙，却忘了我也可以。那把鑰匙原就是我的啊！其實也難怪他，誰會想到是死去的那人動的手脚呢？你們只知道傀奴不能傷人，却不知道變通。我把人用草蓆包起來，叫他們用力朝臉的部位打，他們只會以爲像打麵粉一樣，不是嗎？」有人尖叫了起來，趙高峯恨恨地瞪著朱河，朱河不理會他，又說：

「那些衣服騙過了你們。我原沒想到要陷害亨利莊主。許久以前我就知道『傀儡神經』在亨利家。但是祖父早告訴我那只是廢紙一本，我只想騙得你們狗咬狗。但是有一件事很奇怪，我把現場佈置好了之後，第二天，那些屍體身上居然又出現了血掌印，我不知道是誰開的玩笑？也許就是亨利光。如果『傀儡神經』不是廢紙，我要它！趙莊主，現在該把『傀儡神經』交給我了吧？」他走向趙高峯，突然想到什麼，又對亨利光說道：

「告訴我，亨利莊主，血掌印是你留的嗎？」朱河轉身面對亨利光，不防背後却有一團灰影衝出，那團灰影奪過趙高峯手中的經書，却因氣力不繼，跌坐在地。朱河反應迅速，抽出長劍指向那灰影，那灰影原來是方才的灰衣少年。朱河背後却又有一灰影竄出，也是一劍指向朱河後心。朱家莊的人把灰影團團圍住，這灰影是一灰衣大漢，雙脚赤裸。

這一下兎起鶻落，形勢改換，沒有人知道這少年又是什麼來路？

朱河側身回首，見是一傀奴，便叫衆人退下，說道：「他只是想保護主人，沒有能力傷

我。」又回頭對灰衣少年問道：「你是誰？我似乎在哪兒見過你？」

灰衣少年笑道：「那您大概是記錯了。」

「不！我一定見過你！」朱河堅持道：「等等，我想起來了，那人笑起來的樣子和你一模一樣。你是丁雨山的兒子？不！是丁雨山的女兒？差點又被妳唬過了。」

「丁雨山的女兒？」亨利光和趙高峯同時失聲叫道。

「不錯！我是丁雪，丁雨山的女兒。」灰衣少女傲然說道。

朱河似乎又想到什麼，問道：

「血掌印是妳留的？」

「沒錯。」灰衣少女道。

「爲什麼？」

「爲了這本『傀儡神經』。從我懂事以來，我心中時刻記著的，只有一件事：三大家族殺了我父母，滅了我們丁家，我要報仇！這半年來，我一直注意著你們的一舉一動。當朱河開始佈置這樁命案時，我知道報仇的機會來了。但是亨利光一死，也許我永遠也找不著『傀儡神經』。所以我在每個屍身上留下一個血掌印，我知道朱河一定會找到這本書，否則他絕不會安心的。」丁雪道。

「你沒聽到趙高峯說的？『傀儡神經』只是一本廢物。妳要它做什麼？」朱河問道。

「我當然知道『傀儡神經』對學武之人而言，只是廢物，否則你我的祖先怎會安心讓它留在亨利家？但是它却可以解答我的一些困惑。反正你已身敗名裂，留著這本書也沒什麼用了。」

「身敗名裂？」朱河哈哈大笑，說道：「妳以爲妳可以活著走出去嗎？」

「要不要試試看？阿山！」少女叫了大漢一聲。

朱河突然覺得背後一涼，大漢的長劍刺進了他背後一寸。也虧得他老奸巨滑，先是一驚，然後又哈哈大笑起來。朱河笑道：

「好！好！眞是報應！小女孩，妳學得蠻快的。後面這位仁兄一定不是傀奴。」此時朱家家丁距他已遠，搶救不及。

丁雪冷笑道：「我原以爲是三大家族合謀陷害我父親。現在才知道原是你一手安排的，只要殺了你，我就能爲我父母家人報仇了。」

「慢著！」朱河急道：「殺了我之後，妳以爲妳逃得了嗎？」

「我盡量試試看。阿山！」丁雪又叫了大漢一聲。大漢一劍平伸，劍身由朱河背後刺穿胸前。

朱河一臉驚恐化爲憤怒。

丁雪又道：「回頭看看你身後，你知道我走得掉的。」

朱河看著阿山。一臉憤怒又化爲驚恐：

「你……你是傀奴？……傀儡……傀儡……神……經！」朱河跌落在地，已然斷氣。

這次他眞的死了。

「不是『傀儡神經』！」丁雪望著朱河的屍首道：「阿山從小陪我玩到大。當你們來抄我們丁家的時候，他突然發狂地抱了我逃了出來。他現在甚至能陪我聊天。不是『傀儡神經』。我要這本書就是想知道阿山爲什麼會有人性？其實我又何必知道呢？我永遠也不會知道你們爲什麼會這麼沒人性……阿山！」這時朱家衆人蜂擁而上，丁雪突然一喝，阿山頃刻便把圍上來的朱家莊人全繳了械，並打倒在地，因爲他是個能殺人的傀奴。

丁雪又叫阿山把所有朱、趙、亨利三大家族的人全綁了起來，然後對廳上衆人說道：「諸位前輩，你們今天知道的事太多了，一個時辰之後，大家的氣力就會恢復，三大家族的人暫時無法對你們不利！請諸位好自爲之！阿山！」

二　淚……

灰衣大漢肩負了灰衣少女昂然走出大廳，抛下了所有仇視和感激的目光。

大雪覆蓋了整片山谷。

山谷中只有一座小屋頑強地抗拒著西北方灌入的風雪。小屋的北面幾乎已全爲積雪掩蓋。

這個地方叫做長江三峽。

據說許久許久以前的古代，這兒原是一片奔流的大江。江岸市鎮雲集。現在的三峽水不復奔流，市鎮早已不見踪跡。由於長年積雪，平日人跡罕至。這也是丁雪選擇此處隱居的原因。

小屋之中，柴堆熊熊燃燒著。

從朱家莊回來之後，丁雪已把「傀儡神經」讀過了幾百次。這本傳說中的奇書封面已破爛不堪，只約略可以辨認出「傀儡神經」四字，令她覺得奇怪的是：第一頁又把書名和作者寫了一次，而且書名並不是「傀儡神經」。書名是：

傀儡神經網路結構分析

作者的名字也很奇怪，叫：

亨利・貝克博士—中美聯大教授

這麼長的名字，也許是亨利家族的遠祖吧？

第二頁是一段楔子，楔子之後幾乎全書都是一些奇怪的圖形和符號，有幾個人形，但絕非拳譜。

丁雪能看懂的，只有楔子的文字，因爲年代久遠，許多字體也看不懂，她只能了解楔子的部分內容。其餘的，也許永遠不會有人了解了。

她已讀過百次，這是她第一次讀給阿山聽。

「阿山，這部分和你有很大關係，注意聽喔！」

阿山只是微微點頭。

丁雪也知道阿山不可能懂得楔子的內容，仍自顧自地讀下去：

我滿懷罪惡感地寫下這本書。雖然我不知

道遙遠的未來有誰會看到這本書。但我希望他能看到這個楔子。我希望他能對我身處的環境有所了解。我不想爭辯，我有罪。但我希望後人知道我是在什麼情況下，為了什麼而犯下這種滔天大罪。

在一場空前的核子戰役之後，我們這些人類的孑遺在作著垂死的掙扎。可笑的是，在鉛板包裝的城市中，我們卻仍必須依賴核能生存。放射性元素的存量日漸減少。鉛板外面數十公里就有豐富的礦藏。我們派出過探險隊，從未有人生還。據我估計，至少要到千年之後外面的放射線才能容人短期暴露。如果沒有新的放射性元素來源，我們遲早要死在這鉛城之中。我不知道鉛城之外還有沒有人類。也許當我們死了之後，人類就此滅亡了。任誰都不願如此。我還有選擇嗎？

我們需要一種強有力的智慧生命，能跋涉過數十公里的險惡環境，帶回放射性元素。目前任何已知的人工智慧都不能做到這個工作。即使是用超微積體電路想要模擬出足夠的智慧，所需要的元件體積都還大過這個城市。我們嘗試過各種方法，甚至包括移動整個城市。但是，沒有一個有效！

我只剩下一條路可走，大自然已提供了完整的電路—人腦。數以億計的腦細胞原已形成了高度的智慧，但是它不適用於目前的情況。我可以改變它。天知道上帝為什麼要這樣折磨我；核戰之前，我已用猴腦作出成功的模型。如果人類能善待動物，如果在核戰之時，他們能不因為人工合成食物的研製成功而把多數動物拒在鉛門之外，如果他們能容一對猴子留存下來，我就不必犯下這個大罪。我永遠記得在鉛門外，山姆和露莎與我分別時那種悲戚的表情。豬腦和馬腦有什麼用？

我沒有選擇，我不能坐視人類滅亡。我可以造出強力的人種，完全聽令、有足夠的判斷力，我可以強化他們的肌肉到數十倍，我可以把一切不適用的機能完全停止。他們的壽命會

很短，但是只要他們能活一天，那就夠了，一天就能把我們需要的能源帶回來。

唯一能讓我用來安慰自己的理由是：我所使用的人是個奴隸，一個比豬狗還不如的奴隸。這是個很可恥的現象：在這個只有一萬人口的鉛城裡，居然還維持著戰前的奴隸制度—一些人不認為另一些人有和他們平等的生存權利，沒有他們卻又無法生活。剝奪他們的知覺，讓他們為人類的延續作努力，也許比讓他們接受非人的對待還人道些。這是我唯一的藉口，但我知道這不成理由。人類給過他們些什麼好處？

我不知道如果人類能生存下去，這個新人種會受到什麼樣的對待。我衷心希望他們不再做這種事，讓這個人種從世界上消失。但是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美國南北戰爭之前，白人早已知道黑人和他們一樣是人，卻還為自己找了各種理由—把黑人視為劣等人種，因為他們已習慣了擁有奴隸的生活。如果人類能生存，這些新人種一定會被視為財產，他們的後代一定會再被改造成新人。天啊！我做了什麼？

但是還有另一種可能性。醫學界發現腦部缺陷的人，甚至空心腦球的人，他們的新皮質仍可能發展出正常人的各種知覺。如果人類長久把這個人種視作奴隸，遲早他們的新皮質未被使用的部分會發展出正常人所有的功能區。他們會開始形成情感：哀傷或憤怒。可怕的是他們具有超人的體能，有一天，如果他們知道了自己受到的待遇，他們會怎樣對待舊人類呢？

天啊！他們都是我的子孫啊！上帝饒恕我！不管你是誰，你看到了這篇楔子，告訴他們快快停止，不要自取滅亡。

「阿山，你聽得懂嗎？」

阿山搖搖頭。

後記：傀儡戲後台

夢裡的棚子似乎是小時家後門廟前搭的。演的是布袋戲。

夢的鏡頭對著後台平躺的一排布偶，有許多熟悉的臉孔：劉三、二齒、史豔文……。有具布偶長得十分奇異，但夢中的我說不出奇在那兒，直到有個小孩指著這具布偶笑道：布袋戲尪子戴目鏡，我才想起一張熟悉的臉孔，那是以撒・艾西莫夫。白色寬長鬢，厚黑框眼鏡。

我不會記錯的。

接下的問題很簡單，在夢裡我也不會忘了問：你怎會在這裡？布偶笑著反問道：難道方才演出時你沒認出我？夢中的我努力回想。方才我確實見過他，但是布偶的穿著，看布袋戲的習慣瞞過了我的腦筋。我忽然想起了一個故事。故事的背景其實類似衝鋒飛車隊(Mad Max)，不過敘事的手法卻令人想起武俠小說。

難道人真的是語言的階下囚？其實不是的，布偶安慰我道：上一次當學一次乖是一種學習的基本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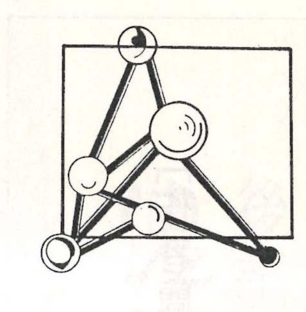
但是你仍未告訴我你爲何在這個舞台上出現？你並不屬於這裡。

布偶笑得更甜了：你確定是我侵入了你的領域而不是你走進了我的世界？別管方才那齣蹩腳戲了。那又是一個餌，一個蹩腳的小子寫的。你有個更好的機會來看看我的世界，不要放棄。過來見見我的朋友們。

語言的習慣是一種成見。我這樣說我的故事，又有何妨？

〔作者簡介〕

許順鏜，民國五十五年生，臺灣省嘉義市人，現就讀於臺大電機研究所，著有短篇小說「混沌之死」（收於《七十四年科幻小說選》，知識系統出版）等。



〔科幻獎精選〕

魔方監獄

⊙孫占森　圖／林崇漢

妙趣橫生，設計甚至比《一九八四》還好。
——張系國

橫想極佳。
——倪匡・詹宏志

一

竟然沒人！是不是搞錯了？今天不是對自己的審判日或者把自己送錯了地方。應該有記者、團團圍住自己的記者，手拿照像機和話筒的記者。應該車水馬龍水泄不通。應該喳喳咔咔呱呱。應該喊了咕咚嗆！

程紅衛疑惑地看著押送他的警察，夢裡般地咕噥：「怎麼？」

「什麼『怎麼』？」警察苦著臉反問。他便秘已久了似地。

「是今天，是這兒嗎？」程紅衛又問。

「你眞囉嗦！如人所說『上個世紀不可奈』！你邁著三等軍人的步伐往裡走吧你。」警察的臉更苦了。他用膽汁洗的澡。胃下垂。闌尾炎。顎部扁桃體腫大。

什麼爛七八糟的？你說的什麼意思？想，却沒說出來。拾階而上，照直走。脚後跟和頭髮梢兒都憤憤的。

醒來，你就認爲自己不一般，大約是個有

出息的人；怔怔地想一會兒，確認自己的確不一般，日後可能是有所成就的人。吃完早飯有人代表千百萬人鄭重其事地告訴你你不是一般凡人你就是個偉人奇人罪人犯人海底人外星人本來就不是人是人和大白菜嫁接的產物科學家沒有給你命名你却有人的基因……想必是哪兒出了差兒，否則不能就這麼悄無聲息地審判我。一週之前我是個轟動世界的人物啊！

——可不是？一九六八年去北京接受檢閱後，心身更熱，無法排解就去登雪山，不幸遇到了雪崩，有幸成爲中國第一個有科學研究價値的冷凍人。時年十九歲。「多眠」了一百二十年。如今解凍了，身心如初，一掌還能把人的鼻梁骨打斷，一般不？轟動世界不？當然；兩天前，這個無論如何說也是一百三十九歲的老翁却持刀強姦了一個十七歲芳齡的少女，一般不？能轟動世界不？我看亦「當然」。

程紅衛呀，你小子還用上個世紀的腦袋和眼睛看今天呢？我把實話告訴你滿足你的虛榮心吧——你的醜聞轟動世界了，這個時間裡幾乎全世界的人都屏息關注對你的審判呢。記者們把他們的採訪工具諸如照像機話筒早安放在法庭的門上窗上石階上樹枝上揷進你的嘴裡眼裡耳裡鼻裡肛門裡尿道裡肚臍眼兒裡。你想什麼說什麼看什麼聽什麼排泄什麼我們都知道。只是不問你什麼。當今對待你這類犯人不提任何問題。進入法庭你也別有誤解——沒有法官沒有公訴人沒有辯護人沒有陪審團更沒有旁聽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但對你的審判照常進行，你不會逃脫法律的懲罰。噢，對了，考慮你是一百二十年前的人，怕你不適應當代的審判形式，裡邊端端正正地坐著一個戴著假髮和假面具的人。他要用非常老成、鄭重、嚴厲又嚴肅的聲音審問你。可那不是他的聲音，是一架電腦的聲音，他才十一歲，你記住他才十一歲。話說回來了，就是讓一百歲的人審你，也不行。當今中國乃至全世界的審判全用電腦——法律規定的任何人也取代不了的電腦。電

腦是最公正公允精密無誤的。涉及到審判這類的事兒，非電腦莫屬。

總之你記住，你在呼吸二〇八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的空氣。對待任何事物，都要在你理解這類事物的參數前邊加上一百二十年。不要總大驚小怪怨天尤人一肚子不服氣老大不高興的樣子。全世界都在注視著你，你去受審吧，心安理得地受審吧。引用一句送你的警察對你說的話：「乖乖的，這對你有好處。」

二

程紅衛乖下來了。但本質地講他的「乖」該是疑惑、恐懼——他們這是在欺騙我！他們要作秘密的、非法的審議，要「逼供信」，要拷打我，要對我實行法西斯主義帝國主義修正主義！「要文鬥不要武鬥」嘛！準備幾段「語錄」，背誦出來和他們針鋒相對地鬥！

「被告姓名？」本來不該有的、年僅十一歲的「法官」問他。實際這小男孩兒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攻讀口形語專業的碩士研究生。

「程紅衛。」他高頻率地抖著右腿。這樣，就能和心跳合拍。

「原名和更改現名的時間？」法官問。

「程新源。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日改名為程紅衛。」

……法官又問了他籍貫、學歷等諸如此類的問題。其實這些問題早在四十五小時前就清楚了，讓他在這裡重新說一遍，不過例行公事而已。下邊的問題雖然也清清楚楚地記錄在案，人證物證俱全，有不可抵賴和翻案的意義，但是又問一遍，卻有很重要的法律價值，他必須更加老實更加乖地回答。他也意識到法官下問的至關重要性——這時，法官背後上方出現一個方大的銀屏。銀屏上有十八組曲線波兒在滑動。中央部分有六個桔紅色的方框，將顯示出一長串兒數字。現在每個方框內都是「0」。他媽的，這是要幹什麼？這個世紀才不可奈！此間的氛圍使他冷不丁地理解了押送他的那個警察說過的話。

突然覺得有人在問他或暗示他什麼。突然他覺得應該把事情的全部經過如實地說出來。好比神差鬼使。

「走出試驗室後，」程紅衛說：「他們給我一套房子。他們說，對我實行配給制。不用幹什麼——要幹什麼就幹什麼。我前思後想，既然我死而復生，開始生活，我要幹的第一件事就是結婚。是的，我要結婚。可是，二十二個女同志中沒有一個在徹底了解我之後同意和我結婚的。前天——對不起，我還不適應你們用小時計算時間的習慣，因此——前天傍晚，我接到了麗娜的電話，她說她閱讀了關於我的全部資料，生理和心理的一些數據她甚至能背誦下來，她基本同意和我結婚（銀屏上顯現出＋057008的數字），四十八小時之後再作一次最後的答覆（銀屏上顯現出－029071的數字）。她讓我用我屋裡的微電腦，按MNAC，再按9381643，電腦就能為我提供有關她的全部資料。我不明白什麼是『電腦』，請教機器人，才知道是那玩藝。就按。她就出現了。大多數我不懂，她的容貌我懂。尤其是後來顯現出她的各個方位的光身子彩色電影，使我不能自抑。我受不了這個，我要立刻抱住她（銀屏顯現出－382695的數字），我要幹『那個事兒』（銀屏顯現出－792846的數字）。我急切想結婚就是要幹『那個事兒』。現實使我逐漸冷了下來——只待兩天，一切不都妥了？可是她要變卦了怎麼辦？前二十二個女同志中，就有十九人是原先說得好好的，也是四十八小時之後給我最後的答覆之中變卦的。她們變得極快，不待讓我看到她們的資料就變卦了。她卻讓我看了。但這似乎不是使她不變卦的理由，這個世紀的人我琢磨不透。我們那個世紀的女同志讓男同志摸摸乳房，就肯定會嫁給那個男同志的，更不要說讓看光身子了。我又熱起來。決定去找她和她先幹了『那個事兒』。幹了『那個事兒』，她總不能再變卦了吧（銀屏上急速地顯現出兩組數字：一組是－358960；一組

是+176435∶最後是-182525)?我更熱了。心跳到嗓子眼兒了。我要馬上去她那兒。走到門邊我想，她要是強掙著不幹怎麼辦?那就嚇唬嚇唬她(銀屏顯現出-636278數字)。不管她是哪個世紀的人，她才十七歲嗎，就肯定怕嚇唬。怎麼嚇唬她?拿一把刀?就拿了一把水果刀，到時她不幹我就說不幹就殺了妳(銀屏顯現出-900053數字)!她保證就能幹。四十八小時之後就能不變卦而嫁給我。主意打定，我就去了她那兒……」

總之，程紅衛持刀粗暴地強姦了少女麗娜。他的每一個想法和動作銀屏上都有數字反應，很細很細。我想，那一天的《刑法》有一億六千萬字。「強姦罪」條就占四千多萬字。每個動作每一個想法都有一個刑量標準。那麼，該判程紅衛多少年呢?

「現在宣判開始，」法官說。銀屏馬上顯現出「72」——可沒嚇死程紅衛——媽呀，判我七十二年!法官接著說∶「本法庭根據你的犯罪事實，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6348條一款，7644條二款……之規定，判處你有期徒刑七十二天，即一千七百二十八小時。」

這可能嗎?可能的。「可能」和「現實」往往只有一步之遙，更何況實際上存在一個一百二十年的時空差了?

三

如入五里雲中飄飄忽忽把握不定啊!眞的嗎?犯了強姦罪才判了我七十二天?到了監獄門口，第三次咬了手指第三次疼，又見到了迎接他的監獄長，才知這不是在夢中。

監獄在哪裡?難道就是這座小木房嗎?有些不對頭。他們將怎樣對待我?抽皮鞭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兒還是往十指裡釘竹簽子?對了，他們要讓我度日如年，否則不能只判我七十二天。

監獄長却是一個挺和善的老頭兒。他是裝出來的。……往往給人以假相將其眞相隱蔽著。「您請坐，程紅衛先生。」監獄長微笑禮

貌客氣地說。他要裝得更像些，僞裝得更好些。坐就坐，終歸怎樣，狐狸的尾巴總得露出來。還叫「先生」，一派資修味兒!

「您認得這個東西嗎?」監獄長指著他手裡的一個上邊有不同顏色的方格子的正方體說。

沒見過。花招兒開始了。

「這是一種外國人發明的智力玩具。因爲它變化無窮，所以又管它叫『魔方』。『魔方』曾在上個世紀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風靡中國。您瞧，要想把六個面兒的方格子都變成一種顏色是很費勁兒的，需要智力需要計算。」監獄長邊說邊擺弄著魔方。

差點兒沒入迷。這時才容易上當受騙。跟他明侃算了，不讓他兜這麼大的圈子，不要讓他以爲我是個好唬的毛小子。就抽出一絲冷笑說∶「說痛快話吧，你們到底要把我怎麼樣!?」

「怎麼樣?依照法庭對您的判決，關您在監獄裡服刑呀。」

「服刑就服刑唄，幹啥給我看這破玩意!?」

「對不起——我說話是囉嗦一點兒，許多人都向我指出這一缺點，我力求克服和改正。我說話應該直率鮮明——請原諒。我給您看的是魔方，也是我們監獄的模型……」

「監獄模型?」

「是的，因爲這監獄是由魔方啓發而發明的，樣子又完全和魔方相同，所以又叫它『魔方監獄』。不過……」

「我被關在裡邊，像著了魔一樣，還是度日如年?」

「噢，請您不要誤會，這兩點都不是。相反，在裡邊您幾乎什麼都可以幹，吃飯睡覺洗澡看電視聽音樂讀書籍，裡邊還有花園公共娛樂場所彈子房高爾夫球舞廳，可以交朋友，甚至可以談戀愛，也可以結婚……」

「我記得有個人說，『好話說多了，好心

就少了！』」

「我眞不明白，您爲什麼對我們充滿疑慮甚至敵意呢？」

「你心裡明白！」

「不，我不明白。我在這裡當了十九年監獄長了，還是第一次遇到像您這樣的犯人。」

「我也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的監獄。我是上個世紀的人，這不假。可我就是原始人，也不讓你這麼耍我——你剛才說的那哪是監獄？監獄要是那麼好，不人人都渴望犯罪了嗎？」

「監獄好？監獄好什麼？再好也沒有自由啊！」

「還要什麼自由？你指的是外邊的自由？既然裡邊什麼都有，什麼都可以幹，雖還想外邊的自由？監獄裡邊要眞的像你所說的那樣，我發誓我一輩子也不出來！」

「您錯了。開始您會感到非常非常的不習慣，待您習慣了，您的刑期已經滿了。走出去一周，再讓您回來，以最優厚的條件邀您住進

去，您也不會答應的，這就是這類監獄之『魔』所在。」

「我不信，絕不信！除非每做一件事都被你們打一鞭子或讓高壓電流擊一下。打久了擊久了，打也不疼擊也不難受了，才習慣。走出去一周，又怕打怕擊才不想回來。」

「噢噢噢，得了，我還是帶您去監獄看看吧，到那裡對您一說，您就明白了。」

「我不是已在監獄裡了嗎？」

「不，我們監獄在一千一百一十二米高空呢。這裡是我的辦公室。」

又是扯淡！監獄怎麼在那麼老高呢!?

監獄長親自駕駛一架直升機。五分鐘後，他指著上前方對程紅衛說：「您瞧，那就是我們的第十六魔方監獄。」

果眞有個各種顏色方格子拼起來的正方體懸在那裡。眞他媽的奇了，上邊沒什麼吊著，下邊沒什麼支著，兩邊沒什麼夾著，它怎麼平白無故地懸在空中？又不像飛機什麼的有個大

輪子在轉動!?這個世紀的中國眞絕了!
直升機釘住般地停住了，打開艙蓋兒，程紅衛和監獄長像被什麼吸進了一個方格子裡。飄飄然有如仙人往來。
「瞧，這是您的房間。」監獄長指著這間寬大的屋子對他說。
啊?這就是監獄!華麗的床，浴盆、電視等等一應俱全。眞羞了帽兒了!眞要不挨拷打酷刑，又有花園娛樂場所，有可口的飯菜，在這裡別說待七十二天，就是七十二年也無所謂!
「你還要讓我明白什麼呢?」程紅衛問監獄長。
監獄長和善地笑了笑，按了門邊的一個按鈕，就有一個彩色的魔方不知從哪裡飛來了。無聲無息，懸懸地飄到監獄長的對面就懸停住了。監獄長伸手把它拿在手中，指著它對程紅衛說:「這個魔方和我在辦公室給您看的那個可不一樣。它叫『四維生活控制機』。一會兒我對上您的號碼，它就會在七十二天中一刻也不離開您。」
「我要它有什麼用?」
「哎——，可大有用處。您屋裡所有的東西您都可以拿用，但拿用之前，必須——舉個例子說，您想上床睡覺，床是乳白色的，是163號，那您就得按『四維生活控制機』乳白色163號方格子。」
「幹啥?」
「因爲您的床和另外一個人的床是相連的。您按了這個顏色的號碼後，那個人的影像就會清晰地出現在您就近的牆上。您就說想睡覺，徵得對方的同意，約定個時間，你們倆就可以同時上床睡覺。他要說再等一等，那您就只好等了。」
「我要是不等呢?」
「那可就麻煩了。你們兩人的床，像安放在翹翹板的兩頭兒一樣，他沒上床，而您上床了，就把他的床掀翻了。」

「然後他就憤怒地找上門來，對我大打出手是不是?打得我鼻青臉腫靈魂出竅是不是?省得你們動手了是不是?」
「不，不會的。通常對方不知道您住在哪間屋子裡。房間號碼不寫在門上，只有您自己知道。加之這所監獄的每個房間都不定時定向地變換位置，對方無法知道您在哪裡，無法找到您。」
「哈哈，有意思，那麼他只好忍氣吞聲了?」
「不，不然。他會在三十秒內報復懲罰您——他快速地把床放好，再猛地一坐，就會把您從床上掀下來。如果您滾到地上碰到其它東西，就會引起連鎖反應——在未告知未協同的情況下，您碰到的和其它房間相連的物品就會飛起來，人家又猛地將其放回原處，您房裡的那個物品就會飛起。您一滾，一定碰了不少東西，這樣您屋裡就會被搞得一塌糊塗，不堪言矣。」
程紅衛吸了一口冷氣——那就太可怕了!
監獄長看透了他的心迹，就微笑著說:「可是您要時時刻刻地想到他人，謹愼地不去冒犯他人，和所有的人保持一種關懷合作、協作的態度，您就會安然無事，愉快生活的。」

四

程紅衛不睏却有些累，就想坐在沙發上歇一會兒。要奔過去，好玄!地上有個綠色的菱形地毯，上邊標有「578」。一急，差點在沒按「四維生活控制機」上這個顏色的號碼的情況下而踏上去!這裡所有的地方所有的物品都有號碼，每動一動都得使用「四維生活控制機」，都得和別人商量、合作。就按，牆上就出現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她一團和氣地說:「您好!」
「您好!」程紅衛也不自覺地使用了「您」。這是一種什麼效應?
「您有什麼事兒?」
「我要去沙發上坐一會兒……我要踏上綠

色的菱形地毯……」

「好的，五秒鐘之後。」

「謝謝！」又是不自覺地客氣起來。看著錶，五秒鐘之後就大膽地踏上去。恨不得一下子砸入沙發裡，又冷不丁地想起還需打招呼，就又按。牆上出現個年輕的男人。又很容易溝通。坐下後，牆上影像不化，非常有禮貌地問：

「您是新進來的吧？」

「是的。您進來多長時間了？」程紅衛又問。

「九十八個小時了。」

「才四天多兩個小時？」

那年輕男人沒作聲，冷他一眼，影像馬上消失了。

看樣子他生我的氣了？爲啥？我也沒惹他呀？啊，剛才說了個「才」字？八成是。以後說話可得注意點兒，要不，得罪人呀。

不要動，一動就麻煩。就坐在這兒吧。專注於坐，不一會兒你就會坐累的，就想去躺。就要按163號乳白色方格兒，冷不丁發現床的顏色變了，成淡藍色的了：而且號碼也變了，是457號。才猛然想起監獄長曾交代過，這裡的一切說不定什麼時候就變了顏色和號碼，不要希圖記牢哪一物件的顏色和號碼就一勞永逸了。就去按淡藍色457號方格子。馬上，牆上就出現一位白鬚白髮的老人。老人慈祥地問：「小伙子，您好！您想……」

「我想躺在床上。」

「您生病了？」

「不，我只是想躺一會兒。」

「沒生病我勸您不要躺著，讀讀書，看看報。」

「不，我就想躺一會兒。」

「而我不想。我正在解一道數學題，剛有點兒眉目，我的意思是我暫時放不下手裡的事情，請原諒。要不，待我解完這道題我再通知您怎麼樣？」

「……好吧，看來也只好如此了。」程紅

衛毫無辦法地說。

坐下去眞太受不了了。很焦躁，去拿茶几上的那杯咖啡，險些把茶几上放的那個插著多梅的花瓶碰倒了。慌忙扶住。說不定哪次眞的碰倒它。花瓶不能放在這裡。把它挪個不易被碰著的地方才好。花瓶是白色的，上邊顯現的號碼是1784。就按這個顏色的這個號碼。牆上顯現出一個動人的少女。少女就甜笑地說：

「您好，先生，我能爲您做點什麼？」

「啊啊，我我，我……」程紅衛不知所云了。那少女俊美的容貌像一重鼓槌，敲得他大腦四肢五官六腑七百根血管八千條經脈鑼鼓齊鳴！他被震懾了。這姑娘比麗娜強十倍百倍千倍！

「噢！」少女大聲驚訝一聲，「您就是程紅衛先生！」

「是我！您是怎麼知道的!?」

「電視播過！這幾天很多關於您的新聞！您解凍而醒來，您的古俚語，您的古怪舉動，您強姦了少女麗娜，您被審判！」

完了完了！她什麼都知道了！

「我們認識一下好嗎？我叫宋曉波今年十八歲被捕前是天津藝術學院電影表演系一年級生我愛上一個導演就和他同居了可他却有了家庭已經結婚有個女孩子了我就犯了妨害婚姻罪被判了七百四十四個小時我已在監獄裡住了六十三個小時了。」宋曉波連氣兒都不換地一口氣兒地說下去。而且像在談別人，而不是她自己，一點兒也不忌口。呀呀呀，這麼漂亮的少女，怎麼幹出這麼不光彩的事情!?還好意思對人說!?簡直是不要臉！

「程先生，您怎麼低頭不語？我們講話的時間限定在140秒鐘啊！我喜歡您，請您跟我說幾句話吧？我就願意和奇人偉人交談。您的經歷激起我極大的好奇心，我都想嫁給您了，一輩子忠於對您的愛情，如果您也愛我的話！」宋曉波愛切切地說。

「談什麼？」程紅衛苦著臉，「談妳我的

罪行？實話對您說了吧宋小姐，我聽您談您的罪如同您談我的罪一樣，感到難爲情。」

宋曉波怔住了，被極大誤解的樣子說：「程先生，我源源本本地自我介紹，不掩飾我犯的罪，並不是不思過，不在乎我所犯的罪，炫耀我不光彩的行徑。我是想和您交朋友，就什麼也不想瞞您。您這樣對待我的坦誠，我很難過……可您是上個世紀的人，和我們這個世紀的人不一樣，我原諒您。再說一遍，在這所監獄裡我們若再也見不到的話，那我出獄後也等著您，等您明確的答覆。若喜歡我，我就跟您結婚，狠狠地愛您一輩子！現在還有五秒鐘時間，我們後會有期！」

幾乎是隨著宋曉波的話音，牆上，她的影像消失了。

五

「宋小姐宋小姐！」程紅衛站起來喊。

你怔在那裡。腦仁兒是被人挖去了還是有人往你的腦殼裡灌滿了鉛水兒然後凝固了？你搞不清楚。你爲什麼「資產階級味兒」十足地連聲叫人家「宋小姐宋小姐」？如果你的思維在不久的將來恢復其功能的話，我們勸你按順序整理一下你見到宋曉波那140秒鐘的心理活動。那種心理你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果真如此的話，我們該稱之爲「初戀」。

深秋。黃昏。窗外榆樹枝上丟丟當當地掛著幾片枯黃的葉子……進入死界前的刹那間，老人之所以能從嘴角裡抽出一絲笑，是因爲他（她）有一個羞澀又甜蜜，石榴或橄欖果也似的初戀。

每個人都是一輩子也忘不了他（她）的初戀的。

……冷不丁地見到人家宋曉波，你心身強烈反應出的那股勁兒，該叫「戀」；人家說了解你的神奇和齷齪的歷史，你心裡翻湧出的無比失望，那也叫「戀」；人家把自己不光彩的歷史告訴你，你非常憤恨，甚至在心裡罵人家，那正是愛戀、惋惜的逆反心理，所以，本質上

講，也是「戀」；人家袒露心懷，解釋當代人爲人處事的「裸體品格」之後，你連連叫人家，更是戀意無疑了——這些，要待你恢復常態才能想到，才能理清。現在你猛古丁地又去按「四維生活控制機」上的白色1784方格兒。我們也很理解你，你想讓宋曉波再次出現，你想和她談談。大腦不管用，思維的功能沒有恢復，還不能說話也不要緊，看她幾眼也好。可惜出現的影像不是宋曉波，而是一個年逾古稀的老太太。老太太正被他腸道裡唯一的一根寄生蟲折磨著，就滿不高興地說：「你幹啥？」

你不知所措。那不知所措就伸出長長的手臂拽回一根又一根思維，掬回一捧又一捧的腦細胞。你就有了說話的能力。這能力還不很強，就安分守己地說：「我找宋曉波……」

「我是宋大波！」老太太說。其實這是老太太腸道裡的那根倖存的寄生蟲在多嘴多舌。老太太就穿壁隱去，林中女巫般地。

你才想去看花瓶，看花瓶的號碼。見一切都天翻地覆了：花瓶變成黑色的了，號碼反轉過來，是4871號。就性急地按。沒有任何反應。又按。出現了——一個男性衝著你莊嚴地小便。那男人便大聲憤怒地吼道：「關掉！你這傢伙，怎麼可以看人家小便！」你當然不願意看人家在小便。你忘記監獄長在給你講解「四維生活控制機」時告訴過你，按一下要沒有影像出現，就不要再按了，過五分鐘或更長一點兒時間再按，因爲對方肯定在做羞於見人的事情。要尊重別人的隱私權。人家高興你也高興人家痛苦你也痛苦人家羞赧你也羞赧。這才是人，才符合當代人的行爲規範。錯了就改，馬上關掉「四維生活控制機」。萬不該來氣。可你却不管不顧地把花瓶挪了，花瓶沒到一分鐘就以極其優美的姿勢魚躍起來，砸在魚缸上，花瓶粉碎，魚缸也裂了。

美麗的金魚就從那縫兒往外窺視外邊寬闊的死亡世界。魚缸裡的水在汩汩地流。你慌了，試圖去堵住魚缸，魚缸却突地弧線騰躍，底上

口下地扣在你的頭上。這下很幽默，你的樣子可以去當外星人總統的軍事外交能源等亂七八糟的顧問，起碼顧而不問當個名譽顧問是綽綽有餘的。你就踉踉蹌蹌地後退，不能自控地踩到地下的三角形黃色地毯梯形醬色地毯正方形桔紅色地毯絆倒了痰盂撥拉翻了衣架又一屁股坐在浴缸裡……可想而知，不到一分鐘，凡你碰到的東西，都像注入了生命激素一樣，騰躍跳蹦翻身打滾兒舞槍弄棒如入無人之境矣……連鎖反應下去，屋內就一場糊塗……才想起了監獄長囑咐又囑咐的話：「……因此，無論遇到什麼情況，都要冷靜，不要衝動，要理智對待所有的人和事，萬勿發火兒，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

用十多個小時的時間才把屋裡的一切弄好——這是這種監獄唯一的體力勞動。本源地講，「唯我勞動」比「公益勞動」更能入木三分地在犯人的心靈上打上永世不可磨滅的印記。

機器人把其它破碎的東西拿走了，唯一沒有拿走那花瓶的碎片和那枝多梅花兒。程紅衛執意不允。他守著這枝花，這些花瓶的碎片。湖藍色的憂鬱青蓮色的惆悵綠色的思念一致擁戴他爲盛世君主。找到她找到她見到她見到她。見一見她便有人說你必死那就去死。生命中沒有愛情，就毫無意義。

他手裡拿著「四維生活控制機」，看著屋裡的每一件物品的顏色、號碼，一下下地按。一個個人顯現出來，却都不是宋曉波。這麼一來肯定古怪的很，因此許多人責怪他批評他。他向人家道歉，細聲細氣，小心謹慎，走進了雷區。找了四十八小時，也沒有見到宋曉波。尋找這類的人最難哪！他知道這所監獄隨時都在不規則地移動、變化。找到宋曉波正如大海撈針。就是撈針尖兒也得找！他下決心找下去。他是中國人，中國人就有這麼一股子牛勁兒！

——不獨是科幻小說中的程紅衛，就如現世的我你他要想找到愛的偶像而不僅僅是異性伴侶不也非常之難嗎？

依我看，愛的悲劇，宇宙般的永恒……

六

我正值青春期。愛的豐碑已矗立我心中兩年多了。去年我在北戴河度假，一個女孩子闖進了我的視野之中，一下子和我心中愛的偶像重疊了。我要早兩個小時披露心迹就好了，偏偏遲疑了兩個小時。她走了，不知去向，不知她的芳名……我天南地北地走，去過一百一十七個城市也沒有再見到她。我失望了，我想我不會再見到她了。我走她也走。地球也在走，在公轉自轉。雖然有規則，可它上面的人一走動，地球對於人的意義就是一隻魔方了。我不是一個意志堅強的男人，我沒有找到在北戴河遇見的那個女孩兒的勇氣了。因此我要讓程紅衛找到宋曉波，一定要他找到她。

就找到了。要偶然？當然。偶然才有戲劇性。生、死和愛這人生三大主題中，人們都在翹首企盼「偶然」能姍姍而至——這也是無論電影電視之類的玩藝如何盛行也不會取代舞台戲劇的原因。

——讓他去照鏡子。他摸到了自己消瘦許多，他要了解自己到底憔悴到什麼地步，就去照鏡子。世界是物質的。更何況他逼近鏡子，就有面部所散發的熱能作用在鏡子上。就還得動用「四維生活控制機」。鏡子是透明的，是0012號。就按。牆上宋曉波的影像就出現了。「妳！妳……」程紅衛大驚大喜。立刻精神煥發紅光滿面。「你！你……」宋曉波激動得流出了淚水，「程先生，您讓我找得好苦哇！」「妳在找我？」「自那次見面之後，我無時無刻不在找您呀！」「我也在找您！爲找您我吃盡了苦頭，找您可眞難啊！」程紅衛是實話實說，方顯出英雄本色。「我有許多話要對您傾訴……」「我也是……」性愛要求與異性的身體和性器官接觸；而情愛則首先要求與異性進行心靈的溝通和交流。

「我是犯罪了，可我不是壞女人。初戀時我還不懂愛情，真的。我不浮浪不見異思遷。相信我，我相信我的第二次愛，譬如愛您，我就會忠貞不渝的！」

「我却很壞……無論如何說也是很壞……」

「不，我不這麼看。當今我們這類犯罪，都是屬於不懂得怎麼愛。您也是這種情況。您看見一朵花、一朵使您有某種滿足的花兒，您採取的方法不是爲它除草施肥澆灌，而是把它折下來攫爲己有，不顧那朵花兒在什麼條件下才能開得更艷麗……關於對您的審判和您犯罪的全部細節我都知道。您不同那些專以殘害女性爲樂趣爲滿足的傢伙，所以，您並不等於本質上壞透了的人。我們這個世紀的人有能力把這兩種本質的人區分開。」

「我什麼地方值得您愛呢？」

「愛就是愛。理智地，甚至數學地列出幾條來，那不是愛，是某種需求和利用。愛和宇宙一樣永遠是個謎。噢，時間快到了，我們只能談這麼多了，真遺憾……」

「不！不！不能這麼的又見不到了！」程紅衛幾乎要奔過去拽住牆上宋曉波影像的手。他的這一動作近似於瘋狂，宋曉波應該嚇一跳而本能地躲避，却相反，她也忘情地撲過來。

二人就馬上意識到這個摟擁是空洞的。

「我們怎麼能見面！」宋曉波喊。「約個地方！」程紅衛也喊。「可這是在監獄裡呀！」「那有什麼關係！」「不好辦！」「快說吧，在哪裡見面？這裡我不熟！」「那，那就在『魔方大酒家』吧！」「什麼時候？我這就去，你也快去吧！」「我……」宋曉波只說了個「我」字，影像就消失了。該死的140秒鐘到了！「唉！」程紅衛長長地嘆了口氣，用拳頭砸在自己的腦殼上。她要說什麼？「我」後邊是什麼？「我同意」？「我馬上去」？「我不能馬上走出去」？「我」什麼？

不管怎麼說，地點已定，自己該這就去！

世界上除了她，沒有第二個人能理解自己了！我有好多好多話要對她講，我要見她：立即見到她！

按鈴叫來了機器人，他對機器人說：「『魔方大酒家』在哪裡？」「先生，在這裡我無法明確地告訴您哪個地方的方位。」「這話是什麼意思？」「魔方監獄總在不規則地轉動，任何一個場所都隨時變換著位置。」「你也不知道？」「我知道。」「那你給我帶路。」「對不起，先生，機器人沒有這一項服務項目，要去，您得自己去。」「可是我不知道地方！」「沒關係，你按黑色6358號方格兒，我就會用聲音爲您導遊。」程紅衛嘆了口氣，最終還是無可奈何地說：「好吧……那我得用什麼速度、多長時間能走到那裡？」「您走的慢，可能到的快些；您走的快，可能慢些到。」「這話是什麼意思？」「魔方的意思。」「我不懂，你明了地給我解釋！」「魔方監獄在轉動，走得快了，『魔方大酒家』可能從您的頭上繞到您的後邊；您要是……」「我懂了！那麼說，得靠僥倖了？」「不是僥倖，是機遇。每個這個世紀的人都很重視機遇。」「好吧，就機遇吧。看能是什麼樣的機遇！」「有一點我提醒您，凡事都要有耐心，不可急躁。」「謝謝你的提醒。」程紅衛說著就走了出去。

七

從他原來站的位置到門口，很順利。以往的經歷使他學會了無論在怎樣的心緒和環境中，都能忍耐著，按順序支配自己行爲的本領。忍耐和順序對於社會人是必不可少的。尤其前者。實際上，一個智商中平的人，若有相當的忍耐的本領，不僅不能犯罪，還能成就一番超出他（她）智商幾個或十幾個檔次的事業。

走出門口，傳來了機器人的聲音，讓他走左邊通道。

左邊通道很長，是粉綠色的，這和他到門口時的地毯顏色是一樣的。到門口時，他已經按「四維生活控制機」協調過了，就大膽地踏

上通道粉綠色的地毯。這段地毯大約有十四米左右，他走得很暢快，很瀟灑。又是一塊方形地毯。他踏上之前按了「四維生活控制機」，就近的牆上出現了一個桔黃色的方框。噢，想起來了，通道雖然不和其它物品相連，但也得按「控制機」。不按就……就怎麼了的？忘記了。監獄長似乎告訴過他。他也可以從房間的微電腦中知道這一規定。現在却不能回去查。

這一段路，地毯太「零碎」，一兩步就得使用一次「控制機」。他就在煩躁的情況下，產生了一個投機取巧的想法：既然通道不和別的物品相連，違章了，也不妨礙別人，就索性踏上去，走得不就快些了嗎？就沒按「控制機」而踏上了一塊圓形紫色地毯——這樣一來，腳下無疑成了陷阱——他一腳踏陷那塊地毯，便掉了下去！

他本能地抓撓幾下，無濟於事，掉進了什麼裡邊。

他第一個感覺不是身上、四肢及臉上的擦傷，而是這裡的風——很大。不穩的重心加上風力，他連連跟蹌。

「挺住挺住！前進有危險！」導遊的機器人大叫著。

程紅衛一看，可不是！前邊有一大塊血紅色。他猛然記起監獄長對他講過，不論是什麼物品或什麼地帶，若呈血紅色時，萬萬不可碰。碰了，整個一座魔方監獄就會失去平衡，急急地旋轉起來。想要監獄停止旋轉，正常工作，必須抽去監獄裡的空氣，使之呈真空狀態。也就是說，一旦發生了這種不幸的事情，你必須馬上找到一個供氧面具戴在頭上，因爲監獄裡的空氣要在二十分鐘內全部被抽去，你不戴供氧面具就會窒息而死。

死，無論對誰來說，都是可怕的。更何況他這個「死過一次」的人了！而這裡，根本不可能掛有那永遠是銀白色的供氧面具。

他趕緊大力控制自己的身體。好險！腳再往前挪動一公分就踏在那血紅色上——踏上了

一枚地雷！

身子控制住了，膽戰心驚地打量所在的環境：這裡沒有燈，圓形管道狀，通體發著微弱的光。有風穿行而過。莫不是通風管道？是什麼無所謂，怎麼才能走出這地方呢？

「向後轉，頂風向前兩步走。」傳來了機器人的聲音。照辦。「站穩！」照辦。「按『四維生活控制機』PBG6579。」就照按，冷不丁地他又掉了下去，跌得夠受。「往前走吧。」機器人又導遊說。

「往前？」他想了想說：「往前不是和先前的方向相反了嗎？」

「是相反了。因爲，『魔方大酒家』已在您掉下去的時間裡，從您的身邊轉過去了，您若不掉下去，70秒中，您就可以一步踏進去。」機器人解釋說。

「唉！」他後悔不及。他站著不動，反思自己的行爲，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不論幹啥，都不能投機取巧。投機取巧，反倒失「機」丟「巧」，還要吃苦頭兒。尤其在通往愛情之路上。

愛情之路啊……愛情之顛的那朵奇葩之所以艷麗芳香，是因爲通往她的路艱難、崎嶇、坎坷……

八

程紅衛在這條通道裡，在機器人的導遊下，小心謹慎、非常耐心地向「魔方大酒家」走去。每走一步，他都認真地對準地毯的顏色和號碼按「四維生活控制機」，再也不肯動「偷工減料」之念了。

這麼一來，速度反倒加快了。半小時後，傳來了機器人的聲音：「程先生，『魔方大酒家』在通道的右邊向您轉來。再過50秒鐘，它的通道小門就出現了。您按NC1218，就可以進去了。」

「謝謝！」他很激動，總算能見到宋曉波了！

「魔方大酒家」的門轉來了，是個不起眼

的門。但上面的漢字他認得，就趕緊按NC1218號。那門就自動地打開了。他走進去，便豁然開朗，有大酒家的氣派，也有水晶宮和瑤池般的神韻。

有機器人侍奉小姐走了過來：「您好！程先生。歡迎您的光顧。您要坐哪兒？要用點兒什麼？」「謝謝。請問宋曉波小姐在裡邊嗎？」「不，她不在。」「您能確定她不在嗎？」「是的，能確定。她現在正在路上。」「您知道她何時能到這裡？」「如果她很耐心，按『魔方監獄』的規定走而不出任何差錯，大約需要四十六個小時。」「四十六個小時!?」程紅衛很吃驚。她離這裡竟這麼遠！

「好吧，」程紅衛說：「隨便給我找個地方，隨便拿些喝的給我，我在這裡等宋小姐。」「好的。」機器人應，就在前邊領著程紅衛往裡邊走。機器人可以隨便到哪裡，而跟在它後邊的人却還得照「魔方監獄」的規矩，使用「四維生活控制機」。這裡的一切，又都是相接相連的了。按，就近的牆上就出現各種各樣的人。程紅衛就得和人家客氣地搭話、協調、合作……

宋曉波終於來了，兩天中不吃不喝一刻不停地跋涉，已經差不多把她搞垮了。當她看見了程紅衛却立刻充進高密度的精神頭兒，向他撲去。他也撲向她。兩人忘情，沒有發現在他們倆之間的一塊長方形地毯此時變成了血紅的顏色，二人同時踏上去，「天翻地覆」開始了——整個一座魔方監獄失去了平衡，急速地旋轉起來。人，從左被甩到右，從上甩到下，不能自主。大酒家裡的一切也都翻轉騰飛砸著撞著碰著戳著。程紅衛還有力氣，他用膝蓋頂住了一張桌子，伸手抓過一個銀白色的供氧面具，剛要戴在自己頭上，看見宋曉波躺倒在地上無力地一任旋轉而滾動。他知道她累得不行了，已經無力去抓到一個供氧面具了。他知道自監獄失去平衡，急速旋轉起來開始，抽去空

氣使之成為真空的工作就開始了。那麼，抓不到供氧面具的宋曉波就有被窒息而死的危險。他所心愛的人別說死，就是扎一根刺兒，他也會心痛得不行。

程紅衛不顧自己的安危，強力掙扎起來，踉踉蹌蹌地向宋曉波走去。好不容易掙到宋曉波的身邊，就把供氧面具給她戴上了。處於昏迷狀態中的宋曉波這時醒來了，就知道程紅衛在為她幹什麼，而他本人又處於一種怎樣的境地之中，就掙扎著不讓戴。沒有那麼多時間了，程紅衛來到這個世紀裡第二次粗暴地對待一個女人——他揮拳將宋曉波打昏，終於把供氧面具給她戴上了。這時，空氣已經較稀薄了，程紅衛感到喘不過氣來，四下尋找，沒見到哪裡還有供氧面具。空氣更加稀薄，他知道死神正一步步向他逼來。可他並不後悔：用自己的死換來心愛的人的生是值得的！又一個大翻個兒，程紅衛被推到角落裡……

親愛的讀者，程紅衛的生死，在您的掌握之中。關鍵是他能否抓到一個供氧面具。這個權柄給您。若您讓他再有一生，那麼，他和宋曉波就還有許多許多故事——一定是更動人的故事……

〔作者簡介〕

孫占森，一九五六年生於黑龍江雙城縣。八〇年由黑龍江雙鴨山市師範學校大專班畢業後曾在中學任教三年，並曾在司法局做過兩年祕書。由八五年起擔任雙鴨山市小小說雜誌社編輯迄今。早於七五年高中畢業時即開始寫作，共發表過短篇小說一百二十七篇，其他文學作品三十八篇。

〔日本科幻小說選介〕

有機戰士生化體

⊙根尾眞治 著／江晃榮 譯

蝦夷星系。符號行星。

在這個行星上，支配生命的原動力是什麼，誰也不知道，經過一場大浩劫之後，所有生命均已死滅。時間忽忽流過，轉眼就是數億年了。

前次文明仍然留下了某些有關技術的遺產，但並非單純以原始狀態留在星球上而已，經過了這段沈寂時光，這些殘留物的某一生產線及人工智能開始自行繁殖了。每一機械群均單獨完成進化，擁有各自的獨特意識。這種意識力可說是與生命誕生初期創造主的生命並無二致，思考回路也極近似。甚至具有倫理、理性、愛情、喜怒哀樂、自私、貪心等種種慾望。

最後機械生命終於建立了屬於自己的社會團體。每個社會逐漸擴大的結果終於發生了衝突，賽伊聯邦與拜共和國進入全面戰爭狀態。戰爭初期引入了許多最新型破壞性兵器，戰爭不斷反覆進行著，中間僅有短暫的停戰時期，最後終於在賽伊聯邦將致死性粒子灑遍全星球後，戰爭停止了。這種致死性粒子使得機械群

失去作戰能力，也因此使得機械生命星球上的戰爭暫時停止。事實上這也是沒有戰爭狀態、消極的短暫和平時代。所有在地表上進行戰鬥的機械兵一接觸到致死粒子時馬上就會自行分解，逐漸腐蝕而死亡。

有一艘來自未知文明的太空船，也由於致死粒子的緣故而墜落，從此，戰鬥就進入了另一新紀元。太空船的殘骸中混有碳素生命的屍體。這些碳素生命是機械生命首度接觸的有機物，可能是由未知宇宙飛來的太空船中的駕駛員。

賽伊聯邦與拜共和國雙方都派出敢死隊，分別抬回了幾具外星人屍體。

而時間又過了幾百年了。

＊　＊　＊　＊

機械兵AMR—0新近加入了拜共和國的陸軍。在過去數百年中，拜共和國並沒和賽伊聯邦發生戰爭。但是最近民間流傳著一項謠言：賽伊聯邦將再度侵略拜共和國。此項謠言是否眞實並無法證實，因爲在地面上的致死粒子沒有消滅的情況下，任何機械均無法發揮作用。但是謠言中也指出賽伊聯邦已開發出抗致死粒子的新兵器。AMR—0對於這項謠言是完全不相信的。

這時候，陸軍司令部突然緊急召喚AMR—0。

司令官對AMR—0發出了令人震驚的命令：「AMR—0，你馬上前往邊境阻止賽伊聯邦的侵略。」

「是的，明白了。但是在充滿著致死粒子的地表上要如何行走才好呢？」

「嗯！我們經過長期研究，已經開發出新兵器了。賽伊聯邦也在不久前研究成功的樣子。幾乎是以同樣構想開發出新兵器的。因此，他們認爲我們應該沒有同種兵器，才敢侵犯我們的邊境。但是眞正情況並非如此。AMR—0，你必須全力以赴！」

「是的！」
看了兵器庫中的新武器後，AMR－0不禁大吃一驚。這是外觀非常醜陋的兵器，眞能管用嗎？材質從來沒看過，是一種無法想像的新兵器。以兩脚站立並伸出手臂來，頭頂具有感測裝置，分別司視覺與聽覺作用。另外並有發聲及嗅覺裝置。而最令人感到不習慣的莫過於材質。不具有金屬光澤，好像樹脂模樣，有彈性。乳白色中帶有黃色。以手壓表面，馬上又彈回來恢復原狀。

「啊……？」AMR－0看到視覺裝置伸長五公分不禁大叫一聲。

「這是將墜落的太空船中所發現的未知生命的細胞以遺傳工程技術加以培養、改造而製得的新兵器，叫做『有機戰士生化體』，原本是太空船中的駕駛員。依據外星語言解讀結果，這是一顆所謂『地球』的行星所發射的太空船。」

「那麼，我……」

「嗯！你就坐上有機戰士生化體前往邊境。依實驗資料顯示，你的能力數值是可以乘坐這種新兵器的。坐在內部，可以不受外界致死粒子的影響。這一本是操作手冊。快去阻止賽伊聯邦吧！」

AMR－0接過了厚達十公分的操作手冊，花了七秒鐘全部讀完後，向長官敬了個禮。

「AMR－0這就去了！」

＊　＊　＊　＊

操縱室位於胃袋之上，肺及心臟間，是一個適合AMR－0體形的空間。其間有標上不同號碼的控制開關，觸動其中一個，生化體便開始移動了。利用頭頂所伸出的細長纖維絲，AMR－0可以確認外界事物。打開前進開關後，生化體就沿著地表緩慢移動。外界是不具任何文明、荒涼一片的世界。像這樣的死世界根本沒有所謂邊境的概念……AMR－0不斷深思著。符號行星並不很大，引力只有0.3G

而已。大約三十分鐘應可到達所謂的「邊境」吧。

「生化體，這是初次上戰場，拜託了！」

缺乏意識的有機戰士似乎無法和AMR－0互傳心聲，嘍嘍的在充滿致死粒子的地表上移動著，前進速度極爲緩慢。大約經過二十分鐘光景，生化體的步調放慢，頭頂部向前突出，AMR－0突然想起長官的話。

「我們所採取的是中年男子的細胞。就機能而言可能不是優秀戰士。體力略差。AMR－0，你可以用你自己的力氣來補助它。」

AMR－0不禁產生了同情心。生化體氣喘如牛，全身不斷冒出水分。由操作手冊中得知，這就是「汗」。

不久已到了所謂的邊境。若是這樣貿然投入戰鬥，必然十分不利。AMR－0將生化體移到岩石陰暗處，屏息靜待。卡卡……周圍有聲音出現了。生化體的視覺裝置馬上朝聲音方向轉過去。AMR－0凝住呼吸。在逆光中看到了有一移動影子，這可能是賽伊聯邦的有機戰士。逐漸靠近到旁邊了！外觀顏色與生化體相似，只是稍黑。高度則比生化體高出一個頭左右。最大的區別爲頭頂部具有生化體所沒有的許多黑色絲狀物。賽伊聯邦已完成了同樣的兵器了！但是對於敵人兵器的性能卻一無所知。敵兵器大小要比生化體大上一圈。AMR－0估測，若是採取直接對決恐怕不是敵人的對手。

AMR－0緩緩站起來，不讓敵人感覺到，偷偷的移到岩石的背後去，將岩石舉到頭頂，準備破壞賽伊聯邦有機戰士的知覺部分。此時生化體逐漸接近敵人背後，但敵人有機戰士突然轉身大叫：「哇！」

此一突襲使得生化體失去平衡，岩石就在生化體左側步行裝置上落下。生化體連連發出哀鳴的聲音，「好痛……」，並且失去控制而在原地跳動。

敵人有機戰士跳上前來。生化體處於劣勢

，兩手被敵人戰士抓住無法動彈。AMR—0不斷冒汗，束手無策，依操作手册上所述，此時只有一法。於是AMR—0打開了幾個開關。此時生化體卻哈哈的笑了出來，不是那些開關，是這個才對啦！

生化體的嘴巴打開，發射出粘性液體，直接命中了聯邦戰士右視覺部分。

「毒痰攻擊成功！」

生化體的兩手自由了，慌張的逃離敵戰士。聯邦戰士以手捂住右視覺部分。生化體的毒痰含有生化體本身具有免疫性的特殊淋菌。一旦視覺裝置受到毒痰攻擊，馬上感染淋性結膜炎而失明。對抗生化戰士的最佳武器就是生化方法。在慌亂中，生化體又抱起岩石投向敵戰士。用力一投命中胸部，敵戰士馬上倒下去。AMR—0並沒有後退，伸出右手中指，插入敵戰士左邊視覺裝置中，將視覺裝置中的球狀零件挖出。從視覺裝置傷口處流出了紅色油狀液體。但聯邦戰士的手再度抓住生化體。可怕的蠻力！AMR-0又用毒痰發射裝置向敵人手腕部分使勁發射。敵人手臂部分零件開始剝落，也噴出了大量紅色油液。經數次發射之後，敵人手臂只剩下白骨裝置。油液流出量逐漸變緩後，敵戰士倒下去了。

AMR-0撥開敵戰士胸部部分，取出聯邦機械生命，頓時大吃一驚。這是與AMR—0零件幾乎完全一樣的少年兵。吸引裝置位於頭部，可能是由眞空吸塵器進化來的種族，不需幾秒鐘，聯邦少年兵的屍體已被致死粒子完全腐蝕了。有一天AMR—0的命運也許會像眼前的少年兵一樣。爲什麼……爲什麼呢……同樣的機械生命伙伴非彼此戰鬥不可。

此時生化體中的AMR—0默默的祈禱著。但是，敵人並非只有一個。

新的聯邦有機戰士出現在生化體前面，對躺在地上的有機戰士殘骸顯出大惑不解的樣子。

新敵人的機種有別於生化體及剛才的聯邦戰士。性能很難預測，但有二點不同。

生化體兩個步行裝置之間有用途不明的裝置。而此次出現的聯邦有機戰士並無此裝置。但是在胸部乘坐部分卻有二處鼓起。這到底是具有什麼功能呢？在此種外觀醜惡的有機兵器中又是什麼樣的兵士坐在裡面呢？戰鬥並非在不毛之地進行，在充滿著致死粒子的地表上，誰是征服者呢？

AMR—0透過生化體中的無線電向聯邦戰士呼叫：「不要再戰鬥了！不會有任何結果的！」

但是，對方卻沒反應。聯邦新型有機戰士向生化體突進。

「停止吧！」

柔軟模樣的東西接觸到生化體。

「啊！這是什麼？」AMR—0大叫一聲

原來是聯邦有機戰士胸部那兩處膨大部分。

生化體就這樣的被推倒在地上。AMR—0失去了平衡，趕緊按下腰部開關。兩脚不斷掙扎著，腰部曾數度脫開。聯邦異形有機戰士緊壓著生化體。AMR—0終於首次體會到所謂「肉搏戰」這句話的意義。手臂掙扎脫開後馬上又被胸部柔軟溫熱的巨大部分壓住。敵人頭頂部分的毒痰發射裝置打開，打算開始咬住生化體的肉。動作非常快。眼看生化體即將失敗了。此時只有一個方法，趕緊將兩手向後伸，使出全身力量，將敵人有機戰士龐大的身體拉近。毒痰裝置雖然數度開閉，卻無法發射。AMR-0的一支步行裝置夾在敵人步行裝置間。這種情形持續了一段時間，戰爭並沒有進入另一新階段。聯邦有機戰士不斷努力想掙脫生化體。戰爭成爲你來我往，分不出勝負。AMR—0開始感到不安，均衡狀況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一旦機體彼此分離，勝負立見分曉。生化體與敵方有機戰士互相壓抑對方，彼此在地上翻滾。

——敵人兵士可能也是處於同樣心態。呼

叫看看！與敵人兵士之間只是一肉之隔而已。

「聯邦兵士！坐在有機戰士內的人，請回答！」

此次終於有人回應：「幹什麼？現在正在作戰中！」

AMR—0大聲喊道：「這種戰鬥一點意義都沒有！我們談談如何？」

「不行！」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我是代表聯邦政府迎戰的。爲了祖國我必須作戰。」一面回答著，一面扭住AMR—0的頭部。

此時生化體發出異聲

「嗯！嗯……」敵人有機戰士亦然。

「啊！啊！啊……」發出了無意義聲音。

「到底怎樣了？」AMR—0大叫。

「不知道。失去控制能力了！」敵兵慌張的回答。生化體也有同樣情況。

AMR—0不依正常按鈕操作，隨便啓閉開關。「哇！哇！哇！哇！」AMR—0發出悲鳴聲音。彼此纏繞在一起的生化體及敵人有機戰士脫離駕駛員的控制開始自行移動了！

嗯、嗯、嗯、嗯、嗯、嗯

啊、啊、啊、啊、啊、啊、咦

「哇啊——，搖動得很厲害，救命啊！」

「這，這是……有機戰士的暴力啊！」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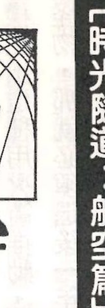
拜共和國司令部完全失去了AMR—0及有機戰士生化體的消息，沒有任何人知道這個意外發生的原因以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賽伊聯邦那邊也是同樣情形。雙方的結論是：在面臨控制前所未知的有機細胞兵器的情形下，自身卻沒有進化，必然會有意想不到的結果。

幾千年後，來自靜止衛星的地表觀測結果，確認了有機戰士生化體的行踪。生化體與聯邦有機戰士彼此竟和睦相處，成爲好伴侶了！

在附近也發現了幾個小型有機戰士在徘徊著，至於這是否意味著有新的有機戰士誕生，誰也無法解開這個謎，這可能是天意吧！到了今天，這一切仍只是一項傳說而已！

（譯自根尾眞治著：「有機戰士生化體」36篇小小說一書）





【時光隧道・航空篇】

◎葉言都



怪機奇談

納粹最後的冲天炮——蝮蛇式火箭戰鬥機

一九四五年春天，二次大戰已近尾聲。納粹德國節節敗退，在舉國垂死的掙扎中，有一位勇敢的中尉飛行員，以圖一所示的獨特方式，跨進一架極爲怪異的戰鬥機駕駛艙，準備一賭第三帝國和他自己的命運。此人名叫賽伯特(Lothar Siebert)，這型飛機則喚作「蝮蛇」。如果問到德國人怎樣造出這種用火箭推動、垂直起飛的怪物，那就必須退後一年，從一九四四年春天的歐洲戰場談起。

敗中求活

一九四三年底，美、英空中部隊的指揮官已經決定，次年初轟炸的對象，以德國的飛機工業和空軍基地爲優先。果然從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一日起，美軍傾巢而出，大舉轟炸德國的飛機工廠，是爲「大舉週」(Big Week)。德國空軍雖然全力抵抗，戰果也甚爲豐碩，但畢竟衆寡不敵，無法全面防禦。從此德國飛機製造工業逐漸遭到破壞，飛機和人員的補充日益困難，眼睜睜地看著對方橫行空中、選擇重要目標一一去炸的時間，也愈來愈多。

這可急壞了德國空軍上下。從他們的觀點看，第三帝國的天空必須防守住，其他才有希望，可是製造材料、燃料、飛行員的供應都有難以克服的問題。那麼唯一的答案，是另闢蹊徑，造出一種材料普通、裝配容易、能大量生產、不必使用高級汽油、操縱簡單、而性能又勝過敵方的戰鬥機。空軍的要求得到德國政府同意，德國航空部的技術中心遂發出通告，徵求設計一種符合前述條件的短程據點防禦用戰鬥機。

德國的工程人才一向是世界一流

的，航空部的徵求通告一出，各路傑出人馬紛紛挖空心思，埋頭構想起來。其中有一位名叫巴亨(Erich Bachem)的工程師，憑他航空工程的天才，不久以後就繪出一種火箭動力、垂直拋射起飛的戰鬥機的藍圖。巴亨將他心血的結晶命名爲「蝮蛇」(Natter)，便興沖沖的應徵去也。

當時德國空軍西線戰鬥機部隊的指揮官，是鼎鼎大名的空戰英雄賈嵐(Adolf Galland)將軍。巴亨認得他，也由衷敬佩這位年僅三十二，全德國最年輕將軍的戰鬥機實戰與指揮經驗，便把他「蝮蛇」的計畫書送給賈嵐。賈將軍一看之下，認爲構想極佳，確屬可行，也就高高興興地簽名推薦，並且親自替巴亨把計畫書送到航空部。

誰知沒幾天「蝮蛇」的計畫就被



⊙垂直起飛的「蝮蛇」在發射架上。首位試飛員賽伯特正跨進駕駛艙。 圖一

打了回票，原來巴亨要未來的使用人檢驗推薦的一番苦心，卻觸了納粹德國官僚系統的大忌。納粹政府的航空部認爲，空軍只管駕機作戰即可，設計飛機、製造飛機是航空部的事。賈嵐替巴亨檢驗推薦後送件，已有迫使國家採用此一計畫，說嚴重點，就是軍人干政之嫌，沒有要蓋世太保查查他的底細，賈將軍就該謝天謝地了。至於巴亨，顯然是結交軍人，藐視政府正常作業準則，所以「蝮蛇」計畫不論內容如何，當然是以「與申請程序不合」的理由退件。

巴亨卻是個不肯服輸的愛國工程師，他一旦了解其中關鍵後，竟大膽地帶著這個計畫，直接求見那時兼軍需供應司令的特務頭子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希姆萊雖然殺人如麻，對自己人卻非不通情理之輩，他很快地被巴亨和他的「蝮蛇」說服，答應全力協助。於是不到二十四小時，巴亨接到航空部的通知說，航空部經過「再度會商考慮」他的戰鬥機計畫後，決定全面接受，並列爲第一優先研發！特務頭子交待的話在納粹德國的威力由此可見，而人際關係上膽識兼備的巴亨，也就正式展開他那大膽得出奇的戰鬥機開發事業。

納粹神風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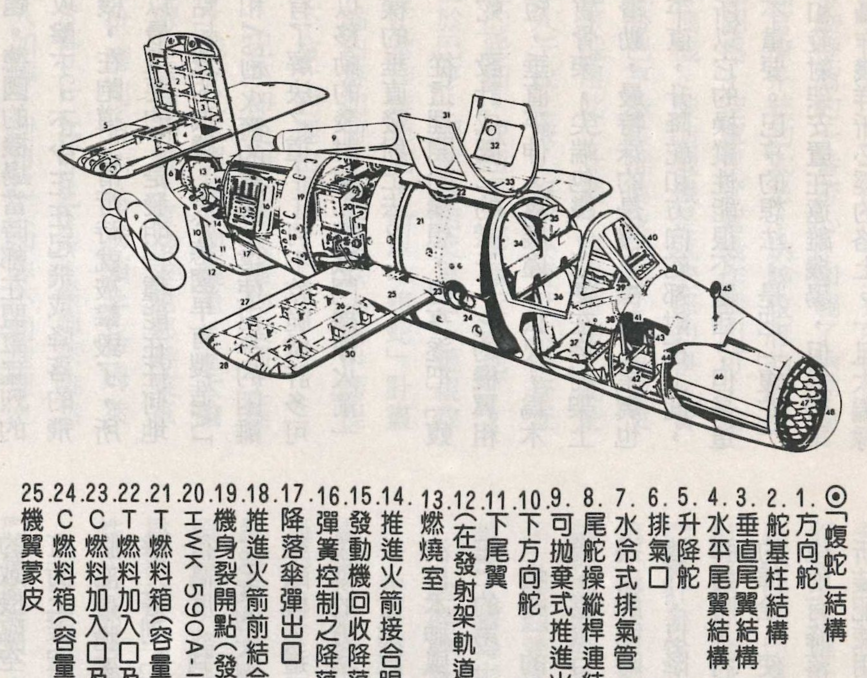
巴亨把他的研究工廠設在德國最南部，和瑞士隔康斯坦斯湖相望的瓦西(Waldsee)鎮，又找來幾個航空工程界的高手一起工作。德國航空部依照慣例，將這一型預定發展的飛機編爲Ba349型，那Ba二字，就是取巴亨姓氏的縮寫而來。

在巴亨的想法中，要適應當前戰鬥機的需要，首先必須解決機場問

題。德國的機場當時都在盟軍猛烈的攻擊下，不少正在起飛或降落的飛機，在跑道上滑行時就被擊毀了，所以最重要的，是發明一種能在任何地點起飛的飛機。由於德國早有製造V1和V2型火箭的經驗，這使巴亨的困難有了解決之道——何不乾脆做許多可以移動的發射架，把戰鬥機像火箭一樣的垂直發射上去？

從這裡開始構想，巴亨遂把「蝮蛇」設計成圖二的樣子。它的機翼粗短，垂直平伸，翼展僅4公尺，爲木質骨架，尖端包鐵，以便在發射架上滑動，最特殊的是沒有襟翼！尾翼也平直，升降舵和方向舵都附在上面，所以它的操縱性能很不靈活；但是這不重要。巴亨的想法，是把「蝮蛇」和發射架安置在遠離機場，但爲盟軍轟炸機群所必經的路上。一旦大編隊的敵機臨空，立即發動「蝮蛇」，垂直衝上天空，以火箭從下方攻擊敵機腹部最脆弱的部分，這是第一波攻擊。等到「蝮蛇」衝過敵方機群的飛行高度，到達敵機頭頂後，立刻轉個180度的大圈子，從上而下的攻擊另一架敵機，這是第二波攻擊；而第二波攻擊的方法，是用機身撞向對方！

當然巴亨並不是要德國飛行員效法日本神風隊做自殺特攻，他對「蝮蛇」的第二波攻擊自有安排。巴亨爲「蝮蛇」的駕駛員設計了一個彈射座椅，當飛行員選定第二波目標，衝撞過去的同時，他立刻拉動扳手，彈出機外，以降落傘落地。而飛行員座椅彈射時，將帶動另一個裝有少量炸藥的插栓，使引擎和機身脫離，引擎上也附有降落傘，會自行落地，以便重新裝配使用。



⊙「蝮蛇」結構

1. 方向舵
2. 舵基柱結構
3. 垂直尾翼結構
4. 水平尾翼結構
5. 升降舵
6. 排氣口
7. 水冷式排氣管
8. 尾舵操縱桿連結器
9. 可拋棄式推進火箭
10. 下方向舵
11. 下尾翼
12. (在發射架軌道時)助跑保護鋼片
13. 燃燒室
14. 推進火箭接合眼
15. 發動機回收降落傘
16. 彈簧控制之降落傘盒
17. 降落傘彈出口
18. 推進火箭前結合點
19. 機身裂開點(發動機回收時)
20. HWK 590A-1 火箭引擎
21. T燃料箱(容量435公升)
22. T燃料加入口及蓋
23. C燃料加入口及蓋
24. C燃料箱(容量190公升)
25. 機翼蒙皮
26. 金屬包覆之翼樑
27. 硬質後翼樑及翼後緣
28. 翼端助跑保護鋼片
29. 木質機翼結構
30. 硬質前翼樑及翼前緣
31. 駕駛艙蓋
32. 駕駛艙側窗玻璃
33. 駕駛艙頂窗玻璃
34. 駕駛座後防護板
35. 頭墊
36. 座墊
37. 座位及降落傘皮帶
38. 操作桿
39. 儀表板
40. 強化擋風玻璃
41. 駕駛員降落傘
42. 操舵踏板
43. 火箭發射控制器
44. 火箭艙防護板
45. 瞄準器
46. 蜂巢式火箭發射管
47. HS217 型73釐米火箭
48. 可拋棄式樹脂火箭艙蓋

圖二

這就是「蝮蛇」的回收設計，如此一來，使它不必利用機場或任何跑道，因此它沒有起落架和輪子，也省掉不少重量。至於預備和敵機同歸於盡的那部分機身，都是表殼、機翼、燃料箱、火箭發射管等不重要的東西，也許還有幾枚沒有發射掉的攻擊火箭也一併撞過去，那就更妙了。

絕妙好「機」

垂直起飛需要極大的推力，而德國當時又極度缺乏航空汽油，所以巴亨的「蝮蛇」完全不用油料推動。它的燃料有兩種，一種稱爲T號，是由80%的過氧化氫和20%作爲穩定劑的氧化喹啉混合而成，裝在機身中部上方的燃料箱內，容量435公升；另一種稱爲C號，是由30%的肼（分子式N_2H_4）溶於70%的甲醇和水中組成，裝在機身中部下方的燃料箱內，容量190公升。

燃料箱後面緊接著一具HWK 590A-1型渦輪引擎，兩種燃料在此混合，以電力點火，靠排氣的反作用力推動。引擎僅重100公斤，卻能產生1500公斤的推力。然而「蝮蛇」全重1770公斤，推力仍嫌不足，於是另外設計了許密丁(Schmidding)533型固體燃料推動火箭，可以附裝在機身後部。附裝四枚時，增加的推力將足以使「蝮蛇」沖天而起，十秒鐘後推動火箭的固體燃料耗盡，殼子也隨之脫落。

作爲只用一次的戰鬥機，「蝮蛇」的武裝也與衆不同。它的武器位於機首，裡面分隔成蜂巢狀，可裝漢休(Henschel)217型73釐米火箭24枚，或口徑較小的R4M型55釐米火箭33枚。這些火箭從550公尺的距離外同

時發射時，彈著點的涵蓋面積，約略等於一架大型四引擎轟炸機的腹面在空中所占的面積。換句話說，「蝮蛇」自下而上的第一波攻擊，是以絕對命中敵方轟炸機一架為目的，它的武器系統也是為此而設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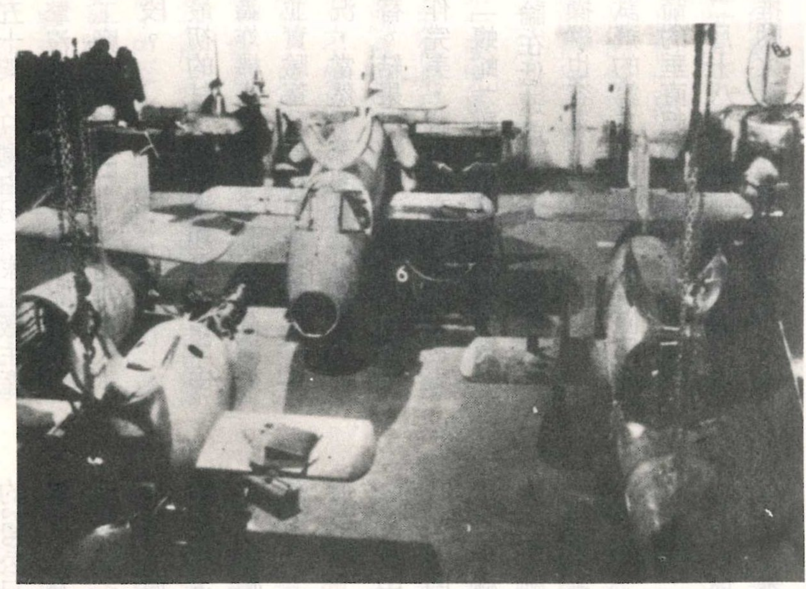
「蝮蛇」的發射架長達24.5公尺，可以移動，也可以平放下來。飛機裝上發射架和添加燃料時，都是平放在地上，裝好並鎖緊燃料箱蓋後，才矗立起來。由於「蝮蛇」沒有輪子，移動時必須利用拖車；圖三正是典型的搬動情形，前後都有皮帶綁住，圖片右下角還攝進一具許密丁推動火箭，可以一併參考它的模樣。

一個「蝮蛇」的駕駛員，幾乎不需要任何飛行訓練。他要做的事，只有點火起飛、瞄準敵機按鈕發射火箭、倒轉機身衝向另一架敵機、和最後跳傘落地而已。這尤其能解決那時德國飛行人力供應的窘境：有經驗的戰鬥機飛行員愈打愈少，消耗超過補充，而構造精密的高性能戰鬥機，又絕不是新手能飛得好的。把一個沒摸過幾天飛機的新人送上一架有名的梅塞許密(Messerschmitt)109型或噴射引擎的262型戰鬥機，可說純屬浪費，可是把這個人放在「蝮蛇」的駕駛座上，就能派上用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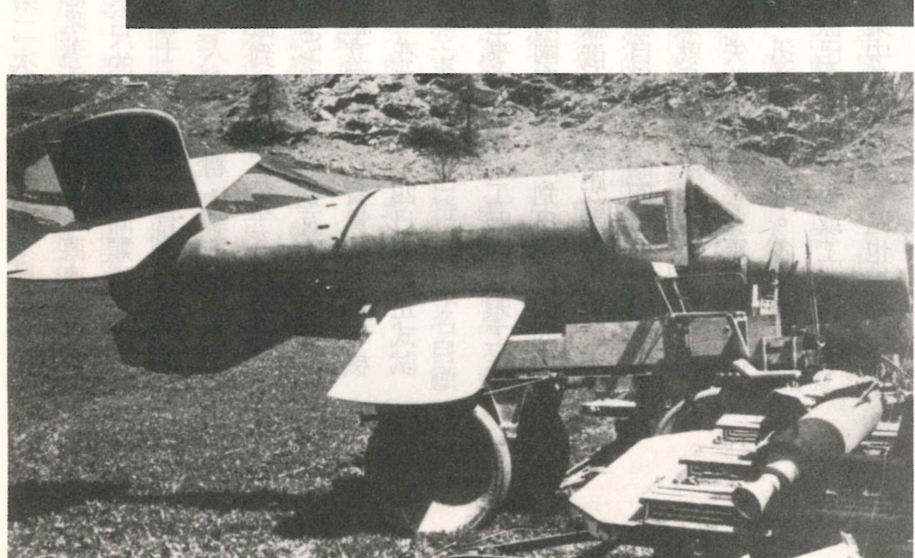
說到這裡，我們不難發現巴亨的頭腦有多聰明。他的設計，完全適應當時納粹德國環境的需要，「蝮蛇」的確是天才和膽識的產物，也難怪希姆萊和賈嵐都如此輕易地被它打動了。

蓄勢待發

以辦事效率特高著名於世的德國人，在戰鬥機的開發上果然一點也不



圖三之一⊙在瓦西工廠建造中的「蝮蛇」。



圖三之二

⊙「蝮蛇」架在拖車上搬動的情形。右下角是一具許密丁推動火箭。

含糊。一九四四年十月，「蝮蛇」的原型機機身已經由位於瓦西鎮的工廠造成五十架，只剩由另一家工廠生產的引擎沒有到貨裝上。最早完成的一架被工廠命名爲M1，十一月初進入試飛階段。

最初的試飛類似滑翔飛行，M1由一架轟炸機携帶到5500公尺的高空放飛，並實驗駕駛員和引擎的降落傘彈射狀況，當然引擎部分是以壓艙沙袋等代替。結果不讓巴亨失望，一切機件工作完美，跳傘歸來的試飛員也表示，「蝮蛇」雖然機翼上沒有襟翼，但不論在低速或高速滑翔時都很穩定，操縱也容易。

試飛的第二階段是無人、僅用助燃火箭的垂直起飛，開始於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八日。第一次雖然因爲附裝的推動火箭出問題而失敗，四天之後的第二次卻完全成功，只見「蝮蛇」怒吼著衝出發射架，直直鑽進高約750公尺的雲層。以後同類實驗繼續進行，有十次成功。只有飛機的引擎因爲缺少人力和材料，製造期間拖了很久，直到一九四五年二月第一具HWK509A引擎才送到瓦西。巴亨的工作小組立刻將這具寶貴的引擎和機體結合，在二月二十四日完成正式試飛準備。

當巴亨在瓦西的工廠裡埋頭工作時，他的國家卻已走到日薄西山的地步。東線俄軍已經距離首都柏林不遠，西線自從一九四四年耶誕節的最後反攻（就是電影「坦克大決戰」裡的情節）失敗後，美、英軍也楔入德國中部，迅速攻陷各地。各地轟炸加強，目標已不限於軍事或工業區，不少人口集中的城市住宅區也被炸平。

柏林的航空部在病急亂投醫之下，終於承認巴亨這個拿空軍和特務壓他們，他們一向不喜歡卻又無可奈何的人和他的怪物飛機，或許是第三帝國空防的最後一線希望。

二月二十五日，巴亨在剛裝配好的第一架完整「蝮蛇」上放了一個假人，充當飛行員，而將發動引擎、飛行員跳傘彈出等動作以無線電遙控，進行主引擎推動的試飛。這次實驗完全成功，只見「蝮蛇」以旱地拔葱之勢直上雲霄，然後乖乖的隨著無線電訊號分成三段。當兩朵降落傘冉冉落下後，巴亨驚喜的發現，假人和引擎都安然無恙。

聽到這消息的航空部，嘴臉馬上改觀，除了大事誇讚巴亨一番外，接著要他立即進行最後階段的載人試飛，以便儘早將「蝮蛇」推上戰場，爲第三帝國的命運一搏。巴亨不愧是個頭腦冷靜的專業工程師，他當時就反映說，僅僅做一次假人試飛就跳到載人試飛，爲時過早，應該再做幾次，才符合開發新飛機的安全原則。

垂死的納粹政府卻不理這套，一道「即刻加緊進度」的命令下來，巴亨也不得不遵辦。二月二十八日，那第一具引擎又裝進一架新的機身，而大膽的空軍中尉賽伯特，則報名自願作第一次的「蝮蛇」載人試飛。

放蛇出洞

話說賽伯特以獨一無二的姿勢跨進駕駛艙後，面對天空坐好，便毅然決然地發動了引擎。開始時一切正常，四個助燃推動火箭把這架完整的「蝮蛇」推出發射架，向天上鑽去。

然而升高到大約500公尺時，問題發生了。只見駕駛艙的蓋子不知怎的

先是向後掀開，隨即整個掉落。垂直爬升的「蝮蛇」立刻倒向背後，腹上背下地以斜角再升高一段後，在1500公尺高度附近，突然機首一低，畫出半個圓弧後向地面垂直墜落下來。隨著一聲爆炸，這次操之過急的載人試飛不幸的結束，陪進了第一具寶貴的噴射引擎，和一位所剩寥寥無幾的優秀試飛員。

賽伯特賭命的失敗，使巴亨的研究小組當場目瞪口呆，垂頭喪氣。事後他們雖然詳加檢討分析，卻一直無法找出失事的眞象，只能確定座艙蓋出了問題，可能根本沒有鎖緊，以致被垂直爬升時強勁的氣流掀走，失去座艙蓋時產生的亂流可能接著把賽伯特打昏，無法操縱而墜落。

不管有沒有失事的結論，緊迫的時間和上面的壓力，使巴亨幾乎立刻繼續載人試飛的冒險。在那即將國破家亡的時刻，人人情緒高昂，好幾個飛行員自願繼承賽伯特的遺志，試飛「蝮蛇」。由於事前準備較爲妥善，後續的載人飛行終於成功了三次。

這樣的成績已經足夠使那時的德國航空部高興了，他們迫不及待的批准「蝮蛇」的制式生產，並且依計畫將第一批十架成品部署在斯圖加特(Stuttgart)市郊外的克申姆(Kirchheim)地區，準備等盟軍轟炸這個城市時放蛇出洞，咬他們個措手不及。

歷史的捉弄

誰知歷史的發展，時常出乎人們的想像與預料。在那一切已將近絕望的一九四五年春天，當德國航空部、德國空軍和巴亨本人，把類似一枝燭火微光的十架「蝮蛇」，放置在暮色四闔中納粹德國殘破的土地上，打算

沖天而起，做最後悲壯的一擊時，「蝮蛇」設計理念中宿命的對手卻不再出現。

原來盟軍的轟炸機群，數年來炸遍德國各地，尤其自一九四四年以來，德國空防力量日見削弱，盟軍轟炸漸漸達到隨心所欲的地步。結果到一九四五年三月底時，盟軍轟炸機部隊發現，在德國他們已經沒什麼可炸的東西了。四月以後，轟炸急速減少，四月十六日，美、英二國乾脆宣布正式終止這種空中攻勢。

空中的攻擊固然沒有了，地面上盟軍的前進卻從未停止，而且愈來愈快。可憐剛剛擺好架勢，準備在天上全力一拼的「蝮蛇」單位，不久就知道地面的敵軍距離他們已經很近了。爲了避免這種新式的秘密武器落入敵人之手，所有的「蝮蛇」奉命自行破壞。這些「沖天炮」尙未升空，還來不及炸響，即熄滅在地面上。不久之後，戰爭也結束了。世人因此永遠沒法看見這納粹最後的沖天炮在空中孤注一擲的戰況，只有在瓦西工廠裡來不及破壞的一兩架被盟軍俘獲，才有足夠的資料流傳下來。

總計「蝮蛇」生產了完整成品三十六架，有二十五架曾在天空飛翔過，有些是滑翔飛行，有些是動力飛行，其中又僅七架曾由人駕駛過。對這型飛機，用「曇花一現」、「蜉蝣朝生暮死」等辭句，都無法形容它短暫而充滿諷刺的一生。或許在那一場人類自相殘殺的大悲劇裡，蝮蛇式火箭戰鬥機從出現到結局的無奈，也是人類自己的無奈吧！

大家來寫科幻

上期，我們以「輸了六合彩，神像看刀」這則新聞爲題，邀請讀者發揮想像力，一起來寫科幻。讀者的反應相當熱烈。不過，來稿多半繞著「賭博」、「貪慾」、「神明」這三個意念發揮，因此我們特別選出了構想殊異，與衆不同的一篇在此披露。「罪與慾」的作者洪凌是位年輕的醫學院學生，我們希望他再接再厲，寫出更多的好作品！

同時，在「接力小說」單元中，歷史學家許倬雲也「撈過了界」（沈君山語），寫起科幻小說來了！許教授一腳踏入了「第五向度」，不過他只邁出了第一步。誰會接著走下去？沈君山教授嗎？第五向度是什麼？在第五向度中會發現什麼？請看——

【你來寫科幻】

◎洪凌

罪與慾

爲神所譴者，必譴神。

摘自某神族通則

α

「所以，」他陰鬱地道出那個憂傷故事的憂傷結局之後，帶點溫柔地諷嘲著：「當所有的崩毀已然淹覆住所有的生機後，他們卻將那荒蕪稱爲創世紀。」

我不合時宜地接腔：「但那卻是我們謂稱的末世。」

他瞅著我，低沈地笑了：「而你，我的反因子，卻是個酷嗜末世情調的科幻小說家。」

我有點赧然：「所以我才會突兀地接通了那條通往反物質境域的線罷。」

我的反因子看上去有些蕭索，他花了十三個更替辰說完了我意欲攫知的謎底後，似乎感到疲累——噢，我又犯了物質本位主義，「疲累」一點兒也不適用於他。

他輕輕皺了一下秀致的眉：「當他們都還自體化時，就常不滿我的懷舊情結——但說眞的，我著實不欣賞你們謂稱的……」

「後現代？」

他點頭時，清瑩的銀色長髮飄灑在殷藍得連呼吸都形成壓迫感的凝定次元間質——他稱爲「夢土」——的姿態眞是優美得賞心悅目之極。

我還想發問時，他寬大的水袖一揮，我的眼前又出現了那片虛無的蒼白，襯著他靈邈的音色：「難道你不以爲我們的互戮就是你們的原罪肇因？」

遁出夢土之前，我感到那片蒼白像一個巨大到不知所措起來的問號。

α'

他隱約記得醒來前那片五彩繽紛到令他有些恐懼的紊亂色澤。

揉揉彷彿遭到千萬次撞擊的頭部，他明白那道鴻溝只怕又開啓了一回。奇異的是雖然現世的自己極不願意進入那不屬於自己的反粒子世界，但將夢境的一切都反譯過來後，他明白那時的自己很快樂。

披上晨褸後，啜著加酒的咖啡，他面對落地窗前的陰沈天色冷冷地遐思著。睡醒後慣例的絕望感又一如往常地侵灌到他的思緒裡，尤其面向十三樓外的冷澀天空。

深濃的灰紫不時被間或流動的深藍色澤切割成不定形的臉譜，如同T城淒苦冷淡的清晨。

「彷彿，那是對無上狂歡之夜晚的狠毒反諷。」

他又啜了口咖啡，憶起昨晚凌晨在東區一家黑色基調囂張恣肆的全天候酒吧裡摔了他一巴掌後絕裾而去的女友，以及酒醉時哽咽地對他大吼的字句：「好個納西瑟斯！連睡覺都會夢見自己的反因子！有時我眞懷疑你和我在一起是不是只因爲鏡子已經無法滿足你？」

他懶懶地苦笑起來，誰叫自己那麼笨，不順著她的心，硬是不肯說創作和她之間是後者對他較重要，還傻到企圖讓她信服夢土的事。

難道眞的是自戀過甚嗎？

一切只是他的臆想與虛妄？

他抬頭看看世紀末的空涼天色，才凌晨六點。記得某副刊有篇急稿尚未趕出來，他走向工作枱。

也許是白蘭地的緣故，沒寫幾行字，那柔美的暈眩又攫住了他使他墜入……

α

我覺得很奇怪，這次未免來得太快了吧？

他依然坐在那似乎隨時都會蒸化掉的潔白光環上，看到我略揚了揚眉，看上去和我一樣詫異。

但他還是起身迎向我，擁住我的雙臂還是那麼柔和關愛。我亦反身抱住他，那種交彙的感覺太美好了，是所有快感的極致。在那可延宕至無限的瞬間我和他的所有都交融互屬，我們累積彼此而複製出永恆……

結束後，他微笑說：「我明白爲什麼這次如此快又到了。」

「爲什麼？」

「因爲你心中那片落寞。」

他明白我和女友的不快。那麼他……

他瞭然地注視著我：「你知道，當物質和反物質自無中分裂爲二時，彼此就因過度懷念自己的反因子而衍生出神祇的概念。

「在你尚未進來，在我還不知曉你們亦視我們爲神的彼時，我們也爲了『神是否多重或唯一』而導致抗爭……」

「甚至互相殺戮，以至於最後只剩下你？」

他憂悒地頷首：「但你不曉得，何謂他們的毀滅型式。」

毀滅型式？不是被殺，就是自殞，難道還有……

他深幽、無瞳孔的眼眸似乎穿透了我的疑

實，犀準地說：「當時，就是所謂的太初紀世，物質域和反物質域的每個生命體都是一對一的嵌合，並執著地互相認定對方就是自己的神。」

我訝異他所說的內容，但卻爲他聲音裡的感傷勾引起怪誕的絞痛。爲什麼？爲什麼有那麼深摯的哀傷？

他又彷彿看穿了我：「那就是愆——也就是罪惡感。」

「也許你會愕然，這個卓爾不羣的異端怎麼也會有這種被某種信仰統馭後方衍生出的感受？但當我發覺那些所謂毀滅的同族只是順遂本身的意志和自己的反因子結合，原本的勝利都成了最頑劣的玩笑時，我體認到在物質域中被遺留的，自稱因觸怒神祇而背負原罪的，正是我自己的原罪——我的愆。」

我讀出他的言外之意，或許我已然或多或少地和他同體化了：「尤其當你辨識出我就是你的反因子時，更造就了你的兩難困境。」

他瑟縮了一下，纖弱的身形遭到擊打似地晃動著：「一下子從你存在的世界裡所有諸神名號的持有者萎縮至只屬於你一人的反因子，這是我很不能適應的。」

「你是耶和華，你是眞主阿拉、是宙斯……，你是一切神祇的分身。」我的言詞似乎愈來愈尖損：「雖然你受不了只受人膜拜、只承納他人痛苦的榮銜，但等你找到我之後，卻又承受不了驕傲的淪喪——你不欲背叛龐大的自尊和無邊的虛榮——你不願向某人投降。」

出乎我意外地，他未做任何回擊。

他淡然一笑：「多麼辛酸的同步律呵——當初我爲了持守自身而犧牲所愛的謬誤，似乎會隨著正陰粒子與負陽粒子明暗相反形態相同的定數，以命運的面貌傳嬗給你——我最心愛的負因子！」

犧牲所愛!?

犧牲所愛!?

α'

眞可怕，睡眠對他而言，似乎不再是歇息的慰藉，而是被榨取的代稱。

他只記得早上醒來昏昏沈沈太陽穴劇痛但必須寫稿坐在書桌前擠不出一字半句只能不斷地撕稿紙戳打前額甚至摔杯子而後坐在一堆可憐兮兮的碎瓷片中茫然地瞪視著手臂上涔涔的血流浸染上散落於地板上的稿紙每張紙上都瘋狂偏執地寫著三個相同的大字罪與愆罪與愆他冷冷苦笑撥電話帶著未凝傷痕奔向親愛的女友身旁激烈作愛狂熱爭執互相撕扯得疲累不堪只好沈入那篇令他懼悸萬分的寂寞境域裡只有寂寞寂寞寂寞……

α

這次他失去了一貫的淡定從容，捧著左臂似乎痛楚不堪，挑釁地說：「高興了嗎？自毀時亦有陪你一起難受的同伴。」

我無法再保持理智：「你咎由自取！從一開始到現在，所有的情勢都由你主導——打通物質與反物質境域的鴻溝，在我的夢中吸食我的精力，破壞我的生活——究竟你試圖如何對待我？珍惜我或毀滅我？天呀，我就是你的鏡像，你的反身，你的另一面呀！」

「但也是我的威脅，我的宿敵，我的永恆對手。」

從他溫文的口中道出的清冷字句，是種殺傷力無比強悍的利器：「我說過，我們的一切都是相對的面相：正與負、陰與陽、是與非、光與闇——但有一項是絕對的分野——除了我的虛和你的實。

你會奇怪，所謂虛實不也只是認知主體的不同造就成的差異嗎？但最大的差別是，你死即我死，我死卻不會影響你生命的分毫定數。」

我的腦中滾燙一片，宛如煮沸慘叫的熱水：「爲什麼？難道是因爲你已經是反物質域中唯一的存在獨自體嗎？」

他托起我的下巴，柔軟冰冷的唇觸及我火焚似的前額，低聲說：「是的，就是如此，我

的分體，我唯一且絕對的半身。這裡是你的夢境，其實也是我的夢——一個孤獨神祇的夢——你渴望離脫這夢境的桎梏，而我卻戀戀不捨。我害怕被你捨棄，是故我要先侵占你、毀滅你。」

他那無邊幽闇的瞳孔在我的眼前擴大成永無止境的黑暗甬道，他銀色的長髮與感傷的聲音彷彿被自己的瞳孔呑沒。最後我只聽到他說：「除非你先毀了我，否則你必爲我所呑噬，親愛的反因子。這是我對於愛的最眞誠演繹：人總是扼殺自己最親愛的——神亦然。」

在我遁出之前，無數神祇不同的塑雕環繞在我驚恐的身子周圍，或歡暢或獰惡、或善良或悲哀的，都有個共同特徵強烈地朝我逼近。

啊寂寞……

α′

他呆滯地坐在染得通紅一片的地板上，手掌上、衣服上都染滿了血。在陽明山別墅的豪華客廳裡俯臥著一具淒艷死去的女體，尖銳的冬風和頹廢的天色無動於衷地昭告了這是個荒謬的末世情殺案。

他捧著劇痛的頭部，視而不見那一灘怵目的血流以及傾瀉在細緻米色地毯的黏稠嘔吐物。他努力回想整段情節的最初至最終。

他想自殺，她阻止他，兩人爭奪那把亮晃晃的水果刀，結果一個錯誤力道的偏轉讓那把生冷的刀子插入她的咽喉彷彿插入光潔粉嫩的豆腐裡……

錯了！他狂亂地搖頭。事實是，她想殺他，她無法忍受摯愛的情人，一步步陷入自造的幻境裡並對她棄之不顧……

又錯了！他撞撞跌跌地拉開桃花心木的內門，步出冰冷華麗的庭園，跨上那輛250的跑車加足馬力衝馳下山。一切都只是他捏造的藉口事實是——他殺了她，因爲他無法分神再愛她又無法忍受不愛她所以在一個陰冷晦澀的冬日午後他在纏綿之後精確地劃開那曾以無限柔

情吻遍的瑩白頸子啊人總是扼殺自己最親愛的……

他一路飆至東區那間張狂地懸垂著骷髏頭和倒豎黑十字的酒吧發狂地喝了一整瓶威士忌後再跨上車騎向殷藍天空的盡頭將T城所有的逸樂狂觀官能慾求全放逐在時速120的身後呀這個酷肖索多瑪的不義之城呀當霓虹燈燃亮的數目和口交次數一樣時所有名號不等的神祇都將死去。

當他回到寓所時止不住那陣昏眩誘驅之前兀自將纖瘦的身軀蜷曲緊擁住那疊全寫著相同題目的稿紙。

α

我迎向愈發憂鬱的他，我的反因子，我的夢中教主。

他的微笑既苦又甜，宛如一杯含毒的水果酒：「明白了嗎？」

我清晰地回答：「犧牲所愛，意味著最終救贖的到來。」

「所有的罪與所有的慾，也只是相對的正因子與反因子罷了。我們之間沒有所謂的因果，只有對立。」

我已下了決定，但仍然忍不住滿腔悲憐——不，應說是自憐。

他哀矜地說：「怎麼辦呢？如今你我都了被永恆輪迴棄置的無助罪犯，那裡是救贖的處所？何處會收納我們？你的現世？我的現世？我們共有的夢土？」

我搖頭不答。

「當我明白維繫長久執念的自尊已被對你的愛消弭無形後，那是神的墮落——也是以往我同類們的歸宿之道。」

他微微發顫：「我害怕，爲何能夠選擇失去自我，只源自於愛？」

我的淚水終於落在他的嘴上，我緊抱住他。他和我都明白，這將是最後。

他遞了把光束給我，微笑說：「還等什麼

？」

我將光束戳入他的身子時，至深的哀傷與至高的解脫同時灌滿我的思緒，救贖就是犧牲所愛獲得自由？

他的微笑漸漸被不忍取代，當我發現自己的身子亦出現一個相同瘡口時。

他的血透明無色，和我濃稠的血混成晶瑩的紅色池沼：「親愛的反因子，我還是騙了你——假若我死去，你亦會死去，所謂救贖只是謊言與自私的面具。」

我溫柔地擁住他。一切都安靜無傷，我們正在融合，當所有的正負相消之後就都是「無」的領土了。我相信，所有的神像在那一刻都將被正因子與反因子結合起的能量燒毀且碎裂。

我相信，救贖乃是……

那位面容冷漠堅毅的警官在號稱神秘失蹤的科幻小說家寓所內深思地望著耶穌雕像的碎屑，他憶起這幾天不約而同在各地傳出神像無故遭毀的消息。透過透明玻璃他將目光凝注在不眠T城的華燦、暴烈外貌，再回視地板上攤散的那疊稿紙——上面除了密密麻麻的**「罪與慾」**三個字之外，在旁邊的空處彷彿有人沾血寫了一行溫柔的草書：

「我相信，救贖乃是為了告慰罪與慾的寂寞。」

這位實事求是，厭惡形而上思維的無神論警察注視那行字良久後，緩緩地從領子內掏出一個碎裂得幾乎不成形、裝飾性的十字架項鍊，忽然間寂寞地哭泣了起來。

第五向度

〔接力小說〕

⊙許倬雲

楔子

張系國拉許倬雲寫接力小說，沈君山認為這次許倬雲實在「撈過了界」。孫曼麗想起大觀園中聯句，以最不文的王熙鳳起頭：「一夜北風緊」，因此，這篇接力小說，也以「一夜北風緊」起句。

第一章

一夜北風緊，中西部的大平原上，捲起連天大雪，風過處，縮著脖子，仍感到壓人窒息的風力。熹明時分，由博物館的窗口，矚望大湖，分不清哪裡是水，哪裡是天。北望公路上的汽車尾燈，也只是微弱的一串紅線，那些矗立的大樓，已完全隱沒於翻捲的雪潮中了。

古仁已經連續工作了二十多小時，反正一時不能回家——而且回到公寓，也只是孑然一身，他索性打定主意，在博物館再耗一天。半天前好像有點饑餓，這時倒已不覺得了。一整天，古仁都猴在資料架的梯子上，翻檢相片盒，只為了館中剛收到墨西哥田野工作隊寄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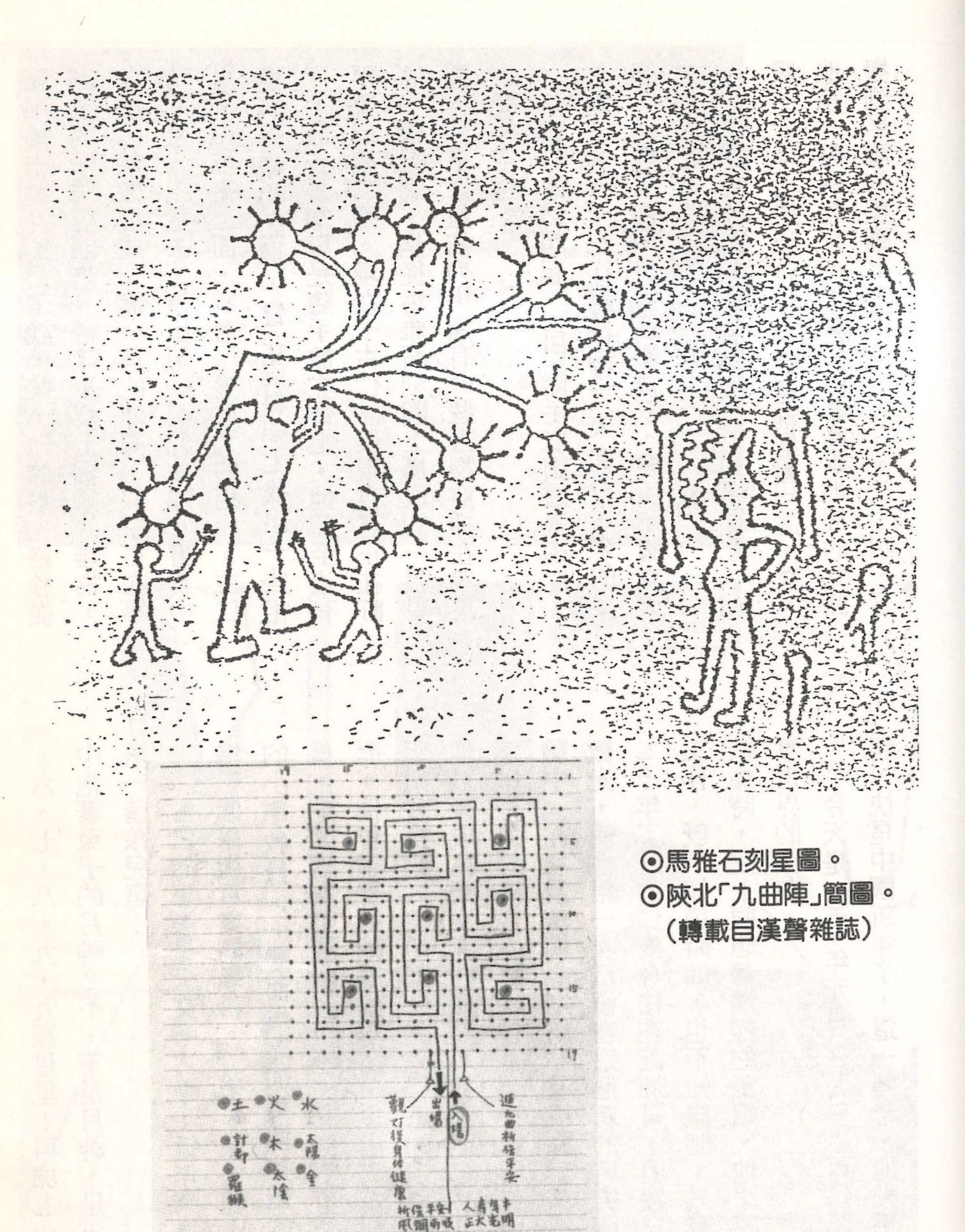
的一批資料。在二十多包放大的相片中，有一批石刻的圖象，古仁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可是找遍了中美洲的石刻資料，他却沒有找到印象中似曾見過的東西。

湖上飛舞的雪片，緊一陣，緩一陣，單調，却又迷人。古仁望著窗外，望著望著，竟似受了催眠。恍惚中，記憶中的另一個世界又回來了。二十年前，他還在陝西教小學，那時與玉娘正在新婚。八九民運剛過，偏僻的陝北鄉下，倒沒有十分驚嚇，却在大清查期之後，玉娘忽然給抓了。除夕的晚上，玉娘還沒出事，全村都湧向村北。高粱地早收了，地裡植了九枝燈桿，排起「九曲」，遍地排著一串一串的燈火，一眼望去，在沒底的黑暗裡，只有這一片燈火，竟似地上有了數不清的繁星。老大娘攏掇著玉娘去摘一盞燈，年內可以抱娃娃。古仁扶著玉娘跟隨大夥的人群，在燈火之間繞行。走陣時，一步不能錯，要挨著丁兒，走遍九座星君的燈桿，在太陰星君的座下，玉娘摘下了一盞燈。

古仁一腳踢到了高粱稈的根，一個踉蹌，被人擠出了九曲陣。他一時找不著玉娘，索性站得稍遠一些，回頭望著陣裡的人群。那些燈火明暗不定，映照著陣裡奔走的衆人，忽然顯出半張臉，忽然又只見一團黑影。甚至喧嘩的人聲，也隔得遠遠了，只聽到模糊的嗡嗡聲。

古仁由九曲，想起了黃河的九曲九轉，也想起了楊家將大破天門陣。楊六郎的三關口，也應當是黃土地的邊塞。古仁望著湧來湧去的打轉的人群，竟似看見一批一批的馬隊，無聲的衝向楊家把守的烽火台。一連串的堡壘，不也羅列如星宿一般散置在凍白了的黃土地上？終於，玉娘出現了，笑吟吟的拎著一盞燈——可是他們到底沒有走完九曲，也許因此轉了惡運。從玉娘出事以後，古仁總犯心絞痛的毛病，只有閉上眼，覺得玉娘在懷裡，疼痛才好一點。

古仁一個打顫，從九曲陣回到了現實。他



⊙馬雅石刻星圖。
⊙陝北「九曲陣」簡圖。
（轉載自漢聲雜誌）

順手摸出煙斗，爲了找火柴，他的眼光終於從湖上的飛雪拉回來。奇怪！桌上零亂的雜物，怎麼忽然像排成一簇一簇的陣圖，似乎正在等待甚麼人走進去，繞出另一個九曲陣。書桌中央的一堆書上面，躺著一張放大的相片。古仁模模糊糊的記得，曾在資料架上找出一些相片。這一張却只是隨手放在書上，他甚至沒有再瞥過第二眼。現在，古仁才發現自己正在盯著一張星圖，是從馬雅石刻圖上攝取的一張星圖。圖上衆星佈列，還有一些人物穿插在衆星之間的空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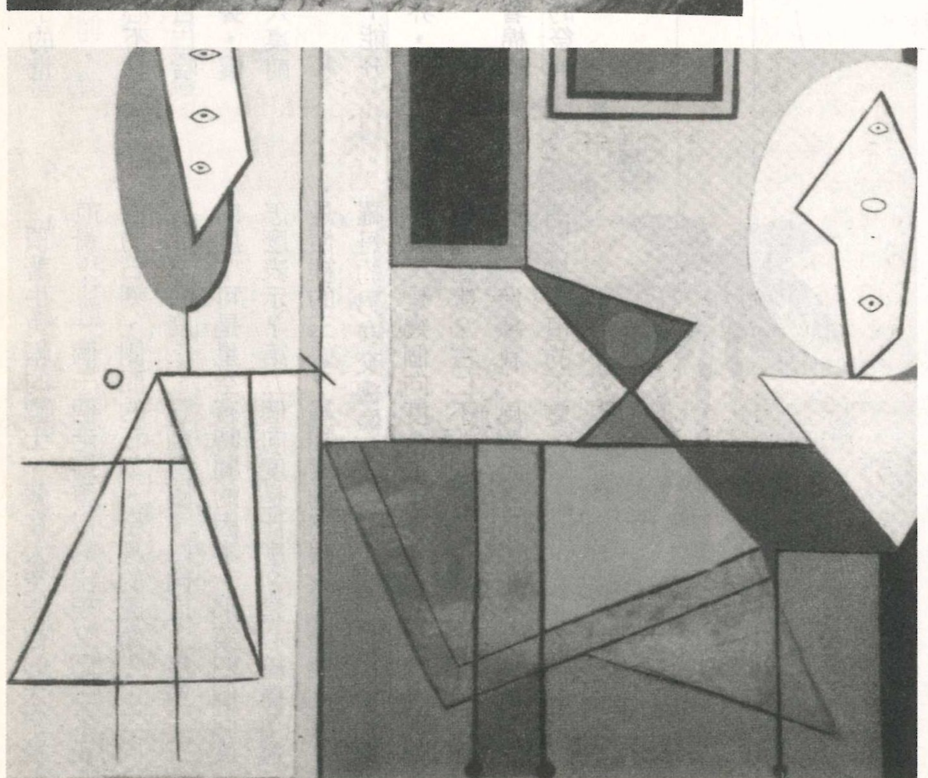
古仁忽然想起，自己隨手取出這張相片，是爲了要在下午比較伊爾克天文台送來的星圖。那些星圖，是太空船攝取，要由伊爾克天文台傳送給博物館。

伊爾克的星圖還沒傳到，古仁點燃煙斗，吸了一口，第二次盯了一眼馬雅星圖。這一次，他差一點跳起來。怎麼！陝北高粱地裡的九曲搬到馬雅的星圖上來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簇星星！再加上一個懷中抱著兔子的月神？不，不是月神，是玉娘拎著一盞孩兒燈！

古仁的專業是天文考古學，近年來才發展爲一個學術專業的學科。二十年來，他由陝北的小學教員，一變而爲芝加哥博物館的研究員，中間經過了許多似可能、又似不可能的經歷。他曾攀登過帕米爾雪山，曾出入安地斯山脈，曾搭乘太空船飛航過太陽系的主要行星。他最後成爲天文考古學家，却又不能不說是一連串奇遇的湊合。那次在英國巨石圈聖地的體驗中，在埃及沙漠金字塔石室中探索天狼星的微光，使他第一次沉溺在這個新的研究園地。二十年了，古仁隻身住在芝加哥，廢寢忘食的工作，既不知道時間，也不知饑飽，只有在心絞痛時，閉上眼想著懷裡的玉娘，他才感到現實世界的存在。

今天是2009年元月廿七日，古仁忽然想起，快是中國新年了，這一轉念，他幾乎又陷





⊙畫室／畢加索

⊙脫走的愛／羅丹

進了九曲陣，那一個時間與空間都模糊了的世界。

電話鈴聲，響到第五聲時，古仁才心不甘情不願的拎起話筒。電話中沒人答話，古仁哈囉兩聲，剛要放下話筒，却忽然砰的一聲，震耳欲聾，震得話筒脫手，也震得古仁跌入桌前的椅子。

窗外仍是漫天風雪，天邊與水邊不能分辨。隔著空空的工作室，却是死寂的世界，一切似已靜止，一切又似將開始。

古仁不能動彈，腦子却不閑著。裹著棉襖的老大娘、披著戰袍的騎士、戴著羽冠的祭師、頂著牛角帽的戰士、蒙在太空裝裡的太空飛航員……一個一個走馬燈似的出現又隱去。正面的石刻、側面的石刻、全身的雕像……二向度、三向度……石刻星圖，二向度；星空，三向度；可是星空有時間的因素，那第四個向度怎麼表示？第五個向度是什麼？是心絞痛？還是懷裡的玉娘？畢加索的三眼人算幾個向度？羅丹的男女交纏像又是幾個向度？玉娘在懷中，又是幾個向度？這天長地久的思念，又是幾個向度？古仁不能回答，也不能動彈。工作室中一片靜寂，風雪是永恒的動，風雪的景色却又是永恒的不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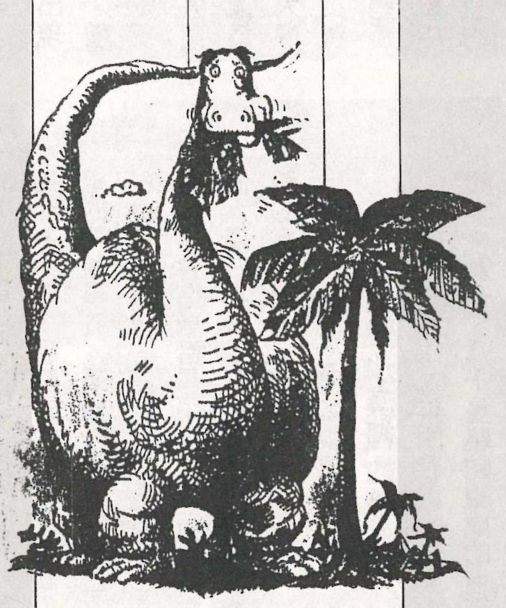
【科普知識】

恐龍 恐龍

◎袁旂

見龍在田

恐龍恐怕是科幻小說或幻想小說中出現最多的動物了（當然人與外星人除外），你只要到歐美的書店裡，走到科幻小說的書架前，就會看到很多彩色科幻或幻想小說的封面，都畫



有恐龍，或是類似恐龍的怪物，常常是一個口吐火舌、呲牙裂嘴、高舉巨爪的惡龍，向著一個混身肌肉虬結的青年英雄撲去，英雄手持利劍，昂然不爲所懼，挺身作搏鬥狀，往往英雄

的背後還有一個長髮垂肩、千嬌百媚的美女。

如果那位作者心目中的巨龍是恐龍的話，他就大錯特錯了，因爲人類最早的祖先露西(Lucy)女士大約是在四百萬年以後才出現於非洲阿發三角洲(Afar Triangle)的哈達地區(Hadar，與台灣股票市場的「哈達客」無關)，而恐龍却早在距今六千五百萬年前就完全絕跡了，恐龍與人絕不可能扯在一起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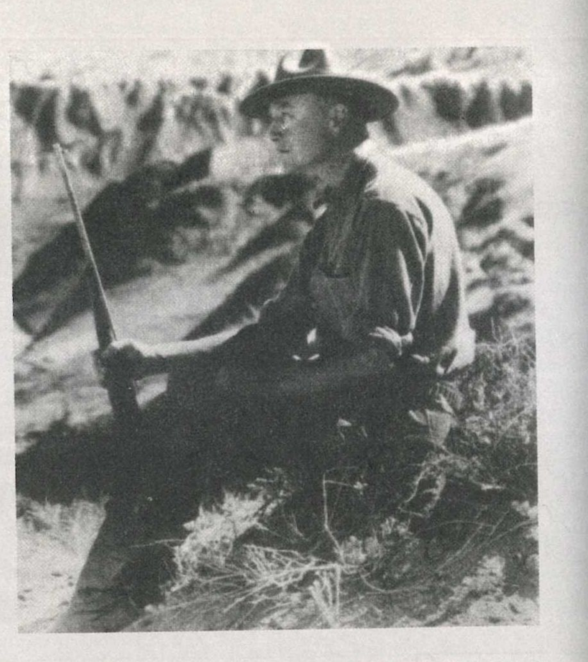
恐龍是在中生代初期的三疊紀開始出現的，到了中生代中期的侏羅紀，繁殖迅速、種類繁多，及至中生代的後期白堊紀，它們幾乎是地球上的主宰，但是到了白堊紀末六十五萬年前就突然神秘地全面死亡而絕跡了。恐龍爲什麼突然間全數死去，成爲科學上的一大懸案。最近十年來科學家在白堊紀與下一代(新生代)的早第三紀的分界地層中找到了一些新的證據，認爲恐龍是在一次大隕石或彗星擊中地面後集體死亡，這一說法引起學術界劇烈的爭辯。

我們打算利用《幻象》這塊園地介紹「恐龍之死」，但是孔老夫子說過：「未知生，焉知死。」所以我們先得談談恐龍之生，然後才談恐龍之死。我們將全文分成四個獨立的單元，「見龍在田」是第一篇，介紹恐龍之發現及中國的恐龍。第二篇「龍行大地」介紹科學家對恐龍的骨骼化石和古生物的研究，將中生代時的恐龍世界描寫出來。第三篇才是「恐龍之死」，不僅談恐龍族的滅絕，也談生物物種滅絕的種種事迹。最後一篇是「死亡之星」，死亡之星是科學家的一個假說，因爲有死亡之星，才會造成彗星雨，才會有可能讓彗星或一個大隕石在六千五百萬年前擊中地球，導致恐龍的集體死亡。

我們先從恐龍蛋談起。

戈壁沙漠裡的恐龍蛋

公元一九二二年的春天，一支由八輛道奇轎車，及七、八十隻駱駝組成的遠征車隊，離開了北洋軍閥混戰的北京城，通過長城的關



帶領蒙古考古隊的古生物學家安德魯斯。

口，浩浩蕩蕩地向著蒙古戈壁沙漠前進。這支遠征隊伍是由十來位美國的科學家組成的，他們的任務是到戈壁沙漠中尋找哺乳動物的發源地，甚至說得更誇張一點，他們希望找到人類的發祥地，把生物進化論中，人類祖先骨骼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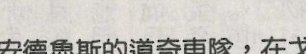
印第安那瓊斯，「法櫃奇兵」中的主角，仿安德魯斯所創造的人物。

石這個「遺失了的環節」(missing link)找出來。

這些科學家是由一位年輕的古生物學家率領著，他的名字叫安德魯斯(Roy Chapman Andrews)，他們都屬於紐約的自然歷史博物館，那時博物館的館長奧斯本(Henry Osburn)正是「哺乳動物發源地在中亞」這個學說的創始人。奧斯本這個學說其實是很牽強的，他看到恐龍化石的遺跡，在北美洲一直往東延伸到新澤西州，而在歐洲却往西延伸到英國，他就猜想恐龍以至於哺乳動物一定是在中亞發源的，它們往西遷居至西歐，往東跨過白令海峽，遷移至美洲東海岸。（那時尚無大陸飄移的學說。）既然東西兩邊都找到了化石遺跡，中間一定會找到更原始的化石，這些化石就是最原始的恐龍、哺乳動物，甚至人類祖先所遺留下來的了。

安德魯斯爲了要證明奧斯本的學說，決定組成一支遠征隊到蒙古的戈壁沙漠去尋找哺乳動物的發源地。當時的蒙古沙漠不是一片安寧的土地，政治十分不穩定，遍地都有土匪的踪跡，所以安德魯斯的車隊是武裝了的。一輛道奇轎車上裝有一架一分鐘二百發的機關槍，隨行的科學家都備有手槍，安德魯斯自己則戴著一頂有點像童軍帽的寬邊呢帽，腰上繫著裝子彈的皮帶，掛著一隻左輪手槍，手上還拿著一支來福槍，穿著一條寬脚管的馬褲，蹬著一雙大馬靴，造型就和「法櫃奇兵」裡的那位考古學家印第安那瓊斯(Indiana Jones)完全相同。據說「法櫃奇兵」的作者創造印第安那瓊斯這個角色，就是參考安德魯斯的形像而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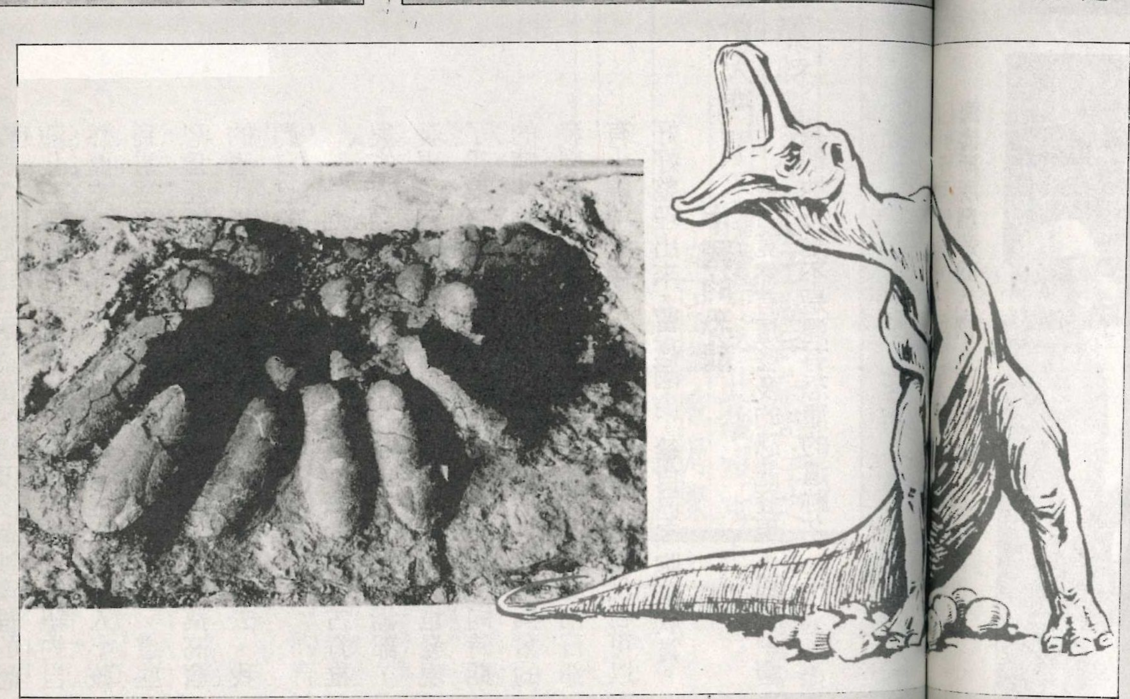
安德魯斯在戈壁沙漠前後有八年之久。他並沒有找到奧斯本理論上哺乳動物的始祖，也沒有找到人類的始祖，但他却順利地找到了恐



安德魯斯的道奇車隊，在戈壁沙漠中前進。



安德魯斯與伙伴取出恐龍蛋。



放在紐約歷史博物館中的恐龍蛋。

龍的化石，而且就在他們到戈壁沙漠的第二年，他們就在沙巴拉克烏蘇的火燒崖(Flaming Cliffs, Shabarakh Usu)上發現了比恐龍化石更重要的東西——一組完整的恐龍蛋化石。當安德魯斯的隨員告訴他發現恐龍蛋時，他們都不相信，等到他們跑到發掘地，看到整齊排列成兩個同心圓的化石時，才不能不相信這的確是蛋的化石，因爲自然形成的卵石不可能有這樣的排列，而且有的卵殼破裂，顯示出殼與內部之不同。但大家還不敢相信這是恐龍蛋，因爲在這個發現之前沒有人知道恐龍究竟是胎生，還是卵生，一直到他們在化石蛋的上層發現恐龍幼蟲的化石，就是一些還沒有長牙齒的小恐龍，他們才完全確定他們不僅發現了一組恐龍蛋，而且是一個恐龍巢穴。

恐龍蛋發現的消息震驚了古生物學界，震驚了美國，也震驚了全世界。安德魯斯馬上成了英雄人物，美國各地都邀請他演講，美國舊金山報業鉅子赫斯特(William Rudolph Hearst)也願意出鉅資向他購買獨家報導權。

安德魯斯把這些恐龍蛋，以及戈壁沙漠裡的恐龍化石都運回美國紐約，現在仍陳列在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裡，每星期仍有上千的大人小孩到這裡來參觀從中國蒙古挖出來的寶藏。這些恐龍蛋就像顧愷之的仕女畫，或是敦煌莫高窟的唐代經文、手卷，被西方列強攫奪而去，我們自己的同胞反而看不到這些國寶了。

一九八八年，加拿大與中國大陸的古脊椎與古人類研究所，又在內蒙古的古巴音滿部，發現了五十多種不同種類的恐龍化石，也發現了恐龍蛋和恐龍巢穴，還有很多和恐龍同時期的哺乳動物、龜、蜥蜴的化石。最令人興奮的發現是一批成群死亡的幼年恐龍，每隻化石都有小綿羊那樣大。我們希望這批恐龍化石可以好好整理出來，留在國內，給自己同胞來欣賞。

中國的恐龍

蒙古竟然有這麼多的恐龍發現，那麼中國其他地方是不是還有恐龍的遺跡？

五城縣　郡東南有水通於巴漢時置五倉發五縣民尉部主之後因以爲縣出龍骨云龍升其山值天門閉不達墮死於此後沒地中故掘取得龍骨

華陽國志　卷三　九

中華書局聚珍倣宋版印

華陽國志中對龍骨的記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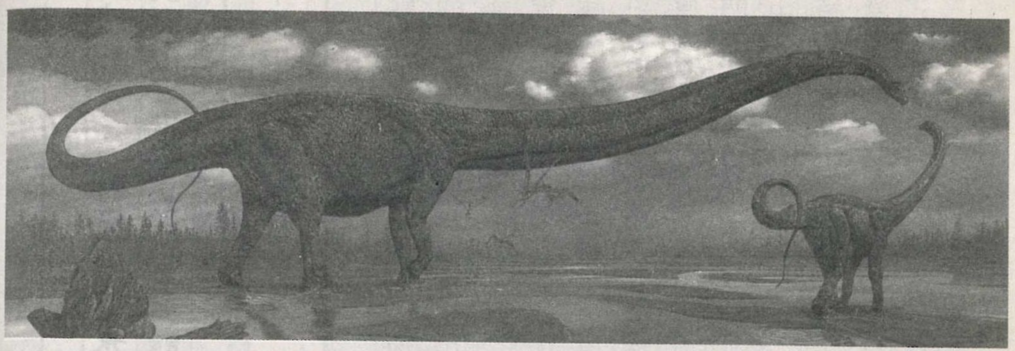
一點也不錯，上古時中國的大地是一個恐龍出沒的所在，恐龍的化石遍佈全中國各地，除了福建和台灣二省外，其他每一省都有發現。其實恐龍的發現，最早還要數中國。

晉朝的華陽國志就記載了一段有關「龍骨」的記事。它說在秦嶺南麓的五城縣出現了龍骨，傳說龍升天時，從秦嶺冉冉而上，但是正值天門關閉，龍乃墮地而死，埋骨於五城縣山麓地中。

這裡的龍當然不一定就是恐龍，龍是我國古代常常提到的神物，「龍骨」又是古時醫藥的一種，龍骨是不是就是恐龍的化石，也有待求證。但是就在昔日五城縣的故址的秦嶺南麓，今日四川境內，中國古生物學家發現了大量的恐龍化石，所以極可能華陽國志的作者常璩所記載的「龍骨」就是恐龍化石。如果這個說法成立的話，恐龍的發現是在三世紀的晉朝，而不是十九世紀的英國（見下文）。

在我國大地上露出於地面的岩石層，多屬於中生代的地層，而恐龍從發源而演化而滅亡都在中生代，所以有大量的恐龍化石在我國發掘出來，並不奇怪，古代醫藥上的「龍骨」也有很大可能是指恐龍的化石。但是眞正用科學方法來挖掘「龍骨」是在一九三五年，那一年

四川合江的馬門溪龍，亞洲最長的恐龍，身長22公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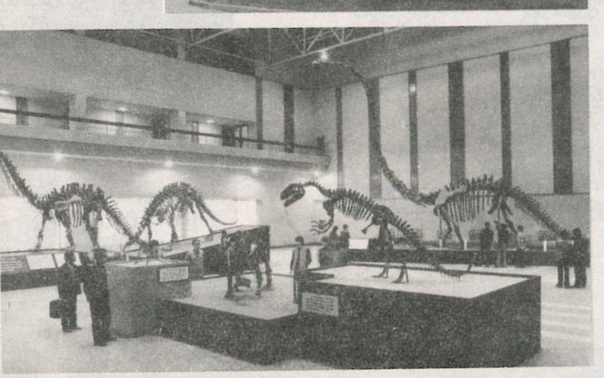
陳列在北京自然歷史博物館的永川龍。

有一個完整的恐龍骨骼化石出土，這種恐龍就被命名爲滿洲龍(Mandschurosam)。從這年起，在中國大地上不斷地找到恐龍，現在出土的恐龍已經有百種之多，幾乎世界上發現的品種，我國都有。

比較特別的一隻恐龍是在四川合江縣出土的。這隻恐龍被命名爲馬門溪龍(Mamenchisaurus)，它是一隻長達二十二公尺的巨龍，是亞洲所發現的恐龍中最長的一個。站起來身體有四公尺高，一隻長頸子由十九個頸骨所組成，比世界上頸子最長的恐龍還要多出兩節頸骨，整個頸子就有十一公尺長；但它的頭很小，和它龐大的身體，簡直不成比例。馬門溪龍生活在沼澤之中，利用長頸子吃湖水中的水草或地面的樹葉爲生。馬門溪龍雖然巨大，却是一隻性情平和的素食恐龍。

在四川永川出土的永川龍却不一樣，它是一個兇狠的肉食恐龍，頭部巨大，滿嘴都是尖銳的鋸齒牙，用二條腿跑路，兩個前肢則是兩把利爪。永川龍身長約六・五公尺，比起馬門溪龍，它要小多了，但是打起架來，馬門溪龍肯定不是它的對手。





四川自貢市的恐龍博物館外貌及內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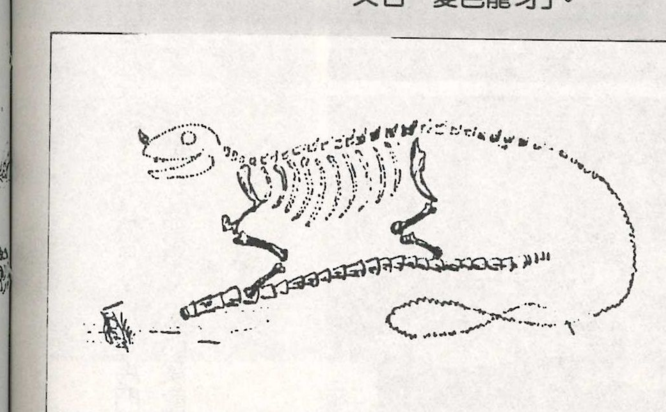
四川是我國出產恐龍化石最多的省份，在自貢市建有一個現代設備的恐龍博物館，專門展覽多年來在四川發掘出來的各種恐龍化石，是全國聞名的一個勝地。

除了四川之外，山東、新疆、內蒙、雲南都有大量的恐龍化石出現。如果古人所指的龍，就是因爲看了恐龍的骨骼而猜臆的一種動物，中國可眞是一個名副其實的「龍的王國」了。

第一個發現的恐龍—禽龍

恐龍這個名詞以往是沒有的，不像「龍」這個名詞一直活生生存在於人們的想像中。恐龍是由dinosaur翻譯的，dino來自希臘文的deinos，原義就是恐怖、可怕；saur來自希臘文的sauros，就是蜥蜴，所以dinosaur譯成恐龍是十分恰當的。

恐龍這個名詞是英國古生物學家歐文(Richard Owen)所取的，時間是一八四一年，那時發現的一種恐龍化石是一種叫禽龍的恐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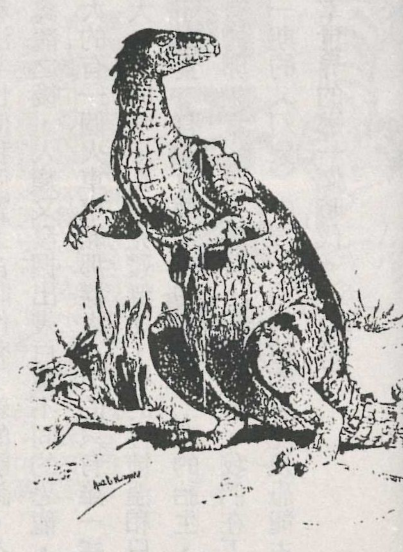
1830年第一次組合的禽龍，又名「變色龍牙」。

禽龍的完整譯名應該是變色龍牙(iguanodon)，因爲最初發現時只有幾隻牙齒的化石，是一九二二年由英國醫生曼特爾 (G. A. Mantell)夫婦在英國的索塞克斯(Sussex)發現的，他們找不出任何動物會有這樣的牙齒，唯一比較像的就是變色龍的牙齒，但是這些化石牙齒又比變色龍的牙齒大了很多倍。到了一八三〇年代，一些禽龍的骨骼化石也在同一地點發現了，曼特爾就著手將骨骼重組，一個二十公尺長類似變色龍的大爬蟲就漸漸拼湊出來了。當時沒有人知道它有多老，只知道它是一個已經絕跡的古生物而已。

骨骼組合的工作，聽起來不難，做起來却不易，尤其是當骨骼不全，又不知答案所在時。曼特爾醫生當年就面臨了這個問題，他唯一的線索就是這個怪物的牙齒類似變色龍，所以當他將骨骼排列出來後，這個怪物就成了一個大型的蜥蜴，一個放大的變色龍，有一塊像牙齒一樣的骨頭，哪裡都塞不進，只有放在它的鼻子上，成了一個獨角的變色龍。

曼特爾的煩惱，到了一八七八年就得到基本的解決。那年比利時的一個煤礦裡，發現了十七個「變色龍牙」的殘骸，其中十二個是非常之完整的。比利時的自然歷史博物館，在多羅(Louis Dollo)與狄包(Louis de Pauw)的

經過英國牛津大學學者羅曼研究改進後的禽龍造型。



1878年比利時煤礦中出土的禽龍形像。

領導下，把「變色龍牙」的骨架拼湊組合出來，這個骨架就和大蜥蜴不大一樣了。它的下半身像澳洲的大袋鼠，一個巨大的尾巴放在地上，頭頸又有點像駝鳥，身體向前傾斜；曼特爾原本放在它鼻子上的那隻觸角，現在已經跑到恐龍手上的大指頭上了。

但這個結果仍然不能令人滿意。英國牛津大學的古生物學家羅曼(David Norman)從比利時煤礦工人在發現恐龍骨骼化石時所畫的圖中發現，那些完整的恐龍沒有一個是像袋鼠一樣，尾巴頂在地上、身體作直立狀，它們死去的姿態都是尾巴平放的。後來他更進一步，在化石堆中找到了恐龍臀骨上的大筋化石，在他看來，這些大筋唯一的用途，就是把尾巴拉直，水平地停在空中。他又發現這些恐龍的手雖然比腿要短，但短得不是那樣多，手掌的結構顯然是用來支撐身體在地上走路的，所以這個「變色龍牙」，或禽龍，是一個四肢著地、尾巴平翹，在地上奔走的恐龍。

羅曼是一個很細心的科學家，他又研究了一批禽龍的幼龍，這些幼龍的前肢非常之短，所以羅曼認為未成年的禽龍是用兩條腿跑路的，靈活性很大，成長之後身體太大了，非要用前肢支撐身體，才能奔走行動，和我們人類小時四個脚，長大時兩個脚正好相反。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人們對恐龍的形態的認識是不斷地在改進的，有了新的發掘、新的證據，我們可能還要重寫禽龍的篇章。

禽龍是第一個被發現，也是第一個完整拼湊出來的恐龍，使我們古代的動物有了嶄新的看法，也使我們對上古時代有了新的認識。在禽龍之後，人類又發掘出幾百種不同的恐龍，大的有一個火車車廂那樣大，小的只有雞一樣大；有的吡牙裂嘴兇殘無比，有的性情溫和只茹素食；有的會飛，有的會游泳；有的胎生，有的卵生……應有盡有，洋洋大觀。我們在下一期的《幻象》中再介紹其他的恐龍及恐龍主宰世界的那一個時代。

[漫畫選介]



⊙張系國

大人也愛看的漫畫

漫畫的種類雖多，不外乎四類。第一類畫的是大人，讀者也是大人。CoCo 的二馬餐廳、朱德庸的醋溜集等等，都屬於這一類。第二類畫的雖是大人，讀者倒是孩子。超人、蝙蝠俠等，屬於這一類。第三類畫的是孩子，讀者卻是大人。最好的例子是 Peanuts ，雖然表面看來是大頭查理和其他孩子們的故事，再穿插一條愛幻想的狗史努比，實際上敍述的是成人的故事。

最後一類漫畫，畫的是孩子，讀者也是孩子。坊間流行的許多給孩子看的漫畫，都屬於這一類。但即使漫畫的主角是孩子，讀者也是孩子，漫畫的觀點並不一定是孩子的觀點，這是因爲畫漫畫的人都是大人，往往忘記了孩子的看法和孩童的世界究竟是什麼模樣。

〈凱文和虎寶〉（Calvin and Hobbes）雖是第四類的漫畫，它和別的漫畫不相同的地方，就在於它完全認同了孩子的觀點。故事的主角凱文是個調皮的小孩，充滿了幻想，在他的幻想中，他心愛的玩具虎「虎寶」變成了活生生的玩伴，他又常常幻想自己變成太空人和恐龍之類。而經常要管他的爸爸、媽媽和老師，就被凱文幻想成敵對的外星怪物等等。凱文和他的玩具虎就在這充滿驚險和刺激的幻想世界裡盡情遨遊——雖然常常不免要被拉回到現實裡來。

我最早注意到〈凱文和虎寶〉的漫畫，還是因爲小女兒的緣故。芹芹最迷的漫畫就是〈凱文和虎寶〉故事集，常常到她房間，就聽到她看這漫畫看得格格直笑。女兒最喜歡動物玩偶（stuffed animal），擁有一隻綠色恐龍、黃色的醜河馬和無數條狗。我每次逗她，就故









意威脅要把她的恐龍偷走。她對我說過，凱文簡直就跟她一模一樣。在她的眼裡，我大約也是一個常常要「迫害」她的猙獰醜惡的外星怪物！

〈凱文和虎寶〉的故事，童眞俏皮卻又不失眞實性。我最喜歡的一則，是凱文幻想自己的太空船墜落在一個荒涼炎熱的星球上，又饑又渴之際，突然出現了一個外星怪物！這個外星怪物突然彎下腰，端過來一碟三明治和檸檬汁——英勇的太空人凱文頓時變回了小男孩凱文，乖乖享受媽媽親手送來的美點。孩子的調皮和父母的愛心，都表露無遺。

隨著女兒，我也迷上〈凱文和虎寶〉。雖然它屬於第四類漫畫——主角是孩子，讀者也是孩子——成人看了也能夠產生共鳴。它使我們回憶起小時候的歲月，一切都充滿了新鮮和刺激。也許祇有通過孩童和藝術家的眼，才能把原來平凡的世界變得多彩多姿？但是，誰知道呢？也許我不該這麼說。我應該說：也許祇有通過成人太過現實的眼，才會把原來多彩多姿的世界變得平淡無奇！

凱文和虎寶

⊙ 比爾・華特生（Bill Watterson）作


















豬腦袋，你整個
浪費了七天！


星期一我們就要交作業了，
你最好趕快動工，不然
我要報告老師你沒做功課。
知道嗎？


喂，你怎麼說
啊？你明白我
的話嗎？這
很要緊呀！


嘰嘰！咕
咕！呱呱!!
我們的英雄
冷冷的看著
這個奇怪的
外星人…它
好像想要和
他溝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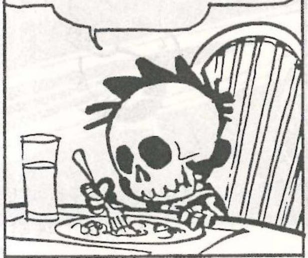

太空人史畢夫向
外星戰艦逼近！


其笨無比的外星人渾然不知
死在臨頭！


我們的英雄鎖定
目標，準備攻擊！


老師！
唉！外星主力
艦來了！暫時
躲他一躲！


凱文遭到高能
光子轟擊，變成
了X光人！


以後看病倒是挺
方便的，只是吃飯
變成了令人噁心的
苦刑！
大家清清楚楚地
看到食物在凱
文的嘴巴裡被
嚼得稀爛，然
後吞到肚子裡…


凱文！
嚼東西時把嘴合上！
你以為我們很愛看嗎？
嚼！
吞！
呃呃！


獵人阿爾揮著大刀，
在叢林裡殺出一條通路！


突然，一隻大猩
猩衝了過來！


把你的房間
整理乾淨！


什麼？
你聽到我說
的話了。這兒簡直
是個叢林！


凱文，媽媽和我
決定要給你一筆
零用錢。


你要學著去了解
金錢的價值，這
是很重要的。


錢！哈哈！
我發財了！
我可以收買任何人！
世界在我的掌握中！
WATTERS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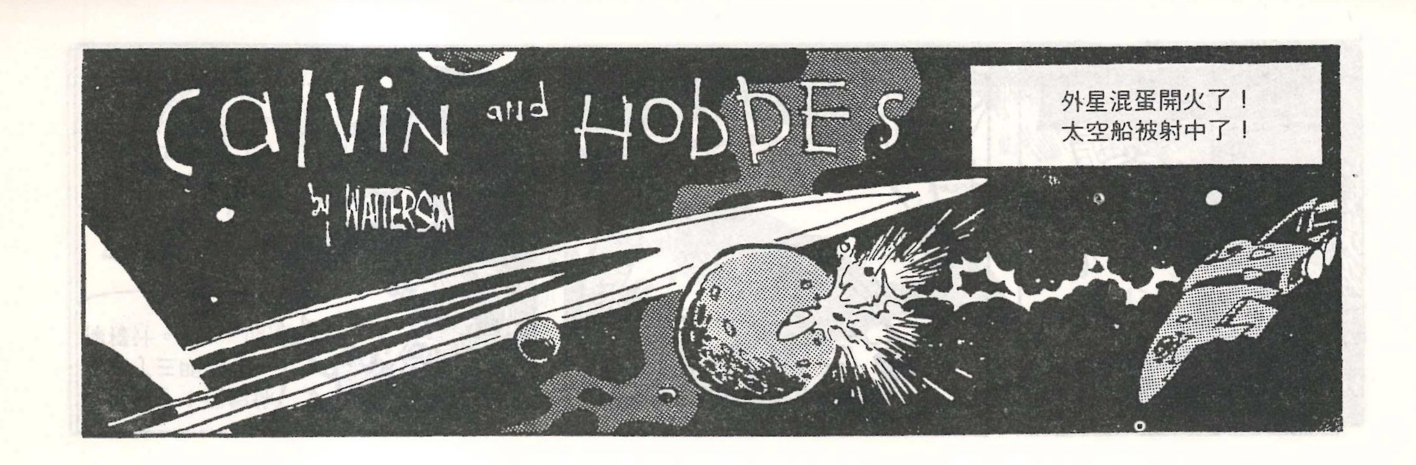

權力！朋友！
地位！
太太，我又
搞砸了！
我可以買下
一切！我自由了！
哈哈哈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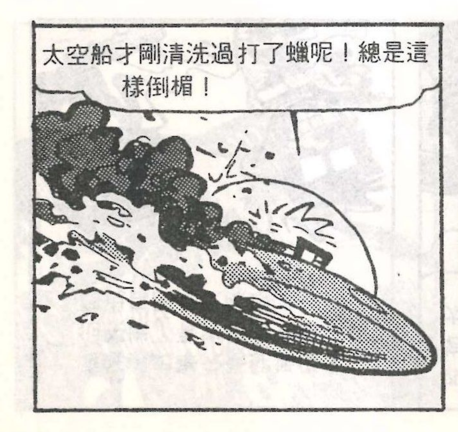

我想該是家裡
換個新爸爸的時候了，你
的任期什麼時候到期？


抱歉，凱文，
我是終身職的爸爸。


終身!!??
不能罷免嗎？
不能彈劾嗎？
於法無據。


憲法是你自己
制定的，還是
怎麼著？
唔，媽媽也
幫了點忙。
WATTERSON


Calvin and HOBBES
by WATTERSON
外星混蛋開火了！
太空船被射中了！


太空船才剛清洗過打了蠟呢！總是這
樣倒楣！


大無畏的太空人史畢夫
努力控制著受損的
太空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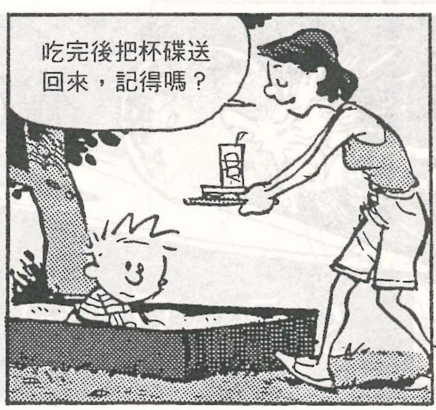

推進器失靈了！太空船
墜毀在外星星球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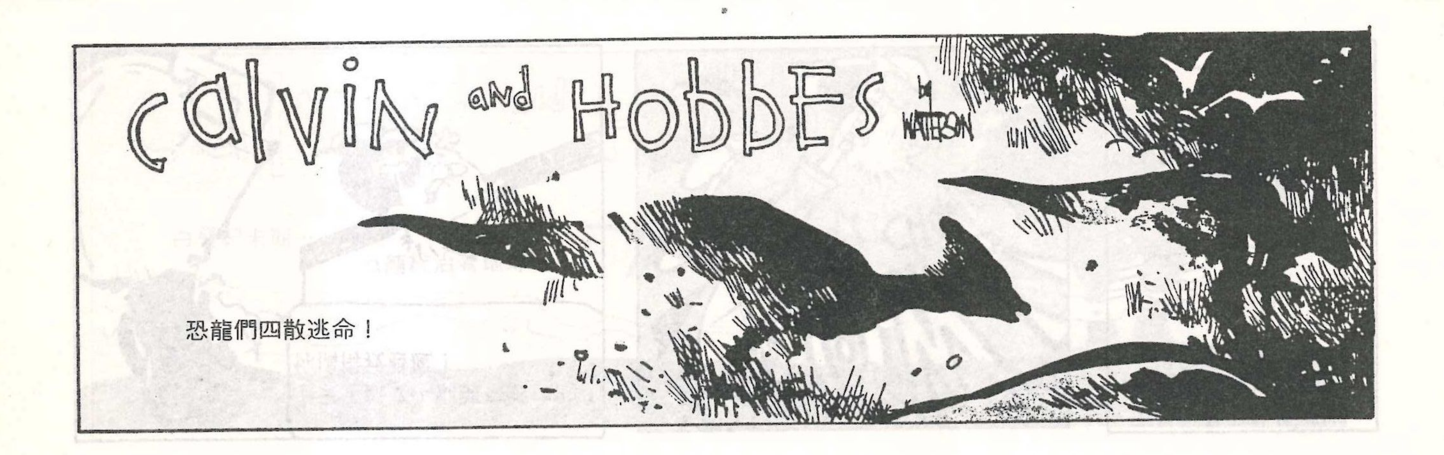
四周一片荒涼，到處是
岩石和沼氣。有兩個
太陽炙烤著大地！沒有食物也沒有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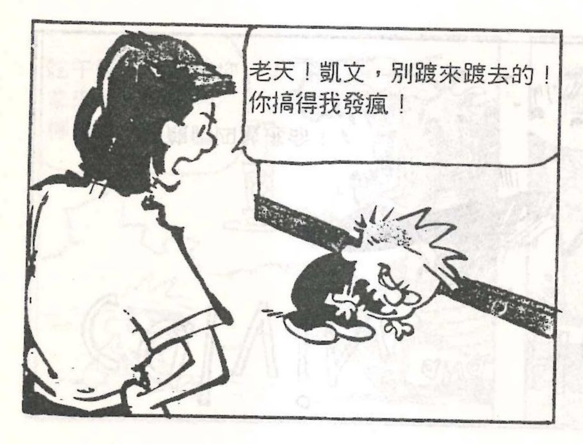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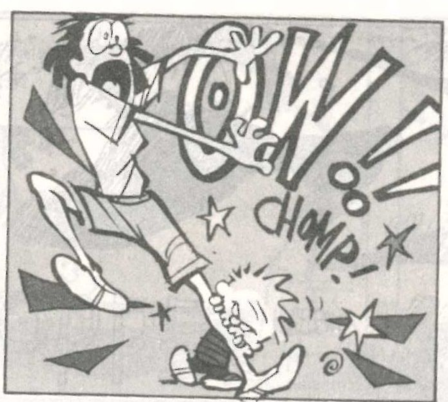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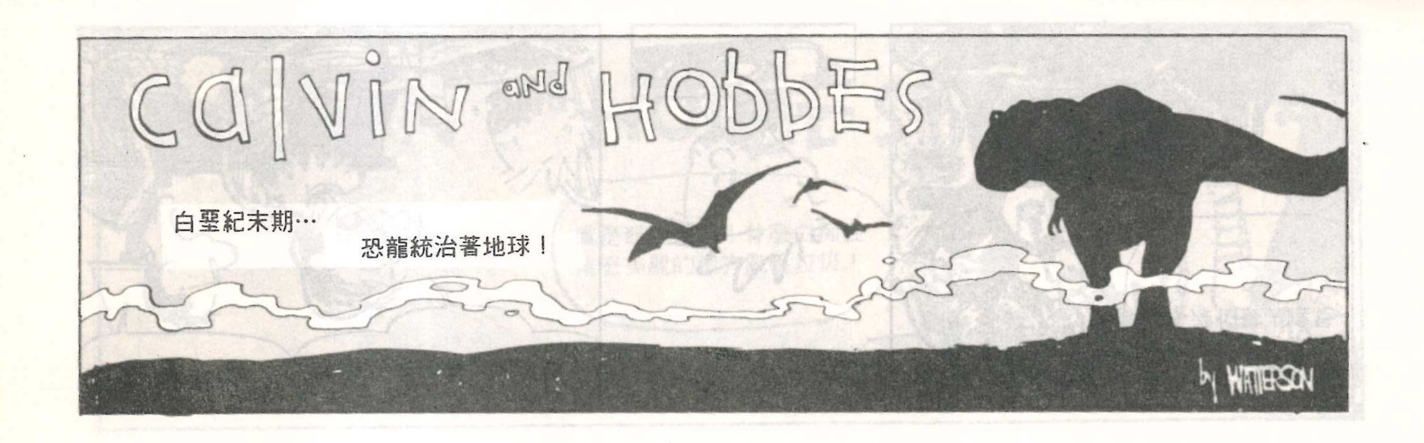

可怕的暴君龍凱文
是衆龍之王！


搖晃著七噸重的肌肉
和利齒，牠四處搜尋
獵物！


老天！凱文，別踱來踱去的！
你搞得我發瘋！


OW!!
CHOM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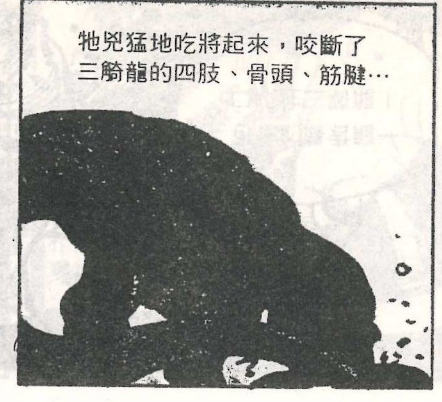

可怕的暴君龍是怎麼
滅絕的？現在我們
知道答案了！


Calvin and HOBBES
白堊紀末期…
恐龍統治著地球！
by WATTERSON


而凱文統治著恐龍族！


可怕的暴君龍一
口咬住三觭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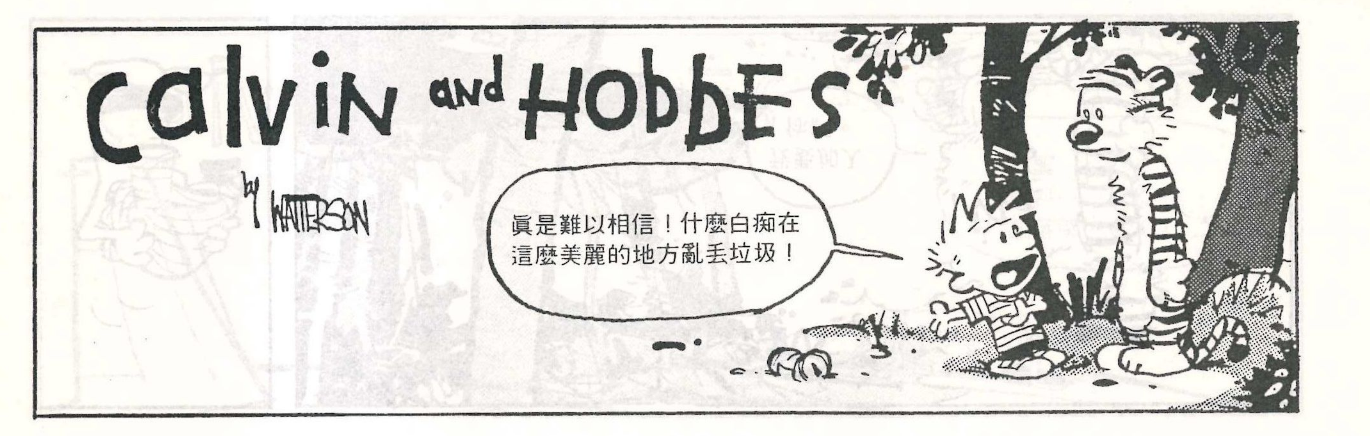

暴君龍又勝利了！不愧是恐龍之王！牠發出一聲巨吼，


牠兇猛地吃將起來，咬斷了三腳龍的四肢、骨頭、筋腱…


凱文，眞噁心！
拜託！慢慢嚼，別出聲！




可怕的暴君龍繼續進食，牠覺得很丟臉，深怕被人瞧見。


Calvin and HOBBES
by WATTERSON
眞是難以相信！什麼白痴在這麼美麗的地方亂丟垃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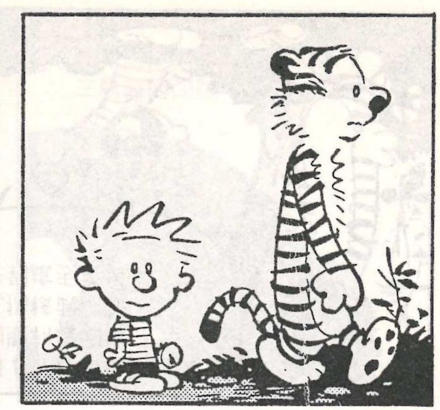

我敢說，未來的世界一定會曉得我們是什麼樣的人。


看哪！又是一個罐頭！氣死我了！


天啊！人類不是把有毒的廢料埋到地裡和亂搞核武試驗，就是到處丟垃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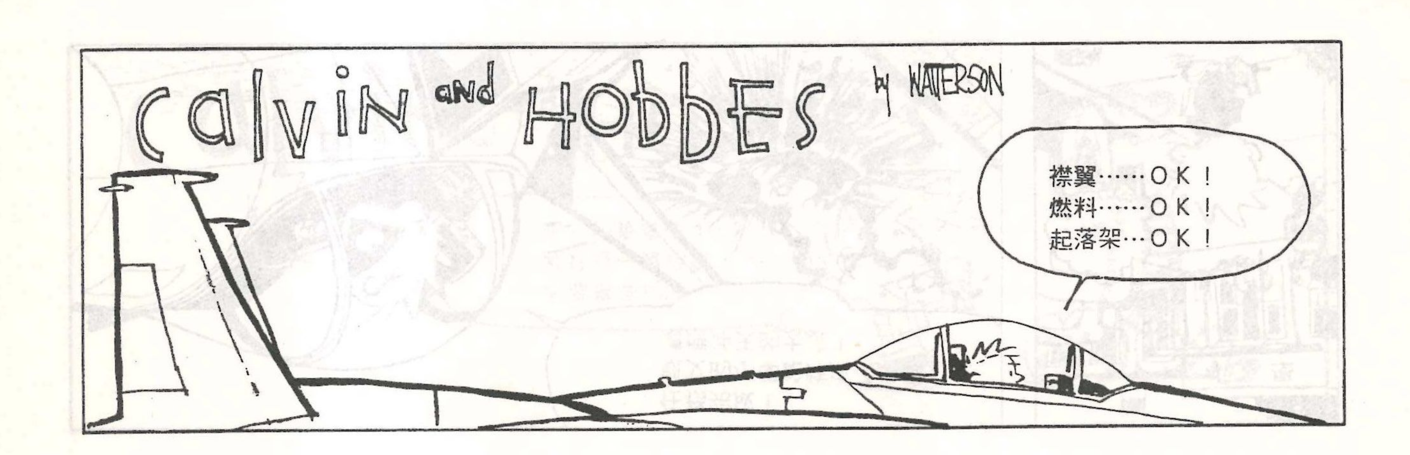

這樣的星球實在一文
不值！現在我還得
把這個髒東西揀起來
帶走！


你知道，不是人類的
一份子，常常讓我感到
很驕傲。






我要加入
你們。


Calvin and HOBBES by WATTERSON
襟翼……OK！
燃料……OK！
起落架…OK！


遮風鏡…OK！


凱文駕著F-15
以1,500哩的時速
高速飛行。


噴射機載著好幾噸
重的各型飛彈，尖嘯著
低空掠過地面！


FWISSHHH!
目標進入了視線了！
凱文開火了！


一枚又一枚的飛彈發射
出去，直接命中目標！
PFOOM!


任務完成！
凱文的小學給炸成了一個
濃煙沖天的大坑！


小　學
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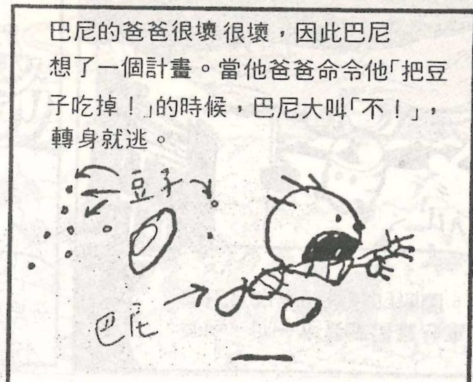

Calvin and HOBBES
by WATTERSON
哪，粉筆拿去！
我在寫一篇故事，
需要畫些插圖。


除了老虎，你還會
畫別的吧？
當然啦！豹子
、美洲獅、豹貓…
你儘管說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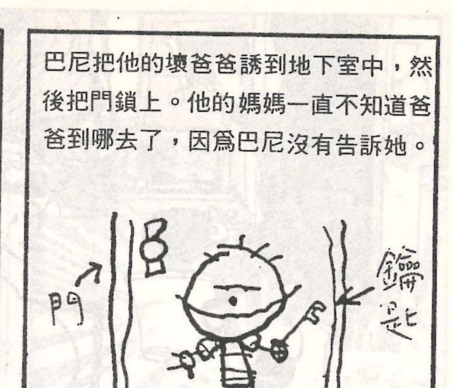

爸爸，你一定要讀這篇故事，
是我寫的，虎寶畫的插圖。
呃…
好吧。



“一個壞爸爸的懺悔錄”
你幹嘛停下來？讀下去！



巴尼的爸爸很壞很壞，因此巴尼想了一個計畫。當他爸爸命令他「把豆子吃掉！」的時候，巴尼大叫「不！」，轉身就逃。
豆子
巴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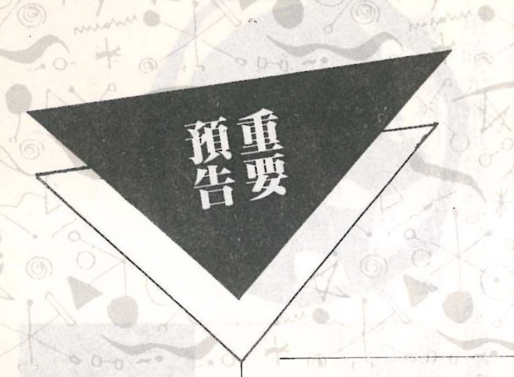
巴尼把他的壞爸爸誘到地下室中，然後把門鎖上。他的媽媽一直不知道爸爸到哪去了，因為巴尼沒有告訴她。
門
鑰匙



他的爸爸就在地下室裡度過餘生，每天只有老鼠和粥可以吃。這樣過了50年。他很後悔他對他的孩子那麼壞。
—完—
巴尼的爸爸
老鼠



你知道，很多故事都含有一個教訓…
我知道！
我知道！



美國科幻界名人訪台

詹姆斯・耿恩(James Gunn)教授，知名科幻文學批評家及小說家、美國科幻作家協會及科幻研究協會前任會長、科幻百科全書編者，將於六月下旬訪台，定六月十九日就「什麼是科幻文學以及科幻文學與主流文學及幻想文學的分野」做專題演講，六月十八日假電影圖書館放映根據其小說改編的電視影片「不死者」(The Immortal)並就科幻小說改編電影之種種發表演講。詳細時間、地點將在報章披露。歡迎踴躍參加。



[特別推薦]

黑貓的故事

——介紹嚴家其的科幻小說

◎張系國

《幻象》科幻雜誌創刊不久，上海英文師範學院的吳定柏教授來匹茲堡拜訪我。吳教授費了數年功夫，將中國大陸科幻作家的重要作品譯成英文，出版了第一本英譯中國科幻短篇小說選，也是個有心人。我們談起大陸科幻風氣在八○年代初期達到高峯，八四年後受到「反精神污染運動」影響，從此一蹶不振，都不勝感慨。當晚吳教授住在我家，無意間提起嚴

家其從前也寫過科幻小說，頓時引起我的興趣，便央求他影印一份寄給我。

隔了幾天，吳定柏教授果然將嚴家其寫的科幻小說寄來，這篇小說，原載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四日《光明日報》，題目是「宗教・理性・實踐」，就科幻小說而論，是科幻精神比較薄弱的作品。嚴家其乘著時光飛艇，從事一次「歷史和未來的考察飛行」，除了時光飛艇，通篇小說就沒有什麼科幻意味了。但嚴家其利用時光飛艇探討嚴肅哲學問題，倒頗符合文以載道派科幻小說的主張。他訪問了三個眞理法庭：十七世紀義大利的「宗教法庭」、十八世紀法國的「理性法庭」、廿一世紀中國的「實踐法庭」。嚴家其寫這篇科幻小說時，正是鄧小平「不管黑貓白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的「實踐檢驗眞理」口號甚囂塵上時，嚴家其的「實踐法庭」便爲這理論張目。可惜十一年後，嚴家其的「實踐法庭」果然成爲幻想，正如作者在小說中的預言：「……長廊、假山、鐵塔和五色繽紛的亭子，怎麼消失得無影無踪了!?……原來我太興奮了，竟忘了在二○○九年的北京多停留幾天。」

時空變幻，嚴家其如今成爲海外民運的領袖人物。也許，他忘了在科幻世界的北京多停留幾天是對的。也許，民運人士的努力，會在未來創造出一個眞正屬於中國人民的北京。

◎嚴家其

宗教・理性・實踐

——訪問三個時代關於眞理問題的三個「法庭」

一九七八年五月三日晚上，我正在護國寺人民劇院觀看話劇《楓葉紅了的時候》，突然舞台右側的牆上出現了幻燈字幕：「《光明日報》記者嚴家其注意，請您立即返回編輯部，有緊急任務。車在劇院門口等著。」什麼緊急任務？我一時摸不著頭腦。趕回編輯部一問，原來是《光明日報》社同國際時空航行局剛剛達成一項協議，要立即安排一次「歷史和未來的考察飛行」。總編輯興奮地告訴我：「根據國際時空航行局的電腦顯示，關於眞理問題，有三個『法庭』，一個是十七世紀封建時代義大利的『宗教法庭』，一個是十八世紀資產階級啓蒙時代法國的『理性法庭』，一個是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時代中國的『實踐法庭』。爲了配合當前關於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的理論問題的討論，我們決定派你參加這次『考察飛行』，訪問這三個『法庭』，明天就要起程，你得連夜做好必要的準備。」聽著總編輯布置的任務，我特別高興，生活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而能有幸見到幾個世紀前和未來年代的眞實情況，這是多麼令人神往！

第二天，也就是五月四日下午三時二十分，我乘坐R-1001巨型飛艇，踏上了這次考察飛行的航程。

(一)

一六三三年二月下旬的一個陰沉的下午，R-1001巨型飛艇降落在羅馬台伯河右岸、離梵蒂岡宮不遠的一個狹小的空地上。當我走下飛艇，看著那古老的羅馬城堡而不知所措的時候，從梵蒂岡宮那邊急駛來一輛六輪馬車，原來是教皇烏爾班八世的顧問狄薩路斯奉命來迎接我。狄薩路斯陪著我坐上馬車，飛馳過羅馬的泰倍爾諾街，穿過了當年燒死布魯諾的鮮花廣場，最後來到了帕拉丁山的山脚下。一條修得很好的路，蜿蜒曲折地從一叢叢百年古樹的林子裡一直通到莫爾西亞山谷的盡頭，在這裡聳立著一座陰森森的古堡：這就是聞名世界的宗教法庭——羅馬世界異端法庭。

狄薩路斯把我領進了一座極爲華麗的大廳。我進入大廳，一陣燃燒著的月桂劈柴的香味撲鼻而來，大廳內金碧輝煌，烏爾班八世的銅像在無數支蠟燭的照耀下閃閃發光。不一會，一個大腹便便、身穿法官制服的人走了進來。狄薩路斯指著向我走來的法官說：「這就是宗教法庭的樞機主教格魯利法官。」接著又對主教說：「主教大人，這位就是來自於未來世紀中國《光明日報》的記者先生。」格魯利主教說：「閣下，我代表羅馬世界異端法庭全體法官向您表示熱烈的歡迎。我這幾天正忙於一樁重要的宗教案件的審訊工作，您好好休息一下，有關我們法庭的情況，狄薩路斯顧問可以向您作介紹。」

格魯利主教走後，狄薩路斯向我介紹了異端法庭的一些重要情況。

原來，異端法庭最早是教皇洪諾留三世在一二二〇年下令由多米尼加會和方濟各會修道僧建立的。教皇格列哥里繼位後，異端法庭在義大利各地普遍建立起來。異端法庭擁有非常大的權力，它可以隨意把教會所不喜歡的人關進監獄。有一種叫「鱷魚坑」的暗牢，囚徒一關進去就被腳鐐緊緊鎖住，不得不整日泡在齊腰深的冰冷而惡臭的爛泥裡，永遠分不清外面是白天還是黑夜、黎明還是黃昏。異端法庭還有非常嚴酷的審訊條例：在法庭上，被告人不能知悉控告人、見證人的姓名，有兩人作證，控告即成立；被告人如不承認罪行，就必須反復用刑拷問；被告可以不經審判即行處死；承認異端罪行，表示悔改，則判處終身監禁；被告認罪之後，如又否認，即不再審訊，予以燒死。

狄薩路斯對我說：「您剛才來我們古堡的路上，那個聳立著一個巨型十字架的廣場，就是三十年前我們法庭燒死最頑固的一位異端份子喬爾丹諾．布魯諾的鮮花廣場。」狄薩路斯接著說：「布魯諾雖然從十歲起就進了修道院，很早就成了多米尼加教派的修士，但是，他竟然不顧我們神聖教會的禁令，經常閱讀各種異端書籍，發表了一系列攻擊教會的言論。後來，他脫掉袈裟，逃出義大利，在瑞士、英國和法國繼續散布異端言論。他比哥白尼還要壞，竟說什麼宇宙是無限的，整個宇宙沒有中心。後來，他起了思鄉之念，回到了義大利。當他剛踏上威尼斯土地，我們就把他捉住了。在他被捕的七年時間裡，我們希望他能認罪，他卻更放肆地攻擊我們神聖的教會和信仰。為了捍衛我們神聖的信仰，我們不得不把他當衆燒死。三十三年過去了，現在我們又面對一起像布魯諾一樣嚴重的異端案件。明天下午五時，格魯利主教將出庭主持審訊，您可以親眼看到我們法庭的審訊情形。」

第二天下午，當古堡的鐘樓發出了五下震耳欲聾的響聲後，格魯利主教用低沉的聲音宣

布：現在正式開始審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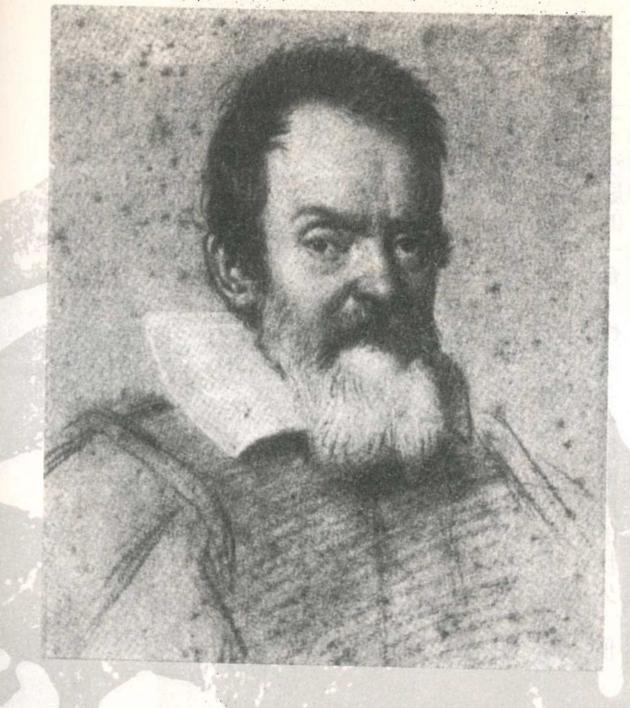
審訊室是一個陰暗的廳堂，僅從廳堂高處幾個狹小的窗戶中才透進光線。法官席上共有十二張高過頭頂的靠椅，除格魯利主教外，還坐著九位主教。法官席最左邊的一個座位空著，我則坐在右邊的最後一個座位上。一個個主教那種死板、狡詐、殘酷和冷淡的面容，使整個法庭籠罩著一片陰森死寂的氣氛。在被告席上站著一位年已七旬的白髮蒼蒼的老人。他的雙手被反綁著，赤著雙脚站立在冰涼的方磚上。在老人身旁，站立著兩名身穿黑斗篷的衛士。法庭的一角，燃燒著一盆熊熊的炭火，使火盆前的一個十字架不時地反射出一種奇異的亮光。十字架微微晃動，它那長長的黑影正落在被告席上。老人側著臉，凝視著黑影的顫動，腦子裡似乎閃現著布魯諾和被處火刑的捷克宗教改革家胡司的影子。

當格魯利主教宣布開庭的話剛講完，老人環視了一下法庭。在老人那白髮罩住的蒼白衰老的臉上，一對又大又黑的眼睛，卻在炯炯發光，顯示了無限的智慧。當我注視著這位老人時，我大吃一驚，心中升起一種難以形容的惶惑不安的感覺。原來，被告席上站著的老人不是別人，而是舉世聞名的義大利大科學家伽利略！

格魯利主教拖著慢條斯理的嗓音說：「尊敬的伽利略閣下，在十七年前，您曾發誓不再宣傳違背聖經的哥白尼學說，然而，您竟在去年用義大利文在佛羅倫薩出版了一本叫什麼《關於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的著作。您在這本書裡，居然稱讚哥白尼的才智『遠勝於托勒密』，居然說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且還在不停地繞太陽轉動。您這些謬說損害了神聖的信仰，引導人們推斷出聖經的虛妄！」格魯利主教用火燒布魯諾的先例來警告伽利略，「您認眞地想一想自己的過去，想一想您未來的命運吧！對您這樣的學者來說，悔過的大道也是暢通的。我們神聖的教會永遠

會幫助誤入歧途的個人找到這條大道的。」

伽利略從容不迫地申辯道：「神聖法庭的各位樞機主教大人：我在《對話》那本書裡始終沒有贊同過哥白尼的說法。你們從書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本書只是贊同哥白尼學說的薩



⊙伽利略

爾維阿蒂和贊同托勒密學說的辛普利邱之間的對話，我本人在這本書中始終沒有發表任何意見，也沒有下什麼結論，而且，在這本書的序言中，我已明確指出，哥白尼的學說不過是一種假說，用不著把它當作一回事。」

坐在我旁邊的一位年輕法官洛唐松主教頓時勃然大怒，他旁若無人，站起來時猛烈地撞擊著我的靠椅，眼睛中射出了凶殘的光芒。他高聲地對伽利略嚷道：「辛普利邱在你筆下是一位亞里士多德的注釋家，他同我們的教皇烏爾班八世一樣，非常崇拜亞里士多德。你的全部對話，一直是把辛普利邱當作一位傻瓜，拿他來開玩笑！你這種做法，不僅是妄想動搖我們對亞里士多德和聖經的信仰，而且簡直是拿我們神聖的教皇開玩笑！你應當公開承認自己所犯的攻擊教皇和褻瀆聖經的罪行，公開地譴責自己的著作，公開表示悔改！」

由於伽利略拒不認罪，這次審訊毫無結果地結束了。後來，又進行了幾次審訊。經過三

個月的摧殘折磨，伽利略的身體變得極度虛弱，臉容憔悴、精神恍惚，連站立片刻的力氣也沒有了。六月下旬的一天，教皇烏爾班八世親自決定，對伽利略進行「嚴厲審判」。法庭對伽利略施展了一種叫「維里亞」（不眠之意）的刑罰。刑訊不間斷地整整繼續了五十個小時。在這次審訊過程中，法官每四小時換一次，卻不容許伽利略有一分鐘合上眼睛。刑手還把各種刑具拿了出來，向伽利略講述每一件刑具的用途和用刑後可怕的後果。在宗教法庭殘酷的刑訊前面，伽利略最後屈服了，承認了自己的「罪行」。格魯利主教宣布收庭。第二天宣讀了對伽利略的「審判詞」。

伽利略照例站立在法庭被告席的十字架的黑影中，格魯利主教用他低沉的、沙啞的聲音讀道：

「伽利略堅持並宣傳哥白尼的『太陽靜止在宇宙中心』和『大地晝夜運行』的謬說，是對聖經和教會的嚴重的誣蔑和攻擊。本神聖法庭為了阻止引起神聖的信仰遭受毀滅和愈益擴大的混亂和毒害，根據教皇和最高世界異端法庭各位樞機主教的命令，由鑒定者神學家對伽利略所宣傳的哥白尼的兩個原理進行審查。審查結果認為，這兩個原理和聖經上所說的相矛盾①，因而，在哲學上是荒謬的、在神學上是異端的。為了處分伽利略這樣嚴重和有害的錯誤和罪過，我們宣布，禁止《關於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一書的發行和流傳，判處暫時把伽利略正式關入監獄內，並規定伽利略在三年內每週必須唱七個懺悔的聖歌一次。」

「審判詞」讀完，伽利略用抖動著的右手在上面簽了字。當我走近伽利略身旁時，我聽到伽利略輕聲地自言自語：「但是，地球仍在轉動！」

宗教法庭的審判過程使我十分震驚。像我這樣一個來自二十世紀的人，十分清楚地知道，眞理並不在宗教法庭那些樞機主教一邊，

而在伽利略一邊，但是在猖獗的宗教反動勢力面前，眞理被宗教扼殺了，科學向神學屈服了。當我邁步走出法庭的時候，我才猛然看到法庭大門上部的石板上，雕刻著幾個黑色的大字：

「聖經，這就是我們法庭的眞理。」

(二)

羅馬宗教法庭的野蠻行徑使我久久不能平靜。當我沉睡下去時，伽利略的形象始終縈繞在我的夢境……第二天一醒來，我望著窗外猶如長矛一般直刺雲霄的尖塔和掛在室內深褐色牆壁上烏爾班八世的畫像，我覺得宗教專制主義的污濁空氣快要把我窒息死了，我決定趕快離開羅馬。我告辭了教皇顧問狄薩路斯和格魯利主教，乘上了國際時空航行局的R-1001巨型飛艇，前往法國和瑞士邊境上的一個風景如畫的小城——佛爾納。

羅馬和佛爾納相距不到一千公里。如果我們今天乘超音速飛機，一般幾十分鐘即可到達，然而，對R-1001飛艇來說，它不僅要走過相距一千公里的「空間路程」，而且要跨越一百二十一年的「時間路程」，儘管飛艇以難以想像的高速飛行，也要花上整整二十四小時。當我來到佛爾納時，已是一七五四年的暮春時節了。

國際時空航行局的電腦系統告訴我：要訪問「理性法庭」，不能到法國首都巴黎，應當到佛爾納。在一七五四年的佛爾納，不僅有一幢宏偉莊嚴的宮殿式的建築——「理性法庭」，而且在那裡聚集著許多著名的「理性法庭」的大法官，爲首的是年已六十歲的伏爾泰，此外還有狄德羅、盧梭等人。就在這一年，德高望重的孟德斯鳩男爵也應伏爾泰的邀請來到了佛爾納。所以，我決定在佛爾納作一次短暫的逗留，爲《光明日報》採訪一下法國「理性法庭」的情況。

飛艇在佛爾納著陸後，我剛踏上飛艇的舷梯，狄德羅就迎了上來，同我熱情擁抱。陪同狄德羅前來的還有兩名風度翩翩的人物，他們

是聞名全國的優秀演員克勒隆和勒甘。我一一同他們握了手。由於停機場和伏爾泰住所之間都是蜿蜒曲折的羊腸小道，我們只得漫步前往。

一路上，我們愉快地進行交談。狄德羅告訴我不少關於伏爾泰的情況。五年前，伏爾泰的女友夏德萊侯爵夫人不幸去世，當他正沉浸在悲痛中，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熱情地邀請伏爾泰長期在普魯士居留。腓特烈二世在邀請信中稱頌伏爾泰是「知識淵博的老師」和「心地善良的朋友」，並表示，伏爾泰在普魯士「一定會受到高度的尊敬和器重」。伏爾泰接到邀請信後說：「作家們從來是不得不向國王獻媚，但是腓特烈國王卻無微不至地獻媚於我。我一定要到普魯士去！」但是，普魯士並不是一個光明的國家，比起法國，那裡的專制制度更凶殘、政治更黑暗。很快，伏爾泰就對腓特烈二世完全失望了。普魯士科學院的院長出版了一本充滿著愚昧和迷信的書，竟要求普魯士以至全世界對它所提出的滑稽可笑的方案加以注意。伏爾泰看到普魯士的蒙昧主義如此猖獗，立即揮筆，在一本小册子中盡情地嘲笑了這位柏林科學院院長的無知和狂妄。伏爾泰使普魯士官方科學院院長醜名遠揚。腓特烈知道後，大發雷霆，伏爾泰的著作被焚毀了。這時，伏爾泰憤然離開了普魯士，在佛爾納購買了一塊地產和一幢宮殿式的房屋，準備在這兒度過他的晚年。

說著說著，已經來到伏爾泰「宮殿」的近旁。好一個清幽的所在！「宮殿」後面靠山，山上樹木參天，紅玫瑰花叢沿著通向山頂的石階盤旋而上。「宮殿」的一側，一條從山背後流過來的小溪不時地把水注入一個清澈見底的湖中。「宮殿」的正前方，是一個天然噴泉，上面爬滿了碧綠的蔓藤，噴泉四周是一片花圃，花光耀眼，花氣襲人。當我從陰沉壓抑的羅馬宗教法庭來到如此馥郁芬芳、賞心悅目的地方，頓感心曠神怡。

在佛爾納，我休息了兩天。整日優游於山水、園林、台榭之間，飽覽了這個地方秀麗的春光。第三天，狄德羅告訴我說，讓我下午參加伏爾泰、孟德斯鳩等人的一次「哲學談話」。這一天，狄德羅把我引到一個羅可可式②的香氣四溢的大客廳中。我們進去時，伏爾泰和盧梭正辯論得面紅耳赤。我的來訪，打斷了他們的談論。狄德羅給雙方一一作了介紹，我就在伏爾德和孟德斯鳩之間的空位坐了下來。伏爾泰要我談談在義大利的見聞。



⊙伏爾泰

我談完一百多年前羅馬宗教法庭對伽利略的審判情況後，伏爾泰憤怒地站了起來，用他那特有的莊嚴洪亮的聲音說：「一個多世紀前在義大利迫害伽利略的宗教暴行，至今在我們法國仍到處存在！自從聖母瑪利亞的兒子釘死在十字架上後，請問，有哪一天沒有人不因他而被殺？」伏爾泰談了他不久前所親眼見到的一個對讓・卡拉這樣一個人的宗教迫害事件，他說：「什麼天主教！這是一個抱有自私自利目的的大騙局！讓・卡拉是一個天主教的虔誠信徒，就是因爲教區神甫霸占他女兒的陰謀未能得逞，神甫就借他兒子因逼債自殺一事用卑鄙的謠言來中傷他，說讓・卡拉的兒子不是自殺，是讓・卡拉因兒子打算違背他的意志去改信天主教而將兒子處死的。這樣，兒子成了神聖的殉道者，而父親則作爲叛教者而被車裂焚屍。這樣的事情難道還少嗎？天主教正是由這樣一些神甫布置的一個最可恥的騙人和害人的羅網。」

狄德羅插話說：「是的！人們用來支持宗教的事情沒有一件不是違背我們理性的。宗教是用最可疑的事情來證明最不可信的東西。我們要用讓・卡拉、伽利略和布魯諾這樣的事情來揭開宗教狂熱的血淋淋的場面，要使宗教狂熱的人們感到恥辱；要向人民揭露這些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從事欺騙的傳道者會帶來何等深重的災難！」

伏爾泰從激動中平靜了下來。他穿著一件玫瑰紅的外衣，一直垂到膝蓋，修剪得很美觀的鬈曲的長髮襯托著他那平靜時顯得充滿智慧的面容，使人不由得感到他眞是人類「理性」的化身。他接著用詩一般的語言說：「我願把布魯諾和讓・卡拉的鮮血洒在大家眼前，我願舉起英雄們的旗幟在人們頭上飄揚。啊！宗教啊！這是我們社會上一切罪惡、禍害和人民窮困的根源！讓我們高舉起理性的明燈，驅散宗教所散布的黑暗吧！讓我們用理性的力量來消除我們社會上無窮無盡的災難吧！」

伏爾泰話音未落，年邁的孟德斯鳩男爵高聲說：「不！不對！法國的貧困和混亂並不能歸結為宗教和宗教的狂熱。幾十年來，我一直在考察法國社會為什麼會如此貧困和混亂。我覺得，宗教只是其中的一個原因。法國的政治制度才是造成法國社會種種災難的根本原因。我們的時代，已經同一個多世紀前伽利略的時代不同了。宗教雖然至今仍影響著人們的精神生活，但宗教並沒有主宰一切，而政治上的專制主義卻影響著整個法國的社會生活。在我們法國，人民毫無權利，國家的最高權力都集中在國王一人手中。國王既是最高的立法者，又掌握最高行政權和最高司法權。國王的意志就是法律。你看我們的國王路易十五，整天沉溺於凡爾賽宮廷中荒淫奢靡的生活，他說他這輩子能當上國王，已經足夠了，『我死後那怕洪水滔天。』他隨心所欲，今天這樣，明天那樣，把國家大事視同兒戲。他一次又一次地把法國推上對外戰爭的道路，為了波蘭的王位繼承，同奧地利和俄國打了一仗，為了奧地利的帝位繼承，聯合普魯士同英國作戰，我們耗盡了金錢和兵力，一無所獲。你們看，路易十五又在準備新的戰爭了，普魯士將成為我們新的敵人。連年的戰爭和災荒，人民已經貧困到了極點！對這一切災難，國王卻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孟德斯鳩喝了幾口咖啡，接著說：「在我們法國，國王的話既然就是法律，法國還有什麼法律可言!?我到外省走了一圈，各地都按自己的習慣法行事。由於法官不領薪俸，公然受賄是司空見慣的現象。我曾在波爾多擔任了幾年法院院長，據我所知，在我們法國的法庭中，像羅馬宗教法庭那樣用刑，也不少見。有一個人告訴我說，他最害怕嚴刑逼供。如果有人控告他偷走了巴黎聖母院的巨塔，他認為還是趕快躲起來為妙！」

「是啊！我在普魯士也是這樣！當腓特烈懷疑我時，我不得不立即逃出柏林。在法蘭克

福，普魯士的警察把我拘禁了一個月，還用各種方法對我進行了侮辱性的搜查！」伏爾泰用他痛苦的眼睛注視著我說。

我正想說話，孟德斯鳩興致勃勃地對我說：「您大概早已讀過我的《論法的精神》這一著作吧。這本書不能說寫得很好，但它卻是我畢生心血凝成的果實。」我回答說：「看過。」接著孟德斯鳩喋喋不休地談起了他的「三權分立」的國家學說。他說，法國的希望就在於建立起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三權分立」的國家制度，這樣法國才能從社會貧困和混亂中解脫出來。

長篇大論的客廳談話已使我疲憊不堪，太陽西斜了，最後消失在佛爾納的山丘後面。我們的「哲學談話」也就到此結束。

晚上，我在伏爾泰的「國家劇院」中觀看了克勒隆、勒甘的動人演出。

我在佛爾納待了整整一個月，參加了伏爾泰他們多次的「哲學談話」，他們總是猛烈地抨擊法國政治、宗教和社會上的種種黑暗，提出改革國家的種種方案。然而，這些議論對我有什麼用呢？路易十五也好，讓·卡拉也好，都成為歷史了。說實在話，我壓根兒不關心這些事情。我向狄德羅談過兩次，希望能安排我參觀一次「理性法庭」，狄德羅忙於和他的《百科全書》的作者通信，卻對我的要求置若罔聞。我訪遍了佛爾納的大街小巷，穿過了佛爾納鄰近的一座座村莊，始終也沒有找到什麼「理性法庭」。我覺得伏爾泰他們沒有一個像法官，連孟德斯鳩這位「前法官」現在也只像一位普普通通的學者。我想，莫非是國際時空航行局的電腦系統出了差錯，讓我枉跑了一次佛爾納!?我已經很不耐煩了，在一次「哲學談話」時，我直截了當地向伏爾泰他們聲明，我是特意為《光明日報》採訪「理性法庭」而來的，請求他們盡快安排我的採訪。伏爾泰他們被我的要求弄得莫名其妙，臉上籠罩著猶豫的神情，伏爾泰說：「什麼理性法庭？我從來也

沒聽說過。我們有的是理性，但沒有『法庭』。」我既失望，又狼狽，我覺得我變成了伏爾泰客廳中的受審者，我怎麼能如此無禮又這樣無知地提出我的要求呢？我想，還不如先去訪問一下二十一世紀中國的「實踐法庭」，等打聽到「理性法庭」的消息後再進行採訪不遲。

第二天，我向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一一告別。伏爾泰笑著說：「還是您說得對！我們不能光有『理性』、沒有『法庭』，我們既要有『理性』，又要有『法庭』。讓『理性』在這個『法庭』中審判一切。當我們建成法庭大廈後，您務必再來。」我惋惜地離開了伏爾泰的花園、劇場和客廳，仍是狄德羅陪同我到了停機場。這樣，我又重新登上了國際時空航行局的R-1001巨型飛艇，準備從一七五四年一下子跨入二〇〇九年。

(三)

飛艇從法國邊境起飛，從十八世紀的佛爾納到二十一世紀初的北京，有四十二小時的航程。我想，在飛艇上的這兩天空閒時間中，不妨學習學習科學主義創始人的學說，這樣也許有助於我理解二十一世紀初中國的種種現象，於是，我在飛艇的寬敞的閱覽室中，找到了一本恩格斯的《反杜林論》。這本書的一開頭就談到了現代社會主義的內容和理論形式。在談到理論形式時，恩格斯說，現代社會主義「起初表現為十八世紀法國偉大啟蒙學者所提出的各種原則的進一步的、似乎更加徹底的發展。」恩格斯的話引起了我莫大的興趣，在幾小時前，我不正是和伏爾泰、孟德斯鳩、狄德羅這些法國啟蒙主義者和唯物主義者在一起嗎？我真不知道，社會主義和啟蒙思想家的學說還有某種聯繫。我繼續讀下去。恩格斯寫道：「在法國，為行將到來的革命啟發過人們頭腦的那些偉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們不承認任何外界的權威，不管這種權威是什麼樣的。宗教、自然觀、社會、國家制度，一切都

受到了最無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為自己的存在作辯護或者放棄存在的權利。」

這時，我恍然大悟，原來十八世紀法國的「理性法庭」不在別處，卻在這裡。「理性法庭」並不存在於佛爾納的什麼地方，而是體現在佛爾納的那些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孟德斯鳩、狄德羅、盧梭——等人身上。他們著書立說，在伏爾泰的客廳中高談闊論，正是對一切他們認為非理性的東西——專制主義和蒙昧主義——的有力揭露和深刻批判。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學說，不正是對法國封建專制主義的國家制度的無情抨擊嗎？我現在明白了，國際時空航行局的電腦系統並沒有弄錯，確實要到佛爾納才能深入了解法國「理性法庭」的情況。在佛爾納的那些啟蒙思想家那裡，理性已經代替了聖經和教義，成為他們衡量一切事物的唯一標準和尺度。所謂「理性法庭」，就是用「理性」來審判一切。「理性法庭」雖然在歷史上起了它的偉大作用，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十八世紀的偉大思想家們，也沒有能夠超出他們自己的時代所給予他們的限制，他們離開了與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繫的生產關係和階級關係，談論什麼「理性」和「理性王國」，即使實現了，也「不過是資產階級的理想化的王國」。這個「王國」，「也是不合乎理性和正義的」。我坐在飛艇的扶手椅裡感到心安理得，我不必再花時間去法國四處尋覓「理性法庭」了。

四十二小時的旅程很快就結束了。當飛艇無聲地降落在北京市內龍潭湖旁的國際機場時，已經是二〇〇九年五月四日了。這裡陽光明媚，碧空如洗，到處吹拂著和煦的春風，洋溢著無限的生機。我發現龍潭湖已經同我離開北京時迥然不同了，沿著湖岸，修建了一條彎彎曲曲的「環湖遊廊」。遊廊兩側，草綠如茵，紅花似錦。龍潭湖明顯地加深和擴大了。碧波蕩漾的湖面上，多隻遊艇齊頭並進，衝著我站

立的方向飛駛而來，原來是北京市共青團組織正在舉辦「划艇比賽」。湖岸邊，遊廊中擠滿了觀看的人群，掌聲、歡呼聲、喧笑聲鬧作一片，響徹雲天。特別引我注意的是人們的服裝，比起七十年代已經大變，不再「標準化」「通用化」「系列化」了。式樣特別新鮮，色澤格外明艷。尤其是青年婦女和兒童，每一個人打扮得就像盛開的花朵，鮮艷照人，與湖光山色，交相輝映。我向湖的東邊看去，只見堆起了一座氣勢雄偉的人造山，山上一片葱蘢，五色繽紛的亭子掩映其間。湖的南側，在離左安門不遠的地方，有一座鐵塔。塔高五百五十米，分九層，由電梯直通每層平台，塔上有餐廳、商店和氣象站等設施。頂部設有天線，供轉播電視之用。我顧不得旅途的勞累，登上了塔頂。放眼望去，全城盡收眼底：啊！北京！您怎麼變化這麼大，您怎麼變得這麼美！昔日的故宮建築群和天安門廣場成了北京的「深谷」，「深谷」四周到處矗立著二三十層的高樓。在一棟棟高樓之間，是一塊塊、一條條綠色的地毯——這是遍布北京的街心公園。北京的壯麗面貌把我的整個心身都吸住了。突然，想起了我的採訪任務，這才依依不捨地走下塔來，踏上了自動街道傳送帶③。幾分鐘之後，就來到了座落在前三門大街和正義路交叉口的北京市人民法院。

在法院門口，我出示了《光明日報》記者證。接待我的法官感到驚奇。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的證件，說：「現在沒有《光明日報》了！這是過時的證件。您看！」他把拿在手裡的一張彩色膠印的報紙一揚，報頭上赫然四個大字《光明時報》。法官接著說道：「從二○○五年開始，《光明日報》已正式改名了，每天出版二次，用最快的速度報導中國和世界的消息。您怎麼還拿著《光明日報》的記者證來採訪呢？」我的驚奇超過了法官的驚奇，完全被法官的一席話弄糊塗了。當我冷靜下來的時候，我覺得慶幸的是，我只訪問了二

○○九年的北京，如果我訪問的是二一○九年的北京，我的與衆不同的服裝和不合時宜的證件，說不定會使那時的人把我送到歷史博物館裡去呢!?我向法官解釋，我是為一九七八年的《光明日報》作這次採訪。法官立即表示諒解，帶我走進一扇大門，大門自動開啓，這是一個陳設簡單而又雅致的房間。法官指著沙發請我坐下，只見門緩緩地關閉了，我認為這是接待訪客的小客廳。突然感到輕微的一下晃動，我正想問法官是怎麼回事，門又自動開了，原來這是一台自動電梯，它在不知不覺中把我們帶到了法官在第四十二層樓的辦公室前。

進入辦公室，我們開始了交談。

我說：「我採訪了十七世紀義大利的『宗教法庭』和十八世紀法國的『理性法庭』，到這裡來，主要是想了解一下你們這裡『實踐法庭』的情況。」

法官睜大眼睛，不勝驚訝地說：「『實踐法庭』!?中國只有人民法庭，我們就是人民法庭，哪有什麼『實踐法庭』？」

我沒有陷入向伏爾泰打聽「理性法庭」時的窘境。我暗自思忖：「實踐法庭」大概同「理性法庭」一樣，肯定是國際時空航行局電腦系統的一種生動而形象化的類比說法。我又向法官解釋說：「也許您說得對，中國確實沒有『實踐法庭』，不過，我的意思是……」接著，我敍述了在法國沒有找到而在《反杜林論》中才找到「理性法庭」的經過。這時，精明善斷的法官恍然大悟地說：「噢，您說的『實踐法庭』原來是這個意思。您要了解這方面的情況，不一定要到我們的法院來，您不論到哪一個地方，哪一個單位，人們都能很好地回答您這一問題。在現在的中國，實踐已經恢復了它的權威，一切都必須在實踐中接受檢驗，或者辯明自己存在的理由，或者放棄自己存在的權利。由林彪、『四人幫』所造成的那種照抄、照搬、照轉的壞作風已經一掃而光了。但是，實踐權威的確立，來之不易。這是中國

人民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長期實踐中，形成起來的。早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在《實踐論》這一著作中，即明確指出：『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眞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眞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這段話爲確立實踐的權威奠定了理論基礎。然而，在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年的十年中，實踐權威被他們摧毀殆盡，在林彪、『四人幫』的專制主義下，中國的大地上竟然建立了許許多多類似於中世紀宗教法庭那樣的『法庭』。林彪、『四人幫』就是這個『法庭』的最高法官，他們的言論和被他們任意摘引、恣意歪曲的領袖的隻言片語，就是這個法庭的最高法律。有誰觸犯了他們的所謂法律，就被揪上他們的法庭，受審、定罪、判刑。一時間，在中國大地上出現了多少冤案！不少人含冤死去，更多的人含冤活著。一些冤案簡直古怪離奇，誰聽了都會啼笑皆非。比如，一九七八年七月十三日《人民日報》有一條關於南京法院抓緊覆查群衆申訴案件的報導，其中就揭露了這樣一樁案件：南京鐵路建築段工人肖經業，一次在一座土窰西側勞動，窰裡冒煙，又刮東風，因而弄得煙灰滿身，於是，他說了一句『要是刮西風就好了』的話。您這位喜歡寫幻想小說的記者，恐怕也幻想不出他就是因爲這句話犯了諱，也就犯了罪，被判處管制三年吧！罪名是什麼呢？是他與『東風壓倒西風』唱反調！因此，在公共場合，人們都擔心會洩漏出什麼使別人懷疑到他們思想的事情，都害怕不自覺地流露出自己心中的眞實感情。語言不再是表達自己思想的工具，而成了掩飾自己思想的面紗。」大法官幽默地說：「誰都知道，人的嘴有兩種主要功能，一是吃飯，二是說話。在林彪、『四人幫』的『全面專政』下，不少人的嘴喪失了它的第二種功能。許多人或者懾於林彪、『四人幫』的淫威，或者出於鬥爭策略的考慮，他們在公開場合不說話，沉默了。」

我情不自禁地插話說：「這正是『此時無聲勝有聲』啊！在特定情況下，無聲不正是一種抗議嗎!?」

法官接著說：「不錯，是一種抗議！『四人幫』爲了推行它的愚民政策有一種痴心妄想，妄想使人民一個個變成『傻瓜』和『啞巴』，只會渾渾噩噩地整天張著嘴巴接受他們宣布的所謂『絕對眞理』。但是，中國有句古話『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就是在『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日子裡，無情揭露和猛烈抨擊『四人幫』的危言讜論差不多在所有家庭之內，在一切知心朋友之間一刻也沒有停息過。所謂『辦公室裡不說話，走在路上說笑話，回到家裡說眞話』，正是上述情況的生動概括。應該說，反抗林彪、尤其是反抗『四人幫』的烈火，當時正像熾熱的熔岩一樣，在中國的大地之下，沸騰般地進行著。『於無聲處聽驚雷』，魯迅曾經指出的『無聲的中國』一去不復返了。當『四人幫』篡黨竊國的陰謀活動登峰造極之日，也是反抗他們的革命行動勃然興起之時。一九七六年的春夏之交，革命怒火終於爆發了。當時，全國有多少工人、多少幹部、多少學生離開車間、機關，走出書齋、學校，爲了一個共同的目標，悼念敬愛的周總理、聲討『四人幫』，匯集到一起來了。他們廢寢忘食慷慨激昂地發揮了嘴巴的第二種功能，展開了一場同『四人幫』短兵相接、針鋒相對的大決戰。雖然『四人幫』利用他們竊取的大權，對人民施行了殘酷的鎮壓，但是，就是在他們的『宗教法庭』之上，多少人民的英雄照樣威武不屈地屹立著。」

我說：「您講得眞好！不久前，我訪問了法國啓蒙時代的一些思想家，他們用『理性』檢驗一切、『審判』一切，恩格斯用『理性法庭』高度評價他們的活動。既然社會主義中國承認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也就承認人民群衆的社會實踐可以檢驗一切，『審判』一切，那麼，把它比喻作『實踐法庭』也是可以

的吧？『理性法庭』屬於少數啓蒙思想家，而『實踐法庭』卻屬於千百萬人民群衆。聽了您剛才介紹的那些情況，眞可以說，當『四人幫』用『宗教法庭』對人民的革命行動進行判決的時候，人民却用『實踐法庭』最終宣判了『四人幫』的死刑！」

法官一邊發出會心的微笑，表示贊同，一邊站了起來，打開通向陽台的大門。我們都來到陽台上。從這裡望去，民族宮、天安門和北京飯店幾乎近在咫尺。「自動街道」風馳電掣般地運行著，街上的人群猶如自動化工廠的傳送帶上的零件那樣不時地出現，又不時地消失。在正義路左側，我看到一個「雙曲拋物面型」的巨型薄殼結構建築物，法官告訴我說：「那是一個電子計算機控制的、無人售貨的『超級市場』」。法官指著四處林立的居民大廈說：「過去，『四人幫』只管自己窮奢極欲地享受，根本不顧人民的死活，甚至公然胡說『八億人民生活苦一點沒關係』，以致前門這個地區每人平均居住面積只有兩平方米。粉碎『四人幫』以來，我們總結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經驗，進行了經濟改革，全面調整了工業各個部門的關係，建築工業已成爲僅次於鋼鐵、能源、電子的第四個大工業部門。這三十年來，我們在城市和農村興建了大量的居民住宅，現在城市人民的居住條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以首都爲例，一般每人達到十五平方米，有的地方還達到二十平方米。誰禍國殃民？誰利國利民？實踐作了最權威的回答。你看，在那些居民大廈的下面，還都有通向『地下城市』的入口。只要你高興，就可以馬上乘自動電梯到地面以下六十米深的街道去遊覽一番。這個『地下城市』，由於通風、日照的設備十分完備，一天二十四小時內，人們都可以十分舒適地在裡面工作、學習和休息。」聽著法官向我介紹北京從『平面的城市』到『立體的城市』的變化，看著眼前動人的景色，我開始沉思起來……這時，法官從室內拿過來兩張椅

子，我們就在陽台上繼續談起林彪、「四人幫」的「宗教法庭」來了。

法官說：「林彪、『四人幫』的『宗教法庭』對自然科學也作了判決。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被說成是『僞科學』、『唯心論的先驗論』；高等數學成了『唯心主義的公理化體系』，熱力學第二定律是『反動的熱寂說』的『理論基礎』；達爾文的進化論是『資產階級自然科學理論』，分子生物學是『還原論的典型』，基因學說則成了『上帝造人』的『預定論』④；甚至他們公開宣布，由於能量守恆定律不符合他們所摘引的片言隻語，因而也是錯誤的，他們說，『有守恆，一定也有不守恆』，因此，『必須徹底打破能量守恆律』。就是在文學藝術領域，林彪、『四人幫』的『宗教法庭』也同樣竭盡摧殘踐踏之能事。江青是文藝界的專制女皇，她只要一句話，就可以判處一個劇種、一部電影、一篇小說、一張報紙、一位作家的死刑。在林彪、『四人幫』的專制統治下，本來花繁葉茂的文藝園地，被踐踏得百花凋零，毒草叢生，一片狼藉了。我雖然是政法工作者，也是文藝愛好者，在當時我常常想，起馬克思在《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一文中揭露普魯士專制主義時的一段話。馬克思說：『你們讚美大自然悅人心目的千變萬化和無窮無盡的豐富寶藏，你們並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羅蘭散發出同樣的芳香，但你們爲什麼卻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只能有一種存在形式呢？我是一個幽默家，可是法律卻命令我用嚴肅的筆調。我是一個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卻指定我用謙遜的風格。沒有色彩就是這種自由唯一許可的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陽的照耀下都閃耀著無窮無盡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陽，無論它照耀著多少個體，無論它照耀著什麼事物，卻只准產生一種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現形式是歡樂、光明，但你們卻要使陰暗成爲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現形式。精神只准披著黑色的衣服，可是自

然界卻沒有一枝黑色的花朵。』實際上，林彪、『四人幫』就是『要使陰暗成為精神唯一合法的表現形式』，就是只准精神『披著黑色的衣服』。在文藝園地裡，就是只准開放自然界所沒有的『黑色的花朵』，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毒草』，而把多姿多彩的『悅人心目』的香花統統扼殺。甚至在周總理去世以後，也不准出現人民悼念他的一朵小小的白花。一首控訴『四人幫』的詩說：『四人幫卑劣的禁令、陰險的恫嚇，想沒收我們神聖的奠儀，……吃盡了我們的血肉，踐踏了我們的權利，窒息了我們的歡樂，難道連我們的悲哀，竟也要一併奪去!?』林彪、『四人幫』這伙反革命黑幫施行的『黑色恐怖』，比之普魯士專制主義不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嗎？」

法官還要說下去，我打斷了他的話，說：「這些情況，我也了解。林彪、『四人幫』所推行的一套，確實和中世紀的宗教法庭如出一轍。凡是親身經歷過那個時期的人都有痛切的感受，但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社會主義時代，為什麼會產生封建時代宗教法庭那樣黑暗的東西？」

法官說：「這個問題，在理論上似乎很複雜，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是找不到現成答案的，但實際上很簡單。中國是經歷了幾千年封建專制主義統治的國家。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君主專制統治，但並未廢除封建生產關係，更未認真批判反映這種生產關係的封建思想，它依然像迷霧一樣籠罩著人們的頭腦。由於封建專制主義和蒙昧主義在中國存在了幾千年，可以說蒂固根深，一時不易清除乾淨。況且，社會意識來源於社會存在，中國如果不解決四個現代化的問題，也就不能最後解決舊制度，包括封建專制的舊制度及其意識形態的復辟問題。」

聽到這裡，我又情不自禁地插話說：「法官先生，您說的完全正確。歷史學家習慣地認為，辛亥革命以來，封建勢力的復辟只有兩次，

一次是袁世凱，一次是張勛。而林彪和江青一個想當『皇帝』，另一個想當『女皇』，江青『欽定』的梅花百褶拖地大袍裙式的『女皇衣』，不是在天津趕製出來了嗎，說明他們要復辟封建專制主義，應該說，他們是在妄想著再一次封建復辟。他們也確實打著社會主義旗號，幹了一系列瘋狂的復辟勾當，給人民造成了特別嚴重的災難。只不過，因為到了現代，我們有覺悟的人民，他們的妄想未能得逞罷了。」

法官聽著我的插話，頻頻點頭，他說：「人民民主是封建專制的對立物。要防止封建專制的復辟，就要充分發揚人民民主，真正讓人民當家作主。」接著他又興致勃勃地說：「自從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幫』後，中國的情況有了根本性的變化。我們在努力從事社會主義建設的同時，對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進行了一場徹底的掃除。現在，實踐成了我們中國至高無上的權威，任何一項方針、政策、計劃、措施，既來自實踐，又接受實踐的檢驗，在人民群眾革命實踐的基礎上不斷臻於完善。實踐權威的恢復，給我們帶來了科學——從基礎科學、技術科學、管理科學到政治科學的大發展，促進了國民經濟的大躍進。實踐權威的恢復，在政治生活中造成了空前高漲的社會主義民主氣氛。」

二〇〇九年在北京一天的收穫超過了在羅馬的四個月，我已經感到了十分滿意了。為了向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中國讀者迅速報導我所作的訪問，我立即返回龍潭湖國際機場，重新乘上R-1001巨型飛艇，用了一小時四十分鐘的「時間航程」，回到了一九七八年的北京。我從機場回來，立即前往虎坊橋《光明日報》社。我把即時寫好的採訪報導送交了編輯部，他們也都嚮往著能有這樣一次訪問。據我所知，明年一月上旬，R-1001巨型飛艇將作第二次「歷史和未來的考察飛行」。如果還有誰想

親眼看看「歷史和未來」的一些情況，可以預先同國際時空航行局聯繫，到那時，我們可以一同前往。我走出報社，準備回家，但是，龍潭湖國際機場的迷人景象始終縈繞在我的心頭。我趕到了龍潭湖畔。望著那波平似鏡的湖面，令人吃驚的是，長廊、假山、鐵塔和五色繽紛的亭子，怎麼消失得無影無踪了!?我這才恍然大悟和無限惋惜起來，原來我太興奮了，竟忘了在二〇〇九年的北京多停留幾天。

註：

①聖經說，當約書亞納文用一天功夫不能消滅敵人的時候，曾禱告耶和華把日頭停住。耶和華依著約書亞的要求把太陽停住了，於是，猶太人在天黑以前就把敵人殲滅了。聖經認為，太陽並不是靜止的，而是不停地繞大地轉動的。

②羅可可式為十八世紀時期歐洲流行的一種纖巧華麗的建築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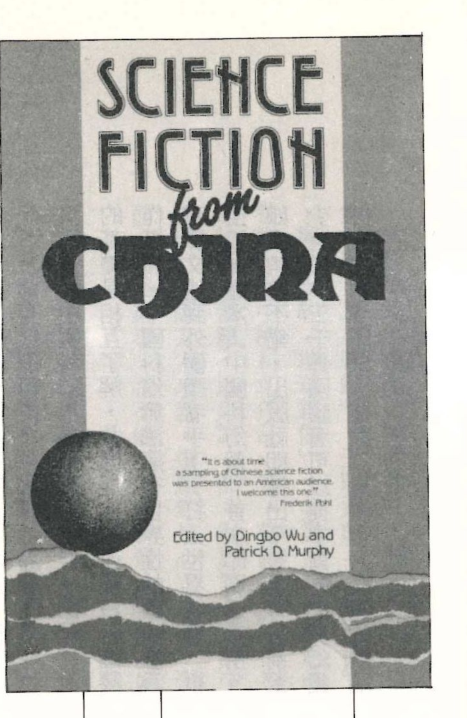
③「自動街道傳送帶」是一種新型的城市交通工具，它是由電子計算機控制的、不斷轉動的巨大的橡皮運送帶，人站上去就可以迅速帶到目的地。這種傳送帶一般由幾個速度不同的「段」組成，緊靠街口的那段速度最慢，愈往街心的段速度愈快。行人可以很容易地踏上第一段傳送帶，然後一步一步踏上街心的「高速帶」。所以，當行人跨上街道和離開街道時，不至於摔倒。

④「預成論」是一種否定生物在其生命過程中發展和變化的學說。預成論認為，在生物體的胚胎中，就早已存在著它成熟階段的一切組織和特徵，生物的生長，僅僅是量的增長。

［科幻文訊①］

英文《中國科幻選》在美出版後感

⊙吳定柏



在大陸作家和美國友人的大力支持之下，《中國科幻選》終於在一九八九年十月由美國格林伍德出版社推出，從而實現了我多年來的願望。

我編譯這本書有兩個目的：一是把中國科幻介紹給中國讀者；二是給予正處於創作低潮的大陸科幻作家一種支持。

科幻是一種世界性語言，是溝通各國科幻

愛好者心靈的媒介。雖然各個國家由於政治、經濟、文化、傳統等方面的影響，科幻作品呈現萬千氣象，各具特色，然而大同小異是其通則。萬紫千紅的科幻從根本上來說都是探索人類和宇宙變化的文學，都具有兩大基本特徵：用科學幻想進行思維實驗；用文學手段引發神奇之感。各國科幻要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加強國際交流是重要途徑之一。外國讀者對中國科幻感到興趣的也是大有人在。我曾多次收到國際友人來信，詢問何處可以找到中國科幻的譯文。這無疑令人感到羞愧。除了老舍的《貓城記》，還有什麼可提？外國讀者希望了解中國科幻，而中國科幻也必須進入世界。國際交流的基礎是相互了解，共同促進，但是沒有翻譯作媒介，中國科幻無法擁有世界性的讀者。沒有譯文送到外國讀者手上，打入世界純屬一紙空談。這本《中國科幻選》首次印刷三千冊。如果銷路不錯，出版社即推出平裝本。目前至少有二、三千外國讀者可以從中對中國科幻獲得一個初步印象，這顯然是個令人欣喜的開端。

當我於一九八七年十二月赴美時，大陸的科幻創作正處於低潮之中。不少科幻作家轉向主流文學，有的甚至擱筆改行，唯一的科幻園地是成都的《科學文藝》——現改名爲《奇談》。一年裡的科幻作品不滿十五篇。我與科幻的緣分始於一九七九年，主要是研究英美科幻，但自然而然地與大陸科幻界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我看著它風靡一時，也看著它一蹶不振，心裡實在不是滋味。雖然個人的棉薄之力難以扭轉乾坤，但是我仍然盡力促進中國的科幻發展。我毫不懷疑科幻的生命力，相信科幻的存在價值，相信社會和讀者需要科幻。爲了肯定大陸同人以往的努力，並鼓勵他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我決定把他們的作品介紹給外國讀者。

《中國科幻選》是一九八八年四月與出版社簽約，十一月完稿，一九八九年三月校稿樣，十月發行；前後約一年半。它包括：美國科幻大師弗雷德里克．波爾的序，本人的「回顧：介紹中國科幻」，童恩正改寫的「世界上第一個機器人之死」及創作「珊瑚島上的死光」，魏雅華的「溫柔之鄉的夢」，葉永烈的「自食其果」及「腐蝕」，王曉達的「神秘的波」，鄭文光的「地球鏡像」，姜雲生的「無邊的眷戀」及中國科幻作品一覽。作爲介紹中國科幻的英文書籍，這是第一部。對於熱心了解中國科幻的西方人來說，這顯然是必讀之書。然而，作爲編者，我不能不承認其最大不足之處是沒有收入台灣、香港同人的作品。在初編此書時，急需佳作，我曾向好幾位台灣學生詢問張系國先生的地址。他們雖然熱心，卻沒有打聽到系國先生的地址。此書問世一個月後，我竟收到系國兄的來信，並得知他近在咫尺，只有一個半小時的路程！實在是相見恨晚。但願今後有彌補之機，終不成爲千古遺憾。

「科幻文訊②」

◉李芃

介紹香港的一份科學與科幻刊物

《科學與科幻叢刊》是香港第一次出現的科學普及和科幻小說的刊物，從一九九〇年一月出版第一輯開始，計畫每年以叢書型態出版四輯，分春夏秋冬四輯，換而言之，是一本季刊。

大約是三年前，幾個熱心於科幻小說的朋友聚在一起，深感香港沒有一份科幻的刊物，於是商量籌畫一本這樣的雜誌。但是他們雖然有心，卻苦於缺乏財力，要辦這樣一份刊物如沒有出版社支持，根本沒辦法辦得成。他們擬定了計畫，先後曾向一間出版學生讀物和一間出版兒童讀物的出版社提出，結果出版社認為這是沒有把握的冒險，毫無保證能賺錢，都先是表示考慮考慮，繼而加以拒絕，擱置下來。不過，這幾位朋友並不因此灰心喪氣，仍然繼續碰頭研究，找尋出路。在這期間，他們為著香港大學校外課程辦了一個班，專門講授科幻小說的閱讀與欣賞，向學員講授科幻小說的基本知識，介紹世界各國科幻的情況，頗受歡迎。他們還為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舉辦的科幻創作獎擔任評判，致力於培養發掘科幻創作的新秀。

到了去年年中，在香港三聯書店擔任特約編輯的杜漸，向書店的總經理董秀玉提出這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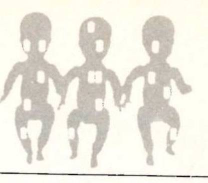
計畫，獲得接納，答應投資出版這份季刊，沒有其他條件，只希望增加一點科學知識的份量。於是，這份籌畫了三年的季刊，終於在新年之初，得以面世。

擔任主編的杜漸，本身是文學系畢業，從事文學編輯工作三十年，曾翻譯過多本外國科幻小說，由於他是專職的編輯，可以擔任具體編務的工作。編委有李偉才、潘昭強、黃景亨。李偉才，又名李逆熵，是香港天文台的科學主任，畢業於港大物理系，留學英國，曾任職香港太空館任助理館長，著有《超人的寂寞》、《星戰迷宮》、《賣隕石的人》等多本著作，一九八五年被選為香港十大傑出青年。潘昭強目前在香港法院工作，他在從事法律工作之餘，研究天文，對科學和科幻十分熱衷，經常在報刊及雜誌發表文章。黃景亨曾留學美國，對科幻素有研究，曾參加過世界科幻大會，對英美科幻作家與作品十分熟悉。除了這四位編委外，還有香港政府教育署圖書館長鄺志雄、熱心環境保護的周兆祥博士和著名作家張君默擔任編輯顧問。

香港過去的科幻小說並不發達，作家很少熟悉科學，大多憑幻想來寫流行小說，而廣大的青少年讀者渴求閱讀科幻，故大有提倡科學知識與科幻小說的必要。有感於此，這份新誕生的刊物，就以普及科學與提倡科幻為其宗旨，定出兩個目標：一是介紹自然界的奧秘和科學技術發展的新知識；二是提倡推廣科幻小說並開創科幻小說創作的新園地。

在創辦這刊物之際，得到香港科學館、香港業餘天文學會、坐井會的大力支持，為刊物組織並提供稿件，又得到某中學的學生組織科幻學會一群同學的支持。

《科學與科幻叢刊》第一輯《無盡之旅》內容包括「八十年代世界科學大事回顧」及「八十年代西方科幻小說回顧」兩篇「回顧」性的專文，「哈勃太空遠望鏡」等七則科學新知，短篇科幻小說（七篇創作，一篇翻譯）等。第二輯除科學短波、科幻小說外，推出了「九十年代太空探險展望」和「日本科幻動畫的成就」兩篇專論。



【科幻小小說①】

現在完成式

不過，幻象的老編目前仍處於現在進行式

⊙湯瑪斯・蒙提里恩(Thomas E.Monteleone)著／陳子喬譯

威廉・拉塞福坐在書房裡，他點燃香煙，拆開另一封牛皮紙袋。他抽出貼了回郵寫了回信地址的信封，扔在書桌上，然後看著跟信封一起拿出來的稿子。當他看到稿子上熟悉的題目時，不禁微笑了起來。

失樂園

魯道夫・穆爾著

拉塞福吸了一口煙，讀了開頭三段，就猜到了整個故事的情節，他翻到最後一頁：

一度璀燦耀眼的星船變成了一堆冒著濃煙的殘骸，靜靜的躺在濃密的森林當中。一名男子吃力的從地上爬了起來，他全身流著豆大的汗珠，猶依依不捨的繞著殘骸徘徊。他猜想這艘移民太空船上所有的人都在墜機時身亡了。就這樣默哀達數分鐘之久後，突然間，他看到那扭曲的殘骸中有東西動了一下。一隻手，有人正在往外爬，男人衝向那隻手，奮力的往外拉扯，他訝然發現自己拉出了一位金髮美女。

「噢，謝謝你。」她邊說邊把撕破了的連身褲裝往上拉，遮住她隆起的胸部。

「不用客氣。」他答道。

二人無言相對了好一會之後，他又說：「我想我們倆是唯一的生還者。」

金髮女人看了一眼四週凶險的環境，緊張的點了點頭。

他興味盎然的打量著她，笑著說道：「請問小姐芳名？」

她抬眼望他，豐滿的嘴唇上微微漾著笑意。「夏娃。」她說。

拉塞福把煙按熄，再一次伸手拿起一張退稿的回條。不要再來一次了。這些傢伙難道永遠學不乖？他選了一個退稿單上最常用的退稿理由（對你來說，這個故事也許很新鮮，但是我們的讀者早就看膩了），在上面打了個勾，然後把退稿單和文稿一起塞在回郵信封中，寄還給作者。

他正想拿起另一份稿子的時候，他太太端著咖啡進來了。「進行得怎麼樣了？蜜糖？」她問道。

「唉，淨是些老掉牙的東西。」拉塞福說：「謝謝妳。」他說著便接過咖啡，又點燃一支煙。他太太同情的點了點頭。威廉為「驚異科幻小說雜誌」審核讀者投稿已有多年時間，他曾經看過無數名著被其他作品當做模擬的範本，把個好端端的故事糟蹋得俗不可耐。他看看錶，離總統上電視發表全國文告還有一段時間，他還可以再看幾篇稿子。拉塞福今天一天都等著要看總統上電視。來點幽默可以讓他放鬆一下心情。

他太太坐到沙發上閱讀一本歷史小說，拉塞福則抽出另一份文稿開始看了起來。

地球無戰事

普利斯頓・懷德著

在一片驚天動地的可怕爆炸之後，萬斯隔了好幾個小時，才慢慢的從廢棄的礦坑裡爬出來。當他到達地表時，天空一片腥紅，綴著成千上萬朵蕈狀雲，他大驚失色，當下想到：「老天，他們終於做了！」

等到萬斯終於鎮定下來之後，他開始舉步往一度文明的地方走去；但是他費盡了心力，還是沒有辦法找到一個活人。他開始感到奇怪，輻射怎麼會沒把他弄死。也許他對輻

射有免疫力吧……

希望我對這些故事也有免疫力，拉塞福一邊這樣想，一邊翻到稿子的最後一頁。不出他所料，葛斯並不是地球上唯一的倖存者—這一切只不過是瘋狂的社會科學家所作的實驗。

他拿起另一張退稿回條，在適當的地方打了個勾。這次他有很多條退稿的理由可以引用，但是他卻選了如下的一條：「依賴出人意料的結局的故事，很少會出人意料，而且也更不會是好故事。」拉塞福一邊把文稿和退稿單塞進回郵信封裡，一邊又和以前無數次一樣暗暗納悶著，讀者投來的稿件，故事雷同的次數實在高得驚人。似乎許多看稿子的夜晚都如出一轍。

他想，管他的呢！於是又拿起了另一個牛皮紙袋。他抽出縐痕累累、布滿周遊列國的痕跡的稿子，看了看題目：

我總覺得雷蒙有點怪怪的

約翰・哈靈頓・屈爾著

自從老巴克宣稱他在波特工廠附近看到飛碟之後，死氣沉沉的優尼維爾小鎮就完全不一樣了。自此之後，人人都看到了飛碟。起先我並沒有把飛碟跟我自個兒的遭遇扯上關係，那是後來的事了。

事情是樣的，我在優尼維爾鎮外的電子實驗室做事，一天，實驗室裏新來了一位叫做雷蒙・葛盧班廸的科學家。雷蒙不太愛說話，並且有種怪習慣……

這次，拉塞福根本不用翻到最後一頁。他已經認定這篇文章又是「外星人在我們之中」的老套。他搖搖頭，又選了一張退稿單，這一次他在好幾條退稿理由上都打了勾。他把回郵信封封好，重重的嘆了一口氣。

「情況不太好？」他太太問道，她對先生晚間在書房裡的那一套儀式已經習以為常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有時我總覺得怪怪的，」拉塞福說：「不過這些作者老是寄給我們同樣的故事……我發誓其中有幾篇我以前一定讀過，只是作

者名字不同而已。」

他太太微微一笑：「可能這只是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而已。」

拉塞福想著她說的話，即使她講的這句話都如此耳熟。而且他早在她說話之前就已經知道她要說什麼了。他想，這豈不怪哉，你覺得某件事情似曾相識，然後又覺得這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也是似曾相識。

他不再想這件事情，又點燃了一支煙，低頭看了看錶。在總統喜劇時間開始之前還可以再看一篇故事。拉塞福想著今天晚上到目前為止發生的事情，他很好奇下一篇文章他讀過了多少遍。拉塞福從一堆牛皮紙袋中選了一袋，扯開封口，上面寫道：

現在完成式

湯瑪斯・蒙提里恩著

威廉・拉塞福坐在書房裡，他點燃香煙，拆開另一封牛皮紙袋……

迷人的幻影

【科幻小小說②】—◎黃海

迷你千百遍也不倦

童小君總也不老。(註)在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我便對星際電視台的新聞播報員童小君感到著迷，她的口齒是那麼清晰，語調又是那麼溫柔，眼睛亮得像兩顆發亮的星星，秀髮紛披如雲，臉兒美得似天仙，她除了播報新聞以外，在身歷境立體電視誕生後，就在每天晚上十一點過後，又擔任了電視保母。她就像眞的站在我面前唱催眠曲一般哄我入睡，讓我覺得我就像躺在天堂接受天使的祝福一般。

人們說，童小君的風姿永遠不滅，迷上男女老幼億億萬萬人。如今我活到八十歲了，她還像我小時候給我的印象一般，絲毫未變。在二〇六二年的今晚，我欣賞了哈雷彗星後，正準備入睡，我仍然在立體電視前，等待著童小君哄我。

我的機器人太太實在太愛我，太有人性了，竟然醋勁大發，關掉電視，把我從床上拉起來，指著我大罵：「老不死！你還喜歡童小君？童小君都有一百歲了，你還迷那老妖怪？要她來哄你？」

我三天三夜沒有合眼睡過一秒鐘。

我的機器人太太惱火了。她拉著我找到童小君的住處，闖了進去，將她預藏的雷射鎗朝童小君腦門和身上連發數鎗。童小君冒著一陣煙倒下了。

「喏！你看！」我太太指著童小君的腦殼和胸部的裂洞，裡面露出複雜的電子線路，她說：「童小君還不是人造物體，跟我一樣！這下你該死心了吧？」

我的機器人太太的勝利宣告得還太早。當我們回到家時，電視上正播出二〇六二年金鐘獎的頒獎典禮實況，其中的最佳主持人人緣獎的得主，正是美麗高貴的童小君。電視還播出我和太太闖入她家從事破壞的一幕，原來剛才我們毀壞的只是個假人。

「童小君小姐是永遠年輕的。」頒獎典禮的主持人孫大毛說：「童小君小姐是永遠不朽的，她有許多許多的化身，

讓嫉妒者去發洩他們的怒氣。」

（註：「總也不老」一句引自白先勇小說「永遠的尹雪艷」的名句。）

時間之謎

回到未來之後的問題是：你有沒有未來可以回來

【科幻小小說③】

艾德華・豪克(Edward D. Hock)著／章珊譯

「查斯特頓（註）從未寫過有關時間旅行的故事，眞是可惜。」弗德利教授一邊仔細地在他那部罩著玻璃圓頂的龐大機器上做著最後調整，一邊嗟嘆道：「不然的話，他一定會知道該如何破解時間旅行的矛盾之處。」

約翰・康普陶斯，這個再過片刻即將成爲科幻小說之外眞實世界中第一位時間旅行者的年輕人，一聽之下，激動得把他身上穿的特製的抗壓衣綳得緊緊的，他急急問道：「破解？什麼破解？難道你不認爲我會旅行到公元二千年，把各種有趣的資料帶回來？」

弗德利悲哀地搖了搖頭：

「你自然辦不到。先前我之所以沒有告訴你，是因爲我不想讓你驚慌。不過，當你走出時光機的時候，你並不會置身於公元二千年。」

「可是……時光機不是設定在公元二千年嗎？」

弗德利朝標度盤揮了揮手：「時光機的確是設定在未來的三十五年之後。不過，到目前爲止，那些撰寫時間旅行故事的作家全都忽略了一個『小小的』事實。」

約翰面露不豫之色：「是什麼呀，教授？你總不會認爲我會陷入『世紀大戰』什麼的吧？」

「倒不是這樣，而是……唉，那些作家爲什麼總一個勁以爲我們可以旅行到過去和未來呢？如今我們知道，把動物放到這個機器裡，我們可以使牠的年齡增加或減少，就像太空旅行者接近光速時年齡會改變一樣……」

「是啊！我們還用岩石、植物，甚至老鼠做過實驗……」

弗德利微微一笑：「換句話說，放到機器裡的任何東西都會受到影響。但是，大家都不曾想到一點：只有進入機器中的東西才會變老或變得年輕。當你走出時光機的時候，你是會變老了，但是整個世界可沒有改變。」

「你的意思是說，我們得建造一個大得足以容納整個地球的時光機，這樣我們才有法子進入公元二千年？」約翰無法置信地問道。

「一點也不錯。」弗德利回答道：「這當然辦不到，因此，小說中所描寫的那種時間旅行根本是行不通的。」

「那你把我放到這個機器中只是要把我變老，如此而已？」

「這還不夠嗎？你現在是二十八歲，再過一會兒，你就老了三十五歲，變成六十三歲……」

「你能讓我平安歸來嗎？我是說，回復到二十八歲？」

弗德利吃吃笑道：「當然啦，小老弟。不過，你要把發生的一切事情牢牢記住──一切

的一切。我的電影攝影機有可能會漏掉一些事情的。」

年輕人嘆了口氣：「快點做完了事吧！既然我不能到公元二千年去，這整樁事情現在實在叫人打不起勁來。」

「進去吧。」弗德利平靜地說道：「還有……祝你好運！」

「謝了。」沉重的鋼門砰然關上，頃刻之間時光機的玻璃圓頂已經凝結了一層水氣。

＊＊＊＊

弗德利教授走到控制盤前檢視上面的指標。沒錯，時光機是設定在未來的三十五年之後……不過，這個「未來」並非整個世界的未來，而只是約翰．康普陶斯個人的未來……

巨大的時光機微微顫動著，似乎因爲增加了一名人類乘客，不勝負荷而連連嘆息。幾乎足足過了十分鐘，指針才轉到標示著三十五年的刻度處，弗德利隨即扳開了逆轉開關。

趁著等候時間旅行者歸來之際，他又把攝影機和其他數百種輔助儀器檢查了一遍。他成功了！他終於用人類實驗成功了……

儀表板上的綠燈亮了起來，弗德利快步走到沉重的鋼門前。偉大的一刻來臨了！勝利的一刻來臨了！

鋼門慢慢地打開，一團煙霧之中，約翰．康普陶斯模糊的身影從時光機裡走了出來。

「約翰！小老弟！你安然歸來了！」

「你錯了，教授。」約翰的聲音從煙氣中傳了過來，聽上去有些怪異，「你選錯了實驗對象，你選錯了人……」

「約翰，你怎麼了？讓我瞧瞧你的臉！」

「教授，我在六十歲時就死掉了……有一個地方，即使是你的時光機也不能把我從那兒帶回來，那兒時間是不存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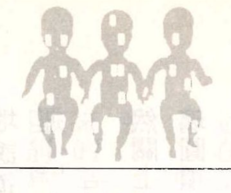
此時煙氣消散了一些，弗德利教授看到了約翰的臉……

他尖叫起來……

（原題"The Last Paradox"）

註：G. K. Chesterton

(1874-1936) 英國散文家、小說家及批評家，擅長於使用似非而是的矛盾論法(即paradox)。



【科幻小小說④】

時間爲媒、他們結下了——

星緣

◎方以庸

南下的自強號列車慢慢地駛離了台南車站。黎子耕瞄了一下腕錶，十一點五十三分，準時開出。他順便看看今天的日子，發覺恰好是八月八日。

不知道是誰想到把今天定爲父親節的，算是很不錯的主意。祇是他漂泊半生，父母早死，連個女朋友也沒有。今天出差在外，晚上祇落得在旅館睡大覺的份。這種生活倒也習慣了。他以半工半讀的方式唸完大學畜牧系。由於天生喜歡和牛隻打交道，畢業後自然而然地進入乳品公司工作。每星期

一次由台南坐火車到高雄，再轉車到屏東一帶的牧場監看牧草和牛乳的生產情形。久而久之，便養成了在火車上聽錄音帶的習慣，倒也自得其樂。

他從公事包中拿出隨身聽，插上耳機，再放入不久前從家裡的唱片中轉錄下來的古典音樂錄音帶，却發現坐在旁邊的綠衣少女也在做著相同的事，不由得多看了幾眼。在火車上用隨身聽打發時間是司空見慣的事，不過相鄰兩個人同時都聽古典音樂却不多見。兩個人相視微笑，都有著志同道合的感覺。

黎子耕聽了兩、三分鐘之後，纔注意到鄰座的少女不住地撥弄著她的錄音機，到後來索性把耳機拿下來不聽了。

「是不是有了故障？也許我可以修理。」他拿下耳機問道。

「上次忘記關上電源，電池漏光了。」她沮喪地回答。

黎子耕翻尋他的公事包，找不到備用的電池，却想到一個主意。

「我這裡有一個一分爲二的接頭。妳可以把耳機接過來。我們聽同一卷帶子。」他看到對方尙在猶豫，又加上一句道：「我們可以用妳的帶子。」

綠衣少女嫣然一笑道：

「這卷帶子我已經聽膩了，就用你的吧。」

黎子耕突然之間被她成熟而略帶天真的笑容迷住，祇覺得車廂裡陽光耀眼。

他們一邊把錄音帶倒轉回去，一面彼此互相介紹。綠衣少女姓雲，單名君，在一家紡織公司上班，專門設計各種花布圖案。

他們把耳機都接上了，開始享受音樂。兩個人藉著一個小小接頭的聯繫，與世無爭地傾聽著彼此的心曲。火車上的其它乘客都在聊天，看報或是睡覺，並沒有對他們給予特別的注意。

世界上所有的樂器之中，再也沒有那一種可以像大提琴那樣同時表現出無比的寬容和愛意了，都伏扎克的大提琴協奏曲就像是澎湃的海洋，大提

琴家羅斯波維茲的弓弦就是在波浪間來往自如的海燕。當全曲告終，二人重新回到現實的世界。雲君噙著眼淚說道：

「爲甚麼沒有人告訴過我，大提琴協奏曲可以寫得這麼美麗！」

「布拉姆斯當年也是這樣說的。」黎子耕喃喃地說道。

就在這個時候，他們開始感覺到火車的速度開始變慢。一分鐘後車掌小姐宣布到達高雄站。乘客們紛紛起座。

雲君看了看錶：「十二點二十五分，還算準時。」

黎子耕搖搖頭道：「這一程路它們至少誤點十分鐘，妳的錶一定慢了……」他沒有再說下去，祇是呆呆的看著手上的錶。上面清清楚楚地顯示出十二時二十五分的數字。

雲君站起來拿她的衣物，一面說道：「下車吧！」

黎子耕仍然文風不動地坐在那裡。他終於抬起頭來正視著雲君道：「都伏扎克的大提琴協奏曲至少要用三十九分鐘才能奏完。火車是準時在十一點五十三分由台南開出的。我們是差不多在十二點鐘開始從頭聽的。」

「不可能！會不會是錄音機跑得比較快，或者是中間有一段沒有錄下來？你肯定這首曲子要用三十九分鐘嗎？」

黎子耕點點頭：「這首曲子我有很多版本的錄音，都已經聽得很熟了。假如中間有漏錄或是速度變快的話，我一定可以聽出來。最快的是卡爾沙斯的演奏，他大約用了三十五分鐘。馬友友的演奏最抒情，四十二分鐘半。這一卷錄的是羅斯波維茲和布拉格交響樂團的演出，用了三十九分鐘半。就是因爲這樣我才把第三樂章錄到反面上去的。」

雲君也呆住了，想問他是不是在開玩笑，可是看著他忠厚而嚴肅的表情就把話吞了下去。

唯一剩下的可能就是兩個人的手錶都同時慢了大約十二分鐘。他們在服務員禮貌的催促下走下火車。到站內核對時間，手錶並沒有慢。又到服務台問了一下火車的時刻。這一

列火車的確是在上午十一點五十三分離開台南站，車行三十分鐘到達高雄站。只晚了一分鐘。

在這以後的幾個月中，二人互相分享著這個秘密，並且多次約會計時，甚至故意到自強號上重聽都伏扎克的大提琴協奏曲。結果都是平平無奇，整首樂曲耗時三十九分鐘多。除非是火車誤點，否則絕對無法在到達高雄站之前聽完。

黎子耕讀過一些科幻小說。他大膽地認爲在八月八日那一天，列車裡的時空關係發生了某種改變，使得他們在三十分鐘之內聽完了約四十分鐘的音樂。假如在一年後坐上同一班車的話，就有可能碰到同樣的事情。

好不容易到了次年的八月八日，兩個人特別向公司請假，上了上午十一點五十三分由台南開出的自強號列車，甚至坐在同一號碼的車廂和座位之上。車子起動後他們滿懷希望地開始播聽都伏扎克的大提琴協奏曲。車子抵達高雄站時，第三樂章才演奏了一半不到。黎子耕和雲君都失望地相視苦笑。

雲君突然靈機一動道：

「會不會是陰曆才算數！」

黎子耕拿出他的記事簿，查出去年八月八日在陰曆上的日子，他一言不發地把本子遞過去。雲君驚奇地瞪著上面的日期，足有一分鐘之久。然後才開始說話。

「我們來早了十八天。」她溫柔地說道。

八月二十六日那天，正好是星期日。黎子耕和雲君又一次坐上了上午十一點五十三分由台南開往高雄的自強號列車。大提琴的旋律穿越時空，像天際的流星劃過閃爍的銀河。在車廂裡二人手心緊握，默默地分享著宇宙間一個驚人的秘密。

火車在全曲告終好久之後才到達高雄站。沒有誤點。

二人隨著人群走出月台，才想到此行並未打算要到那裡去。黎子耕看著熙來攘往的人

群，慢慢地開口道：「我有一個主意。我到對面的書店找一本有關星座觀察的書。妳回到站內買兩張到嘉義的車票，再買兩份便當。然後我們去嘉義轉車上阿里山。我想看看牽牛星和織女星是不是真的在今天晚上會聚在一起。」

雲君把手挿到他壯實的臂彎裡，回答道：「我有更好的主意。我們可以一起去買車票，一起去書店找書，一起去吃飯，然後再一起上阿里山。星星會等我們來的。因為我們已經擁有了宇宙中所有的時間！」

（民國七十九年二月五日夜脫稿）

大喜訊

【科幻小小說⑤】——⊙陳冷

時間帶給她的，可貞是個大驚喜

蕭楓回頭看了鏡子一眼，在細心妝飾下，略顯憔悴的她，自有一種嫵媚成熟的風華。看到鏡子裡的自己，微昂起頭，她輕盈綽約地走出屋外。

儘管一向以雍容沈著自許，但是，今天畢竟是極為特別的日子；蕭楓的心跳不免比往常加快，甚至於她從容不迫的步履也微微急促了一些。

今天是接嚴華回家的大好

日子。

醫院昨天下午在電話裡傳給她一個大驚喜：「嚴華先生在一星期前動手術，他的手術十分順利成功，身體恢復狀況出乎意外的好。他將是一個世紀性的奇蹟特例，醫院極為他感到光榮。請於明天下午三時準時到醫院五樓會客室，接他回家。」

醫院事先未有任何通知，電話裡錄音說話單調又公式化，稱得上毫無人情味。饒是如此，蕭楓不但毫不惱怒，而且還連連對著電話錄音稱謝。嚴華完全健康了！他就要回家了！老天，這是何等的大喜訊！

蕭楓嚴華是人人稱羨的神仙眷侶，他們不僅郎才女貌，而且兩人相愛相敬；結婚到了第七年，所謂的「七年之癢」症狀一絲未見。夫婦所到之處，每每吸引住一大堆羨慕乃至嫉妒的眼光。實在說，在這種詭譎多變的年頭，如此美滿婚姻著實少見。

大概連上天也覺得對蕭楓嚴華的厚愛，比諸他人有失公平。在結婚後第九年，獨子嚴清才四歲的那一年，嚴華病了；他的病況來勢洶洶倒也罷了，最糟的是經過無數名醫診斷，乃至名醫會診，所有的答案都一樣冷酷：

「這仍是截至目前醫學無法征服的病例，嚴先生只能坐以待斃，而且時日也不多了。」

不肯也不甘心接受這種殘酷事實的蕭楓，縱使在最焦慮痛苦的時候，也還保持一顆清明的心。她四處打聽探詢，終於找到一家隱密罕為人知的尖端實驗醫院，並跟一臉精幹的院長懇切詳談。

「我知道以今日的醫術，外子的病是治不好的。但是，我確信科學一日千里，醫學也進步神速的這個世紀，總有一天，每一種怪病都會漸漸變成普通疾病，不同的絕症也會漸漸有法可治，我相信這一切所需要的只是時間而已！」

蕭楓平靜地說話，臉上浮著摯誠的光輝。

「嚴太太，妳的話一點不錯。不同時代總有不同智慧的

人會有新研究和新發現，醫學界也正是如此；等到那一天，嚴先生的病當然不是絕症，當然可以治癒。可惜嚴先生尚未身逢其時——」院長無奈地也冷冷地苦笑。

「當然，從這個角度看，外子確實生不逢辰。不過，我知道貴院正在發展一種眞空冷凍儲存的醫學技術，患者在腦部未宣佈死亡、意識尚清楚之前急速冷凍，冷凍後身軀嚴密儲存。俟有朝一日，醫療發展到適當情況，再予身軀解凍後治療。」

「不瞞妳說，敝院是在做這種實驗；一則花費極鉅，極少有人能夠負擔，再則也是冒險，因爲畢竟尚無正式臨床成功實例，一切僅止於冷凍試驗階段，醫院不能保證——妳知道的，任何科學都有難以克服的極限。」

「我知道，我願意冒險。」

「費用的問題——」

「我會設法分期償付，院長不必耽心。」

蕭楓簽下了不保證的保證書，繳了一筆高昂的頭期款——這筆頭款是蕭楓賣掉豪華愛巢的全部所得。

蕭楓努力賺錢。她人漂亮歌聲又出色，婚後停唱，歌迷每引以爲憾；這回復出歌壇，一改往昔艷妝，她慣常一襲素樸長白衣衫，白衫上一朵淺紫蘭花，站在台上宛轉輕歌，絕代風采全場傾倒。所以，一連幾年，蕭楓的演唱加上唱片錄音帶錄影帶等的收入，在演藝人員收入排行榜總高居前幾名；從而每年的高額醫院費用對她尚非難事。

唱歌之外，蕭楓和獨子相依爲命。兒子很乖很懂事，極能體會媽媽的心情，從來沒替蕭楓添加任何麻煩。這一天早上，兒子曾懇求說：

「媽，等一會兒我陪妳去接爸爸吧！」

「不用了，你一切照常，我一個人去接他就好。」

蕭楓希望與心愛丈夫久別驟晤的那一刻，他們能兩人單獨相聚，她有太多的柔情蜜意與相思之苦要細細傾訴。她不要那寶貴的一刻有人分享。

白色肅穆的醫院大樓已在眼前，蕭楓下意識地用手攏攏頭髮，嚴華一向最愛撫摸她烏亮如絲的長髮。

走進大門，上了電梯，蕭楓的身子微微顫抖。電梯停在五樓，她步入長廊往會客室走去。會客室的牆是透明的玻璃，嚴華就坐在大廳沙發上跟一位陌生人說話。

他是嚴華，他眞是嚴華！活蹦蹦的嚴華！

他是健康英挺的嚴華。

他是丰神俊朗的嚴華。

他是蕭楓親愛的，朝思暮想、刻骨相思的嚴華。

「哦，嚴華，嚴華。」

蕭楓眼眶淚水盈盈，心底柔情滿溢低語喃喃。

她緩緩地、輕輕地推開大門。

「……我等太太來接我，我太太是出名的美人，漂亮是不必說了，最了不起的是她對我太好，犧牲太多，我——」

嚴華神采飛揚地跟那位陌生人說著，蕭楓悄悄站在門旁，甜蜜地聆聽丈夫的甜蜜話語。

「哦，嚴華！」她在心裡輕喚，慢慢咀嚼這美好的一刻。

門又被推開，一個年輕姣好的女人走進來，她的高跟鞋聲驚動了嚴華，嚴華跳起身來迎上去。

「蕭楓——」他興奮地揮手。

蕭楓愣了一下，隨即轉身跑出會客室。

老天！嚴華認錯人了！他當然會認錯人，他病重入院時，蕭楓才三十歲呢！一晃廿年了，嚴華怎麼認得她？

冷凍冰藏廿年的他，時光追蹤不到，他依然年輕俊帥。

掙扎煎熬廿年的她，歲月劃下跡痕，她青春芳華已杳。

蕭楓衝到電梯，後面傳來嚴華焦急的叫聲：

「蕭楓，等我，妳等我一步——」



【科幻小小說⑥】 ◎格蘭特・卡林頓(Grant Carrington)著／任慶華譯

銀河池塘

池塘雖小，但它是——

從前，我爸爸農場裡池塘的中央有一根圓木。其實那不是一根眞正的圓木，而是一棵半沉在水裡的樹的主幹上的一個大樹枝，有人在它從水裡冒出來的地方把它和樹幹砍斷。這根樹枝挺粗的，可以用來當作繫船的地方，但是一個十歲的小孩子站在上面，它就不太能撐得住了，搖搖晃晃得好像就要沉到水裡去一樣。因此，我們都試著想站到上面去，而我是唯一做到過的人。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爲你一站上去，它就慢慢的沉到水裡去，而你揮舞著雙臂想保持身體的平衡的時候，它左右晃盪得很厲害。

也許在我之前有許許多多的農家孩子站上去過，但是我不知道。在我的世界裡，我是第一個能在那根圓木上站穩身子的人，而且也是最後的一個，因爲不久之後那艘船就來了。

那一天，我跟我最要好的朋友湯米・畢德斯，還有他的狗大君，一起坐在池塘邊盤算著這一天要怎麼玩。我們想到釣魚、游泳、騎脚踏車進城去買汽水喝以及去瞧瞧那些我們買不起的東西，或者是打球。而其實呢，我們都覺得就這樣

坐在池塘邊，看著天上雲朵的變化，也蠻快活的。

我想湯米眞的很想去游泳，這樣他就有可能成爲第二個站上那根圓木的人，但是我想霸佔住「唯一站上圓木者」的寶座，霸佔得越久越好，因此對於游泳這個主意，我是百般的推拖。

「哇！你看那架噴射機！」湯米指著一個很快就越變越大的黑點說道。

「哇噻！它眞的在動吔。」我說。

「我想它失去控制了！」湯米叫道：「它好像就快掉下來了！」

我們趕緊站起身來。

「天啊！」湯米喃喃的說。

那根本不是一架噴射機，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它了，它好像直衝著我們而來。大君嗚嗚的叫了起來，縮到湯米的身邊，接著我們就聽到一聲尖銳的長嘯劃過天際。

「那是一艘太空船！」湯米說。

我們的脚像生了根似的動彈不得，眼睜睜的看著那個銀色的太空艙朝向我們飛來。然後，就在離我們頭頂差不多二十呎的上空突然不可思議的停了下來，再慢慢的滑到離水面一呎的地方。接著，艙門打開了，一個人走了出來，他穿著太空衣，模樣就像一名太空人。他走到圓木那兒，很大聲的講著外國話，向太空船揮了揮手，把一個東西放在圓木上。然後他又走回太空船去，太空船就像剛才來時那樣很快的又飛走了。

我說的是：**他走到圓木那兒，直接從池塘上走了過去**。

太空船消失在雲端之後差不多十秒鐘，湯米和我才喘出一口氣來。

「哇！」湯米喊道。

「我們走了吧！」我說。我跟大君一樣嚇壞了。

「來呀，膽小鬼，我們去看看他們放在圓木上的東西是什麼。」

就在這個時候，一架噴射戰鬥機從差不多只有樹頂高的低空呼嘯而過。我仆倒在地

上，大君則夾著尾巴飛奔回家去了。湯米卻仍然站著不動。

「哇！」

又有兩架飛機緊緊尾隨著第一架噴射機飛了過來。

「來呀，道格。」他向著小船跑去。我是真的嚇壞了，但是我不能逃走。畢竟我是第一個站上池塘中央圓木的人，如果湯米划了船到那裡去，而我卻溜回家，我以後就沒有臉再混下去了。

放在圓木上的是一個銀色、長方形，像盒子似的東西，在陽光下閃閃發光，湯米伸出手去一把抓住它。

「哇！」他喊：「上面還有雕刻吔。」

我很小心的摸摸它，的確，它的四面都有細小的圓點和花紋。它的底部固著在圓木上，朝上的一面卻光滑得不得了，不像旁邊幾面那樣。

「這好像是音樂盒裡的鼓。」我說。

「或許是盲人用的點字。這寫的可能是盲人的點字。」湯米說。

這時我們聽到有人講話的聲音。我爸爸和好幾個人都到碼頭上來了。

「道格，你們在那裡做什麼？」

「在看這根圓木。」

「上面那個東西是什麼？」

「哦，沒什麼……」

「來了一艘太空船，放了一個東西在這裡。」湯米衝口說出了整個事情。

我爸爸叫我把小船划回來，然後他就跟幾個大人一起把船划到圓木那裡去一看究竟，其他人則不斷的問我們這個那個，他們提到了俄國人和小孩子的幻想什麼的。

我不敢說他們全都相信我們講的話，但過了一會兒之後，我爸爸就相信了。人家問我湯米講的不是真的吧，我說是真的，這時我爸爸說：「道格是個乖孩子，我相信他。」

他們帶了一大堆人和卡車、工具來，破壞了我們很多的農田和農作物（不過他們賠我爸爸的錢遠超過這些作物所能賣到的價錢），並且把池塘

弄得無法再游泳了。他們從放著銀色盒子那兒的正下方切開圓木，但是結果他們並沒有移走那個東西。

「我們動不了它，道格，有一種力場使得它牢牢的固定在那裡。」甘思博士說。

「哇，就像『星艦迷航記』一樣！」湯米興奮的大喊。甘思博士是所有到我們的池塘來的人當中我最喜歡的一個。他並不很老，雖然他金黃色的頭髮已經禿掉了一大半，還戴了一副無框眼鏡。他不像其他一些人那樣壞脾氣，那些人看到我們就總是要把我們攆走。他有幾次還帶我們到他們搭在幾座軍用浮箱上的建築物裡去參觀。他們想把那個東西熔化掉，連番使用了雷射、大砲、鑽孔機，還有我也不知道叫什麼的東西。那眞的很棒哦，又是電又是閃光的。他們在我們的池塘上蓋了一個眞正的實驗室。

整個事情發生後大約過了三天，我發現他一個人坐在池塘邊，眼睛盯著圓木上的建築，模樣看起來很滑稽。

「嗨，甘思博士。」我說著，一面坐下來，一面扯斷一根看起來肥滿多汁的草，這根草的確有很多汁水。「工作進行得怎麼樣了？你們解決了那個力場的問題沒有？」

「還沒有呢，道格，不過我們知道那個東西是什麼了。」

「哦？是什麼？」

「他們昨天弄來了一個高倍數的顯微鏡，你知道那個基座四邊凹凹凸凸的東西嗎？」（他管那個東西叫「基座」），我點點頭。

「那些都是文字。」

「你是說像盲人的點字？」

「也許。那上面可能也有盲人的點字。那上面有許許多多種語言，有些是我們聽都沒有聽說過的語言和字母符號。不過也有法文、中文、拉丁文、日文，以及我們想得起來的任何一種語言。」

「英文呢？」

「有的。也有英文。」

「它們寫的是什麼呢？」

「來吧，道格。我讓你自己親眼去看。」

我們從直通到池塘中央的坡道走到那個圓木上的建築物裡去。興奮的氣氛現在一掃而空。人們走來走去，各做各的事，但是卻給人一種悶悶不樂或迷迷茫茫的感覺。那個龐大的儀器就架設在那個東西前面，甘思博士指給我看其中的一對接目鏡，它們看起來就像一副眞的望遠鏡一樣。

它已經對準在那個東西的英文部分上了：「……觀測標牌第42,373,249號。這座標牌標識的是此一銀河系的人口中心，星河觀測第42,373,249號立。」

（原題「當你站到宇宙中心的圓木上之後，還有什麼可做的呢？」After You've Stood on the Log at the Center of the Universe, What Is There Left to Do? ）



〔長篇幻想小說連載〕

黑白無祟（下）

前情摘要：漁民竟然從海中撈起了早已絕種的菊石！海洋生物學家陳克生和胡懷玉要漁民帶著他們再到海上去尋找活的菊石。另一方面，原振俠被醫院派去和老人仲大雅談判收購房宅改建之事，膝下猶虛的仲氏認爲他的祖宅中藏有祟物，使他不能生育，他要原振俠在拆除房屋時負責監工，找出祟物來。正在談判之時，原振俠和陳克生不期而遇……

◎倪匡著

仲大雅堅持：「方法是你提出來的。最多，我和你一起去監工，一定要肯定祟物已被破壞！」

原振俠苦笑了一下，看來仲大雅是不會讓步的了。他只好用力揮了一下手，來表示心中的氣憤。

陳克生和陳建南本來已準備離去，可是一聽得仲大雅的話，都不約而同站定，陳克生問：「要破壞什麼？」

仲大雅揮著手：「去去！你不懂的，你是學什麼的？」

陳克生並不生氣：「海洋生物學——如果你剛才說祟物，我倒不是不懂！」

仲大雅大喜，看來他對法術、祟物之類的東西，比什麼都有興趣，忙道：「請坐！請坐！你怎麼會知道有關法術的？」

陳克生並不坐，只是嘆了一聲：「最近發生的一件事，使我感到，許多古老傳說中的禁忌，都很有化爲事實的可能，結果十分可怕，不能叫人不警惕，而且，也實在有些東西，會帶來很壞的運氣！」

陳克生囉囉嗦嗦說了一堆，原振俠並沒有聽懂他在說些什麼，仲大雅也聽得連連皺眉，他向陳大律師道：「你在法庭上的陳詞，如果和令郎說話一樣，我看沒有一宗官司打得贏！」

陳建南也啼笑皆非：「克生，你在說什麼啊？」

陳克生長嘆了一聲：「說來話長，唉，真不知道從何說起才好！」

大律師以口才著稱，兒子卻說話如此不清不楚！陳大律師感到十分氣憤：「那就別說了！」

仲大雅卻阻止：「不要緊，如果是和什麼魔法作祟有關，我倒想聽一聽，只管慢慢說！」

陳克生受了父親的斥責，心中很不是味道，沒好氣道：「這件事，只能對兩個人說，對不起，閣下雖然相貌非凡，可是不在這兩個人之內！」

仲大雅也不生氣，「哦」一聲：「那兩個了不起的人是什麼人？」

陳克生一挺胸，顯得他就要說出來的兩個人的名字，都非同小可，連他也與有榮焉，所以他才有這樣的神態。接著，他神清氣朗地說道：「一個是著名的傳奇人物衛斯理！」

仲大雅搖了搖頭：「沒聽說過！」

原振俠卻立即想：「有點道理，那件事，一定是一樁怪事了。」

陳克生悶哼一聲，提高了聲音，又道：「第二個，是另一位傳奇人物，原振俠醫生！」

原振俠不禁大訝，陳克生顯然不認識他，可是又

知道他的名字，他不說什麼，先問：「是誰指點你只能把事情告訴這兩個人的？」

仲大雅曾聽過原振俠的自我介紹，心想這倒好，要找的人當面見了卻不認識，倒要看看事情怎麼發展下去，所以他斜睨著兩人，一副想看好戲的神情。

陳克生又嘆了一聲：「一個叫胡懷玉的生物學家！」

原振俠只是略想了一想，就想起了胡懷玉是什麼人，因爲有一些神奇的故事，和他的研究所聯在一起，他曾聽一個小朋友溫寶裕提起過。

他還沒表示什麼，陳克生又恨恨地道：「這兩個人，難找之極，電話永遠沒人聽，有人聽了，也總是不在，真不知道世上是不是真的有這樣兩個人！」

原振俠伸手出來：「有，我就是原振俠醫生！」

陳克生陡然一震，發出了「啊」地一聲驚呼，一面雖然也伸出手來，可是卻一臉的狐疑之色。

仲大雅在一旁大笑：「怎麼？不相信？他有什麼特別，爲什麼事情只能講給他聽？」

陳克生仍然十分疑惑：「胡所長說原醫生是……經歷多，英明神武……沒想到……沒想到……」

原振俠這時容顏憔悴，看起來一副潦倒相，無精打彩，連說話也有氣無力，和「著名的傳奇人物」這樣的稱謂，相去甚遠，難怪陳克生不相信。

陳克生雖然遲疑著未曾說出什麼來，可是原振俠也知道他心中想些什麼，他苦笑了一下，不作解釋，也沒有要聽陳克生的話的意思。

陳克生反倒自己不好意思起來，他也不知道如何解釋才好，只好頻頻說：「太意外了，也太湊巧了！」

他連說了幾遍之後，又問：「不知道原醫生是不是有興趣聽我說一些事？」

原振俠連望也不望他，而且想都不想，就回絕了他：「沒有興趣，一點也沒有！」

情形有點令人尷尬，仲大雅在一旁，仍然笑嘻嘻地不出聲，一副看熱鬧的神氣。

原振俠顯然是要故意冷落陳克生，所以他轉向仲大雅：「你已經有很久沒有在那舊宅居住了？」

仲大雅點著頭：「接近八年了！」

原振俠伸手在自己的臉上抹了一下，下意識地以爲這樣，可以使他的倦容略有改善，仲大雅看到了這種情形，暗中搖了搖頭。原振俠的聲音之中也充滿了倦意：「我還以爲不住在那屋子裡，魘祟法就會不起作用。」

仲大雅點頭：「一般來說是這樣，可是我想，當

年那班惡客，一定用了十分惡毒而且強烈的方法，何況我是在那屋子中出世的，只怕若不破了祟法，我就算搬到阿拉斯加去，一樣會受魔法的控制！」

原振俠的聲音提高了些：「我有一個朋友，也曾深受巫法之害，後來，他創辦了一個巫術研究院，你的經驗，是很好的巫術研究課題，等到這裡的事情結束之後，你可以去和他聯絡一下！」

仲大雅連連點頭：「是，我聽說了，研究院設在西印度群島的海地？」

一提起了巫術，提起了巫術研究院，原振俠自然而然，又想起瑪仙來，所以他的神情，更加苦悶，更加落寞。

陳克生在意識到原振俠是在故意冷落自己之後，他也是心高氣傲的人，已經準備離去了——因爲原振俠令他感到失望。看原振俠的情形，分明他自己陷進了無可解決的困境之中，這樣的一個人，又怎能幫助別人去解決什麼難題？

可是由於原振俠和仲大雅的話題，涉及魔法，十分吸引人，所以他留了下來，聽了一會，這時看到原振俠這等模樣，他忍不住咕噥了一聲：「如果那位首選的先生也是這個模樣，我也不必去找他了！」

原振俠只是冷冷地翻了翻眼，連回答一聲都不想——人在感到極度的困倦之際，都會這樣子。

陳克生和他的父親，一起向外走去，已經跨出了門，卻又聽得原振俠道：「仲先生，如果當日的魔法，並沒有祟物，只是一種咒語，那麼，就算舊宅的一切全部碾碎了，也沒有用處！」

仲大雅震動了一下，聲音之中充滿了失望：「那我就不知如何才好了！」

陳克生覺得原振俠有粉碎了一個老人的希望之嫌，不是很同意原振俠的說法，所以他停了一停，而且轉過頭來，向原振俠瞪了一眼。

原振俠仍然並不理會他，他大聲道：「就算是惡毒的咒語，也可以破解的，除非真是從大海之中，撈起了什麼鬼怪來，那才難對付！」

陳建南大律師嘆了一聲：「克生，你在胡說八道什麼啊，就沒有人聽得懂你的話！」

陳克生一再受到指責，不禁大爲憤然：「你們根本不讓我從頭說起，怎麼會懂？」

這時，仲大雅只是恨恨地望著原振俠，原振俠撐著頭，神情漠然，也不知道他在想什麼，顯然對陳克生的話，並沒有留意的意思。

陳建南看到了這種情形，用力推了陳克生一下，示意陳克生先離去，陳克生卻反而急步來到了原振俠

的身旁，大聲道：「五個漁民已經死了，胡懷玉認爲害死這五個漁民的邪魔，正在活動，還在找別的犧牲者！」

陳克生的這一段話，仍然是無頭無腦的，但至少可以使人知道事情的嚴重性：有五個人死了，死在一種邪魔的力量之下！

原振俠總算向他看了一眼，從陳克生迫切的神情上，他可以體會到陳克生實在有十分難以解決的嚴重問題，可是他也實在提不起興趣來。

他揚起手來，本來多半是想用力揮動一下的，但結果卻又無力垂了下來，嘆了一聲：「我無能爲力，你去找……那位先生吧。」

陳克生盯了原振俠半晌，脫口道：「原醫生，我看你，倒像是中了惡毒的魔法！」

原振俠非但不否認，反倒道：「我想是，逃不出去，快死了！」

仲大雅陡然伸出手來，在原振俠的肩頭上重重拍了一下，他出手極重，令得原振俠的身子，也歪了一歪，接著他大喝：「振作些，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原振俠給他的回答，是一聲長嘆！

陳克生這時，已對原振俠完全失望了，在過去不到十分鐘的時間內，原振俠至少已發出了三五十下長吁短嘆！

可是他心中確然有難題，所以他重重地頓了一下腳，才轉身離去。

這是原振俠和陳克生的第一次見面。在陳克生而言，很有點不歡而散的味道，可是對原振俠來說，由於他精神十分恍惚，所以他根本沒有什麼記憶。

當下，仲大雅又重提舊議：「我們一起監工，怎麼樣？其實，那也是象徵式的，不致於會真的要在烈日下工作，我們可以談天說地，我還可以介紹我最近的女伴給你認識，嘿，不是唬你，是一個真正的大美人……」

原振俠又嘆了一聲，他連再爭的興趣也沒有，只是點了點頭。

回到了醫院，院長對於原振俠取得的成績，表示十分滿意。當然，安排工程進行的事，就不必原振俠來操勞了。

■ ■ ■

到了正式拆卸的這一天，仲大雅一早就到，原振俠早就忘了，仲大雅到了之後，未見原振俠，向醫院

大提抗議，院長這才親自出馬，把原振俠帶到了仲大雅的面前。原振俠仍是一貫的無精打彩，仲大雅和他握著手，「呵呵」地笑著：「小老弟，你怎麼能爽約？還記得嗎？我答應過要介紹我的大美人給你認識的？」

他說著，就把一個女郎推到了原振俠的面前。原振俠並沒有注意到有什麼「大美人」在，那是他精神不集中的緣故，直到這時，他也是先聽到了周圍的人，都不約而同地發出了驚嘆聲和嘖嘖聲之後，才感到一定有什麼不尋常的事發生了，這才集中精神——或者說，是令得散亂的目光集中起來，這才看清楚了被仲大雅帶到他面前的那個女郎，一看之下，他也為之一呆。

那是一個健碩無比的女郎——絕不是肥胖，只是健碩，身子極高，至少有一公尺八，膚色黑裡透紅，約莫三十左右年紀，濃眉大眼，神情有點靦覥，看起來相當嫵媚。她和仲大雅的年齡可能相去極多，可是當她和仲大雅站在一起的時候，卻無人可以否認他們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原振俠的口中雖然沒有說什麼，可是他的神情，已把他心中所想的表露了出來。仲大雅顯然十分滿意原振俠的這種表示。他竟然當著眾人，在那女郎的豐臀之上，重重拍了一下：「不錯吧！」

原振俠留意到仲大雅在一拍之下，他的手彈開老遠，可知那女郎的肌肉，是如何富有彈性！

原振俠不由自主吸了一口氣，仲大雅又道：「想想看，我們兩人的孩子，會多麼強壯，多麼出色！」

原振俠由衷地道：「是的，在優生學來說，無可比擬，這位小姐——」

仲大雅糾正：「不是小姐，是仲大雅夫人，她是河北人，燕趙不但男兒出色，女人也與眾不同！」

仲夫人羞態更濃：「你別老誇自己的老婆了！」

仲大雅笑道：「是的，誇什麼誇？等拆了舊屋，去了祟物，妳得好好地替我生一大群胖小子！」

仲夫人的臉紅了起來，原振俠見過各種各樣的男女已夠多了，可是像這樣的一對，卻實在有點匪夷所思，在他情緒低落的時候，倒也很有提神醒腦的功效。

當時，他只當仲大雅的大美人是河北鄉下才出來的女孩子。在不久之後，他知道仲夫人閨名曹銀雪，十二歲就到維也納留學，學的是聲樂，是在國際上有相當名氣的歌唱家，精通四國語言。她和仲大雅的組合，奇特之極，這一點，她自己也知道，她性格爽朗之極，這樣評論她自己：「沒有道理可講，他七十歲

，我二十八歲，在見到他之前，我從來不把自己當女人，見了他之後，才知道人有男女之別，陰陽之分！」

拆那舊屋子，由於仲大雅的堅持，一直進行了一個月左右，仲大雅夫婦和原振俠，有長久相處的機會，這一對夫婦都是性情開朗的人，仲夫人更是有女中豪傑的味道，原振俠受了感染，也開朗了不少，而且在一個下午，主動地向仲大雅夫婦講了他自己的遭遇。

原振俠和女巫之王瑪仙之間的事，不必全部講述，只是隨便提出其中一點來說說，就可以聽得人目定口呆，仲大雅夫婦，自然也不例外。

原振俠的結論是：「只要瑪仙回復正常，以她在巫術上的能力之深，不論你家當年曾受過什麼惡毒的魔法作祟，都可以破去！」

仲大雅雙手握住了原振俠的手，用力搖著：「小兄弟，看來我們兩人的命運一致。醫院方面什麼人都不派，單單派了你來，可知是天意！天意！」

一個月之後，舊屋拆完，所有拆下來的東西都弄碎了，仲大雅有點依依不捨，硬要原振俠答應和他保持聯絡，又要把他的「第一個孩子」，過繼給原振俠，老一代人物的古老作風，一律齊全。

原振俠自然只好答應，這一個月來，他心情好了不少，所以當天晚上，他聽到門鈴聲去應門的時候，看到在門外的人是陳克生時，他先是遲疑了一下，但立即打開了門，並且說了一句：「我們見過面？」

陳克生嘆了一聲，他知道自己第一次和原振俠見面時，原振俠的精神不是很集中，可是也未料到竟差到這種嚴重的程度！

陳克生連連點頭：「見過的，還說了不少話，不過當日你的精神狀況很差！」

原振俠覺得不好意思：「真是差之極矣！只怕世上沒有什麼人會比我更差的了！」

他這句話才出口，就看到陳克生側了側身子，在陳克生的身後，像是幽靈一樣，閃出了一個人來。原振俠才向那人望了一眼，就覺得自己剛才那句話有收回來的必要了！因為那個人的精神狀況，看起來才是全世界最差的！他臉色慘白，鼻尖滲著汗（天氣並不熱），身子微微發著抖，眼神散亂，口唇哆嗦，站在那裡，進來也不是，不進來也不是，一副徬徨無依，茫然不知所措的神情，看了令人生出一股寒意來。

原振俠是醫生，他大聲道：「這位朋友不舒服？請快進來！」

那人仍在踟躕不前，陳克生已經扶著他走了進來

，扶著他坐下。

通常在這樣的情形下，都會給這樣的人喝一杯酒，原振俠也不例外，以最快的時間送上了一杯酒。在那人喝酒的時候，陳克生介紹：「這位胡懷玉先生，是海洋生物學家，主持一個大規模的研究所。」

原振俠頗感到意外，因爲他知道胡懷玉的不少事情，不知道爲什麼他精神狀況這樣差。他點了點頭：「胡先生的大名早就知道，也知道曾在研究所培殖過來自南極的史前生物！」

胡懷玉本來，失神落魄之至，這時，也不知道是原振俠的話，還是那杯酒，使他振作了些，他向原振俠望來，發出急速的喘息聲，突然，一下子拋開了手中的酒杯，挺身而起，雙手抓住了原振俠胸前的衣服。

本來，以原振俠身手的矯捷，是很可以把他推開去，或是自己避開去的。可是原振俠卻沒有那麼做，他任由胡懷玉抓住了他的衣襟。胡懷玉的身子在發抖，他按住了他的肩頭，令他鎮定。

胡懷玉顫聲道：「衛斯理不知到哪裡去了，你就是原振俠，陳克生說你對我們的事情沒有興趣，可是你非聽一聽不可……」

胡懷玉的態度和言語，都不是十分正常，而且，一個多月之前和陳克生的相遇，陳克生曾說過一些什麼，原振俠也實在不記得了。這時，他自己的情緒，也未曾完全恢復正常，很可以把胡懷玉轟出去的。

但是由於胡懷玉和他崇敬的一些朋友相識，看起來，他又像是有十分緊急的事，要向人求助，所以原振俠沒有下逐客令，反倒連聲道：「你鎮定些，好！好！我聽你說，什麼事？」

胡懷玉一聽，臉上總算有了一點生氣，他先向陳克生望了一眼：「怎麼開始說才好呢？」

陳克生道：「先從那隻活的菊石說起！」

胡懷玉立即同意：「好，先從那活的菊石說起。」

他們兩人都是生物學家，在說到「菊石」的時候，都自然而然用的是拉丁文的學名。恰好原振俠是醫生，對生物學也有涉獵，聽得懂菊石的學名。所以，他陡然一呆，失聲問：「什麼？菊石？活的？」

原振俠知道什麼叫「活的菊石」，就省了解釋，故事敘述起來，就容易得多了。胡懷玉的精神狀況差，所以大多數由陳克生來說，小部分由胡懷玉插嘴，補充。一直說到他們開始用吸沙船開始吸沙，想在那個海域之中，發現更多的「活的菊石」。

原振俠用心聽著，他看出，至今爲止，一定沒有任何發現。可是就算沒有再發現，已有的一個，也已經是驚天動地的生物學上的大事了，何以胡懷玉會如此沮喪，陳克生也好不了多少？

原振俠說了幾句暗示的話，示意科學上的新發現，確然需要一些經過過程的。聽了之後，胡懷玉和陳克生呆了半晌，互望著。

他們的神態，使原振俠知道，事情一定另有枝節，所以，他做了一個手勢，示意他們只管直言。

陳克生神情古怪：「在我們的敘述中，提到了夜間在海上撒下的那一網？」

原振俠怔了一怔，陳克生曾詳細地敘述了他們撒下這一網的經過，漁民的忌憚，胡懷玉的種種設想，等等，原振俠看不出那有什麼不對頭來，可是胡陳兩人的神色都又凝重之極。

原振俠想使氣氛輕鬆些，他笑著道：「怎麼啦？難道這一網，真的把海中的什麼妖魔鬼怪，冤魂野鬼網上來了？」

他這樣說，純粹是開玩笑，可是陳克生和胡懷玉兩人的反應，都駭人之極！

陳克生的反應倒還罷了，他只是尖叫了一聲，手臂大幅度地揮動著，揮動得十分有力，以致把一尊陳設用的銅像，相當沉重的，揮得跌到了地上，可是他的手也不知道痛，還在揮著，雙眼有點發直。

胡懷玉的反應，就十分駭人了！

他也發出了一下尖叫聲，聲音尖厲之極，他的身子陡然直彈了起來，用怪異之極的姿勢直勾勾地向前一跳，看來如同殭屍一樣，一下子撞在那架放了十來瓶酒和若干杯子的酒車之上，把酒車撞得跌翻在地，發出嘩啦啦一陣聲響，可是他卻恍若未覺，又是殭屍一樣，直勾勾地向前一跳，這一下，落地的時候，一腳正踏在一隻向他滾過來的酒瓶子上。

於是，他整個人就仆跌向前，這一跤，摔得著實不輕，原振俠在目定口呆之際，也來不及去阻止這一連串災難的發生。當他定過神來，想先把胡懷玉扶起來時，胡懷玉抬起頭來，又慘叫了一聲：「你估中了！」

原振俠陡然一呆，一時之間，由於突如其來的混亂，他甚至想不起自己曾作過什麼樣的估計來。當然，很快地，他就想起自己開玩笑的那句話，他也不禁心中一凜：「那一網……網起了什麼？」

陳克生走向前去，扶起了胡懷玉，兩個人也不理會把人家住的住所，弄得一塌糊塗，陳克生搖著頭，胡懷玉也搖著頭，齊聲道：「不知道！」

原振俠知道必有下文，所以並不出聲，等他們再往下說，胡懷玉的聲音，聽來如同慘嚎：「可是七天之內，在漁船上的六個漁民，全都死了！」

原振俠也不由自主，大大地吞了一口口水：「是怎麼死的？」

胡懷玉張大口喘氣，說不出話來，陳克生苦笑：「死因不明，那是醫院方面說的，死者五男一女，當晚曾……不斷上香，可是也沒有用。」

原振俠又驚又怒：「什麼叫死因不明，現代科學可以精確地查出死因來！」

陳克生苦笑：「那是醫院方面說的，我們也沒有資格作進一步的查詢，你是醫生，或者可以向同行查問一下，有確定的結果！」

原振俠點頭：「當然，一查就可以把死因查出來！」

胡懷玉十分悲憤地搖著頭：「我早已知道死因，就是那一網，網起了大海中的無常鬼，把一船大小男女的魂拘走了！」

陳克生解釋：「出了事之後，那一帶的漁民都那麼說，說是這一網，沖了惡時辰，犯了大忌，所以有關人員全送了命！」

原振俠立即道：「那說不通，你們兩人也在船上，現在就好好活著！」

陳克生發出了一下呻吟聲，胡懷玉慘然道：「我們知道，快輪到我們了，先是他，才是我，因為是我要下那一網的！首惡，留在最後。」

原振俠搖頭，他當然不同意胡懷玉的說法：「六個漁民突然死亡，當然是一宗怪事，可是也總得弄明白他們的死因，才能確定是什麼樣的事情！」

胡懷卻十分固執：「還會是什麼事？是不是你不能接受……比較怪異的……一些事實？」

他在這樣說的時候，神情相當的沮喪。

原振俠苦笑了一下，他當然不是不能接受一些怪異的事實——他的經歷，怪異莫名，什麼樣的事沒有經歷過？他只是淡然一笑：「你剛才提及過無常鬼拘魂，你可能想像，真有一股力量，在地球上搜集過人的靈魂？」

胡懷玉張大了眼，說不出話來，只是喉際發出了一陣咯咯的聲響。作為一個醫生，原振俠可以肯定他的精神狀態十分不正常，需要專家的協助。比較起來，陳克生的情形要好得的多了！

原振俠用相當委婉的語氣道：「兩位是不是工作太忙了？休息一下會比較好，尤其是胡先生，如果需要特別幫助——我是指在醫學方面的協助，我可以安

排！」

胡懷玉在原振俠說到一半的時候，就不斷揮著手，現出十分不耐煩的神情，他大聲叫：「我是需要你的幫助，既然你有那麼多怪異的經歷，就請你幫我們查清楚，那幾個漁民是怎麼死的？」

胡懷生說完了之後，雙眼睜得極大，盯著原振俠看。他面色蒼白，益發襯得他佈滿了血絲的眼，像是深紅色一樣，神情十分駭人，若是膽子小的人，猝然遇上了這樣神情的人，是很容易被嚇昏過去的！

原振俠心中暗嘆了一聲，他知道，在這種情形下，胡懷玉的精神緊張之極，絕不能再去加重他的精神負擔，不然，他極可能一下子就陷入神經錯亂的境地之中，到時再來醫治，就麻煩得多了！

所以，他回答得十分乾脆，伸手在胡懷玉的肩頭上一拍：「好，沒有問題，明天一早，我就去弄清楚那六個漁民的死因！」

原振俠的言行，無疑是一劑最好的鎮靜劑，胡懷玉長長的吁了一口氣，緊張的神情，立時鬆弛了下來。他口唇發著抖，想說什麼而沒有說出來。

原振俠又進一步安慰他：「放心！不論是什麼邪惡的力量，都可以有對抗的方法的！」

胡懷玉閉上眼睛一會，口中喃喃地，也不知道說些什麼，原振俠趁機又道：「你是不是覺得自己留在醫院中會好一些？」

胡懷玉立即搖頭：「不必了……這件事，和發現活的菊石有關，我必須繼續我的研究！」

原振俠不禁苦笑，心想，如果用文字的方式來表達的話，那就可以說，這是一個黑白混淆的時代，所以才會有那麼多顛來倒去的事情發生！

發現了活的菊石，這是何等實在的實用科學課題！可是卻又和虛無縹緲的「深海惡鬼」發生了關係。不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叫人無法接受，只好將之歸於胡懷玉一個人的胡思亂想。

原振俠當時沒有再說什麼，只是做了一個「悉聽尊便」的手勢。

胡懷玉望了望散落一地的酒瓶，那是被他撞倒了的，他居然有幾分歉意，結結巴巴地道：「你喜歡喝酒？我祖上藏有極好的酒，替你送過來！」

原振俠苦笑：「我不是喜歡喝酒，只是既然喝不喝都那樣，為什麼不喝？」

胡懷玉和陳克生望了他一會，顯然他們並不了解原振俠這樣說的意思。原振俠作了一句補充：「快樂的人，不會喜歡喝酒的！」

胡懷玉的身子仍然在搖晃著，由陳克生扶著他，

原振俠趁機道：「胡先生的精神狀況十分差，陳先生你最好……和他在一起！」

陳克生連連點頭：「我們怎麼聯絡？」

原振俠道：「明天我去了解那六個漁民的死因：…我到你們的研究所來。」

胡懷玉一聽，大是振奮：「好極了！太好了！」

原振俠自己飽受精神沮喪之苦，他看到自己的話，可以令另一個精神沮喪的人感到振奮，他也十分高興，和胡懷玉用力握了握手。

胡陳兩人告辭之後，他回到住所，用力搖了搖頭，覺得事情十分荒唐：活的菊石，早已絕種了的生物，和海洋中的惡靈……

當晚，原振俠又喝了不少酒，在大有醉意的情形下，他感到自己像是在大海上飄蕩，海面上浮起了濃霧，在濃霧之中，他又看到了愛神，而瑪仙如虛如幻地站在愛神之旁，向他招手。

而當他向瑪仙望過去的時候，一切都又全不見了，只剩下白茫茫的一片，他在極度無助的情形之下，只好又大口喝酒。

這種情形，正如他自己所形容的：心中快樂的人，不會喜歡喝酒的！

■ ■ ■

第二天一早，原振俠實在懶得起來，可是想起自己答應過胡懷玉，所以很不情願地坐起身來。

事情十分簡單，到了那家醫院，醫院中有他的熟人，一問起來，一個處理這件事的醫生瞪大了眼：「死因神秘？你在胡說什麼，你臉色很差，是不是不舒服？」

胡懷玉和陳克生曾告訴原振俠那六個漁民死亡的日子，所以很容易查問。引起那位負責處理的醫生有這樣的反應的，是原振俠查問問題的方式。

由於有了先入之見，所以原振俠是這樣問的，他先說出了日子，然後才問：「有六個漁民，死得十分神秘，請問真正的死因是什麼？」

他不但得到了負責醫生這樣的回答，而且那醫生還伸手要摸他的額角，看他是不是在發熱。

原振俠怔了一怔：「我很好，只是想知道何以六個漁民會一起死亡的真正原因。」

那醫生打量了原振俠一會，他對原振俠的傳奇生活，當然也有所聞。他嘆了一聲：「原醫生，當一艘漁船，和一艘貨櫃船在海面相撞，漁船被撞得粉碎，

船上的六個漁民在被撈上來的時候，五男一女，都已死亡，你說，死亡的原因是什麼？」

原振俠不禁怔住了說不出話來。

他絕未想到一問就有了答案，而且，答案會是這樣子！

那還用問，自然是墜海之後溺斃的，而且，墜海的原因，也是為了撞船，是意外，其間絕扯不上什麼神秘怪異之處，更和大海惡靈沒有關係——如果硬要說有關係的話，那麼，所有的海上的意外，都可以說是由於大海的惡靈在作祟！

原振俠當時震愕的樣子，一定十分滑稽，所以那醫生忍不住笑了起來：「怎麼？是不是另有內情？」

原振俠苦笑：「沒有什麼，有點誤會——有人以為其中有曲折，當然是神經過敏了！」

那醫生繼續笑著：「對了，在事情發生之後，有一個人自稱是什麼研究所所長，神經病兮兮地來查問過死因，我們如實相告，他說什麼也不相信，胡言亂語一番，被員工趕出去的！」

原振俠不禁苦笑，自然知道那是胡懷玉，也知道他的「胡言亂語」是什麼。他自己就是受了「胡言亂語」的影響而來查問的！

不過，原振俠還是十分小心，問了一句：「屍體都曾經過剖驗？」

那醫生呆了一呆：「死因都絕無可疑之處，再加上親屬的反對，為什麼要剖驗？」

原振俠皺著眉：「屍體——」

那醫生有點不耐煩起來，用力揮了一下手：「經過合法的程序之後，火化了！」

原振俠緩緩吸了一口氣，有一句話，想了想，並沒有說出來，那句話是：「這樣子，真正的死亡原因，就再也不為人知了！」

他之所以沒有把這句話說出來的原因是，因為這句話，在理論上雖然可以成立，但是在事實上，跌進大海中，又是在撞船之後，波濤洶湧的情形之下，還會有什麼別的死亡原因？

那醫生十分不屑地冷笑了一聲：「是不是還有別的問題，原醫生？」

原振俠禮貌地笑了一下：「謝謝你，沒有了！」

離開了醫院之後，駕著車，原振俠依約到胡懷玉的研究所去。一路之上，他所想的是，胡懷玉所患的精神病，簡直嚴重之極，那是一種妄想症，會隨心所欲，編造種種可怖的情形來嚇自己，終於會將自己嚇到神經失常為止。

他已決定，見了胡懷玉之後，無論如何要勸他去

見一見專科醫生！

研究所的規模之大，很出乎原振俠的意料之外——每一個第一次來到的人，都會有這樣的感覺。他很快地就見到了胡懷玉。

仍然由陳克生陪著，胡懷玉的神情，急切而焦急，原振俠沉著臉，大有怒意，一見面就斥責：「你早知道那六個漁民是怎麼死的！」

胡懷玉怔了一怔，面色鐵青：「是！可是那是表面的原因，真正的原因，醫院不肯說！」

原振俠提高了聲音：「你認為在意外發生之後，還會有什麼死因？」

胡懷玉的回答，雖然無理之極，但是卻也不易駁他，他大聲道：「不知道——我要是知道了，何必還要你出馬去調查？」

原振俠望了他半晌，揮了揮手，和這種精神狀態的人是無法爭論下去的，他轉身準備離去的時候，卻聽得陳克生叫了起來：「天！原醫生，你連一點好奇心都沒有！你甚至不想看一看活的菊石！」

原振俠已走出了幾步，聽得陳克生這樣說，他才轉過身來：「我不是生物學家，在我看來，古生物和現代生物全是一樣的。每人各有所學的專長，那和好奇心沒有關係！」

陳克生的聲音變得低沉：「可是你無法解釋六千萬年前就應該絕種了的生物，如何又會活生生地出現在我們的面前！」

原振俠感到陳克生的話中，有著嚴重的挑戰意味，他又問道：「你能解釋嗎？」

陳克生卻沒有直接回答，只是向胡懷玉作了一個「請」的手勢，顯然他有意請胡懷玉代答這個問題。

原振俠心中一聲冷笑，向胡懷玉看去，一看之下，他卻不禁吃了一驚——被他認定神經不正常，有著妄想症傾向的胡懷玉，這時的神情，十分嚴肅，充分顯示了他作為一個科學家的認真態度。

這種態度，有一種自然而然的力量，使人會傾聽他發表的言論，成功的人物，都有這樣的本能！

所以，原振俠收起嘲弄的態度，也十分用心地望著胡懷玉。胡懷玉所說的，就是他和陳克生共同的一種設想：「有人掌握了菊石的遺傳密碼，所以這人就可以製造出活的菊石來！」

如果對一個普通人這樣說，必然還要花費一番唇舌，才能令其明白。而原振俠是醫生，對生物遺傳密碼有相當程度的了解，而更重要的是，他本身是一個想像力十分豐富的人，所以一聽就可以明白胡懷玉在說些什麼！

他在呆了一呆之後，苦笑了一下：「這個人一定對軟體動物有特殊的愛好，不然，他可以『製造』出任何生物來，為什麼只製造了菊石？」

胡懷玉的聲音低沉之極：「他不單製造了菊石！我……我們有理由懷疑，他還製造了……一個到六個……古代人……原始人，或許……是猿人！」

原振俠聽得駭然之極：「你在說什麼？他製造出來的原始人在什麼地方——等一等！你想說，那死了的六個漁民是……你在胡說什麼……」

由於胡懷玉所說的話，實在太令人驚駭，所以令得原振俠也不由自主，有點講話沒有條理，他最後還是斥責了胡懷玉。

可是胡懷玉卻不理會他的斥責，可能是由於激動，他的臉色又變得蒼白，他道：「那個人，或者說，他不是人，是在海中的惡靈妖魔，是由他在操縱著遺傳密碼的秘密，隨心所欲地製造出生物，那艘船上的漁民，是一批犧牲者，是經過了遺傳密碼改變之後的怪物！」

原振俠已經鎮定了下來：「漁民的屍體全被撈了上來，經過醫院的處理，為什麼醫院方面一點沒有人體變異的紀錄！」

陳克生爭著說：「有兩個可能，一個是醫院方面有所發現，可是事情太令人驚駭，所以他們秘而不宣，情形就像美國的太空總署發現了外星人的屍體，只是秘密保管，不對外宣佈一樣！」

原振俠悶哼一聲：「擬於不倫！」

陳克生提高了聲音：「第二個可能，是醫院方面根本沒有發現——從水中撈起來的是死人，一個死去的現代人和一個死去的古代人，並沒有多大的差別，除非早已知道，特別檢查，不然，不容易發覺！」

第二個可能，還可以接受，可是原振俠立時又問：「你們又是憑什麼認為在這六個漁民的身上，發生了遺傳密碼的變化？」

陳克生和胡懷玉互望了一眼，欲語又止。

本來已準備離去的原振俠，這時又走了回來。因為胡陳兩人的話，雖然無稽，可是單是這樣的設想，也十分吸引人，何況他們說「有理由相信」！

陳克生道：「事情得從頭說起——發現了活菊石之後，我利用了吸沙船，想發現更多，可是一天又一天過去，一無所獲。那天晚上，我的報告，又令胡所長失望，胡所長忽然有了新的提議……」

■ ■ ■

那天晚上，胡懷玉和陳克生沿著海在散步，陳克生在連日監督吸沙工作的進行中，曬得膚色黑得發亮。

胡懷生皺著眉：「我們的行動，就像是大海撈針一樣，一點也沒有成功的把握。」

陳克生也十分沮喪：「照菊石的群體生活習慣來看，應該早就有收穫了，是不是……那漁民記錯了地點，以致我們白費心計了？」

胡懷玉皺著眉不出聲。陳克生又提議：「還是我們公佈了發現再說。」

胡懷玉自然知道陳克生這個提議的作用：只要一公佈這個發現，必然轟動，世界各地許多海洋生物研究船，就會集中到這個海域來，那麼，發現的機會就多得多了！

胡懷玉在考慮是不是要接納陳克生的提議時，有幾個孩子叫鬧著走了過來，胡懷玉認得出其中的一個，正是自他的手中得到了活菊石的，指點捕捉地點的漁民，就是他的三叔。

胡懷玉一看到了他，就向他招了招手，幾個孩子這時也看到了胡懷玉和陳克生，他們一起停了下來，神情十分遲疑和害怕，有兩個，甚至掉頭就奔走了。

胡懷玉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指着那孩子問：「嗳，你三叔好麼？我還想見見他。」

這麼一句普通的話，卻引起了那孩子十分強烈的反應，那孩子先是後退了幾步，保持著距離，才憤然叫道：「我三叔一家全叫鬼迷了！都是你，強要他們半夜落網，把海內的惡鬼網上來了！」

胡懷玉和陳克生互望了一眼，想笑，可是看到孩子漲紅了臉，又害怕又惱怒的神情，倒也不像是在說假話，所以他們笑不出來。他們知道漁民多半十分迷信，只怕是有了一點變故，就以爲被鬼迷了！

陳克生先開口：「是嗎？叫什麼鬼迷住了？是男鬼還是女鬼？」

那孩子嗖地吸了一口氣，神情仍然十分害怕，可是卻又提高了聲音叫：「長年鬼！」

那孩子竟然能具體地說出是什麼樣的鬼來，這就令人十分驚駭了。胡陳兩人，一時之間，也不知如何應付才好。還是陳克生最先有反應：「我們最會捉鬼，你帶我們去，我們會把鬼捉掉。」

那孩子神情十分遲疑，過了好一會，才道：「我聽大人說，三叔他們被鬼迷，十分可怕……沒有人敢接近他們，我要去問問大人，看他們是不是肯帶你們去！」

胡懷玉駭然：「三叔的一家，現在在什麼地方？

」

那孩子道：「不知道，說是怕他們被鬼迷了本性，晚上出來害人，所以把他們……隔開了。」

胡懷玉頓足：「快！快！去找你的大人，我一定要見他們，喝，被鬼迷，哪有那麼多的鬼！」

幾個孩子飛一般奔了開去，他們在海邊等了大半小時，才看到一個老年漁民氣咻咻走來，見了他們，極不友善，開口就指責：「你已經害得阿三一家這樣子了，還想見他作什麼？」

■ ■ ■

自從那次午夜下網之後，胡懷玉根本就沒有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這時遭到了這樣的指責，他自然啼笑皆非，也沒好氣道：「我把他一家害成怎麼了？」

那老漁民瞪大了眼盯着胡懷玉，額上青筋暴綻，樣子十分可怕。

從他的神情，可以看出，一定有十分不尋常的事發生在阿三一家身上，可是老漁民卻又說不上來。陳克生道：「何不帶我們去看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什麼事了！」

老漁民楞問了一句：「你會捉鬼？」

陳克生感到啼笑皆非，但是他至少知道，要去見那一家漁民，見了之後才能判斷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所以他道：「會不會捉鬼，要等看到了被鬼迷的人之後再說！」

那老漁民用十分懷疑而且富有敵意的眼光打量著陳克生，也用同樣的眼光打量胡懷玉，看得兩人大是不耐煩，胡懷玉提高了聲音：「阿三的一家究竟怎麼樣了？」

老漁民的神情又驚又怒：「也曾見過幾次被鬼迷的，沒見過被迷成這樣子的！早就告訴過你們，半夜不能下網，會把鬼網上來！」

胡懷玉大喝一聲：「你說了半天，有什麼用，帶我們去看！」

那老漁民的脾氣也十分烈，一樣大聲叫：「帶你們去看，好，就去看，巴望你們看了之後，也跟阿三一樣，被鬼迷，被長毛鬼迷！」

這已是他們兩人第二次聽到「長毛鬼」這個名稱了，這使得他們兩人心中都十分疑惑。因爲在一般的情形下，被鬼迷，很不容易弄明白究竟是什麼樣的鬼迷住的，普通人的眼中，看不到鬼，除非是具有「鬼眼」靈通的人，才能看得到！

陳克生對於這一切，根本不相信，他只覺得事情

亂七八糟，一場糊塗。可是胡懷玉卻不同，他的想像力十分豐富，也相信有靈魂的存在，所以他很有興趣尋根究底，他問：「長毛鬼？誰見了？」

老漁民的回答，很出人意表：「人人都見得到！」

胡懷玉不怒反笑：「這鬼竟那麼厲害，白日現形？人人可見？」

老漁民一頓腳：「你不明白，唉，你不明白！好！帶你去看，帶你們去看！」

老漁民決定帶胡懷玉和陳克生去看阿三的一家人，過程不必詳述，當然是先上了船，那是一艘較小型的機動木船，速度不是太高。所以，在航行的過程之中，兩人可以在老漁民的口中，多一點了解到阿三一家自那天晚上之後發生的變化。

那老漁民的講述，不是很有條理，可是胡懷玉和陳克生都有相當高的理解能力，所以很快就可以把老漁民所說的，歸納出一個完整的故事來。

當老漁民說完了經過之後，胡懷玉和陳克生兩人面面相覷，以胡懷玉的想像力之豐富，一時之間，也想不出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似乎除了「被鬼迷」、「被長毛鬼迷」之外，也沒有別的解釋了。

變化開始在七八天之後——當天晚上胡懷玉給阿三的那張支票，對一個漁民家庭來說，是一筆十分巨大的收入，所以第二天，阿三就曾大擺筵席，請相熟的漁民，吃了十分豐富的一頓。

參加那一次聚餐的，幾乎全是年紀較輕的漁民——年老的漁民，對於阿三半夜下網，十分不以為然，都認為一定會有變故，所以不去參加。

所以，後來果然有事情發生之後，老一代的漁民，都說古老的傳說，不可忽視，他們早有先見之明！

接下來的幾天之中，阿三的一家，興高采烈，都上岸耍樂，暫時休息。

變化來得很突然，約莫一個星期之後，相熟的漁民都覺得很奇怪，阿三的一家，都不太露面，露面的話，也是包著頭臉，男女都不例外。漁民都是日曬雨淋慣了的，何況在大熱天，為什麼要用布包頭？自然引起了疑問，回答是：「不知道吃錯了什麼，滿頭滿臉出風疹，見不得風，所以才只好用布包了頭，以免惡化。」

在這期間，別人雖然疑心，可是也沒有怎樣，出風疹是普通的事情。阿三曾上過幾次岸，每次都買些東西回來，也沒有人知道是什麼，只有一個晚上，有人看到阿三的船上，有人在磨剃刀，還不止一把，好幾把剃刀，磨了又磨；阿三的一家人，仍然不分日夜，用布包著頭。

這樣的情形，自然引起的懷疑程度，越來越甚，終於，阿三的一個遠房長輩——就是那個老漁民，被其他的人推舉出來，去問阿三。那是在一天晚上的事，很令所有旁觀者意外的是，阿三的一家都在艙中不見人，阿三卻阻住了老漁民，不讓他上船去，和他隔着船說話——這是十分不尋常的現象。漁民守望相助，很少分彼此，許多船泊在一起的時候，誰都可以上誰的船。

而阿三竟然不顧傳統，不讓老漁民上船，老漁民還是長輩，自然十分生氣，所以當時場面就不是很愉快。

老漁民在向胡懷玉和陳克生講起這一段經過時，開始還十分生氣，但隨即又表示原諒：「唉，要是知道阿三一家全都叫鬼迷了，我當時也不會發那麼大的脾氣了！」

老漁民當時雖然大發脾氣，可是他也沒有忘記問阿三究竟搞什麼鬼——本來，他應該問阿三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表示關心的，可是在盛怒之下，就改變了語氣。

阿三的回答是：「什麼事也沒有！」

當下不得要領，老漁民憤然，其餘的漁民也更加懷疑，一起研究了半天，肯定阿三的一家必有古怪，又加派了兩個人，決定說什麼也要把阿三頭上包的布拉下來看看時，卻又遲了——阿三的漁船已經出海了！

這倒反而令所有人放心，因為船出海，自然證明阿三的一家，都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可是在船不見了之後的第二天，很多漁船停泊的港灣中，又發生了一件怪事。有一大包東西在水上漂浮，撈起來一看，布包之中，全是毛。那毫無疑問是頭髮，可是又粗又硬，長度約有二十公分，一時之間，竟不知是什麼動物的毛髮。

這件事，在漁民之中，自然又有了不少傳說，可是也沒有引起什麼特別的注意，又過了幾天，有一艘漁船捕魚回來，說是在海上，見到了阿三的那艘漁船，他們打信號，沒有回音。想駛近去看，駛到近處，聽到阿三的漁船上，發出十分駭人的吼叫聲。

那吼叫聲一陣接一陣，時間又是在晚上，所以漁船不敢再接近，聽了半晌，那種吼叫聲，駭人之極，也辨不清是人是獸。漁船上的人心知有古怪，所以急急回來報告。

這個發現，十分轟動，阿三的一家人，確然出了非常的變故，再無疑問，於是大家組織了一個船隊，由那老漁民帶頭，還備了桃木劍、黑狗血、烏鷄血—

——當時，漁民自然而然想到的，就是被鬼迷，所以才帶了那些傳說之中可以驅除鬼祟的物品。

船隊一共有四艘船，出發之後，第二天下午，就找到了阿三的船，在海中似乎並無目的在飄蕩，而且十分靜，聽不到什麼聲響。

四艘船接近之後，就開始喊叫，開始，並沒有回音，直到四艘船靠了上去，才聽得阿三在艙中叫：「別上來，求求你們，別上來！」

阿三的叫聲，可怕之極，若不是紅天白日，說不定就沒有人敢上船。

白天，總使人的膽氣較壯，老漁民帶頭，四個人先上了阿三的船，只見阿三雙臂揮舞，頭上胡亂包著布，從艙中衝了出來，仍然在叫：「別上來！叫你們別上來就別上來，快走！快走！」

他叫嚷著，可是兩個人已來到了他的身後，攔腰把他抱住，老漁民一伸手，就把他頭上包著的布，扯了下來。剎那之間，所有的人都發出了一下驚呼聲，一下子都呆住了，反倒變得極靜，只有海風和海浪拍打在船身上的聲音。

阿三的樣子，十分駭人，陽光下看得清清楚楚，他的頭臉上全是毛——人的頭上有毛，那是必然的事，部分的臉上有毛，也不足爲怪，可是滿頭滿臉都是毛，這情景就十分駭人了！

毛相當濃，看起來也就特別有硬的感覺，阿三是阿三，一點沒有錯，大家認得他，可是他怎麼滿臉都長出毛來了呢？

在所有人目瞪口呆之中，反倒是阿三先開口，他的聲音乾澀難聽之至，他道：「我們一家全都撞邪了……臉上全長毛，不分男女……剃了又長，剃了又長……看我，昨晚才剃的！」

一個漁民陡然叫了起來：「你一家被鬼迷了！」

又一個叫：「一定是長毛鬼！」

老漁民自然也表示同意，於是叫了阿三的一家出來，又淋狗血、又灑鷄血，再用桃木劍在他們一家的身上敲打著，可是一點用處也沒有。

白天還好，一到了晚上，情形更加駭人，阿三的一家，會發出可怕之極的吼叫聲，亂蹦亂跳，抓著生魚就咬吞，也不怕骨頭。

在海上兩天，沒有替他們剃毛，毛就長出好幾寸來。

老漁民等人，商議之後，就只好先把阿三的一家，安置在一個小荒島上。

一到了小荒島上，阿三的一家，表現更加奇特，滿山亂走，速度極快，老大的石頭，一躍而過，而且

還不斷發出吼叫聲來。

這種情形，看得所有漁民心驚肉跳，目瞪口呆，完全想不出什麼辦法來。

本來，白日，阿三的一家人都很清醒，可是清醒的時間，越來越少，只有每天早上，有那麼三四小時的清醒，一到那時，他們就爭着去剃頭臉上的毛，剛剃乾淨之後，看來倒沒有什麼異樣，只是神情有些癡呆。

當然，在清醒的時候，老漁民和其他人，都追問阿三他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可是阿三和他的家人，都說不出什麼原因來，都說忽然之間，就變得不吼叫就不舒服，自然而然要跳動奔跑，而且連身上穿著衣服，也會變得難過之極，要把它扯掉！

當胡懷玉和陳克生，聽那老漁民斷斷續續說到這時，就互望了一眼，兩人全是一樣的心思，失聲道：「他們看來……變成了原始人！」

老漁民不知道什麼叫「原始人」，還狠狠瞪了他們兩人一眼。

所有人，包括阿三的一家在內，自然而然，想起了午夜下網的那件事，也自然而然，歸咎於它。

事情在漁民中傳了開來，人人都十分驚恐，因爲根據古老的傳說，若是在大海之中撈起了什麼邪魔惡靈，索命的鬼魂等等，一旦作起祟來，被害的人，會成爲惡靈的幫兇。像阿三那一家那樣子，如果到了他們完全迷糊的時候，就會四出害人——這種傳說，倒並沒有什麼民族的界限，盛行在歐洲的「吸血殭屍」的傳說，就說一旦被吸血殭屍吸了血，不多久，被吸了血的人，也就變成了吸血殭屍。

於是，就有人提議以傳統方式來處置阿三一家人。這對於阿三的一家人來說，是十分危險的事，因爲他們一家人，已被認爲是惡靈的化身，要處理起來，辦法自然不會和平溫柔。因此，衆人曾經發生過爭吵，那老漁民竭力反對，可是主張處理的人佔大多數。之所以又拖了幾天，沒有處理，是因爲究竟應該如何處理法，衆說紛紜，而又由於關係重大，所以沒有人敢作最後的決定。

傳說畢竟是傳說。傳說變成事實的機會，不是太多，像阿三一家那樣，全家被鬼迷的情形，只怕從來也沒有出現過。而且，「長毛鬼」來勢洶洶，砍斷了好多柄桃木劍，淋了不少黑狗血，燒了不少符，一點也起不了治鬼的作用，應該用什麼方法才會收效呢？要不然，治鬼不成，反被鬼噬，豈不是事情越來越糟？

有的主張把他們一家網在漁網中，沉下海去，有

的主張把他們活活燒死，有的主張把他們用桃木樁釘進腦門去釘死。

討論來討論去，還沒有結果的時候，胡懷玉和陳克生卻又在海邊出現，問起那一家的情形來，難怪老漁民見了他們的時候，激動無比，說阿三的一家，全是被他們所害的了！

等到把老漁民所說的一切，湊成了一個完整的故事之後，陳克生和胡懷玉兩人的心中，都充滿了疑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他們是生物學家，首先想到了生物的「返祖現象」。這種現象，曾有許多事實證明過，中國遼寧省有一個著名的毛孩，全身長滿黑色濃密的長毛，就是這種現象的典型。但是那種情形，都是一出生就發生的，並沒有忽然變異的例子。而且，那個毛孩的智力和其他的一切，也全都正常。

當然，阿三一家人的情形，不能算是返祖現象。胡、陳二人一時都沒有答案，都一心想看到了遭遇怪異的那一家人再說。

船行相當慢，至少在五小時之後，才到了一個荒島之上，那艘船泊在荒島的一個灘上，阿三的一家，不在船上，在島上的一個岩洞中。在船一靠岸的時候，就有三個漁民奔了過來，老漁民忙問：「情形怎麼樣？」

那三個漁民神情駭然，齊聲道：「快讓我們回去吧！一夜聽他們鬼叫，滿山亂奔……比瘋狗還可怕，說不定什麼時候給他們撲上來咬一口！」

老漁民嘆了一聲，這時，正是夕陽西下時分，正說著，就聽到一陣吼叫聲傳了過來。那種吼叫聲，才一入耳，確然十分可怖，胡懷玉和陳克生兩人，也爲之陡然震動。可是不多幾下，他們就聽出，吼叫聲並不是一味吼叫，而是長短有致，像是互相呼喚，像是一種最簡單原始的語言。

接著，就看到兩個人，十分迅速地向海邊奔過來，一邊叫著，奔走的姿勢，十分奇特，身子傴僂著，雙手垂向下。照說這種姿勢是奔不快的，可是這兩人一下子就到了近前。

那三個漁民嚇得老遠避了開去，老漁民勉強不動，也是臉色煞白。胡懷玉和陳克生兩人，在看清了那兩人的臉時，也不禁頭皮發炸——那兩個人根本分不出是老是少、是男是女，因爲他們滿頭滿臉，都是濃密的黑毛。黑毛並不長，可能是他們在早上的時候曾經剃過，那樣子看來，著實駭人。

那兩人到了近前，仍用這種雙手下垂的姿勢站著。雙眼之中，目光炯炯，望定了老漁民、胡懷玉和陳

克生，忽然又怪吼了兩聲，轉身又飛奔了開去。

陳克生和胡懷玉雖然駭異，可是他們仍然齊聲叫了出來：「原始人！」

雖然胡懷玉和陳克生，都未曾真正見過原始人，可是他們是生物學家，對原始人的認識，自然在一般人之上。科學家根據化石，把原始人的形態勾勒出來，有畫像有塑像，也有電影，就形成了一種印象，使他們在這時，一看到這種情形，就想到了原始人。

老漁民第二次聽他們叫「原始人」，還是不懂，又盯著他們看。陳克生吸了一口氣：「他們的樣子雖然可怕，可是並不傷害人？」

老漁民怔了一怔，卻有點答非所問：「或許每天早上，他們還有一些時間清醒，沒有整個被鬼迷住，所以暫時不害人！」

胡懷玉一面喘著氣，一面道：「他們住的岩洞在哪裏？帶我們去看看。」

老漁民的神情也有點害怕，但是他還是點了點頭，和兩人一起走向前，不多久，就看到了一個山洞，在山洞口，兩人又看到了一個十分怪異的現象——一個滿臉是毛的人，正雙手搓著一根石條，在一根枯枝上，不斷地鑽著！

胡懷玉和陳克生互望著，張大了口，都沒有發出聲音來，可是兩個人都知道，他們要說出來的是什麼話。

「鑽木取火」！

那是原始人的行爲之一！

胡懷玉在這時候，一把抓住了老漁民——他不知道他犯了一個錯誤。他對老漁民道：「他們不是被鬼迷，只是不知道爲了什麼，變成了原始人！」

老漁民第三次聽到了他不知是什麼的一個名詞，不禁又是吃驚，又是惱怒：「什麼是原始人？」

要向一個認識字不會超過一百個的老漁民，解釋什麼是「原始人」，那自然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胡懷玉一揮手：「原始人就是原始人！」

老漁民沉下臉來：「你們要見阿三一家人，現在見到了，有什麼辦法？」

胡懷玉立即道：「帶他們回去，我會聯絡醫院，送他們進醫院！」

老漁民更是憤怒：「被鬼迷的人進醫院有什麼用？」

胡懷玉又和老漁民爭了一會，老漁民更怒：「絕對不能讓他們上我的船，你要送他們進醫院，自己去想辦法！」

胡懷玉再才高八斗，財雄勢大，可是遇到了一個

固執的老漁民，也一點辦法都沒有，而且他所犯的錯誤是，根本沒有向老漁民解釋清楚什麼是原始人，所以手持了將近一小時，也沒有結果，天色已全黑了！

在這將近一小時之中，胡懷玉和陳克生兩人又看到了阿三一家人不少原始人的行為，鑽木眞的取到火，生起了一堆篝火，用樹枝叉著魚來烤，烤到了半生不熟，就捧著大嚼，像是叫人回到了好幾萬年之前！

陳克生最後提議：「胡所長，我們先回去，再找一艘船來，載他們走！」

胡懷玉一頓足：「好，我有的是船！」

胡懷玉倒不是誇口，他的水產研究所的確有好些船。天色早已全黑了，所有人，包括那三個漁民在內，都上了老漁民的船——他們本來是派來看著阿三一家人的，可是經過了一夜，再也不願意了。

胡、陳兩人，在這時犯了第二個錯誤——他們兩人之中，若是有一個留下來，後來發生的事情，就可能完全不一樣了。

船在回航的時候，老漁民把船駛得很慢，他的理由是：這一帶海域，常有大輪船出沒，海流又急，要是撞上了，可不是玩的！

所以，胡懷玉和陳克生，用研究所的船隻，再來到那荒島的時候，已經是第二天的早上了。他們在船一靠岸之後，立時上了岸，直奔昨日曾見到阿三一家的那個山洞之前。

可是他們並沒有見到阿三一家人，這時，他們仍然未曾想到發生了什麼事，所以還在那個荒島上找了很久，一直到了中午時分，兩人登上了那荒島的最高處，可以看到整個小島的情形，他們才發現，島旁只有他們那艘船，漁民阿三的船已經不見了！

阿三一家人，駕船離開了這個小荒島！

直到這時候，兩人才知道自己犯了錯誤——他們一心認定了阿三一家人，都由於某種特殊的原因而成了原始人，他們認為原始人不會駕船，也就會一直在小荒島之上，他們忽略了老漁民所說的一個情況：他們在每天早上，還有一個短暫時間的「清醒」！

所謂「清醒」，那是他們在意識上知道自己是現代人，知道有變化在他們的身上發生，他們懂得用剃刀剃去臉上的長毛，自然也懂得駕船離開荒島！

以前，有幾個漁民在島上「看管」他們，他們沒有機會離去，昨晚只有他們一家人在，他們在早上「清醒」的時候，要離開荒島，自然再容易不過了！

他們一想到這一點，不禁跌足，飛奔到了海邊，上了船，可是大海茫茫，他們連阿三一家是由哪一個方向走的都不知道，如何去追尋？

他們都想到，如果一到，發現阿三的一家不在，立刻就去追，只怕還有希望。因為他們的船，速度比機動漁船快得多。可是時間已經耽擱了那麼久，能找到阿三一家的機會，自然極微！

他們還是盡力，繞著這個荒島，在海面上兜著圈子，希望有所發現，可是一直到傍晚，都沒有發現，在他們準備回去的時候，又看到老漁民的船，向荒島駛了過來。兩人忙駕著船迎了上去，見了面，一說情形，老漁民也呆了半晌，喃喃說了一句：「他們這種情形，怎麼還能駕船？非在海上出事不可！」

當時老漁民說會「出事」，自然也不知道會出什麼樣的事。第二天，才知道阿三的漁船，在海面上和一艘貨櫃船相撞，當場沉沒，貨櫃船努力救人，可是救起來之後，五男一女都已溺斃了。

■ ■ ■

阿三的漁船，和貨櫃船在海面上相撞，這正是原振俠自醫院方面了解到的，在這以前發生的事，原振俠直到聽陳克生和胡懷玉說了才知道。

他聽完了兩人的敍述之後，呆了好一會說不出話來。阿三的一家人，照兩人的敍述來看，確然像是變成了原始人——而且，不單是行為上的變化，連身體（生理）上也起了變化，他們的身上，長出了許多濃密的體毛來。根據至今為止，仍然被普遍承認的進化論來說，原始人更接近猿猴，自然有十分濃密的體毛！

原振俠在這樣想的時候，把達爾文的進化論，稱之為「至今為止仍被普遍承認」，自然是有原因的。因為對於人類的起源，還有許多不同的說法，和進化論是截然相反的。例如有的認為地球人是從另一個星球大規模徙置來的。也有的認為是某一個外星的高級生物來到地球，和猿類交配形成的突變，再演進而來的。各種說法都有，不單是進化論唯我獨尊。

當然，各種說法，都沒有極其確鑿的證據，連進化論也沒有——由猿到原始人的進化過程之中，有好幾百萬年的過程，完全沒有任何化石作研究的支持，這種情形，恰巧支持了「突變」學說。

原振俠望著陳克生和胡懷玉，他們曾親眼見過漁民阿三一家人的變異，所以才堅決相信，是來自大海中的某種力量，導致這種變異的發生。

可是，那是一種什麼樣的力量呢？眞是如同他們的假設那樣，有人掌握了古生物的生物遺傳密碼？

原振俠在呆了一會之後，才道：「醫院方面為什麼不曾留意到他們身體上的變化呢？」

陳克生和胡懷玉都攤了攤手，胡懷玉的喉結上下移動：「原醫生，或許……就請你深入調查一下！」

原振俠向他望去，只見胡懷玉的臉色蒼白，原振俠可能望著他的時間比較久了一些，胡懷玉神經質地跳了起來，雙手在自己的臉上亂摸，一面十分害怕地叫：「你這樣看我幹什麼？是不是我的臉上，也有……長毛生出來！」原振俠本來想說「現在沒有，可能很快就會有」，可是他一想，以胡懷玉如今的精神狀況，這個玩笑還是別開的好，所以他就沒有出聲。陳克生過去，把胡懷玉在臉上亂摸的手，拉了下來。雖然他自己的神情，也十分駭然，但是比起胡懷玉來，卻要好得多了。

原振俠的思緒也十分紊亂，他在想：如果胡懷玉的設想是事實，那麼，用什麼方法，可以一下子把另一種遺傳密碼去替代原來的遺傳密碼？或者說，使另一種遺傳密碼侵入阿三一家的身體之中？

他是一個醫生，自然知道，即使在實驗室之中，在極精密的儀器的幫助之下，把遺傳基因分析出來的過程，也是一項十分困難的過程！如果說有什麼人可以隨心所欲，把不同的遺傳基因注入生物的身體，而令這個生物發生徹底的改變，這不但匪夷所思，而且駭人聽聞之至！

在各種各樣的想法，紛至沓來之際，原振俠又聽到了胡懷玉濃重的喘息聲，他在啞著聲音叫：「原醫生，要是我……我和陳克生，也不幸成了……原始人，你……一定要救我們！」原振俠也不禁感到一股寒意，雖然眼前的事荒誕無比，但卻又不是沒有可能。只要掌握了遺傳基因的奧秘，豈止可以把人變成原始人，也可以把人變成任何東西，孫悟空只有七十二變，遺傳基因的變化，可以有幾百萬種！

原振俠的思緒十分紊亂，他忽然又想起，在中國的一些傳說中，常有一些傳說，說是人在死了之後，靈魂在轉世的過程中，會有「誤投異類」的情況。例如西遊記中的天蓬元帥，就誤投豬身，成了著名的豬八戒。他又想起有一部想像力十分豐富的小說之中有一個情節：一個女人變成了蜘蛛，長期附在她丈夫的身上生活——這一切，是不是和遺傳基因的變化有關呢？

從理論上來說，豬的遺傳密碼替代了人的，人就變成了豬。蜘蛛的遺傳密碼如果替代了人的，人也就自然成為蜘蛛了！

想到這裏，原振俠雖然竭力克制著，可是仍然不免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顫！

他的這種情形，看在胡懷玉和陳克生兩人的眼中

，兩人更是吃驚，各自發出了一下呻吟聲來，用十分無助的懇求目光，望向原振俠。

原振俠苦笑：「先別自己嚇自己，等我進一步去了解一下撞船的情形……如果阿三一家，全身是毛，醫院方面沒有理由不注意的！」

兩人都道：「我們親眼看到的，不單是我們，許多漁民都見過！」

原振俠揮了揮手：「我先去調查，嗯，你們隨時和我保持聯絡！」

他本來想說「要是在你們身上有了異常的變化，就隨時和我聯絡」的，可是臨時改了口。胡懷玉和陳克生點頭答應。

原振俠在告辭離去之後，仍然有腳步虛浮之感。

他花了兩天的時間，去作他的調查。在那家醫院之中，他又再次成為嘲笑的對象，還是那位醫生把阿三一家屍體的全部檔案照片，放在原振俠的面前，望著原振俠笑：「原大探險家，你究竟想在這些死人身上，找出什麼宇宙奧秘來？」原振俠自然懶得分辯，

他只是看著那些照片——在水中浸得發脹了的屍體，可能是世界上最醜惡的形象之一了，可是原振俠還是看得十分仔細。

在照片上看來，實在看不出任何異像來，那是普通現代人的屍體，具有醫生專業資格的原振俠，一下子就可以看得出來，所有的人，並沒有體毛特別增厚增多的現象。

原振俠終於嘆了一口氣，把照片還給了對方。他知道，其間一定還有一個他所不明白的變化在。

至於在船公司方面詢問的結果，卻有出人意表的收穫。他見到了那貨櫃船的年輕大副，大副在提及那件意外之際，神情怪異。他說：「荒謬，整件事，簡直荒謬之極！事情發生在早上七時二十二分，海面上沒有霧，能見度幾乎無限，風平浪靜，那艘漁船，卻以最高的速度，向我們的貨櫃船撞了過來！」

大副在說到這裏時，停了一下，用十分疑惑的神情，望向原振俠。

原振俠小心地問：「這種情形，是不是可以說……駕駛漁船的人，精神狀態不是很正常？」

大副叫了起來：「什麼不正常，簡直是瘋了，那是百分之一百的自殺行徑——破木船撞貨櫃船，還會有什麼第二個結果？」

原振俠沉聲問：「在漁船撞過來的時候，可有人看到漁船上的人？」

大副回答：「沒有，所以事發之後，有人以為那是傳說中的「鬼船」。可是在漁船迅速沉沒時，又聽

到有人的呼叫聲……呼叫聲十分驚人，所以我們才救人，結果，救起了五男一女。」

原振俠疾聲問：「被救起的人，有什麼異樣？嗯，救人的過程有多久？」

大副皺著眉：「肯定了漁船上有人，我們自然有責任救人，可是我們對於在海面上救人不是十分在行，所以第一個遇難者是在三小時之後才救上來的。」

原振俠揚起頭來，想了一想。他想到的是，一般來說，漁民的水性都十分好，若是在風平浪靜的海面上，支持三五個小時，應該是沒有問題的。當然，如果在撞船發生之後，已經受了重傷，或者昏迷中墮海，那自然再無倖理了。那大副繼續道：「約莫在七八小時之內，六具屍體都被發現了。」

原振俠再問了一句：「全部浮在海上？」

大副用十分怪異的目光，瞪了原振俠一眼：「當然是，我們又沒有潛水設備，如果沉入了海中，屍體也就不能發現了！」

原振俠有一個短暫時間的沉吟不語，大副問：「怎麼？有什麼不對？」

原振俠吸了一口氣：「是不是可以找到一個當時看到過屍體的船員？我有一個問題要問他。」

大副「嘿」地一聲：「問我好了，救人的行動，從頭到尾由我指揮——不過你必須知道，我們完全沒有過失，而且在事發之後，也完全按照國際航海協定處理！」

原振俠揮了揮手，對大副的聲明，並沒有理會，他只是問：「你看那六具屍體，是不是有什麼異樣之處？」

他在這樣問的時候，不免有些緊張。大副卻莫名其妙：「什麼意思？異樣？什麼意思？」原振俠道：「譬如說，嗯……頭臉有很多毛……黑色的長毛之類。」

大副「哈哈」大笑：「你在說什麼，這六個人身上長著毛？你以為這六個是什麼人，是科學怪人？當然——」

他說到這裏，突然停下來，非但不再覺得好笑，而且出現了驚訝莫名的神情，顯然是他想起了有什麼極其特別的地方！

原振俠也為之一凜，忙道：「怎麼了？」

大副搔了搔頭：「和你說的恰巧相反，撈起來的六個人，都是光頭，所以我們起初以為六個全是男人，後來才發覺，其中有一個是女性。」

原振俠心念電轉，他知道，那唯一的女性，就是漁民阿三的妻子（胡懷玉曾說在午夜時分，下那一網

的時候，她不斷在上香），可是，為什麼她也會是光頭的呢？

原振俠立即又想到，阿三的一家，在開始古怪地滿臉長出黑毛的時候，都曾用剃刀去剃毛，可是黑毛生長的速度卻十分快，剃了又長，剃了又長，會不會到後來，他們在剃毛的時候，索性連頭髮也一併剃了呢？

這一點，大有可能。

他們在什麼時間剃頭呢？當然是在每天早上，他們還「清醒」的時候，在清醒的時候，他們在意識上是現代人，會剃毛，會駕船。一過了那短暫的清醒時間，他們就從內到外，都是原始人！

原振俠的思緒之中，漸漸地編織出了事情的經過來——在早上，阿三一家清醒的時候，他們上了船，不知道他們上船的目的，最可能的是他們想遠遠避開去，躲開所有的熟人，任何人在身體發生了那麼古怪的變化之後，都會有這種念頭的，這是很自然的反應。他們駕船出海，離開了荒島，一定也是在這個過程之中，他們把頭臉上的毛，全都剃個精光。然後，他們「清醒」的時間結束了，他們又變成了原始人——只懂得鑽木取火的原始人，如何能駕駛機動漁船呢？

所以，漁船撞上了貨櫃船！

原振俠知道自己的推理，不會離事實太遠，他苦笑著搖了搖頭，阿三一家的遭遇，實在是一個難以形容的悲劇！

人死了，變異的情形停止，不再有毛長出來，所以大副不覺得有什麼特別，醫院方面，自然做夢也想不到其中有這樣的變故——雖然男女都是光頭，相當少見，但也和怪異扯不上關係！

（後來，原振俠又去問那個負責醫生，那醫生的回答是：是的，全是光頭，那極可能是因為他們長頭蝨的緣故，所以才剃了頭髮的。）

那位大副先生的想像力比較豐富，他看到原振俠神色凝重，就問：「這六個人不是普通漁民？是……和什麼邪教有關？」

原振俠苦笑：「你想到哪裏去了，當然不是！」

他的調查工作，可以說一點收穫也沒有，只不過證明了阿三一家確然曾奇怪地長出許多黑毛來。六具屍體都火化了，自然無法再去檢驗什麼。

當晚，原振俠準備把自己的調查所得告訴胡懷玉和陳克生，可是連打了幾次電話，研究所的人都說他們在所長的實驗室之中，不接聽電話，原振俠只是留了話，也沒有再繼續去找他們。

■ ■ ■

第二天，一早，由於昨晚臨睡時又多喝了酒（他現在完全明白何以公主在雪崩中失踪之後，年輕人會變成酒鬼的原因了），正在昏沉沉地睡覺，忽然住所的大門，「砰砰」聲大作，有人在急速地擂門。

現代的建築物，每一個居住單位都有電門鈴的設備，像這樣敲鼓一樣的擂門聲，聽起來就十分陌生，所以原振俠雖然被驚醒了，可是迷迷糊糊之間，難以分辨得出那是什麼聲音來。

擂門聲在繼續，而且越來越急驟，簡直像是想把整扇門都折了下來一樣。

原振俠不禁大是憤怒，手按著頭，一躍起床，怒道：「什麼人？」

門外傳來一個十分洪亮的聲音：「原醫生，仲大雅！」

原振俠呆了一呆，跌跌撞撞，來到了門口，打開了門，仲大雅的身形壯大，堵在門口，有把整個門都塞滿了的感覺。原振俠本來想要責備他幾句，為什麼有鈴不按，而要用力敲門。可是，他一眼看到，仲大雅的面色灰敗——本來他面色十分紅潤——雙眼失神，顯然是有什麼重大的事發生在他的身上。

仲大雅不等原振俠開口，就大踏步走了進來，雙手把手中的一隻木箱子，向原振俠舉了一舉，十分惱怒地道：「你看！」

一看到那隻木箱子，原振俠就皺了皺眉，因為說它是「木箱子」，自然可以，可是更確切地說，這種形狀的木箱子，有一個專門名詞：棺材。

仲大雅手中的那個「棺材」，只有五十公分長短，如果說是用來殮裝嬰兒之用，自然可以。那小棺材上還有許多泥跡，像是才從地下掘出來的。

原振俠望向仲大雅，仲大雅吸了一口氣：「工地裏掘出來的，在原來建築的大廳之下，埋在五尺深的地下！」

他神色更難看，站在那裏，大口大口喘著氣：「這就是祟物！一定是！」

原振俠也覺得，把這樣的一具小棺材，埋在大廳的地下，一定大有古怪，他問：「裏面是什麼？」

仲大雅伸手在頭上拍打了一下：「我一拿到手就想到你，竟然沒弄開來……你不介意就在你這裏打開它來看一看吧？」

原振俠是百無禁忌的人物，自然不會介意，他和

仲大雅一起進了廚房，找到了一些工具。仔細打量著那具小棺材，找了一枝鐵釬，向仲大雅望了一眼——用這樣的鐵釬來撬，會損害棺材。

仲大雅憤然道：「有斧頭，我就將它劈了開來！」

那是表示不在乎棺材的損壞，只想看清楚小棺材之中是什麼祟物！棺蓋和棺身，嚴絲合縫，十分緊密，鐵釬根本插不進，原振俠又用鑿子，先鑿出了一個隙縫，才把鐵釬插了進去。先是他一個人，用盡了氣力，也撬不動，仲大雅來幫忙，兩人合力，才發出了刺耳之極，聽了令人牙齒發酸的「軋軋」聲，把棺蓋吃力地撬了開來，釘著棺材的釘子竟超過十五公分長，十分粗大，共有十八根之多。

在撬起棺蓋來的時候，原振俠和仲大雅兩人不時互望，都有詭異莫名的感覺。

等到棺蓋撬開，原振俠小心翼翼，把棺蓋翻過來放好，因為那十八枚粗大的鐵釘，仍然十分銳利，當然，兩人的視線，第一時間，便向棺材中看去，一看下去，他們都呆了一呆！

他們雖然未曾討論，可是都曾設想過棺材之中的祟物是什麼。可能是一些法器，或者是乾了的動物屍體，什至，棺材中就是一具童屍，也不足為奇。可是卻全然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棺材之中是一疊長方形的紙，或者說是一本書，其實，最正確的說法，是一本帖。

對於「帖」，現代人都不是很熟悉了。帖是一長條紙，摺疊起來，既可以一頁一頁翻閱，又可以把它拉成一長條的一種紙張裝訂方式。這時，在棺材中的，就是一本帖，約有五公分厚，十來層紙，帖面上十分驚人，用硃砂寫了一個「償」字，硃砂歷久而色不變，看來仍然鮮紅，也就格外怵目。

原振俠和仲大雅同時伸出手去，原振俠看到仲大雅也伸手，就縮回了手來。

仲大雅將那本帖取了出來，他行事十分鎮定，並不立即打開，把帖放到了桌子上。原振俠看到取出了那本帖之後，棺材中再無別物，也來到了桌子邊，仲大雅這才揭開帖的第一頁來。

帖一揭開來，可以看到一左一右兩頁，兩人的視線盯在那兩頁上，心中詭異之感更什，一左一右，竟然各以白描的筆法，畫了一個無常鬼！白無常在右，黑無常在左，無常鬼詭異的面貌，在簡單的線條之下，十分生動。

這又是一個意外，仲大雅發出了一下驚呼聲，手指有點發抖，指著畫著的黑白無常，不知說什麼才好。原振俠吸了一口氣，他不說什麼，只是又伸手，再

揭過了這一頁去。又顯示出來的兩頁，卻全是十分工整的毛筆字，字相當大，每一個字都有拇指頭大小，兩頁加起來，至少有三百字。

仲大雅和原振俠屏住了氣息，去讀那些文字，文字是文言文的，仲大雅當然沒有問題，他向原振俠望了一眼，原振俠也點了點頭，表示完全可以讀得懂。他們很快地讀完了這兩頁，又揭了過去，再去讀下面的，一直讀下去，總共是十頁，到最後一頁，又看到了一個具名，在這個具名之上有一句話是：「以上所述皆屬事實」。具名是姚正年。

這姚正年三個字，看來呈一種異常曖昧的赭紅色，原振俠是醫生，一看就可以看出，那是用血來簽署的。

這時，他們都已看過了那十頁文字中所寫的內容，自然也知道何以這個姚正年，要用鮮血來簽署自己姓名的理由。原振俠在看那些文字的時候，雙手撐在桌上，垂著頭，這時看完了，他仍然維持著原來的姿勢，一動不動。

仲大雅也一樣，剎那之間，屋子中靜到了極點，過了一會，才聽到「答」、「答」兩聲響，有兩顆大汗珠，落到了桌子上。

原振俠這才陡然震動了一下，抬頭向仲大雅望去。只見仲大雅面色灰敗，滿面是汗珠，他也垂著頭，所以汗水流到了他的鼻尖，就凝成了一大滴，向下滴來。

原振俠自然知道，文中記載的這件事，對他的打擊十分大。事實上，別說這件事對仲大雅有直接的關係，就算是原振俠，根本一點關係也沒有，看了之後，也為之震驚不已，好一會不能動。（自然，後來原振俠知道，記載著的這件事，和他也不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原振俠叫了仲大雅幾聲，仲大雅一點反應也沒有，他扶著仲大雅在沙發上坐下，又給了他一杯酒。本來十分強健的這位不閑老人，這時看來卻虛弱無比。

在仲大雅喝酒的時候，原振俠指了指那本帖，安慰仲大雅：「照這上面所記載的，也不是完全沒有希望！」

仲大雅發出了一下呻吟聲來，突然緊緊握住了原振俠的手，顫聲哀求：「幫助我，原醫生，幫助我！」

原振俠義不容辭，一口答應：「當然！當然！」

要明白仲大雅何以如喪考妣，要明白他要原振俠幫助的是什麼，自然先要明白那本帖上的十頁文字，記載的是一件什麼事。

這件事，可以有一個標題：「一對好朋友，在遇

到了黑白無常後的遭遇」——原題是「黑白無常相遇記」。一開始的一句話是：「余與仲文量，總角之交，允稱莫逆。」

這裏的第一人稱的「余」，自然是最後署名的姚正年。也就是說，姚正年和仲文量兩個人，自小相識，長大了之後，又是好朋友。

仲文量，自然是仲大雅的祖先。接著，就敘述了他們兩人，如何奇特地竟然見到了黑白無常的經過，和以後事情的發展，怪誕到了難以想像的地步，真正匪夷所思之極。

把整個故事轉化成現代語文，後來仲大雅和原振俠又曾討論過，他們兩人的意見，會在敘述當年這件怪事時，在適當的時候，一併納入。

仲文量和姚正年是一對好朋友，都中了秀才，準備進一步在科舉上博取功名，所以一起寄居在一座廟宇中，那座廟宇相當大，可是僧人並不多，香火也不盛，所以十分清幽。古代的士子，很流行寄居在廟中攻讀，著名的故事「西廂記」中的主角張君瑞，就是由於寄居在普濟寺之中，才有機會看到了崔鶯鶯的。

記載在後文說得相當明白，仲大雅應該是仲文量的第六代孫，推溯起來，仲文量大約是兩百多年前的人，那是清朝中期，太平天國之亂還沒有發生。從記載中的景物來看，應該是在中國的長江以南。記載中僅有一個河名：「琴川」，那應該是江蘇省的常州，常州附近有七條河，如古琴之弦，所以名為琴川。

一雙好朋友在廟中攻讀，吟詩作對，倒也其樂融融，如果不是有黑白無常的出現，那麼他們可能都有功名、做官，可是黑白無常的出現，卻改變了他們的一生。

黑白無常的出現，情形十分怪異。那是在一個晚上，他們兩人正在院子中，仰觀星象——可能是夏天，才有這種生活情趣。

忽然，院子的一角，有「豁」然巨響，聲音不是十分大，可是相當驚人。姚正年的記載是：「聲如裂十四帛，脆而不尖。」

不管是什麼聲音，總之一下聲響之後，兩人循聲看去，看到了一個奇異的景象！他們看到，院子的一角，靠近牆處，地下裂了開來，裂開的是一個狹長形的縫，自那裂開之處，有大蓬螢光映射出來。

廟是築在山上的，在提到琴川的時候，曾有一句是「俯瞰山下，琴川歷歷在目」，再上一句是「寺居風光大佳」。築在山上的廟，院子的下面是山，怎麼會裂了開來，而且有光冒出來呢？

兩人大吃一驚，都自竹榻之上跳了起來，其間，

仲文量還摔了一跤，是姚正年扶住了他的。兩人雖然站了起來，可是並不敢逼近裂縫，因爲這時，裂縫之中，不但螢光更強，令人無法逼視，而且有一種十分可怕的聲音在傳出來，像是許多硬物，在一起用力擠和摩擦所發出來的一樣，記載的原文是：「若千百機橡，同時傾軋，咻咻然，嘰嘰然」。

他們非但不敢接近，而且還後退，十分害怕，不知道那是什麼異像，直到退到了院子的另一角的牆前，距離那有螢光冒出來的裂縫，約有兩丈。

姚正年這時心中首先想到的是，自山腹之中裂地，出了裂縫，不知會有什麼怪物冒出來，就在他這樣想的時候，兩個人——應該說是在光芒之中的兩個朦朧的人影，已從裂縫中升了上來。

這兩個不是很看得清楚的人影，身穿寬大的袍子，手上各自拿著一些棍狀的東西，頭上戴著圓錐形的高帽子，高帽子上好像還寫著字。

兩人本就料定在裂縫中冒上來的，必然是什麼怪物，這時一見這情形，這等造型，自小耳熟能詳，所以他們異口同聲，失聲驚呼：「無常鬼！」

這時候，自裂縫中冒起的光芒，忽明忽暗，閃爍不定，看過去，光芒中的兩條人影，更是詭異。任何人，忽然之間見到了傳說中勾魂催命的無常鬼，都會想到：吾命休矣！

所以，他們兩人在極度的驚恐之下，緊緊地相擁在一起，等待死亡來臨——這時，他們自然還是好朋友。

在他們叫出了「無常鬼」之後，很快地，光芒中有聲音傳出來，聲音很難聽，原文的記載是：「若夜梟之哀鳴。」叫的也是這三個字：「無常鬼！」這一叫，倒像是兩個無常鬼在自己表示身分了！

兩人更是吃驚，仲文量的膽氣較壯，一定神，對著光芒中的黑白無常提出了抗議：「我們自問生平不作虧心之事，何以正當盛年，就氣數已盡？」

他雖然大著膽子提出了問題，可是事關自己的生死，也不知道是由於激動，還是害怕，在這樣說的時候，聲音有些發顫。

他的話才一住口，就聽得那一雙無常鬼同樣也以發顫的聲音回答：「氣數已盡！」

先是宣稱了他們是無常鬼，接著又宣布了兩人「氣數已盡」，姚正年和仲文量兩人，身子如同浸在冰水之中一樣。

仲文量還想責問些什麼，可是張大了口，卻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就在這時候，兩人眼前，陡然一黑，那從裂縫中溢出來的螢光，相當強烈，耀眼生花，

所以陡然黑了下來之後，便變得什麼也看不到，只是感到有一陣陰風，逼近身來，顯然是兩個無常鬼已來到了身前。

事後，姚正年和仲文量交換感覺，當時的感覺都是一樣，一陣陰風逼近來之後，手腕上就是一緊，被一種冰冷的東西箍住。

他們的一隻手，互相緊握著，另一隻手被箍緊之後，兩人都感到有一股大力把他們扯向前，在扯向前的過程之中，兩人遍體生寒，眼前發黑，陰風陣陣，在黑暗之中，好像騰雲駕霧一樣，不知身在何處，間中還聽到一些十分刺耳的聲音，如同鬼哭神號一樣！

（看到這裏，仲大雅失聲叫了起來：「他們被無常鬼拘到陰司去了！」）

（原振俠道：「不對，他們當然沒有死，不然，怎能有這個記載留下來？」）

（仲大雅吞了一口口水：「可能後來又還陽了！」）

（原振俠揮了揮手，表示不必爭論，只要看下去，就可見分曉。）

姚正年和仲文量都不知過了多久，他們當時的想法，是以爲自己必然是在往陰司路上，說不定不多久，就可以見到十殿閻王！

但是他們兩人，在那時，心境卻相當平靜，因爲正如剛才仲文量說的，「生平未作虧心事」，如果說死亡是一個最後審判的話，一個人既然一生未作虧心事，又何必害怕？

黑暗似乎越來越濃，仲文量和姚正年在這個過程之中，相互呼喚了對方幾聲，都能聽到回答，這使他們在極度驚恐之中，得到了一些安慰。

然後，他們覺出身子不再移動，可是手腕上那種被箍緊的感覺仍然在，不單是手腕上，連頭上，也有冰涼的東西，貼了上來，像是有冰剜成了一頂帽子，戴到了他們的頭上——原文的記述是：「宛若剜冰成帽，加諸頭上，怪異莫名，寒氣攻心，全身皆顫。」

頭上被戴上冰冷的帽子，以致全身發抖，這種滋味自然不大好受。這時，兩人都還年輕，而且，事已至此，兩人認定自己已被拘入了陰間，也就沒有什麼可以害怕的了，所以兩人一先一後，又提出了責問。

他們提出的責問是：「我們即使氣數已盡，一生未作惡事，何以便驟而加刑？」

陰間的閻王殿上，有著各種各樣的酷刑的說法，深入民間，雖是士子，也一樣受影響。這時他們兩人身受「寒氣攻心」之苦，就自然而然想到，那是陰間的酷刑了！

他們在這樣責問之際，本來沒有寄以什麼希望，

只不過是發洩心中的憤懣而已。

可是出乎意料之外，陰間的無常鬼，似乎比陽間的官府，更願傾聽民間疾苦，他們的話才一出口，就聽到黑暗之中有人問：「你們怎會這樣說？」

仲文量搶聲道：「我們正身受寒氣攻心之苦！」

立時又有人道：「哦，溫度不對，溫度不對！」

這聲音才一入耳，頭上有帽子戴著的感覺仍然在，可是寒意盡消，反倒有一股暖意注入，暖洋洋地，令人有說不出的舒服感覺。

仲文量和姚正年都吁了一口氣，覺得無常鬼十分通情達理，雖然身在黑暗之中，處境仍然詭異莫名，可是恐懼的程度，也已經減至最低。

（看到了這裏，剛好是一頁已完，仲大雅要伸手去揭下一頁，可是原振俠一伸手，按住了不讓他去揭。原振俠充滿了疑惑的神情，望向仲大雅：「你覺得他們兩人的情形，像是遇鬼嗎？」）

（仲大雅一瞪眼：「自然是遇鬼！」）

（仲大雅也知道原振俠在懷疑什麼，所以又補充道：「只因為他們兩人的正氣，可以感動鬼神，所以無常鬼也對他們客客氣氣！」）

（仲大雅停了一停，又繼續補充道：「閻王很快就會把他們放回陽間，無常鬼捉錯人了！」）

（雖然仲大雅的解釋已十分充分，可是原振俠仍然疑惑之極。）

（這時，原振俠已經依稀想到了一些什麼，可是卻理不出一個頭緒來。他想了一想，縮回了手，任由仲大雅揭到了下一頁。）

姚正年和仲文量感到通體舒泰，不約而同，吁了一口氣。黑暗之中，無常鬼的聲音，這時聽來已不那麼駭人了：「你們兩人不必害怕，我們並無惡意，不會傷害你們！」

兩人一聽，不禁啼笑皆非，仲文量道：「已把我們拘到陰司，還說無意傷害？」

姚正年也道：「速放我們還陽！」

黑暗中靜了好一會——在那一段時間中，兩人又害怕起來。可是接著傳出的聲音，卻令他們大感快慰：「自然，但請稍待，兩位必然可得許多好處，嗯，兩位之中，一位十分希望成為富豪，擁有巨資；一位則好異術，求異能，盼自己能登……神仙境界？」

這幾句話，直說到兩人的心坎之中！

原來，這一雙好朋友，志趣不同，兩人常在閑談中表示自己對人生追求的目標。

仲文量的目標是成為巨富，他的願望是成為一個大富翁，坐擁巨資，錦衣美食，嬌妻愛妾，兒孫繞膝

，他認為這樣的人生，才美滿之至。

可是姚正年的想法，和他完全不同。姚正年不值仲文量的想法，認為再有錢，人生不過百年，過眼煙雲，一閃而過。人生應當追求異術，縱然不能白日飛昇，變成神仙，也至少要成為有異能的術士，可以控制許多常人所不知的生命奧秘。

兩人還常為這種不同的觀點，展開爭論，雖然不免面紅耳赤，但反正都是空談，倒也不會影響友誼。

這時，陡然之間，聽到把他們兩人關於人生的意向，提了出來，兩人自然又是驚訝，又大有知己之感，所以一面點頭，一面大聲稱是。黑暗之中，無常鬼的話，又令得他們大是興奮，因為無常鬼居然許下了諾言：「兩位稍安，事後，可令兩位各皆如願，必不食言！」

兩人在這一剎間，當真是興奮莫名，互相叫著對方，又各令對方拍打自己，原文是：「互令擊打，以驗明是否身在夢中。」拍打之後有疼痛的感覺，那自然不是身在夢中了。

（原振俠看到這裏，低聲咕噥了一句：「身在陰司，已經死了，也不應該有疼痛之感！」）

（仲大雅不同意：「焉知死後沒有痛覺？」）

（原振俠回答得十分平淡：「我經歷過，靈魂離體，即無任何知覺。」）

（仲大雅的神情怪異莫名，他自然不知道原振俠有過這樣一段怪異的經歷，也嚇得他不敢再說什麼。）

姚正年和仲文量遵守著「稍安」的吩咐，不再說話，在黑暗之中也沒有什麼異樣，更沒有任何痛苦（反倒暖洋洋地，十分舒服），只是不斷有點古怪的，難以形容的聲音傳出來。

兩人此時由於心情的興奮，得到了無常的許諾，得遂生平志願，已經完全沒有了恐懼感，雖然他們的處境仍然十分詭異。

不知過了多久，他們一直互握著的手，忽然被一股力量鬆了開來，同時，兩人的耳際，各自聽到了一句話：「跟我來！」

這一雙總角之交，就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分了手。

姚正年的記述，在這裏加了一段話，說是分開了之後，在黑暗之中，無常鬼給了他一個匣子，說是在那盒中的，全是各種異術的秘訣，他不必打開盒子來，也不必在盒子發現什麼，更不必去修煉什麼，只要他把手按在盒上，自然就會得到「仙音」的指引，告訴他如何達到那種異術和異能。

姚正年興奮莫名，他雙手緊按著那盒子，心跳得厲害，一下子，就身子震動了一下，又回到原先的庭

院之中，他第一眼見到的，是仲文量滿面驚喜，就站在他的身邊，看樣子是無常鬼已經授了致富的秘訣給他。

姚正年的記述中，在這裏來了一句：「余一生追悔者，乃先予仲獠開口之機！」

好朋友忽然變了「仲獠」，罵得已十分不客氣了，自然是仲文量做了對不起姚正年的事，仲大雅在看到這裏的時候，神色變得十分難看。

仲文量先開口，一開口就問姚正年，無常鬼是不是傳授了他什麼異術？

姚正年心想，自己和仲文量是好朋友，又一起有了這樣的奇遇，自然沒有隱瞞的道理，所以就把自己的遭遇如實說了一遍。

由於他們曾分開了一陣子，那一段時間中，仲文量的遭遇如何，姚正年並不知道。

姚正年的話，引起仲文量極大的興趣，仲文量連連追問：「能學會些什麼異術？唉，要是能點石成金，那豈非強似我百倍？」

姚正年還十分慷慨：「不知道是不是旁門異術，若有，定然與你分享！」

仲文量又慫恿姚正年：「你何不把你的手，按在盒上試一試，看看先學到的，是什麼異術？」

姚正年本來也有許多話要問仲文量，但是他才蒙無常鬼賜了那隻寶盒，心癢難熬也想試試，同時，庭院近牆處，那裂開的大縫，也已消失，像是什麼都未曾發生過一樣，一雙無常鬼，像是已回到陰司地獄去了。姚正年先向那個地方行了一個大禮，才站起身來，盤腿而坐，把那隻盒子，夾在雙手中。

那盒子只有手掌大小，半寸來厚，看來絕不起眼，像是一塊黑黝黝的石頭，拿在手裏很輕，仲文量曾伸手想要來看看，可是，姚正年卻不肯放手。

姚正年把盒子夾在雙手之中，突然之間，他就聽到了聲音，他興奮得大叫：「仙音！我眞的聽到了仙音！」

仲文量忙急急地問：「你聽到了什麼？仙音說什麼？」

姚正年卻沒有再回答，神情全神貫注，像是正在聆聽仙音的教訓指導。

仲文量連問了十來遍，這一段時間，大約有一炷香時分，用現在的時間來算，約莫是五分鐘左右。那段時間之中，仲文量究竟在做什麼事，姚正年根本不知道，因爲他正集中精神，在聆聽仙音。

接下來發生的事，自然是姚正年事後的猜度，他猜度到仲文量一定妒嫉莫名，陡然之間，貪念一起，

哪裏還顧得多年的交情？

於是，正沉醉在「仙音」之中的姚正年，忽然頭上受了重重的一擊，眼前一黑，便昏了過去，等到醒來，已是破曉時分，只有他一個人在那院子中，頭髮和衣服，都爲露水所濕，仲文量和那隻無常所賜的寶盒，不知踪影——「仲獠竟行此禽獸之事，余不撲殺此獠，誓不爲人！」

看到這裏的時候，仲大雅悶哼了一聲：「也不能證明，定是我祖上幹的事！」

原振俠忍不住諷刺了他一下：「那只有可能是無常鬼不捨得，又把姚正年打昏，搶回那盒子去了。」

仲大雅的臉上一陣紅一陣青，好一會說不出話來，雖然作出「禽獸行爲」的並不是他，但畢竟是他的祖上，若是犯罪行爲也有遺傳因子的話，那麼說不定在同樣的情形下，他會做出同樣的行爲來！

姚正年接著，就敍述他如何立即趕回家鄉，可是仲文量根本沒有回去過，於是，他就開始天涯海角，尋找仲文量的下落。

在漫長的尋找歲月之中，姚正年靠什麼度日子呢？眞是不可思議，還記得他曾雙手夾住過那隻盒子嗎？

當時，他的思緒十分混亂，不知道「仙音」會傳授什麼法術給他，也不知道是不是學得會。人在思緒紊亂的時候，是會想到許多亂七八糟，根本平時不去想的事的。姚正年這時想到的，是他家被鄉間一個土豪欺凌的事，佔了他家的好田和祖屋，使得他家由小康變成貧窮。當他想到了這一點之後，他自然而然想到了報仇。而一想到了報仇，當然又想到了詛咒，他心中念的是，最好叫那土豪一家斷子絕孫。

在中國古代，斷子絕孫，是一種十分嚴重的天譴，也是十分惡毒的詛咒。

就在他這樣想的時候，就聽到耳際有聲音響起，顯然是「仙音」，但是那聲音就和無常鬼的一樣，說的是：「要人不得子孫之法極易……」。

姚正年的記述，並沒有把這個「令人不得子孫」的「極易之法」寫出來，十分令人匪夷所思，有什麼方法可以使人沒有子孫？

那時，仲文量可能已起了壞心，可是姚正年全然著迷，他忽然又想到了一個相反的問題，於是就在心中問：「要令人添子添孫呢？」

姚正年立時又聽到了「仙音」，教了他令人添子添孫的方法。

這一來，姚正年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得到的那隻寶盒，簡直非同小可，原來心中想要什麼異術，立刻

就會有聲音傳授這種異術。他心頭狂跳，剛想再求一項異能時，頭上已捱了仲文量的重擊。

所以，他只學會了兩種異術：令人子孫斷絕和令人子孫大增。

令人子孫斷絕的這項異術，沒有多大用處，除了回鄉之後，施在土豪身上之外，一直沒有用。可是令人多子多孫的本領，卻令得他衣食豐足。中國人重視子嗣，他這個神醫，掛起「包醫不孕」的招牌，萬試萬靈，不出十年，大江南北，不知多少家庭添了丁，他也到處遊歷，每到之處，大受歡迎。

姚正年到處遊歷的目的，自然是爲了找仲文量。由於姚正年有這個異能，交遊也廣闊，終於給他在若干年之後，打聽到了仲文量的下落，而且知道仲文量正在大興土木，要造一座華廈，供子孫百代居住。

一得到了這個消息，姚正年兼程南下，終於，見到了仲文量。

姚正年的記述，看到這裏，已經可以知道，那幫來自湖南的惡客是無辜的，仲文量向他的後代，有意隱瞞了事實，那自然是他曾有過十分不光采的行爲之故。

而仲大雅看到這裏，臉色已開始大變—他自然明白了自己何以沒有子孫的原因。

姚正年一見到了仲文量，自然大興問罪之師，可是姚正年的心中，也大有忌憚，因爲他不知道這些年來，仲文量學會了多少異能，要是他有本領伸手一指，就置人於死，儘管道理都在姚正年的那一邊，他也非落荒而逃不可。

可是兩人一見面，姚正年的第一句話就是：「那寶盒呢？還給我！」

仲文量見了故人，又做過那樣對不起人的事，面有愧色，他的回答是：「我奪了寶盒之後，試了千百次，什麼聲音都聽不到，寶盒多半已失靈了！」

姚正年一聽，仲文量並沒有在寶盒之中學到什麼異能，大爲放心，立時喝問：「那不是你的仙緣，你自然得不到指點，那寶盒呢？快還我！」

仲文量道：「我南來之時，一夜在船上，又屢試不靈，一時氣憤，拋入海中了！」

姚正年一聽，頓時涼了半截，急嚷道：「拋在何處？快去打撈？」

仲文量苦笑：「大海茫茫，只記得約莫地點，事隔多年，如何撈法？」

姚正年眼中似要噴出火來，厲聲道：「你已成鉅富，有的是錢，一定要替我僱人打撈！」

仲文量也有悔意，連聲答應，果然僱了十艘大船

，在茫茫大海之上，撈了六個月之久，魚蝦貝類珊瑚倒撈了不少上來，哪裏去找一隻巴掌大小的寶盒去？

找不到寶盒，姚正年怨氣攻心，把一切經過敍述下來，又畫了當年兩人見過的無常鬼，用血寫下了名字，表示報仇的決心，同時也把報仇的方法寫了下來，放在一口小棺材中，買通了造屋的工人，將之埋在大廳的五尺之下。然後，他又對著仲文量，當面把他的報仇計畫，說了出來。

姚正年先說了自己有這種異能，然後道：「我念在你總算曾在大海上找了六個月之久，讓你仲家，再延六代。六代之後，就此斷絕，你聚積的昧心錢再多，總歸外姓所用，這是你的報應！」

仲文量聽了之後，有什麼反應，不得而知。可能對仲文量來說，六代是十分久遠的事，他根本不會在意，說不定還曾出言譏諷姚正年。不過從他留下來的筆記本來看，他還是很相信的，爲了掩飾眞相，他才胡亂說了一些話來搪塞自己的後代，由此可知，這個人的人格，確然頗成問題。而仲大雅在看完了全部記述之後，表現得異常絕望，自然也在意料之中，因爲他沒有兒子，並不是屋子有什麼祟物，折了屋子就可以破解，而是當年姚正年的報復！

而姚正年有令人斷子絕孫的異能，是無常鬼所傳，六代之後，再無子孫，斬釘截鐵，再無轉圜的餘地，他還有什麼法子可以扭得轉？除非再起無常鬼於地下，不然就絕無辦法了！

原振俠只覺得整件事，古怪離奇之極，他也想不出有什麼話可以安慰仲大雅。

過了好一會，仲大雅才道：「祖上作孽，報在子孫，未免太不公平了！」

又過了片刻，他忽然又苦笑：「若是當年海上搜尋只有五個月，連我這個人都沒有，五代便絕了子孫，倒也免得煩惱痛苦了！」

原振俠抓住了他的這句話：「既然你認爲生命煩惱痛苦，何必亟亟於製造更多這樣的生命！」

仲大雅大怒道：「你懂得什麼，如果有能力製造生命，生命哪裏還會有痛苦煩惱？」

原振俠又是好氣又好笑，換了一個話題：「竟有能力控制生育，眞是不可思議！」

仲大雅聲音沮喪之極，表達了他自有的一套觀念：「有什麼不可思議？無常鬼本來就掌管生死，閻王的生死簿在他們手中捏著，自然要什麼人生，就什麼人生！」

原振俠嘆了一聲：「不知姚正年有沒有把這個法子留傳下來，要是傳了下來，你去找他的傳人，豈不

是可以百子千孫？」

一句話令仲大雅的精神爲之一振，可是他隨即又長嘆一聲：「有聽說過萬試萬靈，包醫不孕的人嗎？」

原振俠搖頭——真有這樣的人，有那樣的奇術，一定世界知名了，絕不會沒沒無聞的！仲大雅精神大受打擊，咳聲嘆氣，說出來的話，也語無倫次之極。

仲大雅什至道：「真可惜了銀雪，她可是塊生孩子的好材料！」

原振俠聽得駭然，忍不住道：「你這是什麼觀念！」

仲大雅瞪大了眼，一臉的不服氣：「我說錯了什麼？」

原振俠懶得再和他爭辯，仲大雅忽然又道：「要是能知道那隻寶盒沉在什麼地方，我傾家蕩產，也要去把它撈上來！」

仲大雅的話，自然是無稽之極，可是原振俠聽了之後，心中陡然一動，皺著眉想了片刻，可是卻又理不出什麼頭緒來。

他順口問：「你要那隻盒子有什麼用？」

仲大雅狠狠地道：「盒子會傳授人多子多孫之法，我要是學會了，一胎生六個，反正銀雪的身體壯，受得了！」

原振俠有點啼笑皆非，可是他也不禁想：究竟姚正年學到的，是什麼方法呢？那方法一定不簡單，而且是平空實施的，並不需要借助什麼東西幫助。現代醫學雖然可以有辦法使人絕育、生育或多育，可是過程相當繁複。可是姚正年的方法，不但簡單，而且有效，且可以隨意控制，要人在幾代之後不能生育，都可以做得到！

原振俠知道那一定是人類如今科學知識之外的事，屬於玄學的範疇。

或許，用巫術的角度來解釋，倒可以有點眉目——一想起這一點，原振俠自然而然，想起了瑪仙來，他不禁發了一下悠悠的長嘆之聲，頓時心情大壞，一副沒精打采的樣子，和仲大雅的絕望神情，相互輝映。

仲大雅垂頭喪氣地離去，連那小棺材和姚正年的記述都沒有帶走，原振俠自己精神恍惚，也沒有提醒他。在仲大雅離去之後，他喝了幾口酒，又想和那位先生聯絡，可是仍然聯絡不上。

■ ■ ■

原振俠長吁短嘆了一回，電話忽然響了起來，他

拿起了電話，聽到了陳克生遲遲疑疑的聲音。原振俠心中想：怎麼好像四周圍的人，沒有一個人是興高采烈的，人人都在咳聲嘆氣。

陳克生道：「是不是打擾你了？」

原振俠沉聲回答：「沒有，我正在喝酒！」

陳克生的聲音有了幾分活躍：「一個人喝酒多悶，歡迎我們參加嗎？」

原振俠知道，陳克生和胡懷玉的情緒不是很穩定，他嘆了一聲：「歡迎——嗯，胡懷玉不是說地窖藏有好酒嗎？帶兩瓶來！」

陳克生大是高興：「我們盡快趕來！」

原振俠放下了電話，只是苦笑——他自己的精神狀態如此無依，可是別人還把他當作解救苦難的救星！

沒有多久，胡懷玉和陳克生就來了，兩人一進門，就各自把一瓶酒塞進了原振俠的手中，然後，三人都同時吃了一驚。

令得原振俠吃驚的是，他看到手中的兩瓶酒，是極品的美酒，這種在拿破侖時代裝進精美水晶玻璃瓶中的白蘭地，簡直是稀世奇珍！胡懷玉隨便帶了兩瓶，就已經這樣驚人，他祖上的酒窖中，不知道有多少美酒在？

而陳克生和胡懷玉吃驚的是，他們一下子就看到了那隻小棺材，棺材蓋上的十八枚尖釘，看來更是怵目驚心！

原振俠立刻打開酒瓶，頓時酒香滿室，他指著棺材的帖說道：「這裏有一個十分古怪的故事，你們沒有事，可以看一看，我有些疑點要討論！」

胡懷玉和陳克生應聲翻閱了第一頁，看到了無常鬼的畫像，就呆了一呆。

一開始，他們就被姚正年的敍述所吸引，一頁一頁地看了下去。可能兩位生物學家讀古文的能力不是太強，所以看得很慢，還不時問原振俠一些艱澀的名詞。

等到他們看完，一瓶美酒，早已三分之一入了原振俠的愁腸，準備在適當的時機化作相思淚了！

胡懷玉的第一句話是：「真是見鬼！」

陳克生沒有說什麼，過了一會，才道：「根據記述看來，他們見到的，只是兩個和無常鬼外形相似的……人，而且也沒有明顯的黑白之分，由於無常鬼的形象深入民心，所以他們一下子就認爲那是無常鬼了！」

原振俠十分同意陳克生的想法——他在看到那一段的時候，也曾這樣想。

然而，問題在於：那兩個若不是無常鬼，那麼是什麼呢？原振俠又呷了一口美酒，笑了起來：「如果那位先生參加我們的討論，他一定會說：外星人！」

陳克生和胡懷玉卻沒有笑，胡懷玉還道：「爲什麼不可以呢？」

原振俠用力一揮手：「確然大有可能，他們在黑暗之中觀察兩個地球人，然後給予報酬，並且完全按照他們的心意，可知他們能洞察人的思想！」

爲什麼不可能是兩個外星人呢——頭上高高的圓筒形物體，就有可能是什麼裝置，姚正年和仲文量，當然絕不知道什麼是外星人，只知道無常鬼！

原振俠覺得這個設想，十分有趣，正想進一步討論時，忽然看到胡懷玉現出極其不安，十分疑惑的神情來，望着陳克生，欲語又止。

陳克生也注意到了這一點：「你想說什麼？」

胡懷玉神情更是疑惑：「不知道我是不是看了這個記載……神經過敏，我……我……那一網……那半夜落的一網……」

原振俠嘆了一聲：「你想說什麼啊？」

胡懷玉一昂首，鼓足了勇氣：「我想我見過……那隻盒子！」

陳克生道：「你在胡說什麼！哪一隻盒子？」

胡懷玉向陳克生指了一指：「你也應該看到過的，就在那一網的網中！」

陳克生聽得胡懷玉這樣說，神情疑惑之極，竟然也像是一時之間，無法肯定是不是眞的曾見過這樣的一隻黑色盒子！

這時，輪到原振俠叫了起來：「你們在胡說什麼，那隻盒子，就是姚正年得到，被仲文量搶了去，在兩百多年前拋入海中的盒子？」

陳克生和胡懷玉互望著。胡懷玉又連吸了幾口氣：「好像是……極有可能是……應該是……」

原振俠怒道：「這算是什麼話，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陳克生代胡懷玉解釋：「我明白胡所長的意思，當時，那一網從海水中撈起來，我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查看有沒有活的菊石上，留意的只是海螺，連魚蝦蟹都沒有注意，就算有一塊黑色的東西在，也只當是海底的石頭，根本不會注意。」

原振俠瞇起了眼睛，他完全明白陳克生的意思，當注意力不集中的時候，當時不會留意。可是那東西又確然曾進入視線，在視網膜和大腦的視覺神經上留下了印象，所以又有些矇矓的印象，不能肯定。

胡懷玉在這時候，陡然一拍手：「我明白了！阿

三的一家，留下了這隻盒子，所以他們出了事！」

原振俠搖頭：「姚正年只說那盒子可以使人學會異術，沒有說會使人長出毛來，變成原始人！」

陳克生顯然支持胡懷玉的意見：「既然是異術，就可以有各種各樣！」

原振俠的思緒十分亂，他用力一揮手：「等一等，讓我整理一下！」

他也覺得事情並非不可能，而是實在來得太突然了，所以他要好好一想。

他斟了三杯酒，慢慢呷著，一面說着他的假設：「阿三的那一網，撈起了那隻盒子，由於看出了那盒子有點怪，所以留了下來！」

胡懷玉想得比原振俠還要詳細：「姚正年說，手掌一按上了盒子，就會聽到『仙音』，也許阿三的一家，六個人之中，有哪個就在這種情形下，聽到了『仙音』，這才留下了那隻盒子的。」

陳克生點頭：「總之，他們留下了這盒子，可是由盒子之中，卻產生了一股妖異的力量，使得他們的身體，起了可怕的變異！」

胡懷玉駭然：「那……倒眞的是從海中撈起了什麼妖魔鬼怪了！」

原振俠也覺得事情不可思議之至，他陡然想起了一點——他們三個人，一定是同時想到了那一點的，因爲他們同時吸了一口氣，失聲道：「那盒子呢？」

胡懷玉立時道：「最可能是在那小島上，那岩洞之中！」

陳克生沒有那麼樂觀：「如果帶在身邊，那麼在撞船之後，又沉入了海中！」

胡懷玉忙道：「那也不要緊，撞船事件有十分精確的位置，可以就在那裏進行打撈！」

原振俠大口喝了一口酒，雖然他一生之中，怪異的經歷極多，可是像這次那樣，本來是完全風馬牛不相干的兩樁事，忽然發生了關係，他也未曾經歷過。

他知道，關鍵是那隻無常鬼給姚正年的盒子！

如果能找到這隻盒子，許多神秘莫測的事，都可以有答案——至少是可以希望有答案！

胡懷玉揚聲道：「還等什麼？」

原振俠卻有些遲疑。若是以前，他一定一躍而起，和他們一起到那荒島上去了。可是自從瑪仙因爲自己的「血魘法」所害之後，他心灰意冷，對什麼都提不起興趣來，何況這時又有這樣的美酒在手！

他遲疑了一下：「兩位先去那島上找一找，若是找到了，我看不必急於用手心去按它，因爲那盒子究竟是什麼東西，根本無法推測！」

聽得原振俠這樣說，胡懷玉和陳克生兩人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個如此缺乏好奇心的人，如何能有如此豐富的冒險經歷？

原振俠知道了他們的疑惑，他長嘆一聲：「傷心人別有懷抱！」

既然是「傷心人別有懷抱」，就可以對世上任何事都不發生興趣，在美酒的麻醉下，可能合上眼，就可以看到瑪仙美目流盼的倩影，自然比到荒島上去找那隻虛無縹緲的什麼盒子好得多了！

而且，最主要的是，胡懷玉和陳克生兩人，根本不能肯定那一網，是不是眞的網起了那隻藏有異術，能發仙音的寶盒來！

兩百多年之前，沉入海中的一隻盒子，恰好被那一網撈起來的或然率，實在太小了，幾乎等於零！

這也是他不起勁的原因之一。

胡懷玉和陳克生在原振俠俊秀的臉上，看出了他內心的落寞和傷感，所以不約而同，伸手在他的肩頭上拍了拍：「我們隨時聯絡！」

原振俠在他們到了門口的時候，又提醒了一句：「就算找到了那隻盒子，也別心急想學什麼異術——宇宙間太多不可測的事實了，我知道，若干年之前，有一雙靑年男女，打開了一隻來自埃及的銅箱子，結果是箱子中藏有能放射透明光的物質——」

這件事，胡懷玉和陳克生也全知道，原振俠這時提了出來，很有警惕作用，兩人齊聲道：「是，我們知道，那一雙靑年男女成了透明人，後來，生死未卜，下落不明！」

原振俠的聲音之中，透着極度的疲倦：「宇宙間充滿了我們難以明白的秘奧，我相信……那盒子中傳授的異術，根本就是巫術！」

這時，他已有了幾分酒意，所以說話的時候，揮舞着雙手，他又站了起來，伸手向胡懷玉一指：「巫術就有這種力量！巫術使巫師集中宇宙中的未知力量，來達到目的。或許，就這樣一指，胡所長，你的生物細胞的遺傳密碼就改變了！」

胡懷玉有點臉色發靑：「別……開玩笑！」

原振俠長嘆了一聲：「誰知道呢？」

他轉過身去，不再理會胡懷玉和陳克生，兩人又站了一會，關上門離去。

他們連夜行動，水產研究所有的是船，在淸晨時分，便已登上了那荒島，而且在天色還未曾大亮之前，就到了那岩洞之前，兩人手中的強力電筒，向岩洞之中照去，所看到的景象，令得他們暗自吃驚——如果有人類學家在的話，一定可以肯定這個山洞之中，最近才有原始人居住生活過！

他們進了山洞，小心地搜尋著，翻過了幾塊顯然是才被搬進來的大石塊，可是並無所獲。岩洞外，天色已然大明，可是洞中還是十分黑暗，陳克生在自言自語：「原始人收藏物件的習慣是怎樣的？」

胡懷玉苦笑：「誰知道，或許我根本沒有見過那盒子，只是我看了那段記述之後的幻想！」

陳克生感到十分爲難：「在這裏找不到，另去撞船的地方打撈了？」

胡懷玉的回答是：「試總要試一試的！」

有錢好辦事，第二天，胡懷玉組織了一個搜索隊，在荒島上搜索，可是找不到那個黑盒子。

本來，他還下不了決心，是不是要在撞船的海域打撈，因爲這種做法，比大海撈針還要無望，大海撈針，至少是肯定了有針在的，而他卻連有這盒子在也不能肯定。

可是一個漁家的小孩子的話，卻又令得他下決心去打撈，那漁家小孩子只有三歲半，會說的話不多，不斷地吮吸著手指。

當胡懷玉和陳克生又去詢問漁民，想對阿三一家的行動多一點了解時，漁民餘悸猶在，也說不出什麼新的資料來。他們兩人一再問：「有沒有見過一隻小的黑色的盒子在阿三一家人的手中？」

被問的人，個個瞠目不知所對，胡懷玉和陳克生，也無法向漁民作進一步的解釋，就在這時候，那個小孩子忽然冒出了一句話來：「我要那盒子，三叔不肯給我！」

胡懷玉忙問：「那盒子什麼樣子，什麼顏色？」

小孩子本來就說不上來，再加上身邊立時有大人喝斥：「你亂說什麼！」一聲呼喝，嚇得孩子再也不肯說了。胡懷玉把這個情形，在電話中和原振俠商量了一下，原振俠倒覺得這條線索，十分有用。胡懷玉信心大增，就僱了船隻，請了潛水人，作希望只有萬分之一的打撈。

在他們到那個撞船地點進行打撈的同時，發現活菊石的那海域，吸沙打撈工程仍在進行。

兩三天之後，仲大雅在原振俠處，知道了有人根據姚正年的敍述，在打撈那隻魔盒，他也弄了一艘船，拿著原振俠的介紹信，和他的妻子曹銀雪，去和胡懷玉、陳克生會合，而且要親自下水。

以他這個年齡，雖然身形壯健，但是潛水是無論如何不適宜的了，他的夫人曹銀雪柔聲勸他：「你別下水了，我來！」

曹銀雪女士說來就來，當她換上了泳衣的時候，

眾人都看得有點傻了眼。

曹銀雪碩人頎頎，豐滿動人，肌膚賽雪，體型絕不比西方高頭大馬的女子差，可是又有東方女性的嬌柔和嫵媚，是不折不扣的一個大美人。

仲大雅在眾人的目光之中，得到了極大的滿足：「怎麼樣，我老婆不錯吧！可惜我不能生孩子，要不然，我們的孩子，哼哼！」

他在顧盼自豪時，想起了始終未能有孩子，這才又長嘆了一聲。

仲大雅爲了找到那隻寶盒，更是不惜花費，僱請了一隊極有經驗的潛水員，和胡懷玉所請來的潛水人員，一共有二十個之多，而當曹銀雪佩上了潛水工具，一翻身下水，兩條粉腿在各人眼前閃起一片眩目的光彩，沒入蔚藍色的大海之際，人人不禁喝了一聲采——他們全是行家，從她入水的姿勢之中，就可以看出她是一個極有經驗的潛水家。

仲大雅更帶來了兩副海底攝像儀，由潛水員帶下海去，所以，在船上的人，不必下水，也可以在巨大的螢光屏上，看到海底的情形。

仲大雅也預計了那寶盒可能會有特殊的能量放射，所以也配備了各種探測儀，他辦事，說他誇張也好，認眞也好，都可以；他還帶了一位海洋專家，攜帶了一個小型電腦，輸入資料，計算海流的方向，估計撞船之後，如果那盒子跌進海中，會在海流之中，漂流到什麼地方去，以便尋找。

對仲大雅來說，這是他一生之中最重要的事，和胡懷玉、陳克生主要是爲了搜索未知的宇宙秘奧，大不相同。胡懷玉和陳克生可以失敗，仲大雅萬萬不能，一失敗，他這一生就完了！

陳克生看著海洋專家運用電腦在計算，感嘆道：「我們有這樣的配備，若是再找不到那盒子，那就證明那盒子根本不存在！」

仲大雅十分憤怒：「別忘記，那盒子十分輕，可能根本浮在海面上漂流！」

陳克生知道仲大雅的心中，充滿了希望，他也不忍心再去打擊他，反倒順著他的意思道：「是啊，常常有裝著求救信的玻璃瓶，在海上漂流了幾十年，終於被人發現的！」

仲大雅一聽，像是已經有了希望一樣，搓著手，連連吞口水。

仲大雅也帶來了十分完備的通訊設備，所以他可以不斷和原振俠聯絡，不過原振俠不像陳克生，原振俠向仲大雅潑冷水。

在仲大雅興致勃勃向原振俠報告了他們的工作進

展之後，充滿了希望地問：「照你看，我們找到那盒子的機會是多少？」

原振俠的回答，使仲大雅半天講不出話來。原振俠道：「根據撞船報告，阿三的漁船，在撞上貨櫃船之後，立即沉沒，你們得先把沉船找到了再說！連沉船都沒有發現，說什麼盒子？沉船有多大？那盒子只不過手掌一樣大小！」

胡懷玉在一旁，也聽到了原振俠的話，他道：「船，可能撞碎了！」

原振俠的回答，語氣冰冷：「總不會撞成粉碎的，找到了沉船，才有希望！」

仲大雅這才迸出了一句話來：「一定會找到的，沉船，一定會找到的！」

有決心是一回事，是不是成功，又是一回事。時間一天一天過去，六天之後，根據海洋專家的電腦計算，搜尋的海域，已離開第一天搜索的地點相當遠了，可是還是什麼發現都沒有。

所有的人並不灰心，因爲他們都支取十分高的報酬，這樣的搜尋，就算持續一年，他們也十分歡迎。和仲大雅的愁眉苦臉、胡懷玉和陳克生的沮喪，完全相反，其餘的人都十分起勁地討論著何以曹銀雪這個大美人，接連三天，天天都下水，可是她一身肌膚，仍然是那樣眩目的白！

到了第七天，一個潛水員在浮上水面的時候，神情十分古怪，他獨自一個人發了一會呆，才找到了胡懷玉，又躊躇了一會，才道：「我在海底看到了一條怪魚，要不要把牠捉上來？」

胡懷玉不經意地反問：「什麼樣子？」

海洋之中，有著各種各樣形狀怪異的魚類，普通人認爲形狀怪異，從未見過，可是對於專家來說，卻一下子就可以辨認出來。

那潛水員形容著這條魚的樣子：「約有一公尺長，背上有三根豎起的刺，刺與刺之間，有硬鰭聯結著，魚頭呈方形，雙眼十分大，凸出而向上——」

潛水員說到這裏，胡懷玉和陳克生這兩個海洋生物學家，就互望了一眼，神情疑惑之極。而正當他們想說什麼時，忽然，兩艘船上的人，都發起喊來，在眾多人的呼叫聲中，仲大雅的叫聲，最是宏亮，他叫的是：「銀雪，小心！」

胡懷玉和陳克生看到人人都望著不遠處的海面，他們也跟著望過去。

那時，正是夕陽西下時分，所有的潛水員，都已上了船，解除了潛水的裝備，準備休息了。曹銀雪照例最遲才上船，所以這時，向海面上看去，只看到曹

銀雪——又不單是曹銀雪——海面十分平靜，可是在曹銀雪附近，卻是波濤洶湧，海水翻滾。

乍一看，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定了定神，才看到曹銀雪正和一條大魚在搏鬥！

那條大魚，足有一公尺長，體型粗壯，已經在魚頭和魚身之間，中了魚槍，可是還在劇烈掙扎。曹銀雪的雙手，緊握著魚槍的桿，魚槍的槍尖有倒鈎，一射進魚身，不會脫落，曹銀雪只要緊握魚桿，那條大魚，遲早總會力竭。

可是問題在於——大魚在水中掙扎的力量極大，有好幾次，把曹銀雪拖下了海水之中，又陡然冒了起來，而且還企圖用魚尾來掃擊曹銀雪。

在晚霞的映照之下，海面上本就泛起一片金紅色的光芒，在海水之中，大魚的鱗，又細又密，銀光閃閃，曹銀雪肌膚賽雪，一人一魚，翻騰起滾滾的波濤，蔚爲奇觀！人人都只顧看這千載難逢的奇景，竟沒有人想到該去幫曹銀雪的，若不是曹銀雪壯健，只怕早已經支持不住了！

還是仲大雅最先發一聲喊：「還不下去幫她！」

這一聲喊叫，驚醒了衆人，立時就有兩名潛水員，拿起魚槍，就跳進了水中。

直到這時，衆人才知道曹銀雪是如何了不起！跳下海去的兩名潛水員，自然是身壯力健的漢子，可是他們下水之後，根本無法游近曹銀雪和大魚，因爲一人一魚在海中搏鬥，攪得海水翻滾，力道極大，根本無法接近。兩人手中雖然有魚槍，也不敢發射，因爲人和魚翻翻滾滾，分也分不清，若是一槍射中了人，那還了得？

船上又有好幾個潛水員跳了下去，總算有一個奮力游到了近前，把手中的一柄小刀，插進了魚首之中，那大魚又掙扎了片刻，才魚肚翻白，不再動彈了！

剎那之間，掌聲呼聲雷動，和大魚搏鬥了超過半小時的曹銀雪，居然還好整以暇地，在水中向衆人拱手爲禮！

人先上船，仲大雅興奮得不斷拍打老婆的身體，胡懷玉和陳克生，神情緊張，指揮著潛水員把那條大魚弄上船來放在甲板上。

那條大魚，毫無疑問，就是向胡懷玉報告的那個潛水員在海中所見的那條，胡懷玉和陳克生也齊聲叫了出來：「三棘魚！」

潛水員大多數有相當豐富的海洋知識，所以，一聽得兩位海洋生物學家叫出了「三棘魚」，也有不少人神情驚疑之極。

道理十分簡單，三棘魚是古海洋生物，像恐龍一樣，是早已絕了種的！

可是，如今，卻有一條活生生的三棘魚，在這個海域之中生活著！

胡懷玉和陳克生思緒更亂——先是活的菊石，如今又是活的三棘魚！這表示什麼？所有絕種的古生物，都開始重生了嗎？

還是在海洋深處，有什麼神秘的事情正在發生著？

兩人望著那條才被殺死的，魚尾還在顫動的三棘魚，那古海洋生物，心情迷惑之極。

仲大雅和曹銀雪雖然不是生物學家，可是他們也有一定的常識，所以，聽到了三棘魚的名稱，也呆了半晌，仲大雅指著曹銀雪叫：「你把活化石撈起來了！」

個子那麼高大的曹銀雪，這時卻有點神態扭怩，低聲問：「我是不是做了什麼錯事？」

仲大雅連想也沒有想，就大聲道：「當然沒有，妳怎會做錯事？」

在一旁的陳克生苦笑了一下：「只怕是造物主做錯了事——早就絕滅了的古生物，紛紛出現，天上出現翼龍，海中出現三葉蟲的時代快來了！」

在他身邊的胡懷玉嚇了一大跳：「你是說……世界也會回復到洪荒時代？」

陳克生這時的情緒十分激動：「大有可能，不是連原始人也出現了嗎？」

本來，不少潛水人員也圍著那條三棘魚在議論紛紛，可是這時一聽得兩人的對話，都靜了下來，人人都現出了惶惑和害怕的神情來。他們沉默了一會，才有一個發了問：「請問我們現在在從事的，是什麼工作……工作的性質是什麼？」

仲大雅立時道：「打撈！打撈一隻小小的黑色盒子！」

那潛水員搖頭：「我的意思——」他向別人看了一眼，改了口：「我們的意思是，工作有沒有危險性？」

仲大雅十分惱怒，他還沒有開口，同樣也十分惱怒的陳克生已經道：「有，危險之至！而且沒有危險工作津貼！不喜歡幹的，可以立刻離去！」

忽然之間，形成了這樣的僵局，十分出人意表。潛水員的職業尊嚴十分高，自然受不了這種言詞。

那發問的潛水員立刻道：「很好，再見！」

響應他的潛水員，也紛紛表示要退出，仲大雅和胡懷玉，都用疑惑的眼光，望住了陳克生，因爲這種

情形，他像是故意造成的。那是爲了什麼？忽然之間，陳克生不想再打撈下去了嗎？

陳克生的神態，十分疲倦，他揮了揮手，指著那條三棘魚，吩咐道：「把它搬到冷藏室去！」

水產研究所的船隻，需要收藏標本，有著設備十分好的冷藏室，兩個船員立時把一塊布，裹住了魚身，把魚抬了開去。

陳克生四面看了一下，這時，紅日西沉，海面上一片蒼茫，夜色將臨，陳克生望向胡懷玉：「我有點意見，請到船長室去？」

胡懷玉點頭，陳克生又道：「仲先生和仲夫人，也請一起來！」

曹銀雪竟然表示：「我女人家，方便嗎？」

這種東方女性特有的柔順，令三個男士都十分感動，異口同聲：「當然方便，魚還是妳捉上來的！」

四個人到了船長室，陳克生、胡懷玉都先喝酒，陳克生又吸了一口氣，才道：「我感到……事情很不對頭，有一些古怪之極的事，正在發生。」

胡懷玉喃喃地道：「是，最先是活的菊石，後來……又是活的原始人，現在，又是活的三棘魚……時光在倒流？世界會重歸洪荒？」

仲大雅早從原振俠處知道了所謂「原始人」的事情，所以他的神色，也極度駭然，脫口說了一句：「再接下來是什麼？」

陳克生一揮手：「可以是任何古生物的復現！」

大家靜了片刻，陳克生才又道：「從阿三一家變成原始人的經過來看，那活的菊石……活的三棘魚……也可能是漸變的！」

當時，陳克生這句話一出口，各人就齊聲問：「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　■　■

第二天，當所有的潛水員離去──大部分是自願離去，小部分是被陳克生遣散的，而原振俠醫生來到了船上之後，陳克生又說了同樣的話，原振俠聽了，也發出了同樣的問題。

陳克生的回答是：「本來是一隻現代的螺，忽然變成了古代的菊石，一條現代的魚，變成了三棘魚，一個現代人，變成了原始人！」

陳克生的結論是：「海中有一股妖異的力量，使現代生物，變成古代生物！」

胡懷玉苦笑：「我還以爲我有妄想症！」

陳克生的聲音十分低沉：「我不是妄想，是有許

多事實，支持著我的設想！所以我才有意遣散所有的潛水人員，以免他們有危險！」

仲大雅的想像力不太豐富，他問：「會有什麼危險？」

胡懷玉面色煞白，陳克生抿着嘴不出聲。原振俠的聲音有點無可奈何：「陳克生的意思是，我們都有可能受那股返古力量的影響，變成原始人！」

仲大雅的面色變了變：「怎麼會有這種事？誰有那麼大的力量？」

胡懷玉口唇掀動了一下，可是卻沒有說出什麼來，仲大雅又問：「是……當年得自無常鬼的那隻盒子？」

也沒有人回答他的話，曹銀雪立時握住了仲大雅的手，表示了她妻子的撫慰，這種小動作，看得旁人十分感動。她道：「要不是在海中忽然見到了那條大魚，我想已經可以發現沉船了！」

各人都是頭一次聽她提起，仲大雅忙問：「是怎麼一個情形？」

曹銀雪雖然身形高大，可是聲音仍是柔柔軟軟的：「我游近一叢海帶叢，長得十分茂盛，看到好像有一截沉船在，看不清楚，正準備游近去，那條大魚就一下子竄了出來，向我撞了過來！」

曹銀雪比劃著，說著當時的情形，在水中受到了大魚的襲擊，是十分危險的事，幸虧她的水性極好──她的家鄉，出過一丈青扈三娘那樣高眺身材的女子，也出現浪裏白條張順那樣的健泳者。她一個翻滾，避開了大魚的撞擊，隨即發射了隨身所帶的魚槍。魚槍本來是用來對付可能在海中出沒的鯊魚而攜帶的。大魚雖然受了傷，可是還是十分兇猛，曹銀雪見自己已得了手，也不肯輕易讓大魚逃走，所以一人一魚，才在海中展開了蔚爲奇觀的大搏鬥。

當時大家忙於捉魚，魚捉了上來不久，又和潛水人員發生了衝突，後來，又急於和原振俠聯絡，所以就再沒有人再潛下水去。

大家聽曹銀雪說了經過，精神都十分振奮，胡懷玉首先道：「我和陳克生都有合格的潛水資格，仲夫人更不必說了，原醫生──」

他向原醫生望了一眼，他和陳克生都是海洋生物學家，有潛水的資格，十分自然，他這一望，未免小覷了原振俠，原振俠悶哼了一聲：「明天一早，我們四個人一起下水，找到了沉船，就有希望了！」

原振俠在和胡懷玉取得了聯絡之後，是漏夜由直升機送到海面上，自直升機艙，吊落在甲板上的，他到的時候，是午夜時分，經過了討論，已是凌晨兩點

了。

他提出明天一早就潛水的提議，沒有人反對，原振俠又提出：「那條三棘魚呢？倒要見識一下古代的海洋生物，可以製成標本吧？」

胡懷玉點頭：「可以製成十分完整的標本……你想去看看？」

原振俠笑道：「是啊，你怕什麼？我不認爲返祖現象會傳染，由魚傳到人的身上！」

原振俠這樣說，不過是爲了想氣氛輕鬆一點，因爲整件事，都十分怪異。一上了船之後，船上和海上的氣氛，更有著一股說不出來的重壓，船上已人人都知道了「原始人」的事，船員都十分害怕，所以原振俠才故意開個玩笑。

可是他這個玩笑顯然開得十分不合時，各人一時之間，都靜了下來，再也沒有出聲。反倒是曹銀雪先打破了難堪的沉默，她道：「就算要傳染，也一定傳染了我，因爲我和魚在海中搏鬥過。」

仲大雅狠狠瞪了他妻子一眼，原振俠趁機道：「不怕傳染的跟我來！魚在哪裏？」

胡懷玉道：「在冷藏室。」

原振俠笑了一下：「我倒忘了，這是一艘水產研究船。捕捉到了一條三棘魚，確是大喜訊，不要愁眉苦臉！」

他竭力要使大家高興，於是說到後來，他自己的聲調也興奮了起來，他過去斟了一大杯酒，一口喝了一半，才向胡懷玉：「請帶路！」

胡懷玉、陳克生各自點了點頭，仲大雅表示沒有興趣，曹銀雪自然「出嫁從夫」。原振俠等三人進了冷藏室，那是一個設備相當完善的標本製作室，胡懷玉拉開了冷藏庫的庫門，拉出一隻盤子來，盤子中便用布包著那條大魚。原振俠不等布拉開，就「咦」了一聲。

陳克生和胡懷玉兩人，也是一呆，互望了一眼，神情驚疑之至——三棘魚的特點，就是背鰭上有三枚長棘，可是這時，白布包裹之下，很明顯地可以看出，這條魚並沒有這樣的特徵！

胡懷玉首先發了一聲怒吼——他，和別的人，在那時都以爲珍貴的古代怪魚遭到了破壞，有可能是故意的破壞，也有可能是出於無知的破壞。

可是，當胡懷玉怒氣沖沖，解開了白布，看到了那條魚的時候，人人都呆住了！

那不是什麼三棘魚，只是一條普通的大石斑，任何人，不必是海洋生物學家，也一眼可以看出那是一條大石斑！

在任何人還未曾弄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的時候，胡懷玉又發出了一下怒吼聲，轉身就向外衝了出去，原振俠一伸手，沒把他拉住。

只聽得胡懷玉的吼叫聲，不斷傳來，不一會，就又聽到了兩個人的叫嚷聲，那兩個人在不斷地叫著：「所長……所長！」

而胡懷玉仍在怒吼，聲音造成的混亂，驚心動魄，原振俠想要趕出去，胡懷玉已和兩個船員，一起推推擁擁，走了進來。

胡懷玉臉色鐵青，伸手向那條大石斑一指：「還說沒有，你們自己看！」

兩個船員一過來，陳克生就認出，那兩個人是抬了那條三棘魚離開甲板的。他也知道何以胡懷玉要把他們揪到這裏來——三棘魚變成了石斑魚，胡懷玉一定以爲他們掉了包，所以才大發雷霆！

那兩個船員一看到盤子中的大石斑，也呆了一呆，又探頭向冷藏櫃看了一下，看到冷藏櫃之中，再也沒有別的魚，兩人這才叫了起來：「這是怎麼一回事？」

胡懷玉厲聲指責：「只有你們碰過大魚，是叫你們掉了包！」

那兩個船員又驚又怒，一個脾氣急躁的，已直跳了起來：「放你媽的屁，我們要一條死魚，有什麼用處？」

另一個船員嘆了一聲：「所長，你也不想一想，就算要掉包，我們上哪兒去弄那樣一條大石斑去？說是我們從海上抓上來的，也得要有人看到！又不是小魚，我們總不能偷偷釣上來！」

胡懷玉還想說什麼，原振俠陡然震動了一下，揚手制止，他對那兩個船員道：「對不起，發生了一連串的事，所長的精神很緊張，我保證，等他情緒平復了之後，定會向你們道歉，兩位請回吧，只當什麼事也沒發生過！」

胡懷玉一聽得原振俠這樣說，還大不以爲然，額上青筋暴綻，聲音嘶啞：「這兩個人——」

原振俠不等他說完，就大聲喝道：「等他們走了，我再向你解釋！」

那兩個船員並不知道原振俠是何方神聖，可是看他連胡懷玉也可以大喝，倒也不敢出聲，脾氣躁的那個悶哼一聲，轉身就走。另一個還向那條大石斑指了一下：「這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陳克生這時，視線正從大石斑上收了回來——他一直在仔細觀察這條魚，這時他揚手道：「回船艙去，別多問了！」

那船員雖然疑惑，也不得不離去，等兩個船員走了之後，胡懷玉仍然氣呼呼地望定了原振俠，原振俠向大魚一指：「你看仔細些，大魚的魚首部分，受過魚槍的傷和小刀的刺傷！」

胡懷玉陡然之間打了一個寒顫，失聲道：「你想說明什麼？」

陳克生應聲道：「這就是那條三棘魚！」

胡懷玉尖聲叫了起來：「你和我都知道這不是三棘魚，三棘魚有著珍貴無比的學術研究價值，這條魚，只能拿來炒魚球！」

陳克生忽然問了一句：「這些日子來，我們對於活菊石的身體研究，有什麼成績？」

胡懷玉陡然打了一個突，陳克生忽然嘆了一聲：「我想坦白討論很久了，相信你也一樣，活菊石的身體，根本就是普通鸚鵡螺的身體！對不對！所以你一直無法把結果公布出 來！」

關於這一點，原振俠也是這時才知道，而這個事實，更充實了他的假設，所以他的神情，在剎那之間，也變得古怪之極。

陳克生示意原振俠向胡懷玉作進一步的解釋，胡懷玉已經叫了起來：「那和魚叫人換走了有什麼關係？」

原振俠沉聲道：「魚沒有叫人換走！就是這條魚！」

胡懷玉的身子又震動了一下，啞著嗓子叫：「不是！」

原振俠提高了聲音：「六個漁民的屍體，被送到醫院之後，醫院中凡是接觸過屍體的人，都沒有發現屍體有任何異狀，而他們的生前，確曾頭臉上都生出長毛，而且連行為也類似原始人！」

胡懷玉看來已經明白了原振俠的意思，他神情駭絕，伸手指著原振俠，身子一直退，退到了一角，退無可退了才停止。

原振俠的聲音十分鎮定：「所以，可以假設，死亡之後，怪變就會停止——這條魚的遭遇，正和阿三一家六口一樣！」

原振俠說到這裏，頓了一頓：「都是不知受了什麼影響，使得他們的生命形式，由現代變成了古代，而在死了之後，又恢復原狀。」

他說到這裏，陳克生接了上去：「那隻活的菊石，情形也是一樣。」

胡懷玉的聲音如同呻吟：「那是一種什麼力量？」

原振俠沉聲道：「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來自海洋，而且就在這一帶海域——」

他用力一揮手：「我們是繼續追查下去，還是就此退縮？再追查下去，任何人都可能遭到不可測的變化！」

胡懷玉雖然十分神經質，這時，他連口唇都是白的，一點血色也沒有，而且身子在發抖，可是同時，他也表現了他極度的勇氣。

他立即道：「當然追查下去，事情和生命的奧秘有關，作為一個生物學家，怎可以放過這樣的機會？」

原振俠喝了一聲采：「好！」

陳克生也道：「義無反顧——事情既然如此奇詭，仲先生伉儷可以不必參加了！」

原振俠苦笑：「你有什麼方法可以使他退出？他堅信找到了那隻盒子，就可令他子孫滿堂！」

胡懷玉向前走了過來，原振俠在他的肩頭上，重重拍了兩下，這樣的行為，很能給對方予以鼓勵。胡懷玉問：「一切，都和那隻盒子有關？」

原振俠眉心打結：「可以這樣假設，那盒子被仲文量拋進了海中，從盒子之中，產生一種神異的力量，可以影響生物的生命形式，從現代到古代——」

他說到這裏，停了一停，陳克生失聲道：「那是一種反進化的現象！」

胡懷玉搖頭：「那多不順口，和進化相反的，就是退化現象！」

原振俠忽然感到了一股寒意，因為他又有了進一步的設想，他接道：「是的，退化現象，用『退化現象』這個詞，比『返祖現象』好。這種退化現象，相信一直在海中進行著，只不過沒有人知道而已。」

陳克生支持原振俠的設想：「可能受影響的生物不是很多，幾條魚、幾隻螺……受了影響的生物，如果一直在退化，那麼，鸚鵡螺退化到了菊石之後，還會繼續退化，到最後……到最後……」

原振俠接了下去：「到最後，不論原來是什麼生物，都會退化到最原始的單細胞生物！」

胡懷玉和陳克生都是生物學家，當然知道原振俠的話，不是在開玩笑，因為根據生物學界公認的進化論，任何生物，都是由最簡單的單細胞生物進化而來的，循進化的過程退化回去，唯一的結果，自然也就是變回單細胞生物，不，什至變成原生命質，一些具有生命初級形態的蛋白酶—那是生命的最初形式。

三個人都默然半晌，對這種假設，感到詭異莫名。

好一會，原振俠才道：「生命最初形式在地球上形成至今，不知道過了多少億年，那多少億年，全是生物的進化過程。相信退化過程會快很多，阿三一家，不到一個月，就退化了千萬年。」

胡懷玉的聲音帶著興奮：「如果他們不死，再退化下去，會變成——」

陳克生沉聲道：「根據進化的程序相反進行，下一步，一定是猿人。」

假設已經相當完整：那盒子，有一種力量，能使生命形式，迅速退化！

那來自無常鬼的盒子，當無常鬼賜給姚正年的時候，是為了滿足他追求異術的願望，能夠影響改變生命的形式，自然也是「異術」之一。

和能使生命形式退化的這種驚人的能力相比較，使一個人能生育或者失去生育力量，實在太簡單了！

三個人都像有一塊重鉛壓在心頭上——他們達成的假設，已經初步使事情從撲朔迷離的境地之中脫困而出，因為他們肯定了那隻盒子有改變生命形式的奇異能力。

而這種能力，可以用一種極簡單的方法進行，姚正年沒有把這個方法記下來，那自然是他的「私心」，他自己掌握了這個能力，就不想別人知道。這也是中國的社會傳統，對於一些秘技之類的能力，有傳子不傳婿的措施，以保守秘密。

還有一點他們可以肯定的是：所謂「仙音」，並不是真的有聲音發出。當姚正年聽到「仙音」的時候，仲文量就沒有聽到。由此可知，所謂「仙音」，只是一種訊息，刺激了姚正年的腦部活動，使他聽到了聲音而已。

對於這種「聽」到聲音的方式，原振俠再熟悉不過——女巫之王瑪仙，甚至是在幾千里之外，也可以聽到他想念她的聲音！

用同樣的方式，不但可以使人「聽」到聲音，而且可以使人「看」到東西。人的一切感覺，來自腦部活動，只要有訊息可引起腦部活動，就可以有任何感覺，這是不移的事實。

不論是巫術、異術，或是應用科學的方法，都可以達到同樣的目的。

問題是：那隻盒子的力量，是屬於哪一類？是不是真是來自冥界，是黑白無常的不可測的力量？

他們沉默了好一會，胡懷玉才道：「當年，姚仲兩人，遇到的……真是無常鬼嗎？」

原振俠揚了揚眉：「是不是無常鬼，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不管他們遇到的是什麼人，那兩個人有十分超特的異能，能力高強到不可思議，這才重要！」

胡懷玉的身子有點發抖，他用力點著頭，顯然他同意了原振俠的話。陳克生也同意：「是的，是鬼也

好，是神仙也好，是比地球人進步了不知多少的外星高級生物也好，是巫術之祖也好，總之，他們有如此不可異議的強大異能，而且……而且……」

胡懷玉接了上去：「而且可以用那麼簡單的過程，就達到目的……我相信姚正年要令一個不孕的婦女懷孕，可能只要做一個手勢就行了！」

陳克生望向原振俠：「你是醫生，婦女不孕的原因有多少種？」

原振俠用力一揮手：「別和我討論不孕的問題，我學的是實用科學，我不以為我們現在所面對的事，屬於現代實用科學的範圍！」

他在說這幾句話的時候，有若干程度的暴躁，自然是由於他聯想起了許多事，又使他的情緒低落，他所想起的，主要的是想到，在實用科學之外，不知有多麼玄秘奧妙的天地，人類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得窺其中的奧秘！

原振俠來回走了幾步，把那條大石斑，推進了冷藏箱，他的聲音顯得十分疲倦：「如果白天要潛水的話，那麼要多休息才好！」

這一點，胡懷玉和陳克生兩人，都沒有異議，他們都知道，潛水，需要上佳的體力作支持，一個體力不支的人，在水中是極度危險的。

他們回到了船艙中，胡懷玉想也不想，就把三顆安眠藥拋進了口中，在床上躺了下來。

船上有兩個十分舒適的房艙，一個讓給了仲大雅夫婦，另一間他們三個人共用，陳克生和原振俠互望了一眼，原振俠晃了晃一瓶酒：「我用這個！」

陳克生苦笑了一下：「我可以參加！」

原振俠沒有說什麼，只是點了點頭。

他們幾乎不交談，因為在沒有新的發現之前，實在沒有什麼好說的了。

原振俠只是說了幾句：「神奇的巫術，也可以做出這種不可思議的事來！」

陳克生回了一句：「我不認為巫術可以使生物產生退化的現象！」

原振俠已經很有酒意，立時向陳克生狠狠瞪了一眼，嚇得陳克生不敢再對巫術有任何非議，索性兩人都喝起悶酒來。

酒精在人體中多了，自然會昏昏沉沉睡過去。

■ ■ ■

一直到第二天中午，他們才被仲大雅大呼大叫地叫醒，三個人幾乎同時睜開眼來，看到的是一張驚怖

莫名的臉。同時他們也聽到，船上有相當程度的嘈雜之聲。

原振俠首先一躍而起，他頭痛而且暈眩，但這些日子來，他早已習慣了，他喝問：「發生了什麼事！」

仲大雅的回答，更令人莫名其妙：「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這時，外面的嘈雜聲更什，而且還夾雜著一種不知是什麼動物的吼叫聲，忽然，又有一個血流披面的人，出現在艙房門口。

陳克生和胡懷玉的反應，都不如原振俠快。原振俠和那滿面是血的人，打了一個照面，一伸手推開了他，就已經出了船艙。

那種動物的吼叫聲和人聲更雜亂，原振俠循聲奔去，來到了船後的甲板上，才看到了奇景。

他看到很多人，神情驚怖地叫著，而發出可怖的吼叫聲來的，是一隻野山貓——那是一種十分兇猛的野生動物，身體雖然不大，可是牙齒和爪，都銳利之極，是十分兇殘的食肉獸。

在四面全是汪洋大海的一艘船上，如何竟會出現了一頭野山貓？原振俠這時，也沒有時間去想這個問題。他看到的是那麼多男性船員，神情驚怖地退縮著，同時在發出驚叫聲。可是身材健碩的仲夫人曹銀雪，卻手執一根鐵枝，勇敢地面對著那隻野山貓。

仲夫人手中的鐵枝，看來是救火用的鐵釺，原振俠也立即弄清楚了它的來源，就在一旁的艙壁上，掛著救火的工具，仲夫人取走了鐵釺，還有一柄斧頭在。原振俠急步奔向前，取了斧頭在手。

山貓和仲夫人對峙著，相距不過兩公尺，仲夫人十分鎮定，杏眼圓睜，盯著山貓。同時，她把那枝鐵釺，在面前揮來揮去，力道十分強大，鐵釺在揮動之餘，發出「呼呼」的風聲。那頭山貓顯然已被激得暴怒，可是仍然不是很敢向前撲過來。

原振俠持著斧頭，奔了過去，口中叫：「仲夫人，快退後！」

他才叫了一聲，那山貓就發出了一下驚人之極的叫聲，身子凌空彈起，向仲夫人直撲了過來，仲夫人也恰在此時，鐵釺揮出，結結實實，擊中在山貓的身上，打得山貓發出可怕之極的吼叫聲，四爪在半空之中，亂抓亂划。這一擊，曹銀雪女士竟然像是棒球中的「全壘打」一樣，將山貓打得呈拋物線，直飛了出去，飛越了船舷，跌進了海水之中！

山貓跌進了海中，略一掙扎，就浮上了水面來，可是看起來，牠再也沒有能力上船，順著海流，飄了開去。

仲夫人轉過身來，神態優雅，衆人曾看到過她在海中和大魚搏鬥，又目睹她勇退山貓，一時之間，驚呼聲又變成雷動的歡呼聲。

曹銀雪略帶責備的神情道：「船上不應該養那麼可怕的猛獸。」

這時，胡懷玉、陳克生也跌跌撞撞趕到，仲大雅奔了過來，一把將曹銀雪摟在懷中。

跟在他們三人後面的，就是那個血流披面的船員，這時，大家都認出他是船上的廚子。

胡懷玉正在厲聲喝問：「誰在船上養那麼可怕的東西！」

廚子一面抹著面上的血，一面道：「養了好幾年的一隻貓，不知……中了什麼邪，怎麼會變成這樣！」

廚子結結巴巴地說，爲了船上老鼠多，他養了一隻貓，幾年了，忽然貓就「中了邪」！

廚子的話，原振俠、陳克生和胡懷玉三人一聽，就心中雪亮——家貓是由野貓進化而來的，野貓之前，又是野山貓，退化現象在廚子養的那隻貓的身上發生，不是什麼「中了邪」！

他們三人在剎那之間，心頭的駭然，難以形容之至！

船上的一隻貓，突然發生了退化的現象，那也就是說，船上的每一個人，都可能發生同樣的現象！

來自無常鬼的那隻盒子所發出的力量，已經直接影響到了船上！

原振俠首先一揚手：「所有的人，立即撤退，撤退到仲先生的船上去！別收拾物件，立即撤退，這船上有異常的事故發生！」

仲大雅的船，就在旁邊，衆船員一聽，人人神情駭然，立即行動，原振俠並叫：「等人上了船，駛遠開去！」

仲大雅和曹銀雪已問了十七八聲「爲什麼」，原振俠在一片混亂之中，沒有回答，眼看船員已全由小船到了仲大雅的船上，他才道：「兩位最好也離開！」

仲大雅還沒有出聲，曹銀雪已經朗聲道：「哪有臨危而退的道理！」

曹銀雪眞的可以說是女中豪傑，仲大雅也隨即一拍胸口。那廚子在要離去的時候，被陳克生留了十來分鐘，大約前後不到半小時，船上已經只剩下他們五個人了！

陳克生冒了一句話出來：「我想那盒子在船上！」

仲大雅一聽就跳了起來——他對那隻盒子的關心，在任何人之上，他叫：「在哪裡！撈上來了？什麼

時候，誰撈上來的？」

陳克生卻不理他，自顧自道：「廚子剖了那條大魚的一部分來餵貓，那貓就起了變異！」

原振俠和胡懷玉臉色發青，仲大雅沒有參加昨晚的討論，所以不知道他們有了共同的假設。而三人也無法在這時把那盒子有造成「生命退化」的奇異能力這一點假設告訴他。

（這裡的「退化」一詞，是「進化」的相反詞，和一般對退化這個詞的理解，略有不同。）

仲大雅乾著急，無可奈何，全靠曹銀雪緊握住了他的手，他才得以保持鎮定。

陳克生在那廚子離船而去之前，留住了他，和他談了十分鐘左右，已足以知道事情的經過。原來那性子急躁的船員，受了胡懷玉的斥罵，十分不服氣，離開冷藏室之後，大大地發了一頓牢騷，聽到的人很多，廚子也是其中之一。廚子一聽那條魚是大石斑，就想起了自己養的貓，他抱著貓進了冷藏室。

貓一見了那大石斑，就撲了上去，可是那麼大的一條魚，貓也沒有辦法下口，只是又撕又抓，看得廚子大急了一場，才割下了一大塊來，剁碎了餵了貓——那是天才亮的事。

到了中午，廚子才走進廚房，就聽到了一種怪異的吼叫聲，循聲一看，就看到了一頭野山貓，廚子一驚之間，山貓已撲了下來，利爪在他的臉上，劃了一下，幸好他及時遮住了雙眼，雙眼才得以保存。

廚子血流披面走出來，恰好遇上了仲大雅夫婦，那山貓也隨即竄出，仲夫人十分勇敢，揮起了鐵釬，就和山貓對峙起來。

仲大雅一看情形不對，就奔去撞門，叫醒了原振俠他們，接下來的仲夫人勇戰山貓，他們都是目睹的了。

等陳克生匆匆講了經過，原振俠也十分緊張：「你如何肯定盒子在船上？」

陳克生沉聲道：「阿三的一家，接觸到了盒子，才成了原始人，那隻貓，一定也曾接觸過那盒子，所以才成了野山貓的！」

仲大雅又叫：「在哪裡？那盒子在哪裡？」

原振俠、胡懷玉和陳克生三人，竟然在同一時候發出了一下驚呼聲！

這時，並沒有什麼特別的事發生，他們忽然怪叫，自然是同時想到了什麼。確然，他們三人想到的，全是同一件事。

原振俠首先轉向仲大雅，十分堅決地道：「兩位請離船去，不必再涉險了！」

仲大雅用力搔了搔頭，他十分惱怒：「我以爲我們是共同在努力，可是實際上，我根本不知道你們在幹什麼，我絕不離去！」

原振俠望了他片刻，才道：「好，先把我們的設想，告訴你！」

只花了十來分鐘，原振俠就解釋了他們的假設。仲大雅和曹銀雪聽了，都現出了駭異莫名的神情，仲大雅的聲音有點發顫：「那麼……這盒子究竟在……船上何處？」

曹銀雪心思敏捷，她已經想到了：「自然是在那條大魚的肚子裡！」

這一點，正是原振俠他們三人剛才想到的！

仲大雅「呵」地一聲：「漁船沉了之後，盒子跌進海中，大魚吞了盒子下肚，就由一條現代的魚，變成了古代的魚？」

原振俠吸了一口氣：「看來是這樣！」

仲大雅沮喪之至：「那這隻盒子不是我要找的那隻，它不能使我恢復生育能力！」

原振俠再吸了一口氣：「事情隔了這麼多年，盒子又長期浸在海水中，可能已發生了無人能知的變化，總之，我們在處理時要極度小心。我提議，讓我一個人去涉險，旁人不要參加——因爲有可能一和那盒子接近，就會受盒子中魔力的影響，令人產生退化現象！」

他講到這裡，又略頓了一頓，才道：「何必大家一起變成原始人……什至猿人呢？」

原振俠的話，令各人好一會不出聲。

曹銀雪最先打破沉默：「原醫生，你不怕嗎？」

原振俠淡然一笑：「我？我想沒有什麼可怕的！」

仲大雅叫：「你是在自暴自棄！」

原振俠揚眉：「你還有更好的提議嗎？」

曹銀雪笑道：「我看事情沒那麼嚴重，盒子是早已在魚肚中的，我曾和魚纏鬥，我也沒有變成……猿人！」

她在說「猿人」之際，感到事情怪異得難以想像，所以忍不住做了一個鬼臉。

曹銀雪的話提醒了各人，都道：「先去看看情形再說，最多不碰到它！」

原振俠還在堅持：「那隻貓，也不應該有機會碰到在魚肚中的那隻盒子！」

原振俠這時那樣說，自然十分有理，可是一到了冷藏室，看到了那條魚，他就「啊」地一聲，不再堅持了——魚腹中有一個洞，顯然是貓爪抓出來的，情形也已經十分明白了：貓爪抓穿了魚腹，伸了進去，

碰到了盒子，所以生命形式起了變化！

這更可以證明，要接觸到那盒子才會有異變！

胡懷玉已取了鋒利的解剖刀在手，那是製標本用的，一下子剖開了魚肚，一隻正方形的，如香煙盒大小的黑色物件，跌了出來。

胡懷玉一時忘形，俯身想去拾，被陳克生一把拉了開來。一時之間，五個人的眼光盯在地上，看著那隻「盒子」。原振俠首先道：「不知道為什麼要叫它作盒子？」

各人也有同樣的想法，那「盒子」，只是方方扁扁，黑色的一塊東西而已！

仲大雅顯得十分激動，可是曹銀雪緊緊地拉著他，不讓他亂來，原振俠拿起了一隻鉗子，陳克生忙道：「原醫生，小心，或許連間接接觸都不能！」

仲大雅怒叫了起來：「那怎麼樣？難道就一直讓它躺在地上！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定要研究！這盒子，可以雙手接住它，聽到『仙音』，得到異術，這是記載中說得十分明白的！」

原振俠沉聲道：「那是這東西以前的情形，現在，它顯然起了變化！」

仲大雅還是不顧，一下子掙脫了曹銀雪，向前衝了過來，原振俠用力一推，把他推了開去，喝道：「就像是一件精密儀器，損壞了之後，就可能十分危險！」

仲大雅怒吼：「我不怕！我就算變成了原始人，也不要緊，只要能生孩子！」

他說著，又怒吼著，向前撲了過來，原振俠又向他推去，可是這一下，仲大雅像蠻牛一樣，撞了過來，兩人的身子，都晃動了一下，仲大雅趁此機會，向前一撲，身子已壓到了那盒子之上，立時攫了那盒子在手，緊按在他的雙手掌心之中。

他的手掌十分大，那盒子被他的掌心完全遮沒了。剎那之間，人人都震驚莫名，因為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完全無法預料。

只有曹銀雪，神情堅決，緊抿著嘴，並不驚怪，顯然她一下子就下決心，不論在仲大雅的身上發生什麼樣的變化，她都要沉著應變！

仲大雅先是還怕別人來搶奪他手中的盒子，神情緊張，睜了大了眼，可是隨即，他就現出了疑惑的神情來，眼珠亂轉。

他的這種情形，一望而知，他必然是有了感應，也有可能是聽到了「仙音」，各人都踏前了一步，仲大雅這時又閉上了眼睛，眼皮卻在不斷跳動。

所有人之中，最緊張的自然是仲夫人，原振俠心

緒極亂，因為可以肯定，那「盒子」會令仲大雅發生變化，可是卻已經無法挽救了！

前後其實只過了極短的時間，仲大雅大叫了一聲，雙手鬆開，那「盒子」啪地一聲，落到了地上，他人也一挺身，站了起來，身子搖晃不定。

曹銀雪忙過去扶住他，她並不像一般婦女那樣驚惶失措，反倒十分鎮定，也沒有連聲發問，只是扶住了仲大雅，仲大雅在不住喘氣，盯著地上的那黑盒子，忽然又一伸腳，踏住了它，同時，以一種嘶啞的聲音叫：「銀雪，我們走！」

原振俠、胡懷玉和陳克生三人，反倒不如曹銀雪那樣沉得住氣，三人一起叫了起來：「發生了什麼事？」

仲大雅眼珠轉動，他的回答，十分之豈有此理：「那是我自己的事，你們別管！」

胡懷玉大怒：「這像話嗎？」

他說著，就衝過來想推仲大雅——他想推開仲大雅，俯身把那隻盒子拾起來，原振俠看出他有這個意圖，就大叫：「別碰那盒子！」

胡懷玉顯然忘記了碰觸那盒子會產生異變，所以原振俠的一喝，提醒了他。不過實際上，他也根本沒有機會碰到那盒子，因為他才一伸手去推仲大雅，曹銀雪已比他更快出手，一下子把他推跌出了兩步，撞在也向前走來的陳克生身上，將兩個人的去勢一起阻住。

而仲大雅這時，卻已迅速地拾起了那隻盒子來，和曹銀雪一起向外走去。

原振俠在這時，身形一閃，已在他們倆的身邊越了過去，阻住了他們。仲大雅的神情十分緊張，他用力搖著頭：「原醫生，讓我離去，帶著這……東西離去，不會再有人受害！」

原振俠疾聲問：「你受了什麼害？」

仲大雅卻笑了起來，他笑得十分歡暢，一點也不像是做作出來的：「我不算是受害，我沒有受害……我得償所願，可是對別人來說，沒有好處，這東西……這無常鬼給的東西……會為禍人間！」

仲大雅的話，可說是雜亂無章之極，原振俠大喝一聲：「你走是你的事，但要把那東西留下來！」

原振俠已經盯住了仲大雅的手腕，準備他再要延宕的話，就飛腳踢向他的手腕，令得他手中的盒子落下來。可是仲大雅和曹銀雪兩人已開始行動，兩人一側身，向前硬衝了過來。

原振俠自然不能對曹銀雪動手，他就只好後退，他一退，兩人衝得更快，一退一進之間，一下子就到

了甲板上。陳克生和胡懷玉也大聲呼叫著追了上來。

一到了甲板上，原振俠的身手，就有了施展的餘地，他身形一轉，轉到了仲大雅的身邊，不等仲大雅靠曹銀雪來做護身符，就飛起一腳，踢中了仲大雅的手腕。

仲大雅大叫一聲，手向上一揚，手指一鬆，那盒子卻由於原振俠的一腳之力，非但不向下落，反倒向上飛了起來。原振俠一個箭步竄向前，本來，他只要一伸手，就可以把那盒子接在手中，可是他想到自己的手不能碰到那東西，他就略爲猶豫了一下，也就在這時，仲大雅也已一腳踢出，踢向那盒子，把那盒子踢得越出了船舷，等到原振俠衝到船舷時，盒子已經跌入了海中！

原振俠轉過身來，對仲大雅怒目而視，仲大雅嘆了一聲：「原醫生，聽我的話，讓這東西沉在大海之中，別再去打撈它！」

原振俠揮了揮手，胡懷玉和陳克生也到了船舷，胡懷玉一聳身，就想向海中跳去，被陳克生一把拉住，總共只有五個人在船上，可是卻混亂之極——不但是行動混亂，各人的思緒也混亂之極。

原振俠吸了一口氣：「盒子在這裡落水，要找不是難事，別亂來！」

仲大雅陡然用足了氣力叫：「別撈它！」

胡懷玉也大喝：「你滾，滾得越遠越好！」

仲大雅還想說什麼，曹銀雪拉了他一下：「我們走！」

仲大雅一頓足：「我非說不可，你們三個年紀還輕，犯不著，不像我，豁出去了，你們聽我說，別再去打撈那鬼東西了！」

他在這樣叫的時候，額上的青筋都綻了起來，顯然他心中十分著急。曹銀雪柔聲道：「三位，他這樣勸你們，一定有道理，就聽他的吧！」

原振俠立時道：「那麼，就請把道理說出來！」

仲大雅大口喘著氣，一跺腳：「好，告訴你們，我的手，一碰到那東西，就聽到無常鬼的聲音在對我說：你會變，你會變，你最早是什麼樣子，就會變成什麼樣子了！」

仲大雅在那時，確然聽到了這幾句話。仲大雅正如他自己所說，是豁了出去的，他就在心中叫著，抗聲道：「變成什麼樣都不要緊，我只要能有生孩子的能力！」

他又聽到了一些雜亂之極的聲音，然後又聽到了語聲：「生孩子的能力？你當然有！不是每一個人都有生孩子的能力的嗎？不就是這樣使生命延續的嗎？」

就是聽到了這一句話，仲大雅才陡然震動，鬆了手的。

仲大雅瞪大了眼，望著三人：「明白了嗎？我會有生孩子的能力，可是我也會變！我不在乎變，但你們爲什麼也要變成原始人？」

仲大雅說到後來，全身發抖，聲嘶力竭，雙手緊握著拳。原振俠等三人再也想不到會有這樣的情形，一時之間，呆住了說不出話來。

曹銀雪等到仲大雅並不那麼激動了，才道：「我們走吧，聽不聽在他們，你也沒有辦法的！」

曹銀雪走開了幾步，放下了小艇，在這段時間中，仲大雅不斷在說：「聽我的勸！聽我的勸！」

他們上了小艇，發動了引擎，破浪而去，一直等到看不見了，原振俠、陳克生和胡懷玉，仍舊木然而立。陳克生先打破沉默，他問：「仲大雅……他會怎麼樣？」

原振俠在甲板上，隨便找了一個可以坐的所在，坐了下來，雙手抱著頭：「他像阿三的一家一樣，會變成原始人，或許……會變成猿人……一直退化下去！」

胡懷玉的面色發青：「可是，他會有生育的能力，在他的退化過程中，他會有傳宗接代的機會！」

陳克生苦笑：「他那樣追求生育下一代，生命的意義，簡直變得和昆蟲一樣了！」

陳克生說著，也在甲板上坐了下來，又道：「這個過程會有多久？一個月？兩個月？」

沒有人回答他這個問題，過了一會，他才又道：「他……會自殺嗎？」

原振俠和胡懷玉都震動了一下，仍然沒有回答他這個問題。胡懷玉吸了一口氣：「他說手一碰到了盒子，就聽到了無常鬼的聲音，是眞的還是假的？」

原振俠提高了聲音：「他是聽到了聲音，可是那不是無常鬼的聲音！」

胡懷玉和陳克生一起向他望來，原振俠又重複了一遍：「不是無常鬼的聲音。」

又維持了半分鐘的沉默，原振俠才進一步解釋：「姚正年和仲文量兩人遇到的，根本不是什麼無常鬼，只是兩個有異能的……」

他一時之間，下不了結論，又想了一會，才道：「我願意相信是外星人！」

胡懷玉和陳克生都沒有意見，視線不約而同，望向海面——照說，那盒子一落進了海中，他們就應該立即下海去打撈才是，可是他們不約而同，都不願提

起這件事來，都不想展開行動！

那是由於他們心目中，都感到一定程度的恐懼——那東西太不可測了，會帶來的後果，也太可怕了，所以自然而然，想逃避而不去想它！

但是，他們必須面對問題，不能一直逃避下去的！這時，陳克生又問：「我們是不是……下海把那東西……撈起來？還是聽仲大雅的勸？」

胡懷玉喘了幾口氣：「當然要撈！」

原振俠道：「絕不能用手去碰那東西！」

他這樣說，那也是同意去打撈的了。三人一起站了起來，佩上了潛水設備。他們是眼看著盒子跌落海水的，可是當他們潛下水去之後，發現在海水下面，有一股暗流，而且海底有十分鬆散的沙，海沙分明在以相當高的速度在移動，看起來，要找到那盒子，不是容易的事！

一直到了天色黑了下來，他們仍然沒有找到，三個人都很沮喪，回到了船上之後，胡亂吃了些東西，三個人都悶悶地喝著酒。

天黑之後，海面上泛起了很濃的霧，原振俠想起在南中國海上尋找愛神的情形，想起瑪仙被愛神帶走，更是悵然，望著濃霧發怔。

陳克生和胡懷玉，在午夜時分，也上了甲板，三個人都有了一定程度的酒意，他們都不出聲，因爲整件事，都無從討論起，那隻盒子，可能永遠也找不到了！

原振俠拿起酒瓶來，又想斟酒，才發現瓶子已經空了，他站了起來，用力一揮手臂，把空瓶向海中拋了出去！

怪事就在那一剎間發生，瓶子還沒有落海，在前面從濃霧之中，突然閃起了一陣螢光，弱熒熒的，不是很明亮，可是清清楚楚，看到了兩個人影，那兩個人影，都戴著高高的圓筒形的高帽，朦朦朧朧，若隱若現，叫人一看就聯想到了傳說中的無常鬼！

原振俠和胡懷玉、陳克生，自然而然，發出了一下沒有意義的叫聲，剛才他們都看得十分清楚，那兩個人，是從海水中冉冉升起來的。

他們三人一發出叫聲，本來還一直在上升的那兩個人就停在海面不動，身子略轉了一轉，像是在轉得面向他們。胡懷玉這時，忽然神經質地叫了起來：「我要異術，我要會各種異術，請賜我能力！」

原振俠的思緒，也紊亂之極，可是他至少還有足夠的清醒，他向胡懷玉喝道：「你是生物學家，要異術有什麼用？」

胡懷玉的情形更駭人，他向前疾衝了出去，原振

俠一把沒拉住他，眼看他就要躍下海去了，忽然，那兩個人向船移來，胡懷玉也像是被一股大力逼住了一樣，無法再向前去，他不住喘著氣，眼睜得老大。

那兩個人來到了離船首約有五公尺處停住，距離已然很近，可是看上去，仍然若隱若現，看不很真切。兩個人之中的一個，揚起手來，他的手中，赫然拿著那隻黑色的盒子！

同時，三個人聽到了「無常鬼」的聲音：「這東西已經損壞了，一時之間，也難以修好，我們也沒有第二個，所以不能應你所請了！」

胡懷玉在狂叫的時候，顯然想不到會有回答，所以他一下子張大了口，出不了聲。原振俠急叫：「你們是什麼人？來自何處？」

那兩個人也不知道是哪一個在說話：「我們是什麼人，來自何處，你無法理解！」

原振俠沉聲道：「不見得，我的靈魂，曾經去過幽靈星座，不像你想像中那麼無知。」

那兩個人發出了一陣十分古怪的聲音，又急又快，像是他們在自己互相商量。過了足有半分鐘之久，才聽得他們道：「你的經歷很奇特，不錯，我們來自浩淼的宇宙的某一處。又來到地球，目的是爲了取回這東西，這東西損壞了之後，會發射一種對地球生命有害的訊號。」

三個人一起叫了起來：「使生命退化！」

那兩個人道：「是，能使細胞的活動退化，使生物回到古老的生命形式。」

原振俠疾聲問：「訊號，什麼性質的訊號？」

那兩個人的身子又轉動了一下，語氣十分奇怪：「你對自己的身體結構完全不了解？」

原振俠悶哼了一聲：「我是一個醫生，對人體的結構有專門的知識！」

那兩個人又「嘰咕」了一陣，才道：「那麼你自然知道，你身體的組成單位是細胞，細胞的中心部分是細胞核——」他們在說到「細胞」和「細胞核」這樣的專門名詞時，說得十分慢，聲音也十分清晰，像是怕原振俠聽不懂，原振俠悶哼了一聲，表示不滿，可是他卻不免吃驚！

那兩個人繼續道：「細胞核之中，有一種叫『脫氧核糖核酸』的東西——」

原振俠搶白一句：「我知道，那東西簡稱 DNA！」

那兩個人「啊」地一聲：「地球上的一切生物和生命形式，都取決於胞核之中 DNA 中所藏的一串密碼，那是生命的密碼！」

原振俠屏住了氣，陳克生和胡懷玉都發出了低呼聲，在這之前，他們的討論，曾經涉及過生命密碼。DNA中的密碼，決定生物的生命形式，生命密碼是遺傳的，在生命的生長過程之中，不斷的釋放密碼，就是這種生物的生命程序。

現在，那兩個人也提及了生命密碼。

原振俠的聲音乾澀：「請繼續說。」

那兩個人的聲音聽來很高興：「啊，你能明白，你怎麼能明白？」

原振俠苦笑：「你們上次來，到現在，已近三百年了，地球人不是沒有進步的！」

那兩人遲疑了一下：「可是，剛才還是有人向我們作……擁有異術的要求！」

原振俠向胡懷玉瞪了一眼，胡懷玉面有慚色，咕噥着解釋了幾句。那兩人又自己交談了幾句，才又道：「DNA接受訊息而活動，傳遞訊息的東西，叫作核糖核酸——RNA。RNA向DNA發出生命密碼的訊息，我們所說的就是這個訊息。」

一直到那時為止，這兩人所說的，已經在人類的科學研究範圍之內了，所以三人都能理解。

那兩人再說下去的話，原振俠等三人，聽來就有點不可思議了，他們說：「如果利用和生物電相類似的能量，替代RNA的傳訊工作，那麼，就會使DNA錯誤地接受指令，發出錯誤的生命密碼——」

原振俠吃驚道：「你手中的那東西，就能發出這種能量？使生物回到古代去？」

那兩個人道：「本來，這種能量的發放是受控制的，但由於它損壞了，不受控制了，所以才會這樣，就像……你們使用的電器漏了電一樣。」

原振俠等三人互望著，神情苦澀，原振俠問：「你們這東西原來的用途是——」

那兩人笑了一下：「只是一件小玩意，能聚集人……你們無法聚集的許多力量，造成種種的現象，通過它來聚集力量，只要人腦部活動產生的微弱生物電，就可以達到目的了！」

胡懷玉失聲道：「只要想，就什麼都可以做得到！」

那兩人道：「也不是什麼都做得到，可以做到若干事，當然，這種情形，你們很難想像——」

原振俠冷冷地道：「很可以想像，和巫術一樣，聚集力量來做一些事，許多地球人都會。」

那兩個人呆了片刻，又「嘰咕」了好一會。原振俠道：「有一個人，他會變成原始人，有沒有辦法使他免此厄難？你們能救他？」

那兩個人卻並沒有回答原振俠這個問題，忽然道：「我們要離去了，你——」

兩個人一起伸手，向原振俠指了一指：「我們會再來找你，有些事要問你。」

原振俠聽了，並不在意，他知道，外星生物對時間的觀念，和地球人不一樣，像這兩個，一來一去，就隔了近三百年，誰知道他們說的「再來」是什麼時候！他只是隨口道：「請便！」

那兩個人的身子，晃動了一下，在他們晃動的時候，閃起一蓬螢光，映得漆黑的海面上，閃起眩目的光亮，然後，三人眼前一黑，那兩個人已經消失了。

過了好久，胡懷玉才苦笑：「我一定很丟臉，使他們認為地球人一直沒有進步過！」

陳克生喃喃地在唸著：「DNA……R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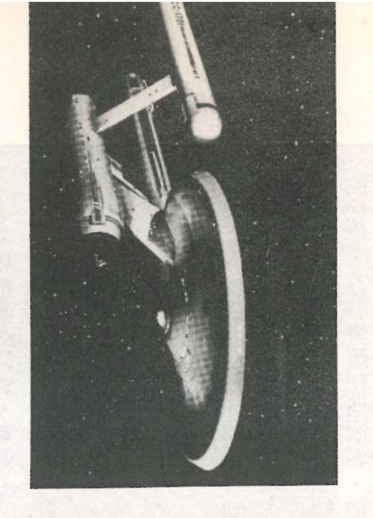
原振俠發出了一下長嘆聲，大海黝黑，就像他的心情一樣，那兩個人看來外形真有點像無常鬼——更重要的是，他們確然掌握了地球生物的生命奧秘！

（全文完）

星艦奇航記

過去、現在及未來〔中〕

［科幻影話］
◎呂堅平　葉李華　合著



星際之旅

「星艦奇航記」電視影集當年播映了三季（美國電視影集的播映季是九月至六月，夏季期間不播新片），總共播出七十八集，如果把頭一次試映被拒絕的「籠」也計算在內，則共計七十九集。爲這七十九集執筆編寫劇本的除了羅丹貝利本人之外，不乏科幻小說名家，如史特謹（Theodore Sturgeon）、艾利生（Harlan Ellison）等。史特謹撰寫的「永恆的邊城」（請參看後面的介紹）許多人認爲是「星」劇中最好的一集，該集並曾贏得一九六八年國際科幻雨果獎。

星艦企業號在這七十九集中的各種奇遇，都一一記錄在艦長的航行日誌之中，下面我們概略介紹一下企業號的幾次奇航記。

企業號「航行日誌」（西元2207～2212年）摘錄

撰寫航行日誌須知：

1.由艦長或艦長職務代理人口述

2.在高速航行的星艦上，由於相對論效應，時間受速度及位置的影響不可忽略。爲求一致性，本日誌一律採用混合日期、時刻、速度以及位置的「星曆」（Stardate）。

3.記載務必詳實、客觀。

4.航程結束後，交任務考評委員會以及艦隊資訊中心存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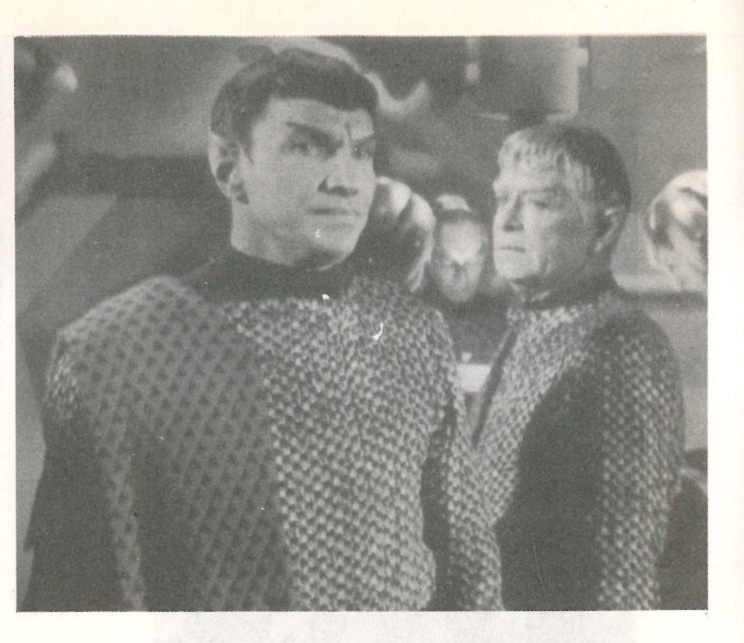
1.心魔（The Enemy Within）

日期：星曆1682・1。企業號環繞著阿爾發一七七號行星運行時，由於艦上裝載了一種特殊的磁性礦石，使傳送裝置暫時發生了故障。後來經史考特的檢修，沒有發現任何問題，所以他們將寇克艦長從星球上傳送上來。但當他們離開傳送室後，另外一個寇克卻成形了。原來故障的傳送裝置將寇克分成兩個人，每個人在生理上是完整的，但是心智上和感情上卻是不健全的。「好」的寇克富同情心、聰明而且愼重。「壞」的寇克則殘暴、邪惡，而且衝動。

過了一會兒，一隻動物傳送上來，也分成了兩隻。當勤務蘭德控告寇克企圖非禮時，史波克很快就猜到同樣的事也發生在寇克的身上。他們必須立刻將傳送裝置修好，不然蘇魯所領導的登陸小組將會凍死於星球表面。奇怪的是，好的寇克根本無法下達任何命令，原來寇克性格中果斷、勇敢的成分竟然是在壞的寇克身上。同時，兩者都無法單獨生存，缺少了另一半，都會衰竭而死。在史考特暫時修好傳送裝置後，他們抓到壞寇克，將兩人傳送下去、再傳送上來，把兩人變回同一個人，恢復正常的寇克立即下令拯救受困的登陸小組。

2.太空追逐戰（Balance of Terror）

日期：星曆1709・1。企業號正在羅姆蘭中立區巡邏。這一帶是星聯與羅姆蘭帝國的交界處。正當寇克爲一對船員證婚時，一個地球的前哨基地發佈受到羅姆蘭人攻擊的消息。寇克從螢幕目睹基地遭到摧毀，但是卻愛莫能助。寇克推斷羅姆蘭人已經發明了能使艦身隱形的技術，決定追上逞兇的羅姆蘭隱形艦，並予以摧毀。經過一番纏鬥，兩艦各有損傷。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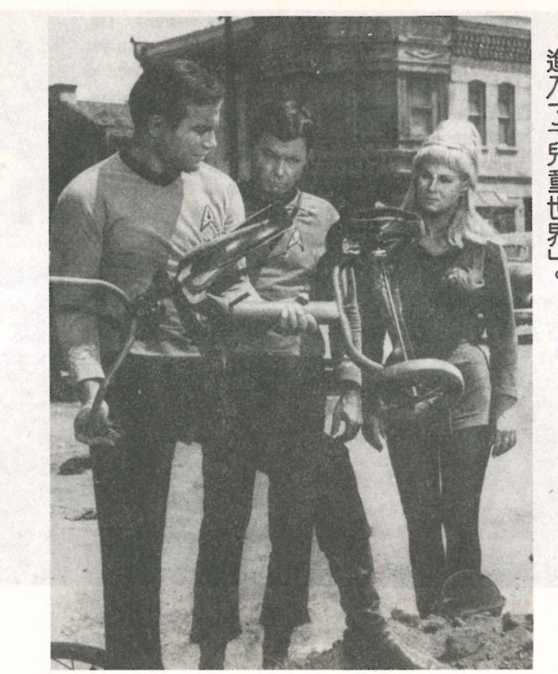
⊙和企業號進行「太空追逐戰」的羅姆蘭戰艦指揮官。

後在關鍵時刻，兩艦對峙，彼此都在尋找機會給對方致命的一擊。羅姆蘭戰艦自恃能隱形，大膽地停在企業號附近，準備現身攻擊企業號（隱形戰艦隱形時，既不能開火，也不能啓動防護罩）。就在這個時候，寇克發現正前方遠處星光有些扭曲，因此推斷隱形戰艦就在前面，立刻下令猛攻。隱形戰艦受到重創，艦長不願投降，在自毀前他對寇克說：「在不同場合中我將稱呼你爲朋友。」寇克對這位難纏的敵人也頗有惺惺相惜之意，但也只能看著他的座艦消失在一團火光之中。

3.兒童世界（Miri）

日期：星曆2713・5。企業號發現一個像極了地球的行星。登陸小組在這個星球上找到一個城市廢墟，並且發現所有的生還者全是小孩。原來在幾世紀以前，這個星球上的科學家曾經成功的找到延長青春的方法，但是卻附帶引發一場可怕的傳染病，使所有成年人因瘋狂及肌肉扭曲而死。孩子們只是暫時不受影響，一旦他們在較慢的新陳代謝之下逐漸成長，還是會死於同樣的病症。除了史波克之外，包括寇克在內的登陸小組全員也都感染到這個疾病，麥考伊必須在他們發狂之前找到解藥。然而該星球的孩子們不相信所有的大人，他們想盡辦法折磨患病的寇克一行人，除了偷走通話器材之外，還綁架了勤務兵蘭德。後來，孩子中一名叫米莉的女孩適時伸出了援手。原先她也參與了折磨寇克的行列，後來當同伴發現她已

經快變成大人時，就宣佈不再當她爲玩伴了。必須對童年說再見的她，終於嘗到了成長的滋味。在她的幫助之下，登陸小組找回了通話器，並且救回蘭德。最後，麥考伊成功的合成實驗性的解藥。他先以自己當實驗品，試用成功後，也用在其他人的身上，拯救了同袍以及星球上的年輕居民。



⊙寇克、麥考伊和勤務兵蘭德進入了「兒童世界」。

4.永恆的邊城(The City on the Edge of Forever)

日期：星曆3134．0。麥考伊醫生爲意外受傷的蘇魯動完手術之後，不小心把某種藥物注射到自己的身上，導致精神恍惚。迷迷糊糊之中，他把自己傳送到下面的星球。該星球最近出現時光渦流，企業號正準備前往勘查。寇克與史波克率領登陸小組到該星球尋找麥考伊途中，發現稱爲「永恆守護神」的活機器。先前麥考伊跳入機器的入口，進入了地球的過去。由於他在那裡做了某件事，改變了歷史，使得企業號突然消失。爲了使一切恢復正常，寇克和史波克也跳入這個機器中，到達經濟大恐慌時代的紐約。在那裡寇克結識了美麗而且積極進取的社會工作者—艾蒂絲，並且雙雙陷入情網。史波克利用當時的器材製作可以檢視未來重大歷史事件的機器。從機器的影片中發現，艾蒂絲有兩種可能的未來：一是領導和平反戰運動，延緩美國參與二次世界大戰的時間，使希特勒有機會贏得這一場戰爭；二是死於車禍。她是決定寇克和史波克所生存的時代存在與否的關鍵人物。爲了使歷史循著原來的軌道進行，艾蒂絲必須死於車禍。在一次機會中，艾蒂絲與寇克隔街相逢，艾蒂絲高興的準備過街，沒有注意到正有一輛汽車疾駛而來。就在這個時候，麥考伊來到，打算上前搶救。寇克做

出了痛苦的抉擇，及時阻止麥考伊的行動。最後他們回到原來的時空，發現一切完好如初，只有寇克無法抹除內心的歉疚和思念。

5.世紀禍根(Space Se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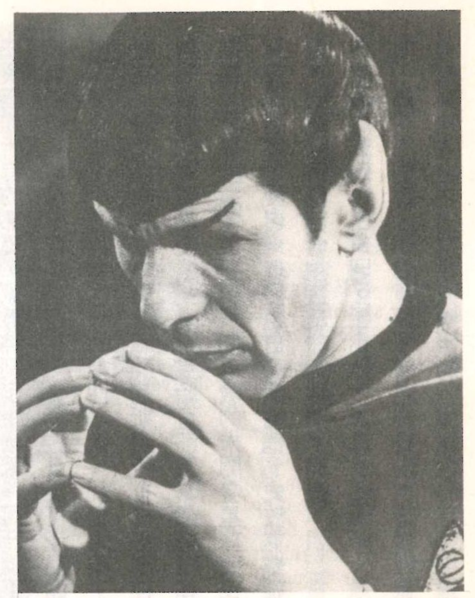
日期：星曆3141．9。企業號發現一艘屬於廿世紀末期的太空船，所有船員都處於冬眠狀態。企業號船員將他們的首領「可汗」帶回，並且喚醒他。船上的歷史學家瑪拉對這個人頗爲著迷。他屬於一九九〇年代人工培育出來的人種，最富活力，也最危險，曾經以極權統治四分之一的地球。藉助於瑪拉，可汗喚醒他所有的部屬，並且控制了企業號。可汗瞧不起企業號的船員，特別是寇克。當瑪拉發現可汗顯露出「順我者生，逆我者亡」的本性之後，就冒險救了寇克。寇克獲救後立刻施放麻醉瓦斯到所有被可汗控制的區域，而重掌企業號。寇克給可汗及其部屬兩種選擇，一是就逮，二是到一個危險的未開發星球殖民。可汗選擇了後者，瑪拉也自願跟隨他。史波克懷疑企業號這樣做是否會在這星球上種下了禍根。

6.諸神的黃昏(Who Mourns for Adonais?)

日期：星曆3468．1。在波勒四號行星附近，企業號被突然出現在太空中的一隻綠色的巨大手掌抓住而動彈不得。過了一會兒，一個完整的人形出現了，但他並非血肉之軀，而是完全由能量所構成的形體。他自稱是諸神中的阿波羅，屬於一個太空旅行集團。他們曾經造訪過地球，居住於奧林帕斯山，爲人類的祖先供奉爲神祇。後來這個集團只留下阿波羅一人。他把企業號的船員稱作他的「子民」，要求「子民」們留在波勒四號上供奉他。同時他也與船員中的卡洛琳一見鍾情，一再向她表示愛意。有意於卡洛琳的史考特反對阿波羅，阿波羅就從手掌中射出雷電，造成暴風雨捲起史考特。這位「神」也展示了他其他方面的能力，包括能隨意改變自己的大小。寇克對卡洛琳說：「拒絕他，不然妳會害我們都成爲奴隸！」經過一番內心交戰之後，卡洛琳拒絕了阿波羅的求愛。這時，寇克下令企業號以光束砲摧毀阿波羅的神殿。阿波羅頓時失去了神力，原來神殿是其神力的供應站。看到了自己同時失去了子民的供奉和愛情，阿波羅決定中止他自己的物理存在，追隨其他的諸神而去。

7.蘋果的滋味(The Apple)

日期：星曆3715．0。企業號的登陸小組在伽瑪六號行星上發現了宛如天堂般的樂園，但是他們



⊙沈思中的史波克。他是在思考「蘋果的滋味」嗎？

後來發現這裡有有毒的植物、爆炸的岩石以及非常危險的氣候。相反的，該星球的居民卻非常溫和天真，像小孩子一樣，他們自稱「范爾的飼主」。「范爾」是很久以前不明生物建造的電腦，藉轉化居民提供的食物而繼續運作。范爾保護他們，使他們沒有疾病死亡，充滿和諧幸福，但也相對的沒有任何成長。後來范爾也把企業號當作食物，不斷抽取其能源。寇克下令在范爾抽光企業號所有能源之前，將其摧毀。為此史波克與寇克起了爭論：破壞這一羣居民賴以維生的電腦，是否違反「最高指導原則」？寇克和麥考伊都認為這羣人根本不是在生活，而是處於停滯狀態，所以「最高指導原則」不適用，況且破壞了范爾之後，將會給他們帶來活力與成長。史波克則提醒他們伊甸園的教訓：吃了蘋果就注定要失去樂園。經過一場激戰之後，企業號摧毀了「范爾」，迫使原本無憂無慮的居民吃下了「蘋果」。然而沒人知道這對他們而言，究竟是祝福還是咒詛。

8.天堂症候群（The Paradise Syndrome）

日期：星曆4842・6。寇克、史波克和麥考伊在一個極像地球的美麗星球登陸。這個星球正面臨與一顆巨大流星相撞的威脅。登陸不久，他們發現一個村莊，住著一群像是美國印第安人，且十分友善的土著。村莊附近有一座金字塔，上面刻滿了難解的文字。當寇克進行檢查時，不小心掉進暗門，並在一束光照射之下失去了知覺。史波克和麥考伊想盡辦法尋找寇克的下落，但都徒勞無功，只好回到企業號準備摧毀流星。不久寇克清醒過來，但失去了部分記憶。後來土著們目睹他從金字塔的暗門中走出來，以為預言中的救世主出現了，紛紛奉他為神明。企業號無法擊毀過於龐大的流星，而且引擎也受損了，只好轉過頭跟隨以次光速衝向星球的流星，此時估計離相撞時間不過幾個月。在這段時間中，改名為寇拉克的寇克與美麗的土著公主相戀，並且成婚，過著天堂般的生活。史波克在重要關頭解讀出金字塔上的文字，原來土著的祖先來自別的星球，他們早就推算出今日的危機，因此在金字塔中安裝了威力強大的偏向器，這個秘密後來失傳了，子孫們只保留了對金字塔的敬畏和期待。流星越來越近了，行星本身也因為引力關係而地動山搖。土著們央求成為大巫師寇拉克的寇克作法拯救他們，但是寇克根本不知如何是好。憤怒的族人要丟石頭打死寇克夫婦，就在這個時候，偏向器發揮了作用，將流星推開，解除了危機，寇克也恢復了記憶。然而他那懷孕的妻子卻遭石擊而死，那短暫的天堂時光一下子成了寇克最沈痛的回憶。

9.艙外有藍天（For The World Is Hollow, and I Have Touched The Sky）

日期：星曆5476・3。企業號遇到一顆小行星，上面住有一族人。事實上，這顆小行星是一艘巨大的太空船，現在正航行在將與一顆星聯行星相撞的軌道上。知道自己罹患絕症的麥考伊堅持加入登陸該



⊙麥考伊給寇克打針就能治好他的「天堂症候群」嗎？

小行星的行列。登陸小組發現小行星的居民由一個複雜的電腦—歐洛卡—統治。歐洛卡的程式設計是要將居民們帶到某一個地方，而在到達目的地之前，不能讓居民知道眞相。但大概是程式某部分出了問題，歐洛卡面對即將來臨的危機，竟不知道如何處理。寇克和史波克決定動手修改程式。

這個時候，麥考伊愛上了娜蒂拉—歐洛卡的女祭司。她也希望嫁給麥考伊，但條件是麥考伊必須留在小行星，並且遵從歐洛卡的旨意。這使麥考伊十分爲難。後來寇克和史波克突破歐洛卡的防衛，進入系統中修改其程式，終於使得小行星逃過一劫。同時他們也發現，歐洛卡記憶庫中存有先進醫學知識，其中更包含治癒麥考伊絕症的藥方。娜蒂拉了解，雖然她深愛著麥考伊，但是他還是應該回到他的伙伴當中。寇克答應麥考伊，當小行星到達終點時，企業號會帶著他在那裡歡迎娜蒂拉及其人民。

外星姓名的翻譯規則

0.通規：

一律使用星際聯邦官方語文—英文音譯。

1.瓦肯人(Vulcan)：

瓦肯人僅有名字，沒有姓氏，因此僅譯成一個英文單字。不分男女，一律以S開頭，以K結尾。

範例：史波克—Spock

賽波克—Sybok（史波克的哥哥）

沙瑞克—Sarek（史波克的父親）

莎維可—Saavik（星際艦隊的瓦肯女軍官）

蘇拉格—Surak（瓦肯歷史上的至聖先師）

2.克林貢人(Klingon)：

克林貢人亦只有名字而無姓氏，所以也只譯成一個英文單字。男性絕大多數以K開頭，如〈石破天驚〉事件中的柯魯奇(Kruge)，〈終極先鋒〉事件中的柯郝得(Korrd)以及企業號早期所接觸的克林貢指揮官Kor, Kras, Koloth, Kang, Kahless等等，唯一的例外是第二代企業號上的渥夫中尉(Worf)。

3.羅姆蘭人(Romulan)：

羅姆蘭人的姓名則與地球英語系民族較爲接近，姓氏通常爲單音，如Tal, Dar，名字則類似於普通英文名。

企業號的再出發

——從電視到電影

廿世紀的十年後

歡迎企業號太空梭加入我們的行列

聽到第一艘太空梭正式命名爲「企業號」

派拉蒙公司與千千萬萬的星迷都非常興奮

科幻故事又再一次夢想成眞

星艦企業號亦將在近期內再度出航

與企業號太空梭一起進行太空探險

請您拭目以待

一部超級鉅片—星艦迷航記

即將要與全世界的星迷見面

這是西元一九七六年九月廿一日，美國派拉蒙電影公司在紐約時報上刊登的全版廣告，正式宣佈要將企業號從電視螢光幕搬上大銀幕，而且將是一個百萬美金的大製作，這個消息立刻引起了無數星迷的熱烈關切。不過好事總是多磨，「星艦奇航」的製作群却又因為種種原因，始終在電影與電視續集間猶豫不決，讓全球上億的星迷都望眼欲穿。結果千呼萬喚始出來，一直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才終於在電影院的銀幕上重見了久違的企業號，「星艦奇航」的電影系列於焉誕生。

廿三世紀的十年後

西元2212年，企業號為期五年的探險任務圓滿結束，老戰友們也就從此各奔前程。一轉眼，十年就過去了。寇克艦長因為領導企業號立了大功，很快就晉昇為星際艦隊的將軍；史波克則離開了艦隊，回到瓦肯星閉關修鍊，試圖把自己內部最後的矛盾化解，把來自母系的殘存人性完全根除；老骨頭麥考伊也因為個性的關係，早就無心在官僚的星際艦隊中求發展；而四大護法—史考特、蘇魯、契可夫與烏乎拉，也都各有各的出路。昔日企業號的光榮歷史，似乎是不可能再有重現的機會了……

不過，這些年來，寇克却始終沒有死心……

已經當上將軍的寇克，雖不一定權大却也總算位尊，所以當然輪不到身先士卒的太空探險任務了。但是，身為一個天生的鬥士，要他每天坐辦公桌處理公文，在這個廣大的官僚體系中尸位素餐，對於全身充滿冒險細胞的寇克來說，簡直就比坐牢還要痛苦難過。這幾年以來，他愈來愈厭倦這種生活，一直都想找機會重整原班人馬，再度領導企業號到銀河深處進行星際探險。因為唯有在企業號的艦橋上，寇克才能眞正感到生命的意義與存在的價值。

十年都過去了，重返企業號的希望似乎愈來愈渺茫。然而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一個期待多年的機會終於出現了……

I 星艦迷航記

寇克將軍，歡迎您重返企業號！

一團碩大無朋的高能離子雲，在遙遠而神秘的太空中迅疾地飄移。這團能量雲具有無堅不摧的威力，足以毀滅宇宙間任何物質結構。在它所劃過的軌跡上，早已有好幾艘分屬銀河三大勢力的星艦遇難了……

地球—銀河系星球聯邦的重鎮，星際艦隊總部的所在地。在位於北美洲舊金山灣的艦隊總部辦公室



⊙在「星艦迷航記」中，光頭美女伊莉雅帶著衆人去和「威者」見面。

中，寇克將軍正像往常一樣百無聊賴無所事事，突然間却接到了一個再好不過的命令——「檢視企業號，準備執行緊急任務」。原來地球的防衛體系已經發現了那團高能離子雲，而且偵測出它正對準地球飛來。寇克將軍的任務，就是要趕在它到達地球之前，率領企業號先迎上去一探究竟。

闊別了將近十年，當寇克重新登上企業號時，內心的興奮與激動眞是難以形容。可是當他隨著現任的艦長迪卡檢閱過了人員與裝備之後，却又不禁興起不少陌生的感覺。因為經過這些年來的不斷改良，企業號的功能與威力都增強了許多，但也因而使得前任的艦長寇克將軍有點摸不著頭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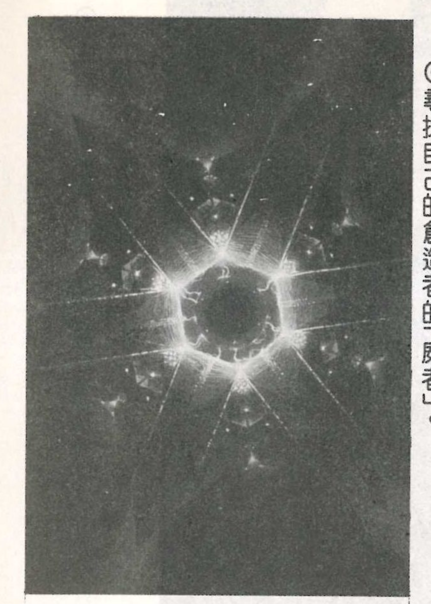
不過還好的是，接下來馬上就有很大的驚喜沖淡了這份陌生感—神通廣大的寇克竟然在短時間之內幾乎把老戰友都找齊了！例外的只有史波克先生，他因為正在瓦肯星進行高深的修鍊，所以沒有辦法趕來，成了這次任務的唯一遺憾。

由於寇克是星際艦隊的高級長官，所以在出發之後，迪卡艦長只好很不情願地暫時交出指揮權。一開始的時候，兩位新舊艦長之間難免有些成見與摩擦，但漸漸地就因為相互了解而變得惺惺相惜。寇克發現迪卡的確是個優秀稱職的好艦長，而迪卡也開始眞正

地把寇克敬作父執。原來迪卡的父親也曾做過寇克的部下，後來却不幸在「末日武器」那個事件中英勇犧牲了。

企業號上的新面孔，除了迪卡艦長之外，還有一位美麗的女領航員伊莉雅。雖然她是德羅坦星人，但除了沒有頭髮之外，却是地球人眼中的標準美女，連迪卡艦長都曾與她有過一段羅曼史。

在迎向能量雲的途中，企業號突然發生嚴重故障，不得不把速度減慢下來。沒想到此時史波克却意外地出現了，使得所有的老戰友全都興奮不已。原來史波克還是沒有通過最後的考驗，他體內深藏的人性仍然無法根除。當史波克面對現實，完全想通之後，



⊙尋找自己的創造者的「威者」。

便決定還是回到星際艦隊來繼續服役。

不過，在精通心理學而洞悉人性的麥考伊眼中，却已經看出了寇克與史波克的複雜心情。他感覺到他們最關心的似乎並不是這次的任務，而是重返企業號的成就感。

由於史波克的高超能力，很快就幫史考特等人排除了一切故障，使得企業號能及時迎上那團能量雲。不料正當穿進雲層時，伊莉雅却突然被一種不知名的力量擄走，然後却又傳送回來了一個與她一模一樣的複製人。據這個複製的伊莉雅說，她是那團雲派來作為雙方溝通的媒介。原來這團雲竟然是個有智慧的個體！它透過假伊莉雅，宣稱自己的名字叫「威者」(V'ger)，正要航向地球去尋找自己的創造者，並且還要試圖與創造者結合。接著假伊莉雅又不顧眾人的疑惑，反而開始詢問有關企業號的問題。因為過去與伊莉雅的一段淵源，迪卡便理所當然地負責與這位假伊莉雅溝通；他還不時地利用這種特殊關係，試著向她套取更多威者的情報。

當這團能量雲還剩幾個小時就要到達地球時，史波克擅自偷了一艘小型太空梭，單槍匹馬地駛向雲層內部，試著用瓦肯人的心靈感應術與它溝通。結果史波克發現威者竟然是部活機器，它的故鄉在銀河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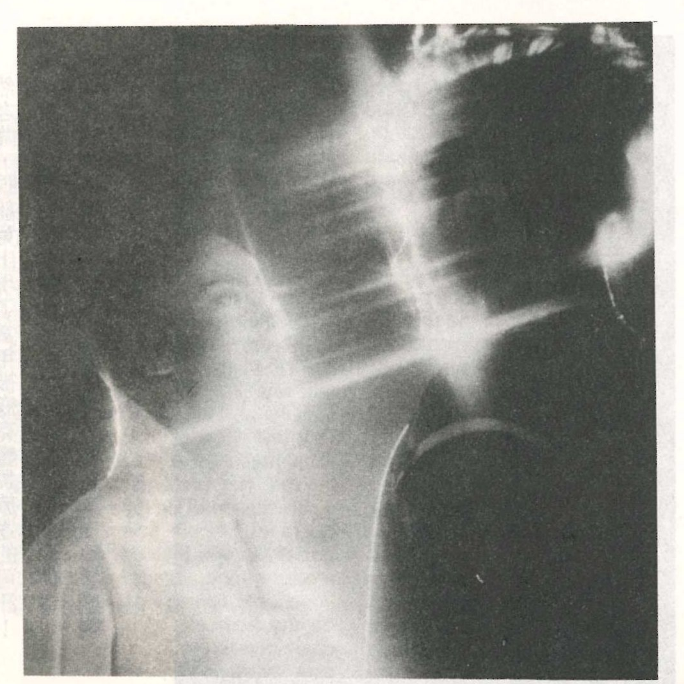
另外一端，是一個全部由機器人統治的星球。

雖然威者具有無比強大的威力，却與人類一樣有個始終無法解開的謎──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從何而來？但史波克不能了解的是，它為什麼要到地球去尋找答案？

因為無法阻止威者，企業號只好隨著它一起航向地球。到達地球之後，威者立刻開始用各種訊號呼喚它的創造者，結果當然是得不到回音。但又不知是什麼緣故，威者却認為這全是地球上的「碳基生命」干擾所致，因此決定要把所有的生物全部消滅！

好在寇克急中生智，騙假伊莉雅說創造者必須先與威者面對面接觸，然後才肯回答它的問題。假伊莉雅信以為真，便帶領寇克、史波克、麥考伊與迪卡一起走向能量雲的核心。沒想到却發現裡面只有一艘老式的太空船──三世紀前從地球發射的「航海家二號」(Voyager II)。原來它在飛過了那個機器人的世界之後，被改造成一部有智慧與意識的機器，然後又繼續執行人類在三百年前賦予它的原始命令──「搜集一切資料並立刻傳回地球」。

真相大白之後，威者却又提出一個更驚人的要求，它說它想要真正地擁抱自己的創造者──人類。於是迪卡艦長自告奮勇，在一片奇異耀眼的光芒中，



⊙外星女人伊莉雅、地球男人迪卡和活機器「威者」結合成一體！

與威者以及複製的伊莉雅結合成一體。威者融合了迪卡與伊莉雅的人性，變成一種嶄新的生命形態，心滿意足地離開地球，繼續它無盡的宇宙探險。地球的危機也就此化解。

Ⅱ星戰大怒吼

我是你最忠誠的朋友，永遠都是你的……最好的朋友……

在企業號艦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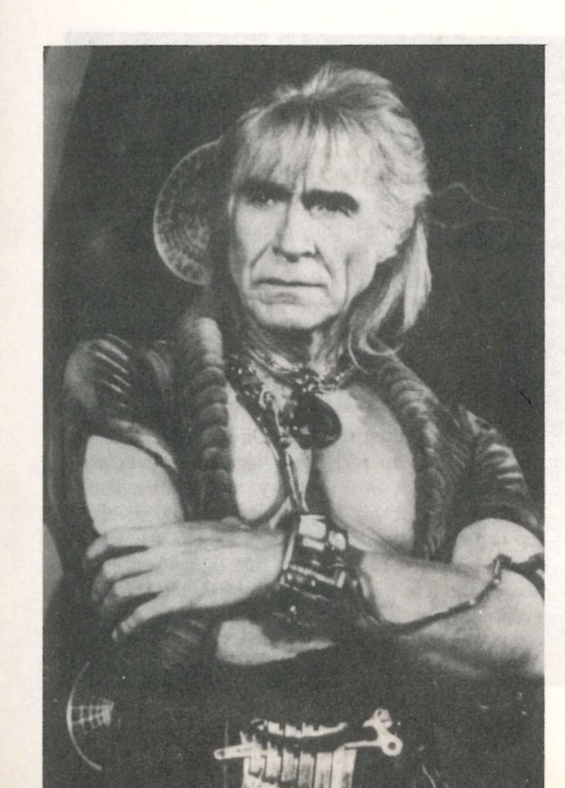
史波克、麥考伊、史考特、蘇魯與烏乎拉全都在各自的崗位上，只是艦長却換成一位瓦肯女軍官—莎維可。她正接到了一艘無武裝貨船「小林丸號」的求救信號，說他們誤闖克林貢星域，已經被幾艘克林貢人的戰艦包圍。莎維可皺著眉頭考慮了一下，便決定讓企業號越過中立區救人。不料到了克林貢人的疆界，才發現求救信號竟然是假的，目的就是要引他們自投羅網。現在企業號已經身陷重圍，接著立刻遭到猛烈的攻擊；所有的人員一個一個倒了下去，只剩下莎維可兀自絕望地下達著棄船的命令……

可是接下來却有更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寇克將軍突然從側門走進艦橋，而倒下去的人員也一下子都活了過來。原來這只是一場模擬室中的演習而已。寇克還特別告訴莎維可，這個代號「小林丸情狀」的演習是個很特殊的假想狀況，它讓受測者置身於一個完全絕望的環境中，目的就是要測驗他們的領導才能與潛力—看看他們此時究竟還能做出什麼樣的處置。

在另一艘星艦「信望號」上：

為了協助星聯的科學家從事「創世計畫」的實驗，信望號的任務是尋找一顆完全沒有生命的行星充作實驗樣本。當信望號來到西塔六號附近時，發現這顆行星似乎是很好的選擇，於是艦長特瑞爾與大副契可夫便一起傳送下去，開始進行實地探勘。沒想到突然之間，眼前竟出現了當年被寇克艦長放逐的可汗！契可夫還記得很清楚，在「世紀禍根」那個事件中，可汗與他的手下是被放逐到西塔五號行星上，怎麼現在却跑到這裡來了？

⊙挾怨復仇的可汗。



原來在可汗被放逐半年之後，鄰近的西塔六號就無端地爆炸，震波的威力改變了西塔五號的軌道，並且把這個行星表面摧毀成一片窮山惡水的無垠沙漠。可汗的手下也都大半死於這場劇變，只剩下少數人馬劫後餘生，在這裡艱苦地生活了十五年。可汗發下重誓，有生之日一定要找寇克報仇雪恨！而現在終於有機會了！

可汗輕而易舉地就抓住了特瑞爾與契可夫，並且用極端殘忍的手段對付他們。他把此地僅存的一種毒蟲塞進兩人耳朵裡面，毒蟲便立即爬入大腦皮層；只要可汗發出遙控的命令，毒蟲立刻就會開始在腦中蠕動……

在企業號上：

企業號這次出航，本來只是一次例行的實習軍官訓練任務。可是在途中，寇克却突然接到了前妻卡洛·馬庫斯博士的求救電訊。她說創世計畫已經遭到嚴重的威脅，他們所有的工作人員全都有生命危險……

看完了這段模糊的電訊，寇克才知道原來卡洛與他們的獨子大衛就是星聯最高機密研究—創世計畫—的主持人。由於情況緊急，寇克便當機立斷，馬上接管了企業號，下令以五級曲速趕往創世計畫的實驗基地—羅格拉一號。

在航行途中，寇克以將軍的身分取得了創世計畫的完整資料，才眞正了解了這個實驗的全部內容。這個計畫的確是個名副其實的「創世」實驗，目的就是試圖從無生命的環境中創造出生命！因爲生命產生的過程包括了各種複雜的分子重組，所以創世計畫的實驗裝置是一個控制化學反應的高能輻射器。這個稱爲「創世機」的裝置，具有無比強大的威力，既可創造生命，當然更能輕而易舉地毀滅任何生命。

正當大家看得出神的時候，信望號星艦却忽然出現在雷達幕上。寇克試著與信望號聯絡，可是呼叫了好幾次都沒成功。機警的寇克漸漸起了疑心，趕緊命令全艦警戒；然而他還是遲了一步，信望號已經開始發動攻擊，一下子就使企業號受到重創。直到這個時候，艦橋的螢光幕上才終於出現了對方的畫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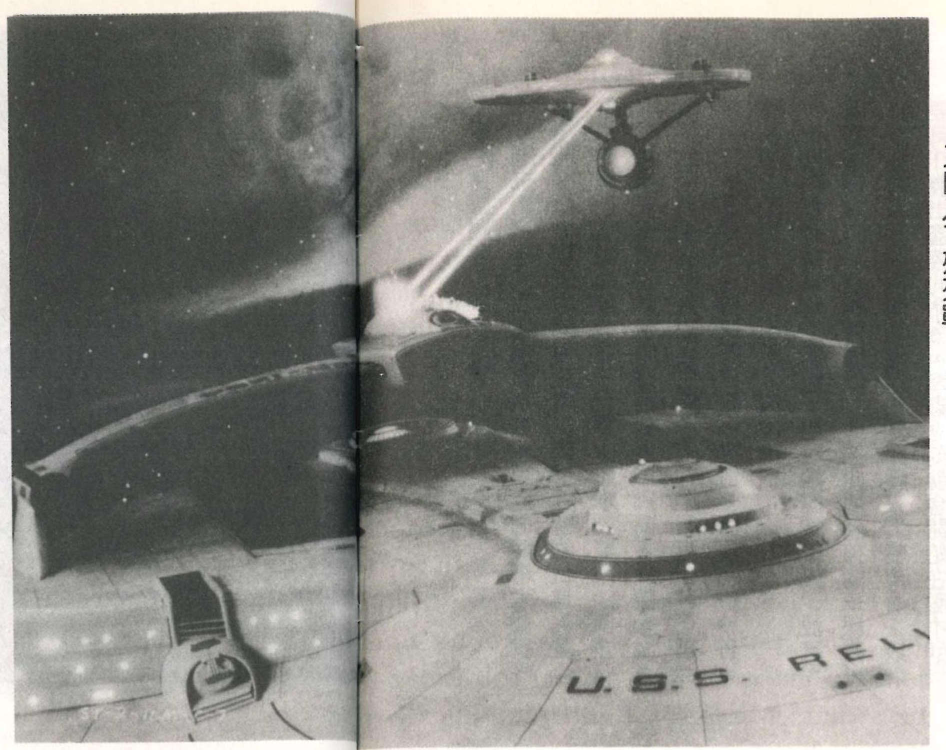
指揮信望號的竟然是可汗！他挾持著特瑞爾與契可夫，控制了整個信望號，就迫不及待地開始進行復仇行動。但因爲他又貪心地想奪取創世計畫的秘密，所以才沒有把企業號擊毀。正當寇克與可汗在談判周旋時，史波克却利用密碼搖控了信望號，及時降下它的防護罩。企業號則趁機使出最後的威力發動奇襲，才終於扳成了兩敗俱傷的局勢，逼使可汗暫時退兵。

現在企業號的曲速引擎已經完全失效，只好啓動普通引擎慢慢航向羅格拉一號。到達目的地後，寇克立刻率領麥考伊與莎維可一起傳送下去，可惜卻仍然來晚了一步—可汗早就血洗此地，留下了遍地的死屍；不過從現場的情況研判，可汗顯然什麼東西也沒找到。

此時莎維可利用探測儀，發現了被鎖在儲物櫃內的特瑞爾與契可夫，兩人的情況居然還不錯。寇克則找到了基地的傳送室，發現每個傳送器都設定成指向地心深處，又想起來創世計畫的第二階段應在地底進行，便猜到下面應該還有另一個秘密實驗室。正好史波克通知寇克輔助動力還要「兩天」才能修復，現在什至沒有辦法再將他們傳送回來，寇克便決定繼續走下去看看。於是五個人一起利用基地的傳送器來到地底，果然發現下面還有另一間密室，而創世機也眞的就藏在這裡。

寇克還來不及弄淸楚周遭的狀況，就突然被一個躲在暗處的年輕人偷襲，兩個人立刻扭打成一團。正當雙方打得難解難分之際，卡洛博士卻走了出來，寇克這才知道自己正在跟親生兒子打架。接著更出人意料的事又發生了，特瑞爾與契可夫居然拿起光束手槍對準大家！原來他們兩人仍然在可汗的控制之下。不過當可汗傳來命令，要兩人當場槍決寇克的時候，他們卻寧死不從。特瑞爾艦長受不了毒蟲噬腦的痛苦而舉槍自殺，契可夫也馬上昏迷不醒，可汗則趁著這個混亂的場面，利用信望號的傳送器把創世機給偷走了。

然而寇克倒是臨危不亂，他安撫其他人說，反正還有兩天才能回到企業號，索性大家就趁這個機會好好休息一下。卡洛博士則順便介紹了創世計畫的進



⊙在「星戰大怒吼」中，企業號又陷入了殊死戰！

展，她領頭走進一個「創世紀」的模型洞穴，裡面居然是美如伊甸園的風光。正當大家陶醉在這個仙境般的天然花園時，寇克卻突然拿起通訊器呼叫史波克，叫他馬上把所有的人都傳回去。

原來寇克早就料到可汗還在附近，便將計就計，故意用密碼與史波克聯絡，好讓可汗誤以爲他們會在此地困上兩天，其實「兩天」就是兩個小時的意思。

由於企業號還沒有完全修復，所以在趕上可汗的信望號之後，又再度用計將他引到一團雲層之中—如此兩方的感應器與螢光幕全部失靈，才有可能與可汗勢均力敵。經過了一場驚險萬分的激戰，最後終於逮到機會，給予信望號致命的一擊。

可是已經瘋狂的可汗卻臨死也不忘復仇，他竟然還掙扎著啓動了創世機，準備與企業號同歸於盡。而企業號的曲速引擎仍未修復，等到高能的創世波發射出來之後，大家就只有等死的份了！

這時史波克悄悄地離開艦橋，跑到了引擎室，奮不顧身地走進充滿輻射的反應爐中，試圖徒手修復曲速引擎。就在千鈞一髮之際，他終於成功了！企業號立刻加速逃過一刼，史波克卻已奄奄一息。在臨死前他還不忘告訴寇克，這就是他自己對「小林丸情狀」的處置—自我犧牲……

寇克在企業號上爲史波克舉行了隆重的太空葬禮，把他的遺體射到了臨近的「創世星」—那個小行星由於創世波的改造，一下子就變得生氣盎然。大家都有一個心願，希望奇蹟也會出現在史波克的身上。

Ⅲ石破天驚—尋找史波克

在企業號所有的成員中，他才是最具人性的一位！

史波克的太空葬禮結束之後，企業號便立即返航，準備回到地球的基地進行大修。可是在途中，怪異的事情卻接二連三地發生：史波克的房間被人闖入，麥考伊精神失常，還不斷發出史波克的聲音……這一切似乎都在暗示—陰魂不散的史波克又回來了！

當企業號返抵地球之後，便發現基地上還停著另一艘巨型的星艦「精益號」，它也是第一艘配備了超級曲速引擎的星艦。不久之後寇克就得到消息：由於精益號的出廠，星際艦隊已經決定要淘汰企業號，它唯一的命運便是解體。

在無可奈何之際，老戰友們又聚到了一起，烏乎拉、蘇魯與契可夫都在寇克舊金山的家中閒聊。不料一位不速之客突然闖了進來，原來是正在到處尋找愛子靈魂的沙瑞克—史波克的父親。本來沙瑞克懷疑兒子的靈魂附在寇克身上，可是當他用心靈感應術檢查了寇克之後，才知道自己的猜測並不正確。



⊙「石破天驚—尋找史波克」中最感人的一幕：死而復生的史波克對寇克說：「我曾經是，也將永遠是你的朋友。」

不過沙瑞克的話提醒了寇克，他趕快把史波克臨終時的錄影紀錄又放了一遍，沙瑞克果然一眼就看出被附身的竟是麥考伊！寇克這才明白為什麼最近麥考伊會突然精神異常。

沙瑞克很嚴肅地告訴大家說：如果不把史波克的遺體找回來，就連麥考伊的生命都會有危險。於是寇克立刻趕到星際艦隊去，提出了重返創世星的申請，不料卻被官僚的馬洛將軍一口拒絕。寇克被逼得走投無路，只好決定抗命，準備私下行動。

他暗地裡召集了麥考伊、史考特、蘇魯、契可夫與烏乎拉，向大家宣佈他的計畫，老戰友們當然都一致支持。於是一行人偷偷登上了棄置的企業號，史考特還事先把精益號的引擎破壞了一點，好讓星際艦隊沒有辦法追上他們。

就在企業號出發的同時，克林貢帝國的柯魯奇司令也竊取到一份創世計畫的密電。好戰成性的柯魯奇立刻想到可以將創世機改造成超級秘密武器，於是也趕快率領克林貢戰艦航向創世星……

這個時候，在創世星的上空，還有一艘星聯的太空艦「葛里松號」在繼續進行創世計畫的實驗。因為遙測的訊號顯示史波克的棺木附近有特殊的生命跡

象，大衛與莎維可便趕緊傳下去一探究竟。不料當他們走近棺木時，卻發現裡面只剩下一件屍衣，史波克的遺體早就不翼而飛！兩人想到一定有什麼不尋常的事發生了，四下尋找了半天，果然在附近找到一個瓦肯男孩，並且發現他正以驚人的速率成長—這個男孩就是再生的史波克，是史波克的遺體受到創世波的改造而組成的新生命。

不料此時克林貢的戰艦已經搶先到達了創世星。他們不由分說地便擊毀了葛里松號，然後又馬上派遣登陸人員下去抓人。

企業號則比克林貢人晚到一步。雖然發現了克林貢的鳥形艦，可是卻苦於人手不足無法作戰，只好聽任克林貢人把大衛、莎維可與重生的史波克抓起來當人質。

不久之後，大衛被殺害的消息就傳了上來。寇克在大慟之餘，卻仍然能保持冷靜：為了拯救人質，為子復仇，馬上當機立斷—決定詐降。

在將企業號交給克林貢人之前，寇克、史考特與契可夫先用聯合的密碼啓動了企業號的自我毀滅裝置，然後趁著克林貢人上來之前，將自己人全都傳到了創世星。克林貢的接收部隊登艦之後，才發現竟中了空城計，聽見倒數計時只剩下最後幾秒，驚慌失措一陣之後也只有坐以待斃了。

寇克等人卻早已安穩地站在創世星的山頭，目不轉睛地看著爆炸燃燒的企業號從天而降，每個人心中都有說不出的感受。寇克終於不得不親手毀滅了最親愛的愛人同志，在悲傷之餘少不了又需要麥考伊的一番安慰。

然而真正的對頭—柯魯奇指揮官—仍然在鳥形艦上，寇克便以創世計畫為餌，把柯魯奇等人也騙了下來。這時創世星因為種種未知因素而起了劇烈的變化，雙方便在地動山搖的山林間展開一場殊死戰。到了最後，眼看創世星就快爆炸了，除了寇克、史波克

與柯魯奇之外，其他敵我雙方的人馬都已被傳上鳥形艦。於是兩位指揮官開始了近身肉搏，經過一番苦鬥之後，寶刀未老的寇克終於手刃了柯魯奇，然後趕緊抱著史波克，用克林貢話騙鳥形艦傳他們上去。大家立刻合力制服了艦上殘餘的克林貢人，成功地奪取了這艘戰艦。

在研究了一會兒之後，大家對鳥形艦已能控制自如，寇克便下令直接航向瓦肯星。由於蘇魯的精湛航技，很順利地就把鳥形艦帶到目的地，在預定的地點安全降落。

史波克的父親沙瑞克早已在瓦肯星等候多時。他還特別請出了瓦肯的高級女祭司，準備舉行一場神秘又危險的法術—浮圖邦，試圖讓史波克再生的軀體與靈魂重新結合。

雖然明知「浮圖邦術」非常危險，可是爲了拯救老戰友，麥考伊仍是義不容辭地全力配合。幸好一切平安圓滿，終於救回了企業號的靈魂人物史波克。

電影檔案

I.星艦迷航記(Star Trek—The Motion Picture) 1979年12月 派拉蒙出品

II.星戰大怒吼(Star Trek II—The Wrath of Khan) 1982年6月 派拉蒙出品

III.石破天驚—尋找史波克(Star Trek III—The Search for Spock) 1984年6月 派拉蒙出品

IV.搶救未來(Star Trek IV—The Voyage Home) 1986年11月 派拉蒙出品

V.終極先鋒(Star Trek V—The Final Frontier) 1989年6月 派拉蒙出品